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红线金丸

(上)

 **eBOOK**  
网络资源·非纸书

## 红线金丸（上）

## 楔子

金钟三响，大厅内鸦雀无声。

一十六名红衣少年，自两侧雁翅似的排了开来，独独空出了那描金砌玉的福寿长案来。

海碗粗细的一对红烛，映衬着一幅“麻姑上寿图”和金光闪烁的一个大“寿”字，水磨的红石柱上，悬有丈许长的一副大寿联，写的是：“身似西方无量佛，寿如南岳老人星。”

九头金狮车飞亮，一生笑傲江湖，驰马中原，掌中一口雷音剑，真可说是抖足了威风，为他们“红衣狮门”开下了五十年太平江山。

如今，这位不可一世的老侠客，八十寿开，垂垂老矣！

偶尔追忆此老的桩桩往事，会令你不寒而栗。只是在他八十大寿的今天，耳濡目染的，却是一团喜气，谁也不会再去追忆那些已经褪了色的血腥往事了！

早在半月前，已有为数可观的武林朋友，不远千里来到这巫山脚下的“海天别墅”，给老爷子拜寿。

这其中多是些埋名已久的风尘侠隐、草野奇人，甚至当今八大名门的掌门人，除了“天南派”、“西岳派”因故未临之外，其他各派都来了。

“海天别墅”一时群雄荟萃，众英云集，鞭丝帽影，比肩接踵，热闹非凡。

寿桌前坐了七八个老人，其中有南少林寺方丈涵一、武当派掌门朱白水、青城派掌门赤眉老人、峨眉派掌门蒲大方……

赤眉老人回头笑问一名弟子道：“怎么，老寿星还不出来？”

“我们可是等急了！”

那弟子躬身道：“主人正在更衣，快出来了。”

言之未毕，只见红门一启，步出了两个少年男女，二人之后，紧跟着老寿星，红衣狮门教主九头金狮车飞亮。

车飞亮紧抱双拳，呵呵大笑道：“有劳各位久候，老夫怠慢了！”

大厅内爆出了雷鸣似的欢呼声，纷纷嚷着要拜寿，车飞亮连连摇头道：“不敢当，不敢当！”

他身前那一双少年男女，喜气洋洋地把他扶至“寿”字图前，接受了众人的拜贺。

九头金狮车飞亮，连声大笑着，不停地指使着他的一双儿女与贺客答礼，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只见他身着福字黑缎团花马褂，下着同色长袍，一双寿字履，虽已是八十高寿的年岁，看起来却仍然是英气内敛，精神抖擞！

他一副瘦高的身材，腰杆笔也似直；一双寿眉，其白似雪；双眉之下，那双深深陷下的眸子，每眨动间，精光四射。

看到此，你就会知道，这九头金狮车飞亮，虽是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功夫搁下来。

酒过三巡，这位车老先生忽然立起身来，只见他双拳一抱，朗声笑道：“老夫有何德能，居然劳动了远近江湖的好朋友，来到我这蜗居，实在惭愧！”

说到此由不住大笑起来，笑声一敛，道：“车某一生行侠江湖，多蒙各位好友抬爱，才挣得了今日一点虚名，今日贱辰，权借一杯水酒，为各位好

朋友洗尘接风。来！请干一杯！”

说着，仰首把杯中酒一干而净。

举座各人雷鸣似的爆了一声彩，纷纷干了一杯。九头金狮车飞亮抱了一下拳，笑道：“谢谢各位，今日老夫实在是太乐了，此乃我‘红衣狮门’数十年未见的热闹，各方高朋会聚一堂，真正的难得……”

说到此，手捻银髯，宏声大笑起来！

大厅内一时鸦雀无声，数百双眼睛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只听他朗声接下去道：“在此，老夫有一事当众宣布，凡我红衣狮门弟子，更须注意聆听！”

说到此，面色一寒，道：“老夫自掌本门，已过五十春秋，自信功过尚能相抵，如今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今日我当众宣布，自此闭门退居，将不再问事矣！”

厅内立刻响起一片惊诧之声，纷纷猜测议论不已。

车飞亮面色一沉，大声唤道：“车卫，你来！”

少年应声而至，只见他长身阔背，浓眉大眼，身着大红上衣，其上绣有本门狮标，腰系丝绦，神采奕奕。这少年正是随他同出的男女少年之一，他是车飞亮的独生儿子，人称“铁麒麟”车卫。

他立在父亲身边弯身道：“父亲有何差遣？”

车飞亮呵呵一笑，正色道：“从今以后，这红衣狮门，水旱七十二舵，统统归你所掌；老夫当众宣布，你为我红衣狮门第三代正式掌门人，还不跪接红玉狮令！”言罢自袖内摸出一颗拳大的红色玉狮，双手一举。车卫不禁微微一怔，紧接着双膝跪地，对着父亲手上的红玉狮令拜了三拜，然后起身双手接过！

一时之间，众声雷鸣！红衣狮门七十二舵的弟子纷纷趋前，唱喏见礼。车飞亮父子不禁喜上眉梢！

这是“红衣狮门”中的大事，包括各大派的掌门人在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九头金狮车飞亮，居然在其八十寿辰之日，来了这么一手！

各派掌门人纷纷起立，向这位年轻的新掌门人铁麒麟车卫祝贺寒暄！

“红衣狮门”在江湖上势力极大，七十二处分舵，遍布全国。

想不到铁麒麟车卫一介后生，居然当此大任，也真值得他趾高气扬了！

不过人们也都清楚，车飞亮这一双儿女：车卫、车钗，都随他自幼练就了一身惊人的功夫。兄妹二人在红衣狮门中，以极为特殊的身分，确实做了一些惊人的事情。因此当本门请执事、弟子聆听之后，除了有些意外，倒也心悦诚服。

九头金狮宣布了这个命令之后，内心真是快慰极了，他高声命令身侧弟子道：“传令下去，各门紧闭，诸弟子尽情畅饮，午夜之后，本门诸弟子集合听训，正式行礼！”

身侧弟子躬身答了一声：“是！”方要移步外出，忽见大厅右侧门外匆匆进来一名弟子。这弟子手上持着一张大红拜帖，神色极为仓促。他匆匆走到九头金狮车飞亮座前，弯腰行礼道：“禀教主，有一少年投帖贺寿！”

车飞亮皱眉道：“哦？这时还有人来？我不是关照过，不再见……”

铁麒麟车卫抢上一步笑道：“父亲，既是贺客，不可怠慢，何妨请他进来一见！”

九头金狮车飞亮点了点头，伸手自那名弟子手上把来客的拜帖接过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江南边瘦桐贺”。

车飞亮不由一惊，他把这帖子递与车卫，说道：“想不到竟是此人！”

车卫接过一看，面色大惊道：“既是此人，我们更怠慢不得，快请他入内吧！”

九头金狮车飞亮哈哈大笑，朗声对厅内道：“诸位好友，你们猜谁来了？”

众人目光一齐望向他，并无人能猜出，车飞亮兴奋至极地道：“来客是江南的边瘦桐！”

这“边瘦桐”三字一出，就连临席的几个掌门人，也不禁吃了一惊，纷纷都站了起来。

他们都知道，这人是当今天下一位奇人，一袭青衣，浪迹天涯，仅仅数年光景，大江南北已无不对这位少年奇人奉若神明一般！

据说，这位青衣边瘦桐，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任何事只要他一伸手，无不迎刃而解。此人虽是一翩翩少年，但为人行事，向以稳重著称，恩怨分明，最不喜管别人闲事。而且从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闪电行踪，为江湖上千万人引为传奇。

青衣边瘦桐究竟是如何一个人，究竟有多么高深的武功，谁也莫能道出。只是此人的独家暗器“红线金丸”，却在江湖上妇孺皆知。在他这种奇特暗器之下丧生的武林人物，简直是数不胜数！

“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就像是一道闪电，一阵旋风，那么深深地震撼着武林中的每一个人，人们对于他，真有“谈虎色变”之感！

九头金狮车飞亮拿到了这张帖子，那种惊诧、狂喜、骄傲，自是可以想见。其实连他本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少年奇人。

他转身对车卫、车钗道：“你兄妹即刻代我迎客，只说为父在此恭候侠驾！”

铁麒麟车卫与妹妹车钗闻声下座。他兄妹二人，对于这位年岁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物慕名已久，今日能得一会，自是梦寐以求。当下双双行出大厅，由先前报讯的弟子带领着直向正门而去！

出得大门，二人远远窥见，门前一骑青灰大马，在马鞍一边，仁立着一个头戴大草帽、身着青衣的神武少年。车卫、车钗知道，这少年就是饮誉大江南北的神秘人物——青衣边瘦桐！

在未见面之前，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么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竟是这么朴素的一身装扮！

只见他身着一袭名副其实的青色布衣，只是色泽鲜明，有异一般，身材似乎很高，只是看不清楚面目！

车卫兄妹忙趋上前去。却见那青衣少年，正自仰首苍天，暮色里隐约可见他那浓且长的一双眉毛。

铁麒麟车卫远远抱拳道：“贵客莫非就是边大侠么？我兄妹久仰了！”

青衣人闻声把眸子转了过来，兄妹二人这才看清，来人有着微微黑红的一张俊脸，一双眸子黑圆净亮，鼻直口正，在他启唇微笑时，露出一口编贝也似的白牙。这青衣边瘦桐，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豪帅劲儿，他那种豪迈的个性，似乎不须说话，也能由身上散发出来。

他头上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两耳之下，垂着两束黑色的帽穗子，衬着他那高大的身子，古铜色的皮肤，真正堪称“英俊”！

这时他目光直视着二人，微微晒道：“仁兄是……”

车卫含笑道：“小弟车卫，这是舍妹车钗！”

青衣人颌首见礼道：“久仰！”

车卫接道：“家父车飞亮在厅内待客不能分身，特命我兄妹出来恭迎，尚请勿怪，谨请入内礼待！”

青衣边瘦桐倏地目光一亮，匆匆在二人身上看了一眼，由鼻内哼了一声，淡淡笑道：“原来车老太爷竟是令尊，真是失敬了！”

车钗在一边冷眼旁观，只见这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目光炯炯，精华内敛，一眼望去，就可知道是个身负绝技之人。她心里道：“可惜他是给父亲拜寿来的，不然定要设法与他比试一番，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领！”心里这么想着，不免很留意地看了他几眼，只觉得此人一举一动，都令人有一种“超俗”之感。他身边那匹青灰色的马，也非常马，长得似驴非驴，似马非马，看来较常马要高大许多，双耳竟比一般的驴子还要长。

铁麒麟车卫回身道：“与边大侠带马！”

青衣边瘦桐淡然一笑道：“用不着，我马上就走！就叫它在外边吧！”

说着顺手一拍马臀，那匹看来并不显眼的马，竟自行走入林内去了。

边瘦桐解开了帽带，把那顶马连波的大草帽背在背后，微笑道：“仁兄请前带路！”

车卫抱了一下拳，笑答了一声：“是！”遂即和车钗转身带路。边瘦桐紧随着二人身后，大步向大厅走去。

大厅内，上千只眼睛，都在期待着这位不速的贺客！

只见厅门一启，车氏兄妹首先入内，车飞亮赶上来问道：“边大侠呢？”

言之未了，已见边瘦桐闪身而进。九头金狮车飞亮不由怔了一下：“是边兄么……”说到此，他似乎有些接不下去了。因为来人就年岁看来，至多不过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以自己八十高龄的老人，开口对来人称“兄”，也似乎谦虚得过分了。再者来人这一身朴素随便的衣着，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今日来此拜寿的人，哪一个不是穿戴得极为整齐华丽，独独只有他这么一身随便衣服，居然连大草帽都带到寿堂里来了。

相形之下，也确实有些不起眼。

不过，车飞亮哪里又会去计较这些？人来了，就是自己无上的体面和光荣！

边瘦桐那炯炯的目光，只注视着主人一人，对大厅内其他各人，以及诸般华丽的景像，他却正眼也不看上一眼！

边瘦桐当下哈哈大笑，道：“车爷的大名，边某久仰了！”

车飞亮不禁得意地展眉而笑，道：“来！来！来！边老弟，请上座，你的侠名举座同钦，想不到你眼中尚有老夫我这一号！”

说着一只手握在了对方腕上，哈哈笑道：“实在是当不起，当不起……快请坐下来吧！”

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面色微微一变，可是仍然随着九头金狮车飞亮走到了席前，坐了下来。对于这桌上其他各人，却仍然是视同未睹。

车卫亲自为他满上了一杯酒，边瘦桐面色一凛，推杯笑道：“在下不擅饮酒，请不要客气！”

铁麒麟心中一怔，窘笑道：“边兄说哪里话？远路而来，一杯水酒总是应该饮的。”说到此，自己双手举杯道：“小弟代父敬你一杯！”

座上各人俱对这位不速之客侧目而视，对他这种直率的个性，感到奇怪！众目睽睽之下，边瘦桐哈哈一笑，挺身站起，目射精光道：“在下不擅

饮酒，主人不必见逼，否则当拂袖而去！”

铁麒麟车卫不禁面色一红，顿时就怔住了。当着众人面前，这位新接红衣狮门的掌门人，可真是有些下不了台了。

只见他头上青筋暴跳，一时真有些“进退维谷”。

立在一边的八十寿翁车飞亮见状，也不禁白眉微皱，由这个奇特的年轻人的脸上，他似乎体验出一种不祥之兆。他尚未及说话，车钗已含笑走过来，推着她哥哥笑道：“人家不会吃酒，你敬个什么劲儿，算了吧！”说着杏眼往边瘦桐面上一瞟，面色微微一红。

车卫借着台阶儿下来了。他仰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朗笑道：“边大侠太客气了！”

边瘦桐这才落座，面上却无一丝笑容。

这种情形在一个常人身上，也许不足为怪，可是在一个专为拜寿而来的贺客身上，就显得太奇怪了。

大厅内一阵喁喁私语声，他们俱不知这位奇特的怪人，来此究系何为？

车钗在经过父亲身边时，轻轻道：“这人太怪了，你老人家不可不防！”

车飞亮猛然回头望着她，正想问故，车钗却微微一笑，低头而去。

她在距离边瘦桐身侧不远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秀目澄波，一声不吭地远远看着他。

九头金狮车飞亮微微一愣，遂又面带笑容，在他想像里，这是不可能的！慢说自己有一身绝世的武功，并不惧他，即使是技不如他，这举座数百名高手，岂能怕他一人？再者，他也想不出，这边瘦桐和自己曾经有过什么过节，因此略一思索，也就不再多虑！

同桌的六派掌门人，虽是都对这位不速的客人心仪已久，可是他们眼见来人如此托大，却也不想自讨没趣，谁也不愿和他说话。

九头金狮车飞亮坐了下来，含笑向着边瘦桐道：“少侠既来至我这海天别墅，少不得要住上几天再走了？”

边瘦桐内心始终像似在忍受着什么似的，此时闻言，忽然抬头一笑道：“不！我这就要走！”

说到此，他忽然面色一冷，道：“老爷子，在下有一事想要请教，尚请据实相告才好！”

举座都不禁蓦然吃了一惊，这时才知道，这边瘦桐并非是专为拜寿而来，而是别有原因！

当下车飞亮沉下了脸色，但是仍然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道：“老夫洗耳恭听！”

青衣边瘦桐冷然道了声：“好！”遂直视着车飞亮道：“我只打听一个人，不知阁下可曾认识，如不认识，在下拨头就走，绝不多扰！”

车飞亮忍不住朗笑了一声，他的一双儿女车卫、车钗都似乎已经预料到事态不妙，双双离座而起，站在了父亲两侧。

车飞亮笑声一敛，微带不悦地道：“边少侠，今日是老夫贱辰之日，当着如许高朋面前，尚情慎重发言才好！”言下之意，也颇有些暗责对方不知自量。

青衣边瘦桐蓦地立起身来，面色一寒道：“请问在二十年前以一杆凤翅流金铙闻名江湖的边盛，阁下可曾认识？”

此言一出，举座震惊！

因为凤翅镜边盛，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只是后来风闻他丧生云贵，详细情形无人得知。想不到边瘦桐蓦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相询，众人俱都不胜惊异！

九头金狮车飞亮闻言后微微呆了一呆，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也似的，猛然击中了他，他苦笑了笑道：“这人老夫是认识的，莫非那边盛是你……”

边瘦桐见他承认，不由身子颤了一下，目放精光，冷笑道：“我要请教，他是怎么死的？”

车飞亮面色一白，紧接着狂笑了一声道：“老弟台，你这句话就问得太唐突了，老夫怎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边瘦桐冷冷一笑，只见他右手自怀内摸出一物，徐徐张开来，掌心露出一枚菱形的暗器！

座上各人都不禁神色惘然，除了有一二老人，以及车飞亮本人神色略异之外，其他各人俱不知这是一粒什么东西。

边瘦桐冷冷笑道：“车飞亮，这粒铁菱角，你应该不陌生吧？”

九头金狮车飞亮退后了一步，面色一沉道：“你休要无事生非……”

边瘦桐狂笑一声道：“人死十年，这枚暗器才在棺内尸骨中发现。经我查证，竟是你车氏独家暗器，老儿，你还敢狡辩么？”

车飞亮单手一按桌沿，“嗖”一声，已自飘身而出，沉声道：“边盛是你什么人？”

大厅之内，此刻起了一阵骤然的骚动，红衣狮门中众弟子无不愤然而起；车卫、车钗更是一左一右，紧护在父亲身边！

边瘦桐收回了那枚铁菱角，徐徐说道：“边盛乃是先父……”

说到此神情无限悲伤，他瞪着含泪的双眸，逼视着九头金狮车飞亮，冷冷地道：“那时我年方五岁，是一个不明事的孩子……”说着，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

车氏父子都不禁神色大变。九头金狮车飞亮怔了一怔，道：“原来如此，边瘦桐，这么说你是来报仇不成？”

说到此，忍不住冷冷一笑，头上青筋，一根根地暴了出来！那双深陷的瞳孔，血光迸现！青衣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说的不错，今日我正是报仇来的！”

言之未了，却见一边的铁麒麟车卫，横身而出，冷笑一声道：“边瘦桐，你休要欺人过甚，事隔二十年之久，你凭什么就断定令尊是家父所陷害？何况……”

才说到此，却听九头金狮车飞亮一声断喝道：“闪开！”

铁麒麟车卫不得不让在一边。

车飞亮点头一笑道：“边瘦桐，老夫佩服你是一条汉子，居然胆敢来找老夫寻仇……”

说到此不由得嘿嘿冷笑了几声，继续道：“一点也不错，你父边盛，正是死在老夫手中，事情经过，你也无需细问，总之，你要报仇，尽可放手而行，只是……”

他面色像是罩上了一层寒霜，双瞳内精光闪烁，冷笑着说：“只要你自问是老夫的对手……”

言方至此，忽听边瘦桐一声狂笑，道：“天下没有一件事能违反天理，你也不能例外，昔日我父亲死在你暗器之下，今日你也是一样！”



说到此，他平伸右手道：“我要以这三粒红线金丸，取你性命，你要注意了！”

众人惊异地向他掌心望时，却不见一物。车飞亮闻言，心中不禁一惊！他目光是何等锐利，一窥之下，已知道对方暗器必定藏于五指缝内！

九头金狮猛地提起一口真气，遍布全身，狂笑道：“无知小辈……”

这句话尚未说完，忽见边瘦桐右掌一翻，金光一闪！车飞亮双臂一扬，袍袖一拂，已把来犯的金丸收入袖内！

当下哈哈一笑，心忖不过如此而已。

可是他哪里知道，对方如无惊人的手法，焉能当着众人夸下如此海口？

边瘦桐红线金丸出手后，身躯向后一仰。这时车飞亮却也把身子纵了起来，直向大厅一角落去。

厅内人多，他显然是想把边瘦桐诱出大厅，好一决胜负！

这时，一边的车卫、车钗见状，也不约而同地扑奔了过来，尤其是铁麒麟车卫，真是作梦也没有想到，在父亲寿辰之日，竟会爆出此事。

当时身形腾了过来，怒发由心地厉叱了一声“好小子！”双掌一抖，“呼”的一声，直向着边瘦桐前胸直袭了过来！

那一边的车钗也是娇叱了一声，右腕由下而上，施了一式“兜手”，直向着边瘦桐右腋下击去！

他们二人的身手，可以说都相当快了。

然而那来访的不速之客，果然有令人不能想像的惊人绝技。

两人夹击之下，只见边瘦桐魁梧的身子，如同一缕轻烟也似的拔了起来！那种姿势着实怪异得很，身形一起，以左掌一托厅顶的天花板，目光已自窥见了九头金狮车飞亮转进厅侧帷幔之内。

边瘦桐一声长笑，身形已如怪鸟似的飘落而下，随着他鹤翅一般的右掌向外一翻，又穿出了一线金光，一闪而没。

这时大厅内已乱成了一片，纷纷叫嚷道：“拿人！拿边瘦桐！”

“别叫这小子跑了！”

正嚷间，忽听有人大声喊道：“不好了，老爷子死了！”

青衣边瘦桐含着冷峻的微笑，走到大厅门口，以排云双袖把门口的两名红衣弟子打得腾了出去，身形纵起，电闪星驰般的去了！

大厅一角，九头金狮车飞亮，满面浴血地倚柱而坐，在他左右两太阳穴上，各有一个小小血洞，鲜血正由那两个小洞内汨汨地流出来，显然已被金丸所贯穿。

车卫、车钗，满面热泪地跪侍在他的左右！

老头子似乎还有一口气，只是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车钗哭成了泪人儿似的，在她手掌心上，托着一枚约有黄豆大小的金丸，她嚶嚶地道：“爹爹，就是这个东西，我找着了，是红线金丸……爸爸，你放心，我和哥哥一定要为你报仇！”

车飞亮无神地看了一眼，那是一枚正中有一根红线的小小金丸，金光闪闪，其上竟不着丝毫血迹！他抽搐了一下身子，喉内发出呼呼的声音。

一边站着的武当名宿天池上人，长叹了一口气道：“老爷子怕不行了。”说着他蹲下身子，把车飞亮扶直了一些，右手紧扣在他脉门之上，暂止住上冲的热血，然后叹道：“车老哥，你有什么话，赶快交待，迟了可就来不及了！”

九头金狮车飞亮挣扎着说道：“我不明白……”

众人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车飞亮含糊地道：“他的暗器莫非生了……眼睛不成？”

天池上人哑然道：“老哥哥，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干什么？有什么重要话，快交待吧！”

言方及此，一旁青城派的掌门人赤眉老人，已低低叹了一声，插口道：“上人，车老哥已归天了！”

众人都像着了一记闷雷，黯然垂首，只有车氏兄妹爆出了嚎啕的哭声……

## 父女逃避大仇家

天上飘着棉朵也似的雪花，大地一片银白！

在这么高峻的山岭之间，下雪本也是常事，可是这一场雪好像特别大！

岭陌间响着一阵阵串铃的声音，乍听起来，很像是走方郎中手上拿着的那玩艺儿。

一匹青灰色的高头大马，驮着一个高大的青年人，正自向这边行过来！

那串铃声，正是发自那牲口的颈上，原来马颈上系着一串核桃大小的铃铛。因此每一走动，都会发出哗啾哗啾的声音。

马上那个肤色微黑、身躯高大的青年，双手带着僵绳，不时仰首天上，看着茫茫大雪。

这么冷的天，他身上仅穿着一袭青布的单衣，头上戴着同一颜色的毡帽，宽宽的帽沿上，又积满了白雪，山风吹过来的时候，飘着他帽下的青色带子，真有说不出的俊逸！

穿过了一条弯曲的岭陌，他来到了一片梅树的丛林之间。

就在梅林的深处，有一座茅草搭盖的房屋，看来是那么的别致、幽雅。

他的马走到此，便自动地停下了。

年轻人翻身下马，长长地吁了一声，自语道：“总算到家了！”然后他唤了声：“司明！开门！”

窗开处，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探了一下头，忽地掠窗而出，扑在他的身边。

那童子身穿一件翻毛的皮衣，一双眸子又大又圆，他紧紧地抱着来人的双腿，口中哑哑惊叫不已，看来像是兴奋已极！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带好了我的马，我们进去说话！”

那童子在雪地上倒翻了一个筋斗，口中哑哑地笑着，一溜烟似的，把马牵到后面马厩中去了。

青衣人摘下了毡帽，弹了弹帽上的雪，看着这附近盛开的梅花，他似乎略有感触。记得去年离开的时候，时值盛夏，这些梅树，都还是一枝枝秃秃的枝丫，而如今……

一年来，自己经历了很多事，尤其令自己释怀的是，在巫山脚下的海天别墅里，击毙了杀父的仇人——九头金狮车飞亮。

他知道仇人势力极大，自己最好是避避锋头。

因此，他才回到了这个所谓的“家”——仙霞岭上的一所山居中。

进入室内之后，司明为他献上了一杯清茶，口中哑哑他说了几句，并且比了一个手势。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是问我报了仇没有？”

司明连连点着头。边瘦桐不禁一笑道：“你莫非还不知道，只要我决定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不成功的！”

司明不禁大喜，他打开了房门，直直地跪了下来，对着室外磕了几个头。

边瘦桐见状不由笑了，他说：“你也不要高兴，要知道那老儿尚有一双儿女，武技都非泛泛，早晚他们会来找我报仇的！”

司明闻言呆了一呆，他张大了眸子，用手比了一个刀切的姿势，似乎是在问：“你为什么不把他们也杀了？”

原来他是一个哑巴，他除了能发出“哑、哑”的声音之外，只会比手势！所幸，他的主人，也就是当今武林中谈虎色变的红线金丸边瘦桐，对于

他这些手势十分明了。当下他冷笑了一声道：“你在自跟我学了这些年的武功，莫非我平日教导你的话都不记得了？”

司明像是很害怕地颤抖了一下，用一双灵活的眸子看着他这个严厉的主人。

边瘦桐见状，倒不忍再责骂他了，其实司明所说也未尝不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是江湖上一句格言。

可是边瘦桐不屑如此，他冷冷地道：“一个人处世接物，要讲究忠恕之道，即所谓恩怨分明，善恶分清，父亲杀了人，做子女的并没有罪过，不可一概而论！”

司明点了点头。边瘦桐笑了笑道：“话虽如此，可是他兄妹是不会与我甘休的，再说他们还有很多朋友！”

司明目光作了一个明白的表示。边瘦桐站起来伸了一个腰，笑道：“我自然是不怕他们，可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却不能不防。因此最近我不想出去了，我要在这里静静住一段日子！”

司明不由面带笑容，他匆匆地跑到里边卧房内，取出了一套白色的衣服，为边瘦桐换上，又把他的鞋脱了下来，换上了一双便鞋。

边瘦桐微微一笑，就手摸着他的头道：“这一年来，你的功夫练得如何了？”

哑童闻言，立刻由地上跳起来，拉着他一只手往外就跑。

边瘦桐笑道：“好！好！你是要表演给我看是吧？你不要拉，我自己走！”

说着已随着他踱出了茅庐，来到门外。

司明自门侧操起了一口木剑，一跃而至院中。

大雪之下，他翩翩地展开身手，时上时下，时左时右，身手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边瘦桐看到此，不禁连连点头，赞叹不已。想不到一年不见，这孩子进步之速，竟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等到他一套剑法练毕，便着实夸奖了几句。

司明咧着大嘴，用手在空中一抓一放，然后紧紧拉着边瘦桐的衣袖，又扭一下身子。

边瘦桐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由大笑道：“你不要痴想，想学我的红线金丸，还早呢！”

司明立时面容懊丧地垂下了头。边瘦桐在他肩上拍了拍，笑道：“你不要泄气，并非是不愿传授于你，实在是你的武功还不到火候！”

他弯腰从地上拈了一块雪，道：“你看这个！”说到此，掌心一翻，那雪块顿时如一棒银丝也似蹿了起来，遂一笑道：“你再注意看！”

掌心一收，那飞起的雪丝，又猛地向下一落，“滋”一声，在他掌心内打了一个转儿，却又变成了原样，结成了一个圆圆的雪团。

司明看得眼睛都直了，张着一张大嘴直发怔！

边瘦桐一笑道：“有一天，你的内功也到了如此地步，我才能够传授你红线金丸，否则，你不可妄想……”他继又解释道：“你应该知道，我这种暗器是有异于一般的，我的打法更是有异寻常，如没有高深的内功为根底，休想成功！”说到此哈哈一笑道：“所以，你暂时还是死了心吧！”

司明这才算明白，当时哑哑叫了几声，也不知他说些什么。边瘦桐忽然问道：“我方才见你所使的剑招，其中有两三招，并非我传授你的，莫非是你自己体验出来的么？”

司明摇了摇头，面色忽然变得红了。

边瘦桐不由皱了一下眉道：“这么说是别人教给你的了？是谁？”

司明站起来，捏着鼻子，在地上走了几步，边瘦桐立刻明白了，他冷冷一笑道：“我倒忘了她了，你说的是雪姑娘？是她教给你的？”

哑童立刻点了点头，脸色更红了。边瘦桐仰首想了想，微微一笑道：“这就算了，你能虚心向人讨教武功，也不是坏事，不用害怕！”

司明本来以为瘦桐会责骂他，却想不到主人并未发怒，他不由咧嘴笑了。口中哑哑地叫着，立刻跑到了房内，须臾搬出了两个大瓷花瓶，质地纯青，其上绘有细致的花草人物，一望即知是一对珍贵的古瓶。

瓶内还插有两枝红梅，散出了一阵郁郁的清香。

边瘦桐皱眉问道：“这瓶子是哪儿来的？”

哑童立刻放下了花瓶，又去扭鼻子。边瘦桐惊讶道：“又是雪姑娘？”

司明点了点头，口中哑哑叫了两声。

边瘦桐不禁沉默不语，心想道：“奇怪，这雪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摆了摆手，表示不能接受。

司明红着脸抱着一对大花瓶不知所措。

他不明白主人为何不接受雪姑娘的东西，在他看来，那的确是一个美如天仙的姑娘！

边瘦桐悻悻地回到了自己房内，立时又发出了一声怒叱道：“司明，你进来！”

司明吓得一溜烟也似的跟了进来，只见边瘦桐气得面色发红，手指着窗户道：“这些窗帘子是哪里来的？你说！”

司明战战兢兢地又要去捏鼻子。

边瘦桐大声叱道：“又是雪姑娘！你这混帐东西，为什么叫她随便进我的房间？为什么要她的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指着那些漂亮的、由白纱做成的窗帘子，吼道：“给我扯下来！”

司明哪里还敢多嘴，只得上前，把窗帘取了下来。这时，边瘦桐独自坐在一边生着闷气。

司明放下了那些窗帘，一声不哼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边瘦桐才平了些气，他叹息了一声，走出来道：“雪老头在家不在？”

司明点了点头。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好！你拿着这些东西，我找他去，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

司明只好把窗帘和两个花瓶拿起来，随着边瘦桐走出了房子。

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

他们主仆二人涉着雪，一直转到了岭后。

就在一片竹林的背后，立着一幢几乎和边瘦桐所居的同样大小的房屋，只是这屋子是用竹片编盖而成，翠绿的颜色，很美！

边瘦桐走到了这所房子附近，停下了脚步，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心中忖道：“这雪老头并非常人，护短成性，如为此得罪他，却是不值！”

可是他生性直率，不愿受人点水之恩，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扯着一些儿女私情在内，这就更非所愿和所能忍受得下了。当时考虑了一刻，终于咬了一下牙道：“司明，敲门去！”

司明只得上去，走到大门前，要用手去敲。

忽听得身后一人粗着嗓子笑道：“唉唷！真难得，想不到大雪天会有贵客临门，这倒是稀奇了！”

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自空而落。

这老人挺方正的一张大红脸，鼓鼓的一个肚子，身上穿着一件白狐皮的褂子，却是翻毛的。只见他左臂上背着一个细藤编就的篮子，其内满满装着一些红色的野菜、野药。当下对着边瘦桐嘻嘻一笑道：“小朋友，你回来了？来，快屋里坐！”

边瘦桐自搬来此山已有数年，素日最不喜与邻居打交道，雪氏父女虽是近在咫尺，却一向没有什么往来，只不过是见面点头之交。

这位雪老头子，由岭上飘身而下，雪地上不曾留下一些痕迹，在瘦桐的眼中，焉有看不出的道理？可是他却装着未曾看见，当下冷冷地抱了一下拳道：“幸会！”

雪老头也抱拳道：“幸会！幸会！我们是老邻居了！”

边瘦桐含蓄地笑了笑，身子却站在原地不动。

雪老头赫赫一笑，又道：“边兄弟，你出家有不少日子了吧？”

边瘦桐答道：“一年！”

“怪道呢！”雪老头说：“我觉着一直没看见你呢！”说着又看司明道：“这个小哑巴，人不坏，只是他说话我不懂！”

边瘦桐不禁心中不悦，他最厌恶人家当面叫司明为哑巴，只是当着雪老头的面，却不便为此发作。他微微一笑，转身对司明道：“来！把东西放下，咱们也该回去了！”

雪老头好奇地望着司明抱着的一包东西，问道：“咦！这是什么？”接着，又嘻嘻笑道：“兄弟！你来这一套干嘛？我可不能收！”

边瘦桐知道他是错会了意，当下冷冷一笑道：“雪老，你弄错了，这些东西原本是你们的，我们虽是邻居，可是却不能平白无故要你的东西！”

雪老头看着他直翻眼，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来，咱们进里头谈去！”说着就用手去拉他的肩膀。

边瘦桐晃肩让了开来，微微一笑，道：“多谢，我不打扰了，再见吧！”说着抱了一下拳，唤道：“司明，我们走。”

司明慌慌张张地放下了手上的包裹，随着主人转身就走！

那位雪老头敲了一下头，自语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东西呀？”说着就把那包东西打了开来，看见了一对花瓶！雪老头不由怔了一下，心中暗想：“怪呀！这是用梅房内的一对瓶，怎么会到了那小子的手中去了？”当下白眉一皱，正要转身进屋，就见房门一启，一个身着紫红色棉袄的大姑娘走了出来。

这姑娘高高的个子，面色白嫩，腰肢挺细，一双秀眉浓淡适宜。秀眉之下那一双大眼睛，生着长且黑密的睫毛，只是不知怎地，其上却挂满了一粒粒晶莹的小泪珠儿。

她飞快地跑到了雪老头身边，弯腰把那两个花瓶抱了起来，扭头跑回房内去了。

室内传出了“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

雪老头怔了一下，遂大声道：“咦！小雪，你这是怎么啦？是怎么一回事？你跟谁生气？”

房内传出了那姑娘一阵呜呜的哭声，道：“爹！你别管我！我伤心我的，你去喝你的酒……酒我给您烫好了……”

一面说着又自呜呜地大哭起来！

雪老头呆了一下，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姑娘平常可不是这个样子，莫非她……

他年迈无子，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只因壮年时与妻反目仳离，他带着这个姑娘四处飘零。父女二人可谓“相依为命”。他并非是一个无来历的人，至于身世如何，为何来此，却都是一个谜！

老人本名雪云彤，但在这儿无人知道，也没人问他，只知道他姓雪，所以都称他雪老头。

那个姑娘来山上的时候，年方八岁，一晃十年，如今已是十八岁的大姑娘啦！她的名字叫雪用梅。

他父女二人，就像岭前边瘦桐主仆二人一样，都像在过着一种隐士的生活，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是那么幽静地生活着。

雪老头推开了门，一双疼爱的目光，注定在女儿身上。雪用梅背过了身子，仍用手在拭着泪。

他冷冷一笑道：“我也不问你是为什么，只是我不妨告诉你，一个聪明人，不要去做糊涂事，不要庸人自扰！”说着转过身，叹道：“外面雪地里，还有什么玩艺儿，你去看看去，我弄不清楚！”

雪用梅这才想起来，她又跑出去，把那些窗户帘子抱进来，立刻用剪子狠狠地把它剪碎了。

雪老头一个人闷闷地喝着酒，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白眉一挑，自语道：“你也太狂了，凭我女儿哪一点……”忽然又晒然一笑，夹了一筷子菜放入口中，喝了一口酒，笑着道：“儿女自有儿女福，我何必管他们呢！”他放下酒杯，呆呆地望着房顶，心里却又在想：“这姓边的小子不知是干什么的，他的武功大概很不错，人品也够英俊的，难怪女儿会对他垂青，只是……”他一仰脖子喝下了一杯酒，摇头哼唱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室外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音，夹带着姑娘阵阵的哭声。

雪老头回头看了一眼，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道：“这都是我把她惯坏了……”

不过他知道女儿的性情，让她摔点东西，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他放下了酒杯，笑了笑道：“你干嘛摔东西呀？有种你就找他去！他欺侮了你，连我也跟着没有脸，你去打他一顿不就结了吗！”

这本是一句打趣的笑话，却没有想到姑娘竟会认了真！

只听见门“呼”的一声拉了开来，雪用梅凶神也似的冲了出来！

她冷笑道：“你也不要取笑我，当我不敢是不是？我这就找他去，我要去问问他，凭什么不知好歹！”

雪老头见女儿竟真的动怒了，不由怔了一下，道：“唉！你算了吧！犯得着吗？”

雪用梅一面流着泪，一面跺着脚道：“什么犯得着犯不着，天下哪有这种人呀？他不在家，我好心为他……”说着用手一抹眼泪，转身往外跑去！

雪老头一按桌沿，已到了女儿身边，他抓住了她一只手，干笑了一声，道：“算了吧！这也不能怪人家，都怪你多事，人家不要你的东西，也没有

错呀！”

雪用梅用力地挣开了他的手，赌气道：“今天您别管我，您再拉我，我就不理您了！我只想跟他讲理，叫他来给你老人家赔个礼，就没有事了，要不然……”

雪老头怔了一下道：“给我赔什么礼呀？”

“为什么不给你赔礼呀？”她睁着大眼睛道：“你老一个劲儿给他说好话，请他进来坐，可他凭什么摆臭架子！他莫非比谁多一个脑袋？”

雪老头“噗哧”一笑，道：“就为这个呀？我不介意，不就没事了吗？你现在找人家去，不显得太没教养了？”

姑娘咬了一下嘴唇，红缎子绣花鞋在地上跺了一下道：“我非去不可！要不，他还以为我们父女好欺侮呢！”

雪老头不由叹息了一声，微微一笑。

他明白少年人的脾气，既然她存心如此，怎么拉也没有用，背地里她还是会去，不如任她去算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知道那姓边的少年，绝不是平常之流，乘此机会叫姑娘试试他的功夫也不错；就算是女儿不敌，也好煞一煞她的傲性。当下点了点头，冷冷地道：“你一定要去就去，不过你要小心，那姓边的可不是好惹的，你要被人家打了，可不要拉着我给你报仇。你想一想自己决定吧！”

雪用梅在气头上，哪顾得考虑后果，冷笑一声道：“这我知道！”说着愤愤地由大门跑了出去。

雪老头微微一笑，又回到桌上喝酒去了。

雪用梅一腔愤恨，匆匆地走出门外。外面风雪正紧，冷嗖嗖的风灌在脖子里，使她立刻清醒了不少。走不多远，她脚下可就放慢了，心里在想：“我这是算什么呢？真去找他打架吗？”

可是自己话已说出来，如果就这么回去，显得自己是怕了他，在父亲面前可是不大好意思。当时把心一狠，暗忖道：“我只要找着他，问一问，出一口气也就算了。他如果还讲道理的话，我也就……”当下脚下又加快一些，冒雪来到了那幢草舍之前。

只见外面静悄悄的，室内已然亮起了灯光。

她知道，那个姓边的，现在又在读书了。

很久以前，她就留意上这个人了，对于他那英俊的仪表，豪迈的个性，早已心仪了。尤其是每当她由这地方经过的时候，这草舍的灯光和琅琅的读书声，都会深深地令她感动。

试想一下，一个单身少年，在这荒山之上，带着一个哑童儿，过着简朴的日子，寒窗夜读，怎能不令人钦佩？这个少年人的影子，偷偷地打开了她的心扉，进到了她的心坎里。慢慢地住久了，她对他知道得更多了。她知道对方不仅是一个勤奋的少年，而且还有一身极好的武功。因为她曾在在一个秋日的早晨，亲眼看见他在教那个哑童司明练剑，虽只是比划了那么三招两式，可是在姑娘眼中，已看出他的武技不凡了。可不知对方是存心，还是有意，多少次，当他和她对面相遇时，他那种无动于衷的样子，确实使她气恼和伤心。可她总是默默地忍耐着，关注着，好像在期待什么。想不到，自己一片真心，竟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她该是如何的伤心和气愤呢！

她不能这么被人看轻了，她一定要我回这个面子来！

她在窗外来回地走着，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她听见了室内边瘦桐的声音道：“司明，你出去看一看，是谁来了？”

雪用梅心中一惊，正要回避，可是心中一横，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呀！当时就没有动。”

司明跑出来一看，怔住了。

雪用梅冷笑道：“我是来见你主人的，你叫他出来！”

司明左右看了一眼，偷偷地摆了一下手。雪用梅越发地生气，怒叱道：“你怕他我可不怕，你去叫他！”

司明知道主人有种怪脾气，他不知道怜香惜玉。要是把他叫出来，弄不好他们会打起来，那时雪姑娘可要吃亏了！所以他十分为难，一脸苦相地对着雪用梅作了一下揖。

雪用梅赌气地娇嗔道：“好！你不去，我自己去！”说着她竟直向门内走去。司明大吃一惊，跑过去拦住她，口中“哑哑”地直叫！

雪用梅站住脚，杏目一睁道：“你这是干什么？叫你去叫他你为什么不去？他是天王星下界么？这么凶！”一言甫毕，但见面前人影一闪，那个姓边的少年已经立在了她的面前。

边瘦桐冷冷地道：“姑娘是找我么？”

雪姑娘面上一红，真想掉泪，她怒气冲冲地道：“就是找你，你有什么了不起？”

边瘦桐笑道：“姑娘这话从何而起？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雪用梅只说了一句话，下面的话一句也接不下去了。她呆立在原处，落泪不止。

边瘦桐明白姑娘前来的缘由，只是不便明说，当下冷冷地道：“外面雪大，姑娘还是回去吧！”

雪用梅冷笑道：“你凭什么不知好歹？我好心送来的花瓶子，你干嘛要退回去？”说到此，脸忽地红了。

边瘦桐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当下冷然道：“我为什么要你的东西？”

雪用梅上前一步，忍不住泣道：“姓边的，你这人太不知人情世故了，你太欺侮人了！”

边瘦桐不由叹道：“司明，我们进去，我不愿意和不讲理的人说话！”说着转身就走，不想才一转身，就听见头顶“呼”地一声，对方已立在面前！

只见她柳眉一挑，冷笑道：“今天你要是说不出道理，可别怪我不客气！你跑不了的！”

边瘦桐皱了皱眉，道：“雪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呢？”

雪用梅瞪着一双大眼睛，冷笑道：“我要你回去给我父亲赔个礼！”

边瘦桐哈哈一笑，退后了一步道：“好个不明事理的姑娘，你当我怕你不成？”

雪用梅忽地一跺脚，只听“哧”一声，一片雪花，直向边瘦桐脸上飞去！

边瘦桐早就防备着她会有此一手，当时左手一挥，已把飞来的雪块打到了一边。

雪用梅本想只沾上他一点儿，自己也算出了一口气，却想不到连人家衣服也没有挨着。她的气更大了，当下娇躯一伏，已窜到边瘦桐身前，一骈玉指，照着边瘦桐肋下就点！

边瘦桐虽知道岭上雪氏父女二人身上有功夫，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家

数。这位雪姑娘此时一递上手，果然武功非常，一出手就是厉害的点穴手法！

边瘦桐冷笑着一个旋身，直由雪用梅的头顶上飘了过去；身形方一落下，想不到雪用梅猛地一个翻身，娇躯一起，翩若惊鸿似的，又到了他的身边。

她口中一声不哼，二次骈指，快如闪电似的，直向着边瘦桐“肩井穴”上戳来！

认穴之准，手法之快，倒真是出乎边瘦桐意料之外。他冷笑道：“姑娘不必如此，我认败就是！”他向下一缩双肩，雪用梅的二指，离他肩上一寸许，没有点中。她心中正自恼恨，却见对方竟自转身向屋内行去！

雪用梅不由呆了一呆，心中这才知道，对方武功果然高不可测！

可是她焉能就此下台，当下娇叱道：“你不要走，我们还没有完呢！”

说着话第三次把身子纵了过去，双掌向下一沉，一双玉掌满挟劲风，直向着边瘦桐后背袭去！

就在她双掌抖出的刹那之间，忽闻得一声朗笑，边瘦桐怒道：“姑娘你也太不自量力了！”紧接着一声低叱：“去！”

只见他右臂倏地向后一拂！雪用梅就觉得一股极大的劲风，迎面扑到，由不住“通、通、通”一连在雪地上退后了三四步！

那种内功之力，竟像是有弹性一般，雪用梅稍微用力向前一挺，竟由不住反而“通”的一声，坐倒在雪地里了！

这时边瘦桐主仆已闪身进入房内，“砰”一声关上了门。

雪用梅本想打人，却想不到反被人打，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又落了几滴泪！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只怪自己上门找事。她一个人在雪地里坐了一阵子，又暗暗地发了一会狠。正自落泪不已，忽觉得腋下一紧，已被人把身子托了起来，耳边听得父亲的声音道：“走吧！别再自讨没趣了，傻丫头！”说着身子已纵出了数丈。

雪老头把女儿放下了地，苦笑道：“我是怎么告诉你的？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现在该死心了吧！”雪用梅只觉得又羞又急，竟伏在父亲身上哭了一边落泪，一边咬牙道：“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反正没完！”

雪老头哼了一声道：“姑娘，我看你就算了吧！此人身手不凡，不要说你，就是我老头子，也未见得是他的敌手！”

用梅皱了一下眉，道：“你老人家怎么知道？”

雪老头微微一笑道：“傻孩子，我这一双老眼还没有花呢！方才你是怎么坐下的？你自己大概还搅不清吧！”

用梅闻言，怔了一下。雪老头苦笑道：“那是一种极为难练的‘两极气波’功法，你算是万幸，分明是他手下留情，否则只一反手，你怕就没有命了！”

雪用梅不禁大吃一惊，当下讷讷道：“会有这么厉害？”

雪老头冷冷哼了一声道：“据我所知，当今天下会这种两极气波功夫的，仅仅只有一人，我还以为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却想不到在此竟又叫我开了眼了！”

他抬头看着天，发了一阵呆，徐徐说道：“所以我说，武技这一行，最是自满不得。你以为自己武功高强，却不知道比你强的还大有人在！”当下拍了拍用梅的肩，又笑道：“咱们回去再说吧！”

用梅一听说对方武功如此了得，也不由呆住了，可是暗地却又生出了一

种说不出的感触，更不禁伤心地落下泪来。

雪老头冷冷笑道：“我们近在咫尺，作了好几年的邻居，我竟没有看出他是个异人，这不能不算是走了眼，走吧！”说着很懊丧地转身而去。

雪用梅在后面慢慢地跟上去，愈想愈是伤心！她对那姓边的少年，恨一阵，爱一阵，说不出是什么味儿。她想：“明明是好好的一件事，都叫我给弄坏了，以后见了面，只怕连点头的交情也没有了！”又想：“像他这样才貌双全的人，世上只怕再也难找到第二个。他不要我的东西，更证明了他的人品正派，不拘于俗情，虽有些不近人情，但仔细想来，却是难能可贵！坏都坏在自己太性急了些……”

一路想着，不觉已到门前。忽然听得父亲“咦”了一声。用梅心中一动，却见父亲直直地站住了脚，双目睁得又圆又大，身体踉跄着后退了几步。

用梅急忙上前一步，伸手扶住父亲道：“爹，怎么了？”

雪老头抬起一只手，指着门上，颤声地道：“孩子，我眼力不行了，你看看，那门上可是插着什么东西？”

用梅心中一惊，依言看去，果见门扉之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小黑旗子！

她呆了一呆：“咦！是一面小黑旗子！这是谁在咱们门上插的？”

雪老头口中“哦”了一声，像是遇到了一桩极为恐怖的事情，刹那间脸色苍白，雪白的胡子瑟瑟地一阵疾颤！

雪用梅奇怪地道：“咦！你老人家怎么了？我去拔下来就是了！”

说着就要上前，却被雪老头一把拉住了，只见他面色如纸，轻声道：“孩子，鲁莽不得！”说到此，急急地把用梅向后拉了好几步，小声说道：“想活命，不要出声！”言罢，单手一夹用梅，“呼”一声把身子纵了出去，隐在一块巨石之后。

用梅大惊道：“爹，出了什么事了？”

雪老头用手捂住女儿的口，俯在她耳边道：“孩子，千万不要出声！”

用梅见父亲如此，也感觉事情严重，当下瞪着大眼睛点了点头。

父女二人一声不哼，只是静静地向外望着。足足候了半个时辰，雪老头才长吁了一口气，站起身道：“看来，他已经去了！”

“他是谁呀？”用梅问。

雪老头在地上握了一团雪，忽地一振手腕，这雪团如同万点银星似的打了出去！

只听得一片“刷刷”之声，雪珠落在竹林之内，像是洒了一片铁豆子一般。

竹林内鸦雀无声，四外荒山静静地，皑皑的白雪映着皎洁的月光，哪里有什么人影？

此时，雪老头才吐了一口气，他望着女儿，余悸犹存地道：“好险！我们快回去吧！”

说着，头前带路，一路纵跃如飞地来到了门前，只见大门正中，仍直直地插着那面黑色三角小旗！

雪老头一伸手把旗子拔了下来，用梅道：“这是什么？”

雪老头嘿嘿冷笑了几声，推门进入房内。

室内灯火原本未熄，灯光之下，用梅一打量父亲的脸，竟然整个变了。

他那面颊上竟沁满了汗珠，雪白的双眉，紧紧地蹙在了一块，微微颤抖地打量着手上的那一面神秘的三角小旗！

用梅见那面小旗，不过仅有五六寸长，旗杆似为金属所制，通身亮光闪闪。再看那面小旗子，不过是一种普通的麻布制成，仔细一看，颜色并非黑色，而是血红色的，十分骇人。她不由就近看了看，问道：“这到底是什么呀？”

雪老头仔细看过之后，信手把它放在桌上，长叹一声道：“果然是他！孩子，我们完了！”

用梅吃惊地道：“究竟怎么回事？你老倒是说清楚呀！”

这会子，雪老头神色方定，望着女儿苦笑笑道：“孩子，我们的大仇家找上门来了！”

说到此，他用手指了指那面小旗，说道：“这就是武林中所谓的‘招魂幡’，三日之内，你我只怕……”说到此，竟自发起呆来！

用梅似曾听父亲说过，他们父女来此，是为了逃避一个大仇家。可那仇家的姓名，虽经她再三询问，父亲终不肯吐露，她只知道对方是一个极为阴狠难缠的人物。这时见状，她已猜知了八成，当下冷笑了一声道：“事已至此，你老何必如此怯懦？我倒是不怕！”

雪老头暗道了声惭愧，又苦笑笑道：“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

用梅皱了一下眉道：“莫非我父女合力，还不是这人对手不成？”

雪老头又苦笑了一声，看着女儿喃喃道：“如果敌得过，我们也就不会来这里了！”说着站了起来，急躁地在房中走了一转，四下看看，呆呆地站住脚，道：“不过，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用梅忙站起道：“既然如此，我们先到山下暂避一个时期，等那厮走了再来！”

雪老头摇摇头，冷冷地道：“那么做，只有加速找死！”

用梅不同意地冷笑了一声，道：“他难道是三头六臂么？你老人家这么说，我们只有等死了！”

雪老头叹了一口气，道：“事已至此，愁也无法，我父女只有勉力应付了！”说过，他悲伤地望着用梅道：“其实，我生死倒无所谓，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只是担心你……”说到此，伤心地摇了摇头。

雪用梅咬了一下手指，道：“你老人家不用为我发愁，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真是命该如此，我也没有话说。只是这人究竟是谁，你老人家为何始终都不肯告诉我？这样，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糊涂鬼！”

雪老头咳了一声，点了点头，苦笑道：“事到如今，确实也没有再瞒你的必要了，你既然问，我不妨告诉你！”

雪老头冷冷一笑，又道：“说起来，这个人还是你的祖辈呢！他就是我的嫡亲的三叔，你应该叫他三叔公……”

用梅“哦”了一声道：“这么说，他也是姓雪了？怎么我不知道呢？”

雪老头抹了一下脸上的虚汗，道：“他当然也姓雪，叫雪亦赤，只是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外人大都称他青须客，这个外号，大概知道的人也不多！”

用梅一声不哼地仔细听着。雪老头又长叹一声，惨笑了一下道：“说起来，都怪我当初年少无知，对你母亲了解不深，要是在今天，这种事情就绝不会发生，如今后悔也晚了！”

二十年来，用梅第一次听到父亲谈起母亲。她对母亲毫无所知，只好静静地听着。雪老头喘了口气，用沉痛的语气道：“当年，我和你三叔公，还

有你母亲姚华芳，同在你祖父手下练功。你三叔公那时年纪尚轻，又未成家，按理说你母亲平日该收敛一些才是，可是她非但不能如此，反而和他亲亲热热。你那三叔公，也没有一点长辈的尊严，平日打打闹闹……”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又道：“祸因就如此种了下来。至于他二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苟且行为，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说到这里，他呆了一会儿，好似甚难启齿。

用梅冷笑了一声道：“事到如今，爹爹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雪老头频频苦笑，说道：“是呀！我什么都告诉你吧！”

雪老头叹了一口气，道：“当年我与你母亲为师兄妹，两人相处极好，感情甚洽，可是当你祖父宣布我们二人订婚之后，你母亲却背着我哭了整整一天一夜！”说到这里，他冷笑道，“我真不明白她这是为什么？是不想嫁给我？还是别有用心？”

停了一会儿，他又冷笑一声道：“就在我们订婚的那一夜，你三叔公就离家出走了。当时谁也不明白他是为什么，大概除了你母亲心里明白以外，谁都不知道！”他苦笑着道：“你母亲那样子就像失了魂一样，整天茶饭不思，而且时常背人流泪……到现在我才明白，她是在想你三叔公！”

雪老头冷笑了一声，目光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他继续说道：“可是，她当时对我，却还是很体贴关爱，否则，这桩婚事，我至死也不会相就的！可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封署名‘青须客’的信……”

“哦！青须客不就是三叔公么？”

“是的！”雪老头点了点头，道：“可是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你三叔公当时没有留胡子，谁也不清楚他胡子是什么颜色！”

用梅急问道：“那封信里说了些什么？”

雪老头望着她冷笑道：“你不要急，听我慢慢说……”

他哼了一声，道：“信内叫我即刻远走他乡，永不许和姚华芳接近，并要我立刻退婚，否则就要取我性命！”

雪老头嘿嘿冷笑了几声，接着道：“我怎会听他的话！第三年，我就同你母亲正式结婚了。不料，婚后的第二年，你母亲竟也失踪了！”

用梅对于母亲的事本来了解很少，这时闻言，心中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感觉。

雪老头继续道：“她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一年之后，她忽然又回来了，我们仍像从前一样恩爱，直到十二年以后，才生下了你，可是你母亲却又走了，直到如今下落不明！”

用梅咬紧了牙，一声不吭地听着。

雪老头咳了一声，接下去道：“那时候我已知道，所谓的青须客，就是三叔雪亦赤。后来在青城、莫干，两次被他找来，我都险些死在他的掌下，最后才带着你躲到了这里。想不到，他竟又找到此地来了……”

说到这里，冷冷笑了一声，道：“此人心狠手辣，武技之高，当今天下只怕尚难找出敌手。这多年以来，只怕他身手更厉害了，我父女看来只有坐以待毙，别无他途了！”

用梅冷笑道：“爹爹你用不着担心，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同他一拚，别无他路。想不到他一个老辈的人物，竟会如此寡廉鲜耻，我们绝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雪老头苦笑道：“傻丫头，你不能容忍，人家根本就不叫你容忍啊！只

是如此就死，我也真有些死不瞑目！”

用梅恨声道：“母亲如今在哪里，难道这件事情，她就不能从中化解一下么？”

雪老头摇了摇头，道：“谁知道她在哪里？她心里早把咱父女忘了，难为你还想到她……”说着，冷笑了一声，自语道：“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用梅先前为边瘦桐引起的一些烦恼，此刻一股脑儿地丢开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她一个没经过波折的姑娘，不禁有些六神无主！

她匆匆站起来道：“那么我们赶紧逃走吧！”

雪老头皱眉道：“我早说过了，没有用，到时候更丢人！”

用梅气得又坐了下来，道：“照你老人家这么说，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雪老头望着她苦笑道：“你大概还不会死——如果他知道你是姚华芳的女儿的话。至于我……”说着，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就算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现在想开了！”

用梅嘟了一下嘴道：“爹又在瞎说了！既然你老人家不走，我们就得想办法和他拚！”

雪老头站起来摸了一下胡子，道：“这个我自有安排，只是你要听我的话，到时候不许说话，一切我自己应付！”用梅点了点头。

雪老头这时像想开了，心情倒较先前开朗了许多。他道：“你把室内室外打扫一下，我们恭候他的光临！”

用梅知道父亲的脾气，虽是看来温文和善，其实最是执拗不过，他说过的话必定言出行随，谁也劝阻不得。当时只得一声不哼，依言而行。

雪老头帮着女儿把室内整理一清，时已午夜，父女二人各自回房安歇，好像和平日一样。

第二天，雪老头早早地起来了，他穿上了一件新衣裳，早早地出了门，在附近转了起来。中午的时候，他独自回来了，样子很是失望。

用梅看着父亲这副样子，芳心更是不胜伤感，她猜知父亲必定是去找寻青须客，以求速死，可是不知怎地，却没有寻到。她内心不禁暗暗地想道：“叔公雪亦赤莫非真如父亲所说，有那么的厉害？为什么父亲一向镇定沉着的人，一听到他的名字，竟然就会怕成这个样子了？”

用梅内心虽是这么怀疑，可是却不便带在脸上，因为她怕加重父亲的心事！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大方微明，雪老头就走到用梅的窗前，催唤道：“小梅，快起来，我有话说！”

用梅一夜未曾合眼，听到父亲的呼唤，她知道必有事故，当下答应着，匆匆走出。

雪老头望着女儿，微微一笑道：“怎么，你也没有睡么？”

用梅点了点头，雪老头苦笑一声，道：“很好！这可能是我们父女相聚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该好好地在一块待一会儿……”

用梅闻言，眼圈一红，几乎落下泪来！

雪老咳了一声道：“你不要哭，人总是难免一死的！”

用梅擦了一下眼泪道：“他真的会来么？”

“自然会来！”雪老头肯定他说：“此老一生行事，有一个长处，就是言出必行，绝不食言！”

用梅呆了一下，喃喃道：“那么说，今天他必定会来了？”

雪老头点了一下头道：“日落之前，他必定会到的！”说着他自身上取出一封信，还有一个小包裹，递给用梅道：“包裹之内，除了一些金银之外，最重要的是我雪山派的几卷剑谱，一向是秘不传人的，其中有的是你见过的，有的是你还不知道的……”说到此顿了一下，又道：“并非是为父我平日不传与你，实在是本门规定，传男不传女，传枝不传叶，你虽是我亲生的女儿，却也不便例外。”

雪用梅尽自流泪不已，哪里还会注意去听这些。

雪老头叹息了一声道：“不过，现在也顾不得了，你拿了这些东西，尽可去仔细地研究探讨，日后不难大成！”

用梅道：“爹爹说这些作什么？”

雪老头摆手道：“我说话时，你不要打搅！”

用梅只得忍泪不语，雪老头冷笑了一声道：“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住，这封信，你拿着到云南点苍山去，投奔我的一个故人，我和他交非泛泛，他必定会收留你。我那故人姓蓝单名一个昆字，你一切要听他的！”

用梅垂泪点首。雪老头又微微一笑道：“我昨夜想了一夜，你如事先逃走，被那老贼抓回，定是非死不可，如果当面请求，此老一向最爱虚面子，或许能网开一面也未可知！”说着遂低低嘱咐了一套说词，用梅闻后更加啼哭不已。雪老劝慰了半天，才止住了女儿的悲伤。

午后，大雪又纷纷扬扬落了下来。父女二人的心情，就像冰雪一般的寒冷。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用梅的心不禁又活动了，她想：“别是他不来了吧！父亲猜错了也未可知！”

她走到父亲房门前，却见父亲点着一盏灯，穿着异常整齐，正在灯下看书。

用梅推门进来道：“爹爹，天晚了，今天也许他不会来了！”

雪老头抬起头来，冷笑了一声，道：“傻孩子，不要痴心妄想了！”

他搁下书本，离开座位，打开了一扇窗子，向外张望了一下。用梅奇怪地问：“你老人家看什么？”

雪老头皱了一下眉道：“我们的客人好像已经来了！”

一言甫毕，只听得一个苍老但十分宏亮的声音自窗外传进来：“雪老三，你说对了，老夫早已来了！”

雪用梅不由大吃一惊，她用力地抓住了父亲的手。雪老头面色惨变，“噢”了一声，道：“是三叔……你？”

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过后，来人阴森森地说道：“老夫行事，向来是光明正大！我在正门，等你多时了！”

雪老头打了一个冷战，退后一步。

这一刹那，雪用梅脸色也变了，她拉着父亲，说道：“爹爹！让我出去会他，你老人家还是快逃吧！”

雪老头小声道：“记住你要说的话，我们出去见他！”说着匆匆偕同用梅，赶到了正门。

这时，大门紧闭，用梅正要打开，雪老头道：“且慢！不可大意！”

说完这句话，雪老头双掌向外一推，只听“轰”的一声，两扇大门已被他所发出的掌力，击得飞了出去！

## 弹指破空一金丸

大门一开，雪老头一拉用梅的衣袖道：“走！”言罢，闪身腾跃，来到了门外。

这时，大雪初晴，雪光映得瞳子发胀。

二人身子方一落地，就闻得一阵撼人毛发的笑声，接着有人道：“彤儿，你的功夫大有长进了啊！”

二人闻声望去。却见离着正门约有半箭之外，背着山坡，站着三个黑影。

乍一看以为是三个人，可是再仔细一看，用梅吓得几乎叫了起来，原来那三个立着的影子，竟是二猿一人！

二猿身高丈许，高肩阔背，通体生着黑茸茸的密毛，那两张凸出的面孔，奇丑无比，四只凹陷的瞳子，在黑夜里闪闪放着绿光。

二猿分左右侍立着，在它们之间立着一个身着黑袍的高瘦老人。

黑夜里，虽不能把他的相貌看得很清楚，可是只看一个大概，这老人也够惊人的了。

只见他通体上下，活像是一副骨头架子，瘦得连皮都绷不住，但头发却纯黑浓密，虽在顶上挽了一个大结，仍然披散两肩之上不少。

微风吹着他身上那袭绸质的黑袍，益发现出他瘦削的肋巴骨和笔杆儿一般直的腰杆儿！

尤其惊人的是他那一对眼睛，每一眨动之间，都闪出一种荧荧磷光；双耳极大；自耳轮至下颌，生着一部络腮须子，颜色竟如同墨染了一般！

这样子看在用梅眼中，不禁令她打了一个冷战。雪老头乍然看见这位阔别已久的叔父，也不自禁地面色一变。他极为勉强地笑道：“三叔，好久不见了！”

雪亦赤发出了如同猫头鹰似的一声怪笑，以极为逆耳的怪腔道：“老三，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叔父！好，可见你还有点良心！”

说到此，目光注视着一旁的用梅，长腕抬起，指问道：“这个女孩子是谁？”

雪老头欠身含笑道：“这是你老的侄孙女！”

青须客蓦地一怔，目光炯炯，望着雪用梅，良久才冷冷笑道：“我不相信！”

用梅对于这位三叔公早已怀恨在心，只是见父亲如此慎重，她才不敢造次，闻听此言不由气往上冲，忍不住脱口道：“不信算了！哪一个还强迫你信不成？”

雪老头一旁闻言，不由大吃了一惊。他知道以青须客如今功力，对付像用梅这样一个女孩子，简直举手之间即可制其于死命。当时吓得忙把女儿往身前一拉，厉声叱道：“大胆的丫头，你胆敢与你叔公还嘴！还不快快跪下赔礼！”

雪用梅气得连声音都抖了，她恨声道：“爹爹！你老人家用不着替女儿担心，她既然对我父女逼迫至此，哪里还配称是什么长辈？倒不如叫他把我杀了，反倒干脆一些！”说完连声冷笑不已。

雪老头不禁暗自着急，沉声道：“好孽障，方才我教你的话，你都忘了么？你……”一面转向青须客，惊惶地道：“小女无知，万求叔父大量海涵，不与她一般见识才好！”



青须客在用梅说话之时，一直都在凝神注意地看着她，这时，却怪声大笑道：“小女孩，你说的好！”说着双袖一挥，整个身子如同狂风也似的，已到了雪用梅的身边。两头巨猿左右相随，寸步不离。

雪老头忙把用梅向身后一拉。可是用梅这时自问必死，反倒不怕了，她非但不退，反而向前挺进一步，道：“你要下手就请快！我不在乎！”

青须客见状点了点头，冷然道：“果然是华芳的女儿，这一点，我倒是认错了你！”

说到此，那张瘦脸之上，露出了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冷哼一声，遂又说道：“小女孩，看在你母亲的份上，我且饶你不死，这可是特别的恩惠了！”说到此，闭了一下眸子道：“你去吧！”

雪用梅冷冷一笑，一拉父亲道：“爹爹，咱们走！”

青须客忽然睁开双目，狞笑道：“你父亲要留下来！”

雪老头苦笑道：“我是不会走的。”说着，转身对用梅道：“还不谢恩快走！当真要惹我生气么？”

用梅见父如此，不禁左右为难。她知道，凭自己这点功夫，要想挽救父亲的性命，简直是妄想，一时忍不住潸然泪下。

雪老头长叹了一口气，骂道：“好孽障！还不快走！”手起一掌，把她推出丈许之外。

这时就听得一声巨吼，只见青须客身旁一头巨猿，竟自跟踪而起，扑了过去，举起一双前爪，朝着用梅就抓！

雪用梅忙一闪身，已被巨猿爪尖划着了胯上的裙边，“哧啦”一声，撕下来一片。

用梅吓得丧魂失魄，正要拔剑应敌，却听得青须客一声断喝：“二苍不得伤人，回来！”

那头巨猿闻声立足，回过头，兀自错齿怒吼不已。青须客冷声道：“这小女孩我已放她逃生，你不要伤她，还不退回？”

那头巨猿闻声，才极不情愿地走了回来。

雪用梅被巨猿抓破了衣裳，又见父亲生命危在顷刻，一时惊惧羞惭，齐集胸际，由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雪老头见状，也不禁长叹一声，一时稀嘘不已。

青须客冷冷一笑，说道：“现在你也尝尝生离死别的滋味吧！时已无多，我二人之间的事也该了了一了啦！”

雪老头面色一沉，道，“三叔，事情至今，已相隔数十年之久，还有什么好谈的？你老看着办吧！”

青须客咬紧牙关，冷森森地道：“几十年了……你居然也知道！老三，你可知道这几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雪老头苦笑道：“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

说到这里，他显得十分激动，白发一阵抖动，怒道：“三叔！你害得我们好惨，害得我们夫妻离散！害得我们父女颠沛流离！可你居然老不知耻，事到如今还对我如此见逼，你……”

青须客闻言，发出了一阵极为难听的笑声，笑声一敛，连连点头道：“我佩服你的胆子！老三，你的胆子不小！”

雪老头这时已知求生无望，更因一时怒从心起，哪里还再顾虑后果，当时冷笑道：“你身为长辈，居然妄图染指侄媳，已是罪大恶极，居然还有脸

屡次三番来向我一个后辈寻仇，你……你真是恬不知耻！”

这一番话，直说得青须客那张瘦脸青一阵、白一阵，头上青筋暴跳，一双眸子凶光四射。他发出一阵极为阴沉的笑声，冷森森地说道：“你死在眼前，居然还敢信口胡言！今日我来，原本不想置你于死地，只要你说出华芳的下落，我未尝不可以网开一面。此刻看来，是断断饶你不得了！”

雪老头哼了一声，道：“我早就候教了！”说完，回头对用梅大声叱道：“还不快走！在此等死不成？”

青须客冷笑道：“她想看看你是怎么死的，我自然不愿令她失望！”说到此后退了一步，用手指着身边二猿道：“这是我饲养的一对灵猿，只凭它们，就能取你的性命！”说罢高声喝令：“来！大苍，快去对付他！”

右面一头巨猿，立刻仰天怪吼了一声，舞动双爪，双足一端，带起了一阵大风，直向着雪老头身上扑去！

雪老头早已有备在先，只是没有想到，青须客竟会命一头巨猿来对付自己。当时又惊又怒，厉叱一声：“该死的畜生！”

只见他右手一翻，长剑出鞘，一缕青光，直向着大苍颈上绕了过去！这两头巨猿为青须客在云南十万大山之中收服，当时尚是一对小猿，青须客识其灵性，十多年来细心调教。二猿禀性原本凶恶，一跃十丈，生裂虎豹，原是常事，再经青须客授以武功，更是如虎添翼，益发勇猛。

这大苍听到主人命令，身子腾纵过来，举爪照着雪老头头上就撩！

它这一撩，少说也有数百斤的蛮力。雪老头岂能让它碰上，这才以剑朝他颈上削去。大苍一撩不中，不禁错齿连声，怪啸起来！见雪老头剑到，它竟不知闪躲。青须客在一边大声叱道：“小心！”

只听得“呛”的一声，这一剑正砍在了大苍的右肩之上！雪老头心中大喜，满以为这一剑，定能把这畜生一条右臂给斩下来。却没有料到，宝剑砍在它肩上，竟像是砍在了一块坚硬的石块上，那口剑“嗡”的一声反弹而起，差一点脱手而去！

二猿原本周身刀枪不进，又经青须客以药水洗炼，更是坚若铁石一般！一般兵刃休想伤它们肌肤分毫！

可是雪老头这口剑，虽非是什么宝刃，但毕竟也是大异于一般！这一点，只由其剑上光华就可判断出来！

是以青须客见大苍竟然兀自不防，才出声警告，却没有料到，仍然慢了一步！

那口剑虽然反弹而起，可是大苍右肩头上，却也被划开了五六寸长的一道口子，皮毛也被齐刷刷削下一大片来。一时之间，鲜血已把它一只大毛臂全都给染红了。

大苍发出了一声怪啸，竟自不顾肩伤，双爪齐扬，直向着雪老头前胸抓了过去！

一旁的青须客，见爱猿大意负伤，不禁痛彻心肺，一面大声叱道：“回来，大苍！”一面向另一只巨猿说道：“二苍！去换它回来！小心宝剑！”

二苍见同伴受伤，早已暴跳如雷，只是不得主人应许不敢贸然而出，这时得令，双足一顿，如同一片乌云似的扑了过去！巨大的身子向下一落，一双箕掌，猛地向前一抖，直向雪老头双肩之上按拍了下去！

雪老头这时已知二猿的厉害，虽然心惊胆寒，但自恃一身武功，莫非竟连一双猿猴也打不过么？当下冷笑着骂道：“大胆的畜生！”

掌中剑向外一翻，抖出了一点银星，直向着二苍的咽喉点了过去！

这时，大苍已为青须客怒喝而回，由二苍独自对敌！

刹那间，一人一兽已打得不可开交，难分难解！

青须客把大苍唤至近前，检查了它的伤势，急忙为它上了药，这巨猿兀自连声怒啸不已。

二猿啸声，在这荒野之地，如同雷鸣一般，震得四山皆起了回音！

一边的雪用梅见状，更不禁为父亲捏了一把冷汗！她偷偷地把一对鸳鸯镖扣在掌心，伺机而发。忽然，她见二苍为了闪避父亲的宝剑，一颗怪头向一边一翻，现出了一双怒凸的双瞳。

雪用梅一咬银牙，抖手打出一镖，直向二苍的右边眸子打了过去！

这一镖眼看已打到二苍目前，忽听得青须客一声冷叱：“无知的丫头！”右手向前一指，仿佛由指尖射出一缕极细的白光，跟着“叮”的一声，用梅的暗器，竟自“铛啷”一声落了下来！

青须客狰狞地笑道：“你这么一点小本事，也敢放肆！我好心饶你不死，你竟敢在一旁使坏，看来是不能饶你了！”

雪用梅眼见父亲对敌二苍，虽然未露败像，可是要想取胜，却不是短时之事，更何况尚有强敌在侧，时间一久，自无幸理！她怎能眼看着不加理会？当即银牙一咬，娇声叱道：“好畜生，姑娘与你拚了！”

说着，再也不管其它，娇躯一纵，已到了场内，一口青铜剑紧贴着地面，向外一翻，直向二苍面门上削了下去！

大猿二苍，虽说凶恶无比，可是要对付雪老头这种厉害人物，实在也占不了什么上风。几十个照面之后，已自声同牛喘，喉间呼呼有声，口涎垂滴不已。这时忽然又加入雪用梅这个帮手，它自然更是大感吃力！

用梅剑尖一到，它咆哮了一声，前爪一分，竟自直向用梅剑上抓去！慌促中，忘记了背后的那位老爷子，双爪方自抓出，突然间闻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二苍倏地一个翻身，却已慢了一步，雪老头的剑尖，已抵在了它的右肋之下！

雪老头恨透了这一对助纣为虐的畜生，剑尖一接近对方皮肉，倏地一抖右腕，用足了内力将长剑向前一送！

二苍立时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怒吼，整个身子推金山倒玉柱一般，向后面倒了下去。

这时，一声断喝道：“住手！”立时，迎面猛然扑来一股极大的罡风。雪老头首当其冲，大叫了一声，仰面跌倒。

用梅因不在正面，仅仅被风力侧面扫了一下，但也觉得肌肤如同刀割一般的疼痛！眼前人影一闪，那枯瘦如柴、留有长须的青须客雪亦赤已经立在了眼前。

只见他面上带着极为愤怒之色，冷笑道：“大胆的丫头，看在你母亲姚华芳份上，我才饶你不死，想不到你竟然向我爱徒行凶，你当真以为我杀你不得么？”

说话之时，倒在地上的二苍，口中怪叫连声。青须客心疼爱猿，哪里顾得多说。他匆匆转过身子，弯下腰来察看二苍的伤势，发现雪云彤的一口长剑，兀然插在二苍肋上，鲜血如同喷泉一般的向外飞溅。青须客又惊又恨，抖声道：“好奴才！”赶紧为它把长剑拔了下来，上药包扎。

雪用梅半边身子虽为青须客掌风所扫，可是到底算不得受伤。这时见父

亲倒在地上，白雪衬映之下，那张脸就同雪一样白！只见他牙关紧咬，一动不动，这才知道，父亲竟是受了重伤，性命不保。当下不由扑了过去，一时泪如雨下。正要不顾生死扑身上去，与对方拚命，忽然，耳边听到了一丝细微的声音：“姑娘不可造次，速抱你父到后面竹林内逃命，迟了你父性命难保，不要自误！”

用梅心中不由一怔，四下望时，白雪遍野，哪有什么人的踪影！心中正自怀疑，却又听道：“姑娘不要多疑，迟了连你也没有命了，快点走开，我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用梅这时忽然感觉到声音甚熟，只是无暇多想，匆匆依言而行，抱起父亲，回身望去，果见十丈之外，有一片竹林。她咬紧了牙关，抱着父亲，施出全身功力，一路纵跃如飞，直向那片竹林纵去！

青须客正在为爱猿疗伤，闻声回顾，狂笑一声，道：“好丫头！你还想逃么？”

这人真有一身惊人的武功，只见他那瘦削的躯体，在白雪地面一弹而起，就像是一只兀鹰，直向着雪用梅扑去！

用梅这时已纵出了六七丈，可是青须客仅仅一个起落，已自追到了她的身后！他怪啸了一声，右掌向外一抖，五指之上，发出了如同哨子似的一阵声音，直向雪用梅背心击去！

迎面传来了一声低叱：“不得伤人！”随之，竹林内，倏地卷过来一阵怪风。

青须客前冲的身子，蓦然在雪地停住，迎面而来的那股劲风，和他打出的那阵寒风一交接，地面上的积雪，如同飞絮似的，散得满天都是！在他惊愕之间，雪用梅已抱着父亲隐于林中。

青须客不禁一阵发怒，怪笑了一声，道：“何方的朋友，为何与我青须客为敌？”

竹林内，传出冷峻的回音：“天下人管天下事！”

语音一落，遂又寂然。

雪亦赤额下青须，禁不住像钢针似的一阵耸动，他冷叱道：“我倒要看看你是谁？胆敢阻我去路！”

回声依然是冷峻的：“阁下不妨一试。”

青须客一提长衫，瘦躯如狂风而起，与此同时，右手前推，发出了七成的沉实掌力，口中狂笑道：“雪某来也！”

竹林内又颯然卷过来一片疾风，这阵风力，夹杂着雪花与残枝败叶，显然比先前那股风力大多了。

青须客腾起的身子，吃这风力迎面一扑，直直地落了下来。他一时大意，险些负伤，当下微微一怔！眼看着风中那些残枝败叶及无数的雪花，就像千百支箭矢，向着自己身上扑来。

青须客这才蓦地大吃一惊，知道这暗中之人，乃是一个功力堪与自己相匹的劲敌，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只见他右手长袖向外一卷，这一次用足了十成劲力，风力过处，当空的雪花、枝叶，打着转儿散落在了地上。

四下里仍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青须客面色一红，冷笑道：“朋友！你报上一个万儿，雪某愿洗耳恭听！”

竹林内一声冷笑：“你我素不相识，不必客套！”

雪亦赤气得怪笑一声，在雪地里横踱了数步，道：“听你口音，还是一

个年轻人，你可知道与我青须客为敌，乃是不智之举么？”

竹林中人冷然道：“我虽不智，你也不见得聪明。以我之见，你还是即刻带着两个畜生，回去的好！”

青须客一面对答，一面仔细辨别声音的来处，以便待机一发而中，遂道：“这也可以，可你要把那两个人交出来，老夫寸草不沾，扭头就走！”

林内人冷哼一声，说道：“亏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来！那老的已为你打伤，生死不明；小的更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你一个武林前辈，竟然如此赶尽杀绝，实在令人齿冷！”

青须客捺着满腔愤怒，仔细地判断着声音的出处！可是，那声音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忽而上，忽而下，总断不定确切的方位！

青须客这才知道，自己的用心，早已为对方看穿，所以才会如此卖弄，当时不禁更把对方恨之入骨。

竹林内又传出一声冷笑，道：“你们结仇经过我虽不知，可是你以大压小，以长欺幼，总是不对，所以我才如此多管闲事。青须客，你如听我好言相劝，还是快快地走吧！”

在他说话之时，雪亦赤打量着这片竹林，见总共不过十丈见方的范围。他内心忖道：“就算不知道此人藏身之处，但这竹林本也不大，我给他一阵乱打，不信他不现身而出！”

想到此，雪亦赤嘿嘿一笑道：“你小小年纪，竟不知天高地厚，我偏要讨教，看看你如何奈何于我？”说着回头叱了一声：“大苍！”

那大苍先时虽为雪老头所伤，但伤势甚微，又经青须客上过药，早已止住了疼。这会儿见同伴二苍负伤如此，早已咆哮如雷。此刻听得青须客召唤，立刻双足在雪地上划，电闪似的来至主人面前！

青须客也冷冷一笑，起手一指竹林道：“把林内那人给我搜出来！”

大苍巴不得如此，按着青须客所指方向，腾身而进！

青须客把身子腾了起来，向竹林另一头扑身而进！与此同时，他双掌合并，向内一击，竹林内随之发出了一片咔嚓之声，已有十数根青竹生生折断！

就在这一人一猿扑入竹林的同时，竹林内爆出了一声朗笑：“何必如此！”立时，一条人影自林内拔空而起，直如腾霄的大雁。接着，他身子向下一落，倏地迎着那头巨猿而来！

巨猿大苍发出了一声厉吼，双足一划，整个身子连扑带抓，直向着竹林内纵出的人身上扑去！

可是这一次，它遇上了厉害的对头。

来人是一个一身雪白衣衫的长身少年，只见他微微一笑，双掌突出，不偏不倚，正正地刁在了这头巨猿的双腕之上。巨猿大苍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怪吼，双腕用力向外连挣。可是饶它施出全身之力，却休想挣开来人的双手！

这人一声朗笑道：“去你的吧，畜生！”只见他双腕向上一抖，大苍口中发出一声哀嚎，那巨大的身子，竟自整个腾飞起来，足足有三四丈高下！随之，急坠而下，“扑通”一声，顿时摔得昏死了过去！

青须客不由大吃了一惊，咬牙切齿道：“好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跑？”身形一起，有如野鹤窜云，起落之间，已来到这人身边。可是，使他惊奇的是，对方毫不惊惶，反倒面带着微笑，伫立在雪地里，等候着自己，那副从容的样子，竟像丝毫也未把自己看在眼中一般！

这时，青须客才看清了来人的相貌，果然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他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年轻人，看来你是成心要与老夫为敌了？”

白衣人冷冷一笑：“是你要与我为敌，并非是我要与你为敌！”

青须客厉声道：“小辈，你死在眼前尚不知悔，居然敢如此对我说话？”一边说着，颌下的长须簌簌地抖动不已。

他是一个自恃技高一筹的人物，尽管愤怒到了极点，仍然极力控制着，不想轻易下手。

他冷哼一声道：“朋友，你与雪云彤父女是何关系？为何出面管这闲事？”

## 故作娇嗔来杀威

白衣人微微怔了一下，方才知青须客说的“雪云彤”乃是指的雪老头，当下摇了摇头，道：“见义勇为，素无交往！”

青须客闻言之后，嘿嘿冷笑几声，那深陷在眼眶里的一双眸子，闪闪放光。他点了点头道：“老夫此刻有要事在身，不想与你这小辈纠缠，日后再见！”他想乘其不备，突施杀手。白衣少年冷眼相对，双手抱了一下，满面鄙夷地道：“不送！”

青须客长眉一轩，心说：“莫非这小子又看出了我的用心不成？”

他不甘自行离去，又哼了一声，厉声说道：“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白衣人随口接上一句。

青须客倏地转过身去，举步而走，忽然，他“唰”地一个转身，一双肥大的衣袖，夹着凌厉的劲风，直向着白衣少年两肩拂来！

白衣人早已有见于先，冷笑了一声，倏地身形一矮，双掌向上一翻！

四掌相对，发出了“砰”的一声闷响，两个人都像不倒翁似的，在雪地上疾速地摇晃了起来。

看起来，两个人的样子都够滑稽的。但是，他们上身虽然摇晃得十分厉害，可是二人下盘却是丝毫未离原地！

如此对摇了一阵之后，又相继转动起来。

青须客忽地长啸了一声，只见他瘦削的身子，蓦地拔空而起，一双瘦爪自空而下，直向白衣人胸前掠去！白衣人向后一倒，电闪一般到了青须客的背后。可是这个枯瘦的老人，全身上下仿佛都生有眼睛一般，不待对方挨近自己，整个身子又一次拔了起来。

白衣人似乎无心恋战，只见他单膝一屈，就势扭脊现腕，右手向空一扬，叱了一声：“打！”

青须客右足就空一压，凭着他超人的轻功造诣，只是一弹，又上拔了二尺左右！

白衣人冷笑道：“老儿，你上当了！”只见他食指向外一弹，“嘶”的一阵尖风，金色光华一闪！

青须客“唔”的一声惊叹，身形在空中抖了一下，遂即踉跄落地，右手向膝下一探，用真力把击中他的暗器吸了出来。就目一望，面色骤然大变，颤声道：“红线金丸！你是青衣边瘦桐……”边瘦桐冷声接道：“老朋友，咱们这段梁子算是接下了，冤仇易结不易解，你可要仔细了！”

青须客怪笑了一声道：“好吧！我们总有再见的一天，今天老夫真是自取其辱了！”说罢双手拱了一下，单足一弹，跳到大苍身前，俯下身来，在它头上轻轻一拍道：“还不醒来！”

那头巨猿本在昏厥之中，被青须客如此一拍，竟有如神助一般，口中闷吼了一声，翻身而起！

青须客怒喝道：“快快抱起二苍，随我走！”

大苍依言把二苍抱起，一人二兽，遂即消失在雪地之间！边瘦桐远远目视着这位青须怪人，见他虽被自己金丸伤了一足，却仍能纵跃如飞，心中暗暗惊异不已。无意之间，又结下这么一个大仇家，不免有些怅然。忽然，他想到了雪氏父女，匆匆赶入竹林内，可是，哪里还有他父女踪影！

边瘦桐心中甚为奇怪，匆匆来到雪老头居住的房舍前，却见房内亮着灯

光！

边瘦桐犹豫了一阵，心想：此女或许仍然心记着前几天与我的过节，不欲见我，我何必去惹她讨厌！又知他父女一向在此行医，雪老虽身受重伤，但他女儿定悉医疗之法，而自己对于医道，本是门外汉，就是进去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么一想，他干脆转身而去了。

若干天之后，一个日暖雪化的日子。

由哑童的报告，边瘦桐知道，雪老头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因为哑童亲眼看见他父女在外面晒太阳。

边瘦桐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他欣慰地自言自语道：“好人是不该丧命的……”

虽然雪氏父女不曾来拜谢过他，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这对边瘦桐来说，并不介意。他以为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恩惠，是不需要得到对方报答的。所以边瘦桐听到雪氏父女康复的消息，无限欣慰。

早饭之后，他正立在门前向外面眺望，哑童司明忽然跑过来，连说带跳地比划着。

边瘦桐已差不多能够全部理解哑童的意思，见状问道：“你是说，山上的花开了，要我去看花是不是？”

哑童连连点头，又用一个手指在天上乱点着。瘦桐笑道：“我知道了，你是说梅花？”

哑童拍手大笑，又指了指门一下，那门的颜色是红的，边瘦桐立刻点头道：“哦！你说的是红梅开了，这倒难得一见。好，你把我的马牵出来，我们这就去吧！”

哑童跳着跑了，须臾，拉出了主人的马，而他自己拉出一头小毛驴。

主仆二人分别骑了上去，哑童在先，边瘦桐在后。积雪微融的早晨，阳光从竹林的缝隙之中照射下来，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爽朗感觉！

他们循着弯曲的山道，慢慢地向上行着，只见那些渐融的积雪，幻化成白蒙蒙冷雾，袭在人身，远较落雪之时更为寒冷！

小驴颈项上的吊铃，叮叮铛铛地响着。边瘦桐骑在马上，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飘然之感！

那些盛开的红梅，虽说为数不过七八十株，可是点缀在白梅丛中，东一棵，西一棵，鲜红的颜色，看来极为醒目，颇有“鹤立鸡群”之态，别有一种“超凡脱俗”风韵！

瘦桐不禁勒缰驻马，赞了声：“妙呀！”

哑童也咧开大嘴“哇哇”的怪笑。二人观赏了一番，又转入花树丛中。扑鼻的清香，衬以地上白雪，当空的骄阳，这种“晴梅艳雪”的气氛，确实令人陶醉忘返！

边瘦桐几乎不想回去了，他下了马，伸手要去攀摘一枝红梅。就在这时候，他耳中忽然听到了轻微的呻吟之声。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他立刻放下手来，仔细地听了听，那呻吟之声，仍继续不断地传过来。这时，哑童也听见了。他跳下毛驴，三脚两步跑到主人身边。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你过去看一看，是什么人？”

哑童依言骑驴而去，须臾急转回，样子极为着急地比着手势，口中“哑哑”怪叫不已。

边瘦桐翻身上马，吩咐道：“快带我去看看！”



哑童不及细说，匆匆掉转毛驴，领着边瘦桐穿过了一片梅丛，眼前出现一条崎岖的山路。路上立着一匹白马，鞍辔俱全，上面却无人，只听得那呻吟的声音更清楚了。

边瘦桐忙赶上去，这才看清，原来在路旁的雪地上，倒着一个身披银狐皮斗篷的少年。

这少年肤色细白，眉清目秀，仰面而卧，双眉紧紧皱着，不时地发出呻吟之声。

再看他身边，散有不少的书，一个书箱子翻倒在一边，笔砚狼藉。

边瘦桐连忙下马走过去，对哑童说道：“你去把他的书给拾起来！”说着走到那少年身前，弯腰把他扶坐起来，只觉得对方身上抖动得甚为厉害，当下皱眉问道：“你是骑马不慎，跌落下来的吗？”

少年口中哼了一声，努力地睁开眸子，向着边瘦桐点了点头，又闭上了。边瘦桐急问道：“你感觉如何？摔坏了哪里没有？”

一面说着，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转，见少年皮披风之内，穿着一袭士子的蓝袍，腰扎丝绦，头上的儒巾摔在一边。他内心不禁蓦地生出了几分好感，江湖中舞刀动剑的人，他见得多了，早已看厌了，现在蓦然看见一个读书人，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

少年在边瘦桐的臂力扶持之下，喘息了一阵，吃力地点了点头道：“谢谢这位仁兄……”说着咳了一声，伸出一只白玉般的手，捂在胸上道：“不瞒仁兄，小弟乃是一个染有宿疾之人，不意中途发作，跌落马下，如非仁兄发现加以援手，只怕……”说着又轻声喘了起来。

边瘦桐不由叹道：“这就麻烦了……你家可在附近？”

书生摇了摇头，苦笑道：“不在附近，由此前行，大约有十日的脚程……”

边瘦桐怔道：“那么你一个人来此是……”

书生以一方白绢掩口，说道：“小弟来此，是要造访一位同年好友，不意那位好友已搬家了，因闻听岭上梅花开了，一时想效古人踏雪寻梅之雅，不想……”说着低头叹息了一声，又自咳了起来。

边瘦桐皱了皱眉，道：“你那宿疾在何处？要紧么？”

书生苦笑道：“虽是不甚要紧，短日之内要想行走，却是万难，唉！”

边瘦桐想了想道：“这可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嫌弃，可否暂时先住到我那里……”

书生面色一喜。边瘦桐行事一向极为谨慎，话一出口，忽觉不妥，连忙停住不再说下去，心中犹豫不决。

那书生苦笑道：“小弟与仁兄陌路相逢，蒙仁兄雪地救助，已自感激不尽，怎敢再至尊府打扰？这事万万使不得！”

边瘦桐笑了笑：“我方才一时情急，语出无心，试想你乃一重病之人，眼前最是耽搁不得，到我那里无人疗治，自然是不行的！”

书生像是微微怔了一下，又苦笑道：“是啊，仁兄你还是离开吧！不要为小弟多耽搁了！”

边瘦桐闻言一笑道：“朋友，你不要误会，我总是要为你设法的。看样子朋友是一个读书人，尚未请教大名怎么称呼？”

书生喘息着点头道：“小弟姓桑名……雨，乃是去年龙门道的新科举人，仁兄大名是？”

边瘦桐抱拳笑道：“这倒是失敬了……小弟姓边……”

书生不待他说完，连连点头道：“原来是边兄，失敬！”

边瘦桐本来不愿把姓名说出，见他并不追问，也就含糊过去了。

这时哑童司明已把书生的马整理好，牵了过来，书箱子也重新捆好在马鞍子上。

边瘦桐扶起书生，含笑说道：“桑兄请上马吧！”

桑雨皱眉苦笑道：“只怕……上不去……”

边瘦桐向哑童道：“你先把我的马牵回去吧！我和这位桑兄同乘一骑，随后就到！”

书生歉意地道：“这太不敢当了！”

边瘦桐笑道：“无妨，你的病势，怕不能多耽误，须先去医治一下！”

说着扶着书生上了马，他自己也坐于鞍上，二人合乘一骑，徐徐向前行去。

桑雨在马上微弱地道：“府上快到了么？”

边瘦桐摇了摇头道：“现在不是去我家，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

桑雨立时一怔。瘦桐微笑道：“桑兄不必多疑，我现在带你去的地方，就在前边，父女均擅医道。桑兄一个读书人，半路患疾，他们必会亲切照应。那位老人家，也许能为你治愈宿疾呢！”

桑雨呆了一阵，嚅嚅地道：“这岂不是太……冒昧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无妨！”

说话间已来到了雪家的门前，只见雪氏父女正坐在门前晒太阳。看见二人来到，雪用梅站起身来，一声不哼地回到房内去了。

雪云彤发现来人竟是边瘦桐，遂含笑站立起来，抱拳说道：“原来是边老弟驾临，失迎！失迎！”

边瘦桐勒马含笑，点头说道：“雪老身体复原了吗？”

雪老头脸色通红地说道：“多谢你！那晚若非你……”说到这里，见边瘦桐对他摇了摇头，他立刻住了口，心知对方大概不愿在生人面前显露身分，当下忙回头唤道：“丫头，你边大哥来了，还不倒茶！”

边瘦桐忙笑道：“不必客气，我今来此，有事相托，尚请雪老不要推却才好……”说着以手指向桑雨道：“这位桑兄乃是一读书人，不想中途病发，卧于雪地，适逢我由那边经过，将他接来此处。久闻雪老医道高明，尚请为他这异乡人救治一番！”

雪老头呆了一下，向这读书人身上打量了一会儿，含笑道：“既是老弟相托，我老头子自不便推却，快快扶这位相公到里面坐吧！”一面又回头唤道：“用梅，快出来帮忙！有客人来了！”

只听风门一响，露出了用梅半边身子，她一只手掀开了门帘，半皱秀眉道：“什么事呀？人家这么厉害，有本事，莫非连一个人也扶不动么？”

雪老头一瞪眼道：“胡说！”

边瘦桐心知这位姑娘仍然记恨着前几天的羞辱，尚不能原谅自己，对她这么挖苦，只是淡然一笑，对雪老头道：“不必惊动姑娘，我一个人就行了！”

雪老头笑叹道：“这都是老夫平日太宠她，惯得她一点规矩也没有，老弟不要见笑！”说着，伸手搀住那书生胳膊，问道：“请问这位相公贵姓大名？”

桑雨那本来懊丧的脸色，自一见用梅之后，立刻显得明朗起来，几乎有些发呆了。

雪老头这一问他，他才慌不迭地道：“小生姓桑名雨，老丈，太打扰了！”

雪老头呵呵笑道：“桑相公不必客气，请先入内歇着，等我瞧瞧你的病，看看要紧不要紧？”

雪用梅在门前，只看了那书生一眼，立刻转移了视线，她那一双流波的眼眸，兀自在边瘦桐的身上转个不停，可看了一会儿，却见人家正眼也不向她望一眼；偶一偏目，见那负伤的书生，一双眸子正在偷看自己，她不禁玉面一红，又羞又气！当时一摔帘子就回房中去了，一个人气闷地往床上一坐，连茶也懒得送！

边雪二人，把书生桑雨扶进了房中，坐好之后，雪老头含笑道：“桑相公所患疾病，不知是何部位？因何而起？”

那书生欠腰皱眉道：“发软，无力，内脏颤抖，咳嗽！”

雪老头睁大了眼睛道：“哦！”

这种病情，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很是怀疑地走过来，以手把在书生脉门之上。

那书生闭目不动。良久，雪老头才放下手，皱眉道：“血脉快慢不定，上虚下实，依老夫之见，倒像是中了蛊了！”

此言一出，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当下惊异地看着书生。

却见那书生面色红了一下道：“不会吧……晚生素日读书，从未涉足江湖，边荒之地更是从未去过，老先生怎出此言？”

雪老头以手摸着下巴，干笑了笑道：“既然如此，倒是我判断错了……怪也！”

说着又以手探在书生脉上，半天才放了下来，道：“怪哉！适才足下脉息频频，故疑为蛊，可是这一阵子，却又平缓如常，真令人费解了！”

边瘦桐不解地道：“到底罹患何疾？”

雪老头苦笑摇头道：“暂时尚看不出来，如果这位相公无事，不妨在寒舍暂时住上几日，容老夫慢慢诊看！”

书生欠身施礼道：“如此甚好，只是太打扰老丈了！”

雪云彤呵呵一笑，说道：“桑相公，你太客气了。”

边瘦桐见状，笑了笑道：“既然如此，桑兄就留在这里吧！我尚有事，不多留了！”

书生忽地直腰道：“边兄要走么？”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一个读书人，初次离家，不宜在外耽搁，一待能行，还是尽快返家为好。将来有机会，我们也许还能见面。这一段萍水之缘，也当算是偶然的了！”

说着抱了一下拳，返身而出。

桑雨好似呆了一下，立刻含笑道，“恕小弟不送了，一二日内如小弟贱体能行，定当至府上答谢救命大恩！”

边瘦桐朗笑道：“那倒不必了！”说着已行至室外。雪老头送他出来，走出甚远才道：“老夫有眼无珠，竟不知老弟竟是惊天动地的人物，红线金丸天下闻名，前日如非老弟见义勇为，老夫和小女都将没命了。此等大恩，如同再造，请受老夫大礼！”说罢深深向边瘦桐鞠了一躬。

边瘦桐淡淡笑道：“如果为了要你谢我，我就不救你们了。你既已知我底细，自不便再瞒，至于为何隐居于此，不便相告，一切请代为守口，万勿张扬，就感激不尽了！”

雪云彤连连点头道：“这个自然……”

边瘦桐用手向屋内指了一下，轻声道：“此人来历不明，行踪可疑，你老要注意防范，如病势好转，速遣其归为妙！”

雪老头赫赫一笑，又向前送了几步道：“老弟不必关照于我，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你不把他带到你家，而送来这里，我就知道了！”

边瘦桐微微笑道：“话虽如此，不过此人倒有几分文雅气质，也许真是一中途罹疾的文人。总之，你老相机对付就是，他如打听我什么，只告其不知就是了！”

雪老头含笑点了点头，歉然道：“小女无知，大概还记着前几天的事，过两天她就会想通的，到时我定叫她……”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这正是令媛天真可爱之处，不必责备她，我走了！”

说罢转身扬长而去。雪老头还想说些什么，因见他步履轻捷，头也不回一下，自然来不及多说，只微微叹了一口气，自语道：“此人果然是一个奇人！”说毕，转身欲回，却见女儿揭帘而出，冷笑道：“他走了么？”

雪云彤正色道：“这么大的姑娘，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人家对咱恩同再造，你却连一句谢语都没有，尽自生些小孩子气，也不怕人家笑你！”

用梅撇了一下嘴，赌气道：“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理我，我非要理他才成么？”

雪老头见女儿一副娇嗔的样子，着实可爱，也不忍骂她，只叹了一口气，道：“算了，你自己想想吧！”

用梅浅浅一笑道：“他真是红线金丸边瘦桐？我还有点不信呢！”

雪老头冷笑道：“不信算了，反正人家已经叫你给得罪了。”

用梅不由“噗哧”一笑，低下头用大红缎子绣花鞋在地面上点划着，又抬起头，用那双黑亮的大眸子睨着父亲，道：“你老人家放心，别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傻丫头，他救了咱们的命，又打伤了青须客，这么大的恩，我能不知道吗？”

雪老头一怔，道：“那你为什么还摆脸子给人家看？”

用梅羞涩地一笑，嘟了一下嘴，嗔道：“我是故意的，要煞一煞这小子的威风！”说着一扭身子回屋去了。雪云彤不由哈哈大笑，忽然想起堂屋里还有客人，当下匆匆回到屋内，只见那个书生桑雨，仍然倚坐在那张椅子上，正呆呆地自个儿出神。

雪云彤含笑说道：“桑相公，要休息一下吗？”

桑雨忙道：“是，是！老丈有事请便！”

雪云彤唤道：“姑娘，把西边那间房子给清理出来，请这位相公去歇息！”

里间娇脆地答应了一声，门帘掀处，雪用梅换了一身青布衫裤，腰上系着月白的素巾，愈发显得长身玉立，身段可人。她那张白里透红、明媚俏丽的脸，描绘出这姑娘率直的个性，娇憨、明朗、天真，兼而有之。

桑雨只望了一眼，不禁又呆住了。

用梅并不正眼看他，只对父亲道：“房子我早整理好了，你老人家扶他进去吧！”

桑雨在位上欠身道：“有劳大姑娘了……”

用梅冷笑道：“别客气，桌子上有水，你自己倒。我还有事，不侍候你了！”

桑雨忙道：“姑娘请自便，太不敢当了！”

用梅睁着一双眸子，上下看了看他，大方地道：“我看你气色不坏，不像有什么病，怎么连走路还得人扶持呢？”

桑雨不禁面上一红，心中打了个冷战，忖道：“好厉害的姑娘，比她的父亲还精明，看来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我真要对她特别小心呢！”当下咳了一声道：“病发无时，这一会较先前好多了！”

雪老头在一边斥道：“你这孩子怎么乱说话，人家没有病，莫非还装病不成？”

用梅不禁娇声地笑了，又对桑雨道：“你放心，不管你大病小病，我爹爹准能给你治好，而且分文不要你的！”

书生道：“这如何使得？”

用梅道：“因为你是边大哥介绍来的，所以我们会特别照顾你的！”

书生道：“这就更不好意思了！”

雪老头忙道：“好了，你少说几句吧！去看看火上熬的药怎么样了！”

用梅这才转身离去。桑雨心中动了一下，低头不语，在雪老头搀扶之下，他走到另一间房内，上了床。雪老头为他倒了一杯水，正要退出，桑雨忽然起身问道：“老丈同那位恩兄是很好的朋友吧？”

雪老头笑道：“也谈不上，常见面就是了！”

桑雨轻声叹道：“方才匆匆告别，竟未及询问他的住处，想必老丈一定知道，可否赐告？以便晚生病愈后，亲往致谢！”

雪老头心中一动，含笑道：“这个不忙，以后再说吧！”又道：“你现在身子不好，还是先养养神，少说话为妙，如有差用，不必客气，尽管直呼老夫就是！”

书生口中连道：“是，是！不敢，不敢！”可是内心却像是着了一记闷棍，忖道：“不好！莫非我此次行径，已为他父女看破不成？这我可真要小心了！”转念一想，自己与他父女素无瓜葛，只要言语小心一些就是了。当时闭目养神，不再言语，同时发出轻轻的呻吟，内心却在精密地算计着什么……

三天之后，在雪氏父女的细心医治之下，这个叫桑雨的书生，已经能下地行动了。

其实，说起来他并没有什么大病，服了一些祛寒发汗的药，体力就渐渐恢复了。

雪老头因受边瘦桐所托，不便草率医治，想再仔细给他诊治一下，可是桑雨一再拒诊，坚持说自己是老毛病，只要调养一下就行了，而且要急着下山。

雪老头细心观察了几天，觉得桑雨果真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渐渐对他去了些疑心，见他大病初愈，就急于下山，反倒再三挽留。

桑雨含笑道：“老丈不必客气，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雪老头劝不住，只得去为他备马，用梅也在为他整理行装。桑雨望着她的背影，微微一笑道：“这几天可把姑娘累坏了！”

用梅回身道：“哪儿话！”玉指一掠发丝，笑道：“你这就下山么？”

桑雨偷眼见雪老头不在房中，问道：“我想到那位边恩兄处致谢一番，只是不知其住处，姑娘可能告诉我吗？”

用梅点头笑道：“这个容易！”说着推开了窗，远远一指道：“由这条

小路穿过去，再上坡，笔直走，前面有一道小河，顺着小河下去，到一片桑林，那里有一幢草房，就是边大哥的家！”

桑雨不由大喜，忙点头道：“谢谢姑娘，我记住了！”

书生桑雨离开了雪家，按照雪用梅指引的路线，策马徐徐向边瘦桐的住处行来。

在一片桑林附近，他果然找到了那座茅屋，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它，茅屋迎面墙上，窗扇大敞，能窥见简朴洁净的内室。窗外的几株老梅，挑着一颗颗含苞欲放的蓓蕾。看起来是那么的静雅，望之令人有出尘之感！

桑雨下了马，正要行近，忽听得一声朗笑道：“桑兄太客气了，莫不是来辞行的吧？”

屋门一开，走出雪白衣衫、风度翩翩的边瘦桐来，他右手提着一支钓竿，左手拿着一个竹篓，像是要外出垂钓的模样！

桑雨似乎微微怔了一下，立刻含笑道：“恩兄要出去么？”

边瘦桐哈哈一笑，扬了一下手上的竹篓，道：“闲来无事，钓鱼去！”

桑雨含笑上前，道：“这么冷的天，还会有鱼？恩兄真是好雅兴！”

边瘦桐摇了摇头，说：“你不知道，本山独有的‘雪花青炉’，非雪天不出来，以其下酒，美味无比！”

桑雨伸手要去提篓，被边瘦桐退身让开。桑雨一怔，瘦桐笑道：“脏得很！”

桑雨一笑道：“在小弟看来，恩兄住处，宛如仙境一般，幽、雅兼而有之，不知可否能带小弟参观一下？”

瘦桐摇了摇头，道：“几间草堂，又未整理，杂乱得很，不看也罢！”说着又微微一笑道：“我这个人爱管闲事，前日救你，不过适逢其会。其实，我只是无心为之，我看你还是快上路吧！”

桑雨面上似乎微微浮现出一丝失望，苦笑道：“小弟蒙兄陌路搭救，得免一死，因感深恩，才来相谢……”

才说到此，边瘦桐朗笑岔开道：“这算得什么？不必挂齿。桑兄，你再不走，天可要降雪了！”

桑雨面色微微一红，眉端似愁又怒地微微一挑，立刻又恢复如常。他想主人既已下了逐客之令，只有告辞了。于是深深一拜，强笑道：“恩兄在上，请受小弟一拜。再见吧！”

边瘦桐含笑道：“你可知道路么？”

桑雨点头道：“下山容易上山难，恩兄放心！”说着目光又在这幢草舍四周转了一转，翻身上马，抖缰欲去。

瘦桐朗笑了一声道：“桑兄，你说错了，其实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随即高声招呼道：“司明，你来！”

哑童闻声自屋后跑了出来，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望望主人，又看看书生。边瘦桐对他说道：“你送桑相公下山，一路要好好照顾，快去！”

哑童答应了一声，回身去牵马。桑雨不由又是一怔，随即含笑道：“小弟真是不敢当啊！”

就这样，书生桑雨在哑童司明的陪同之下，下山去了。边瘦桐这才含着得意的微笑，钓他的鱼去了。

半月以后。

白雪似乎已融化得差不多了，除了远处的山尖之上还戴着一顶白白的帽

子，四外已望不见雪的踪迹。

日落时分，边瘦桐走出屋子，在室外拨弄着那几株梅花。

忽然，司明连跑带跳地跑了过来，两只手连比带指，嘴里更是唧唧呀呀说个不停。

边瘦桐吃了一惊道：“发生了什么事？”

司明用手指了一下房子，又比划着盖的样子，双手不停地动着。边瘦桐笑道：“你是说有人在盖房子是不是？”

司明连连点头，边瘦桐皱了一下眉，笑道：“这座山又不是我们的，随他盖去吧！”

可是哑童司明仍不住地叫着，又用手比作一个人的样子。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道：“你带我去看看吧！”说罢就同司明转出了这片桑树林子，直向前面山坡行去。待走上这面斜坡，就听得一片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十分噪耳。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自语道：“什么人如此嚣张？我们快去看看！”

说着二人加紧了步子，向前行去。过了一条小溪，哑童停住了脚，口中呀呀直叫，用手向前指了一下。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变。

就在他平素垂钓的那道水涧旁边，也就是本山风景最幽雅的地方，耸立起了一座木制的房屋。房子已大致盖成了，横梁上拴了红布，贴着红纸条，几个工匠正在上梁。

边瘦桐不由大怒，急匆匆走了过去。这时，一个工匠正在上梁，见边瘦桐来此，不由停住了动作，呆呆地眯眼望着他。

边瘦桐冷笑道：“谁叫你们在这里盖房子的？”

那个工匠用手向一边一指。边瘦桐顺其手指处一看，只见阳光之下，有一把舒适的靠椅，上面坐着一个儒巾蓝衫的书生。那书生不是别人，正是半月前被边瘦桐救过的那个桑雨，此刻正坐在椅上闭目打盹！

边瘦桐不禁心中一动，冷笑了一声，快步走上前，大声道：“桑兄，你来了？”

桑雨忽地自椅上站起，道：“啊呀！原来是恩兄来了，请坐！请坐！”一面回身令人倒茶。边瘦桐不悦地坐了下来，冷笑道：“想不到你居然会在此盖房子！”

桑雨一笑道：“自从上次来此山后，觉得这儿景幽境雅，非别处可比，读书、养病，都是个好地方！”说着搓手一笑，显得十分不好意思地道：“所以，我回去同父母一商量，就搬到这里来了。请这些工匠来这里可真不容易，又怕他们偷工减料，所以小弟只好亲自在此监工，倒叫恩兄见笑了！”

边瘦桐冷然地道：“我不喜欢有人来此，破坏了清静！”

桑雨脸色一红，嘻嘻笑道：“可是，这里距离恩兄的住处，还有一段距离呀！”

边瘦桐不悦地道：“这附近山峰如林，也不乏风景绝佳之处，你何必一定要在此地造房？”

桑雨微微一笑，道：“实在是自那日见面之后，对于恩兄不胜钦佩，只想日后就近请教一二！”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笑声一敛，冷冷地道：“这就太不敢当了！我个性孤僻，只喜独处，不喜与人结交，只怕会令你失望！”

桑雨怔了一下，含笑道：“这地方我太喜欢了，不想迁移！”

边瘦桐冷然地道：“你也许不明白，这座山上每一块地，都是有主的，你岂可任意盖屋？”

桑雨点了点头道：“不错，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特地向地主买下了这附近的地方，呶！恩兄请看，这是买地的契约！”说着自身上取出一张白纸契约，递了过来。边瘦桐呆了一下，只得苦笑道：“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桑雨弯腰说道：“有劳！有劳！”

瘦桐气得面色发白，走远之后，愤愤地对哑童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现在人家房子都盖好了，岂不是自讨没趣！”

司明也闷闷不乐地嘟着嘴，一声不哼。

二人走过了小溪，迎面看见雪氏父女正向这边行来，边瘦桐站住脚步，唤了声：“雪老！”

雪云彤笑嘻嘻地走上前来，握住他的左手道：“老弟，你上哪去呀？”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那个书生桑雨，真是莫名其妙，居然在这里盖起房子来了！”

雪云彤“哦”了一声道：“奇怪！就在这里？”

边瘦桐回身指了一下，雪老头皱了一下眉，也有些不悦地道：“走！梅儿，咱们也过去看看！”

用梅那双剪水的瞳子，向着边瘦桐转了一下，然后望着父亲冷笑一声道：“这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座山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人家只要有钱，爱怎么盖就怎么盖，谁管得着吗？”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他知道姑娘这话，是有意说给自己听的。当下只好装着没有听见，只望着雪老头淡淡的一笑！

雪云彤听女儿这么说，心中也知道这丫头仍然心怀前耻，所以处处都要给边瘦桐难堪，他不便点破，只好装糊涂，当下哼道：“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座山上十来户都是善良人家，我们绝不容许有坏人住进来的！”

用梅越发的不服，她冷哼了一声道：“怎见得人家就是坏人？要依我说，人家还是个读书人呢！可比那些自命不凡的野小子讨人喜欢多了。”说着斜目瞟了边瘦桐一眼，满脸得意之色！

雪老头一听这句话说得太露骨了，万一惹恼了边瘦桐，可不是玩的，再说对方还是他们的大恩人，焉能如此对待人家？当下面色一沉道：“胡说！你这孩子愈来愈不知高低了。谁是自命不凡的野小子？你说！”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一句玩笑话，你老何必当真？”说着抱了下拳，望也不望雪用梅一眼，就和哑童司明一起走了！

雪老头望着女儿冷冷一笑道：“你也太没有分寸了，岂有当面骂人的道理？”

用梅本已气消，这时因见边瘦桐去时，只同父亲招呼，对自己看也不看一眼，一时羞愤又起，当下眼泪在眸子里直转，冷笑道：“有什么了不起嘛！我偏要骂他，气他，看他能够把我怎么样？”

雪老头不由得长叹一声，说道：“你这么任性，我看你以后还要吃亏！你莫非以为边瘦桐真的怕你不成？哼！人家只是不愿意跟你女孩子一般见识！”

用梅擦了一下眼泪，恨声道：“我看见他就讨厌，总有一天，我要叫他



知道我的厉害！”

雪云彤冷冷一笑道：“但愿你真的讨厌他，只怕是口是心非吧！”

用梅不由面色一阵绯红，在漆黑的云发陪衬下，她那张粉脸，真是吹弹可破，娇媚诱人！

雪云彤见她不哼一声，更知自己所料不差！

只是他哪里又能了解到女孩儿家的心思，喜欢怒嗔之间，更难辨真真假假。雪老叹道：“我们过去看看吧！”说完，同着用梅过了小溪，就发现那书生桑雨，正自靠着一棵大树，吹着一支短笛，声调呜咽，十分凄婉。

桑雨见了雪氏父女，忙放下了笛子，笑着迎上来道：“今天真巧，方才边恩兄才来过，现在你们父女又大驾光临，请坐！请坐！”说着向雪姑娘微微一笑。用梅忙把头偏向了一边，雪老头微微一笑道：“桑相公不要客气，老夫只是来问问，阁下在此盖屋，是要来此处居住么？”

桑雨点头笑道：“这个当然。”

雪老头点了点头道：“只你一人来此么？”

桑雨弯腰道：“是的，只晚生一人来此养病、读书。”

雪老头咳了一声，心中虽不大愿意，却也说不出口，只好点了点头微笑道：“老夫因受地方所托，滥充此山的山长，所以对于迁移居留的人家，不得不加以垂问，桑相公不必多疑！”

桑雨怔了一下道：“哦！原来如此，老先生何必过谦，这是应该的！”于是又把契约递了过去。雪老头很仔细地看了一遍，递还给他，点了点头道：“足下一人居此，有此一块地方，也就足够了，又何必买下这么多？”

桑雨嘻嘻笑道：“在此置一份产业，不是很好吗？”说着又向着用梅递了一个眼波。雪用梅被瞧得浑身不大得劲，赌气一拉父亲的衣裳，道：“爹！我们走吧！”

雪云彤抱了一下拳道：“打搅！”然后向桑雨告辞。

桑雨近看这位雪姑娘，愈觉其风姿卓绝，玉润珠光，说话时丹唇微启，露出洁白如贝的一口细白的牙齿，那紧紧扎着的蛮腰，更显得婀娜多姿。他的眼睛几乎看直了。可是雪用梅却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就随着父亲走了！

## 花如解语叶舒颦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书生桑雨一变而成为本山的住户。他用尽千方百计去结交青衣边瘦桐，可是所得到的回报不过是点头之交，最多不过一个友善的微笑而已。春天将暮，山坡上到处都开满了杜鹃花，红白相间，一片五彩斑斓。

这天，边瘦桐在山涧边散步，远远看见桑家那一幢房屋，在暮色里沉默得就好像没人居住一样！

对于这座房子的主人桑雨，边瘦桐实在也摸不清他是什么来路，自己曾经在背后仔细地观察过他，却也看不出一些端倪。

渐渐地，他的心不似先前那么防患于未然了，他似乎感觉到，拒绝别人的友情，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也有些不近人情。所以，今天他到这里来，是想顺便来看看，并且向对方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

桑雨正在用厚厚的牛皮纸，糊着蜂房。当他看见边瘦桐向这边走来时，十分惊讶地站了起来，唇角露出了微笑，道：“恩兄，今日怎么有兴来此？”

边瘦桐立在花墙之外，笑道：“不要再称我恩兄了，实在不大好意思。老兄，你倒是好兴致呀！在做什么？”

桑雨一面推开了花墙的门，一面指着园内的花树道：“我因见这园内蜜蜂极多，散漫无群，任其野生太是可惜，所以想糊一个蜂房，把众蜂引来，到了秋天，就有蜂蜜吃了！”

边瘦桐不由十分赞赏，点点头道：“这想法太妙了！”

桑雨引着他进了大门，来至房内。自从他搬来之后，边瘦桐还是第一次来访。

客厅内政着几把楠木坐椅，上面都铺有猩红色的座垫，地上铺着细草编结的软毡，虽谈不上什么华丽，可看来是那么的雅致。

粉白的墙上，悬挂着几幅名人的书画；在靠山墙的一边，设有一张睡榻和一张雕花的长形小桌，其上堆叠着一丛丛的书札！

书桌正面墙的西侧，挂有一副对子，“不才愧我非名士，可喜卿能作解人。”落款为“九华轩主”。

边瘦桐正自出神，桑雨已呼来童儿献上了一杯香茗。边瘦桐含笑道：“桑兄来此已经数月，今日才来造访，实在失礼，尚请海涵！”

桑雨欠身道：“岂敢！”又一笑道：“恩兄素日闲居，作何消遣？”

边瘦桐一笑道：“无非读书、赏花、钓色、下棋而已！”

桑雨抚掌道：“那太好了，我们就来下一盘棋吧！”于是唤来小童，摆好了棋子。边瘦桐本是棋道高手，见状不觉手痒，再者他有意要借着棋子儿，试探一下这位书生，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路！

谁知他方布下了一个子儿，就见桑雨目光一亮，口中“啊”了一声道：“恩兄快看，是谁来了？”说着自位上站了起来，隔窗向外看去。边瘦桐好奇地向外看时，竟是雪用梅！

她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飘着青丝的穗子，上身穿着桃红洒花小袄，下身着一件大红浮绉绸裙，足下是一双平底鹿皮小靴，远远看上去，只觉红得耀眼。

边瘦桐已经很久没有见着她了，平日偶尔走个对面，自己也不愿多看她，反倒是雪姑娘，总是用眼睛狠狠地盯着他！这种情形已经不止一次，弄得边

瘦桐真有些哭笑不得，只觉得这姑娘太任性了。

他本来不知桑雨叫看的是谁，这时发现是她，不觉淡淡一笑道：“噢！原来是雪姑娘，我当是谁呢！”说着就要落座，正好雪姑娘偶一偏头，看见了二人正在望她，竟站住不走了。

她肩上荷着一支细长的鱼竿，左手提着一个细竹编成的鱼篓，衬着她那修长的身材，愈发显得风姿绰约，有如玉树临风！

桑雨不由笑道：“姑娘钓鱼去了么？钓了多少？”

在平日，这姑娘一直是不愿答理他的，可是这时她眼角向着边瘦桐一瞟，却破例一笑道：“别提了，钓了半天，只钓了两条小鱼！”

桑雨推开了窗户，道：“姑娘累了吧？请到寒舍小坐一会再走如何？边恩兄也在这里！”

用梅搁下鱼篓，一面摘下帽子，一面笑道：“好吧！只能坐一小会儿！”

桑雨嘻嘻一笑，忙不迭跑过去开了大门，用梅随之走了进来。边瘦桐这时却端起杯子，呷了一口清茶，偏目一边，不再看她。

用梅眼波向这边一转，不禁一阵心酸，她忽然媚笑了一声道：“桑大哥，这几天闷死我了，你怎么也不去找我玩呀？真是的！”

桑雨一怔，不由心花怒放地道：“罪过！罪过！明天如何？”

用梅眼角一扫边瘦桐，见他面上带着一丝浅浅的微笑，像是丝毫也没把这话听入耳中一般。她不由一赌气，愈发放肆地笑道：“明天我在家等你，你一定要去呀！”

桑雨点了点头道：“一定，一定！雪老伯在家么？”

用梅笑道：“他呀！有事下山去了，要好几天才回来呢！”

桑雨不由心内一荡，忽然想起身边尚有一人，不觉一窘，对着边瘦桐一笑道：“恩兄要用些点心么？”

边瘦桐微微一笑，自位上站起，道：“你有贵客，自当招待，我回去了。这盘棋，咱们改天再下也是一样！”说着直向外面行去。桑雨一躬到地，笑道：“既如此，小弟明日专程拜访，今日实在是太简慢了！慢走！慢走！”

边瘦桐翩然而去。

见他走去，雪用梅一下呆住了。桑雨送客返回，含笑道：“今天是什么风，把姑娘吹来了！真是蓬荜生辉！姑娘请坐。”说着回头唤了声：“快献茶来！”

不料，雪用梅却自座位上站起身来，冷笑道：“桑相公不必客气，我还有事，改天再来坐吧！”

桑雨不由一愣，暗忖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方才称我大哥，这一会儿却又改称“相公”了？而且由姑娘面色上看来，竟望不见一丝笑容，那样子像是冷淡极了。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当时略一思索，立刻就懂了，心中好不懊丧，当下苦笑道：“我看姑娘与边兄之间，像是有什么过节吧？”

用梅玉面一阵通红，立刻摇头笑道：“我们能有什么过节？只是他这人很怪，一向不大爱和人说话罢了！”

桑雨冷冷一笑道：“我看这位边兄为人高傲得很，很不容易与他相处呢！”

用梅用眸子一瞟他，冷然道：“这是你对他还不懂的缘故，其实他这人是热在内心，你不要误会他！”

桑雨改口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其实他人倒是挺好的！”

用梅站了一会儿，忍不住道：“我走了！”说着往外就走。桑雨一面送她出来，一面笑道：“姑娘，不要忘了明日之约，我一定会去的！”

用梅忽然回身，冷冷地道：“对不起，方才我只是一句随便说的玩笑话，其实我还有事，桑相公你明天不必来了！”说着拿起钓竿儿，头也不回地走了。

桑雨怔了一下，冷冷一笑，自语道：“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认识我桑雨是何许人也！”

人们的忍耐功夫，毕竟是有限的。真诚能够溶解一切障碍，也许这所谓“真诚”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可是有一句俗语：“假到真时真亦假”，只要你假装得像，人们还是会上你的当的！

桑雨似乎是尽了一切的努力，运用了所有的智慧，忍受了一切的冷漠，只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接近那位孤癖的少年奇人边瘦桐。

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成了边瘦桐家中的常客，他们多半是借棋、书交往的。

边瘦桐尽了一切努力，去观察这个身世不明的书生，可是依然弄清他的来历，解不开心中的谜团。譬如说，他来此山，真的如他所说读书、养病不成？如果不是的话，那他来此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否真的是一个文人？

这些都是“谜”。可是经过再三的观察之后，边瘦桐显然已对这些失去了兴趣！

桑雨的文学功力确实不错，棋艺也高。这两方面正是边瘦桐所好，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建起了交情。

可是边瘦桐有一个很固执的脾气，就是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谈论武功。而桑雨却有这个毛病，在平素以诗书棋会友之后，总爱问些武学上的问题。而边瘦桐总是付之一笑，守口如瓶。可是时间一长，他也会情不自禁、或多或少地露上几句。对这几句流露出来的话，桑雨无不刻骨铭心，牢牢地记在心内。

当他了解边瘦桐越多的时候，他也就越发地钦佩对方的武功。因此，对自己的行动任务，就愈发的谨慎小心。

日子就像流云似的一天天地过去了。

书生桑雨不禁感到有些不耐烦了，在日暮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他在山涧附近徘徊散步。有人也许会以为他真的是在散步，那可就大大地错了。

他是在为着一项差事而焦虑。

他对边瘦桐的武功了解愈多，他也就愈发的焦虑。他非常明白，对付边瘦桐这么一个天下奇人，是不能有一丝马虎的。那就是说，一招不慎，自己就会有杀身之祸。可是时间已不容许他再拖下去了！

他不会忘记，当红衣狮门的新掌门人铁麒麟车卫和青城的赤眉老人连袂来访自己时，自己对他们许下的狂傲的保证——半年之内，活擒青衣边瘦桐来见，否则“毒君”桑小石——他的真名——将从此在江湖上消失。而如今，距离“半年”的时间，已不过只剩下二十天的时间了。到时候，自己要是不能兑现这一诺言，那么“毒君桑小石”这个令天下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可就要除名江湖了。非但如此，最令人难堪的是，他将如何向红衣狮门的车卫和赤眉叟交待？

可是他深深地知道“欲速不达”的道理，对边瘦桐的武功，他已有了相当的认识，自己要想在兵刃拳脚上取胜，等于是梦想。

那么唯一可以使他达到目的的一招，就是他最拿手的一个“毒”字！

正因为他有“百毒之王”之称，所以他才敢接下这棘手的差事。

可是当他知道边瘦桐的武功已练到了“空腹指心”的境界时，他的这一线希望也凉了一半。

他知道任何毒药，包括“鹤顶红”、“守宫沙”等见血封喉的剧毒药剂，如果想在边瘦桐身上下手，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边瘦桐的武功造诣，可以任意封闭全身的穴门，使剧毒无法攻心；他还可以以本身的潜力，把它们逼出体外。

毒君桑小石，迟迟不敢下手，正是为了这个原因！

现在限期已近，他不得不冒险了。他所以仍不死心，是因为他有更厉害的玩艺，那就是江湖上骇人听闻的“蛊”！

桑雨明白，即使下蛊，成功的机会也不见得很大，因为他的对手，实在太不简单了。

在平时的谈话中，桑雨曾不止一次地旁敲侧击，试探边瘦桐在这方面的常识，他发现边瘦桐并非是全然不知，如果要在普通饭菜酒茶中间下手，那是不可能得手的。他必须在一个极为神秘的情形下，才能下蛊，而且只能成功，不得失败！

他在院子里徘徊思考了许久，终于下定决心，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他不得不动用自己那条本命元蛊。

他以这条命蛊伤人，可以亡人于无形之中，令人防不胜防，可谓狠毒到了极点。他这个“毒君”的绰号，正是这么得来的！

桑雨苦思之后，生出一计，命童子把自家的花园整理了一番。

院子里栽种的蝴蝶兰全开了，开得一片灿烂。他命童子把它们一盆盆的摆列得整整齐齐，并且令童子开了一坛好酒，弄了几样好菜。然后，他修书一封：

恩兄如晤：

国内兰花齐开，万蕊吐芳，弟不敢独赏，故小置酒肴，恳邀恩兄前来一赏，君子兰前飞觞，岂不乐乎！如蒙赏光，即请随小童来晤为盼。匆此

即颂

时祺

弟桑雨顿首

写好之后，他特别嘱咐那书童道：“你把这封信交给边相公，一定领他来此，快去！”

童子领命去后，他又漫步于花丛之中，选出了其中最美的十盆，暗中做了手脚，随后又把它们放回原处。

不多一会儿，童子归来，道：“边相公随后就到！”

桑雨点了点头，来到凉棚下，招呼童子把酒菜摆在石桌之上。

一切就绪之后，边瘦桐果然兴致勃勃地来了。他身着一袭浅色的长衣，手持纨扇，推门翩翩而进，笑道：“桑兄，你好雅兴，我来迟了。”

桑雨忙迎上去道：“不迟，不迟，酒菜正温，恩兄请！”

边瘦桐脱下了长衣，仅着中式小褂，遂即入座。桑雨为其注满一杯酒。

边瘦桐手持一箸，轻轻敲着杯道：“此杯中可有蛊毒否？”言罢一饮而尽。桑雨哈哈一笑道：“恩兄太仔细了！”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说道：“昔年恩师教我，与闽贵蛮子吃饭，务必要防他这一着，如以此语道之，即可破蛊毒！兄虽非闽贵人，但来历不明，我

不可不防！”

桑雨哈哈笑道：“恩兄所说有些道理！”

他嘴里虽是如此说，内心却不禁暗笑道：“我如有心下蛊，岂会被你发现？”

边瘦桐毫无顾忌地吃喝起来。桑雨笑道：“今日请恩兄来，意在赏花，这些蝴蝶兰多系精品，弟欲选出十盆好的，供之于室，请恩兄慧目一览，代为选择如何？”

边瘦桐生性爱花，闻言立刻起身道：“这个自然使得，只是我选出的，却未必合你之意，我们共同挑选吧！”说着离座而出，桑雨随后跟上。二人来至兰花丛中，桑雨含笑道：“选兰花，一要看，二要闻，有色无香非为佳，有香无色亦算不得好！”说着信手摘下一朵兰花，就鼻一闻，点头笑道：“恩兄你闻闻看！”

边瘦桐接过闻了一下，说道：“想不到这兰花，却是青城异种呢！”

桑雨不禁十分佩服对方的见闻广博。一念之间，边瘦桐已选出了两盆蝴蝶兰和一盆箭兰。桑雨也选出了三盆，共是六盆，其中有四盆是桑雨动过手脚的。

二人遂又选了几盆，列成一线，其中一盆墨兰，最是娇艳，翠叶黑蕊，其芳馥郁！

边瘦桐赞不绝口，笑向桑雨道：“主人如肯割爱，这盆墨兰赠我如何？”

桑雨见他除了方才闻过一兰之外，对于其它名花，只赏不闻，心中不禁暗暗着急，这时见他索取墨兰，正中下怀，当下笑着点了点头道：“小小一盆兰花，又算得了什么？恩兄如还有中意的，请随意指出，一并带回岂不更好？”

边瘦桐浅浅笑道：“这就太不敢当了，此一盆足矣！”

桑雨眼珠一转，笑道：“花性喜人，此株墨兰，所以开得如此美艳，实在因为小弟平日垂爱之故，恩兄今后如能早晚亲为浇水施肥，抚弄赏闻一番，其必盛开以报知己。”

边瘦桐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难怪你这里的花都开得这么美艳，真个是‘花如解语叶舒颦’呵！”说着步出了花丛。桑雨本以为他会立刻闻上一闻，见状自是有些失望。可是他颇有自信，对方既索花回去，早晚定必中蛊无疑！

这么一想，心中大喜，遂又陪他开怀畅饮起来。这一席饭，直吃到月上中天，才尽欢而散。

临别之时，边瘦桐手托那盆墨兰，道了打搅，扬长而去！

边瘦桐一走，桑雨即匆匆命人备好行囊，且套好了一辆马车，他冷冷一笑，遂即往边瘦桐那边草舍而去。

青衣边瘦桐应该有此一难，只怪他一时大意，索了这盆墨兰而回！

其实他的为人，已经很够仔细的了，尤其是对于这个来路不明的新朋友桑雨，他是存有相当戒心的。可是他作梦也不会想到，在这盆兰花之内，竟藏有对方的本命元蛊！

当晚他把花捧回之后，很小心地供在自己的窗前。桑雨在窗外窥视的时候，他正在为它浇水。

桑雨隐在一棵大桑树之后，冷眼望着他，面上带出渴望、焦急的神色，内心频频自语道：“闻一下吧！闻一下吧！”心中正在焦急的当儿，忽闻得

身后有人“咦”了一声，桑雨不由大吃一惊！他猛然一个转身，却见雪用梅臂挽竹篮，正自惊异地望着他。

桑雨生恐她大声说话，惊动了边瘦桐，当下忙赶上前，道：“原来是雪姑娘，吓了我一跳！”

用梅向着茅舍瞟了一眼，问道：“你是来找边大哥的么？怎么不进去？”桑雨脸上一红，幸亏是晚上，否则他是逃不开用梅那一双锐利的眸子的，当时讷讷说道：“不是，不是！我适才看见一只白兔，由边兄墙外疾驰过去，谁知这一会儿，却又看不见了！”

用梅怔了一下，遂点了点头笑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说着掉头而去。桑雨不由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心道：好险呀，差一点功败垂成！

经此一冲，他愈发心急了。心中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忽闻茅舍之内一声震响，立刻听到哑童司明的沙哑叫嚷。

桑雨作贼心虚，正欲转身逃开，却见哑童司明由茅屋之内箭似的窜了出来，直向坡前疾奔而去！

桑雨心中忽地一动，急忙转身，身形几个起落，已来到边瘦桐的茅屋之内，一眼就看见边瘦桐直挺挺地倒在堂屋之内！

他身着一身雪白的纺绸裤褂，面色黯然发黑，一双手无力地垂在地上，就在他身边不远，那盆墨兰被摔了个粉碎！

桑雨见状，不由心中大喜，他冷笑了一声道：“姓边的，你也会有今天！”

边瘦桐睁着一双怒凸欲裂的眸子，盯视着桑雨，他的身子此刻在疾速地颤抖着，口内讷讷地道：“告诉我，你在花内用了什么手脚？”

桑雨一笑道：“这个你就不要多管了，我们今夜就动身，去一个好地方！”说着走上前，弓下腰来，把边瘦桐抱了起来，身形一闪，已来至屋外。这时候，他耳中仿佛听到哑童的叫声，正向这边奔来。桑雨冷冷一笑，足尖飞点，夹着边瘦桐，翩若惊鸿一般，消失在夜色里！

不一刻，桑雨来到了自己的居处。

边瘦桐，这么一个闻名下下的英雄，想不到一时大意，竟着了桑雨的道儿，现在只觉得身软如绵，虽有托天的本领，却是一点也施展不出来了。

桑雨把他放在一张长椅之上，微微笑道：“边瘦桐，我知道你此刻定在运用本身真火，想解体内之危……”说到此，肩膀微微一晃，冷笑了一声，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自讨苦吃，那样是没有用的！”

边瘦桐冷笑了笑，把双目闭了起来。

桑雨得意一笑道：“老实说，在某些地方，我桑小石不得不佩服你的涵养和机智！”

听到此言，边瘦桐猛地睁开了眸子，道：“你是毒君桑小石？”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立刻闭上了嘴，面上现出鄙夷愤怒的冷笑。

桑小石哈哈一笑，说道：“你的声带沙哑，是因为我的“白线蛊”作祟。此刻，它已控制了你的体内万脉中枢了！”

边瘦桐不由全身一抖，倏地睁开了眸子！

桑小石嘿嘿一笑道：“现在你总算明白了吧？可是已经晚了！”

边瘦桐一听自己所中的，竟是“白线蛊”，他整个的心都凉了。

所谓“白线蛊”者，其实就是恶蛊。此类恶蛊，通体红色，仅仅背脊处有一道白线，若隐若现，故名为“白线蛊”！据说这类白线蛊，能潜在人体

内达数年之久，任何闭穴金针，都对它无效，除非豢养它的主人自行诱出，别无它法。所以边瘦桐一听是它，顿感绝望了。

他迟滞的目光，注定在桑雨身上，喃喃道：“我与你有何仇恨，为何如此陷害我？”

桑小石冷笑道：“现在与你说不清，不过早晚你会明白。说句良心话，我并不想要你死，可是你必须合作！”方言到此，室外传来了人声。

桑小石立刻把边瘦桐抱起，匆匆藏起来，又回到前室。只见雪用梅同着哑童司明，闯进屋内。

用梅惊奇地问：“边大哥可在此地？”

桑小石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呀！他怎会在这儿呢？”用梅皱了一下眉，回头看了司明一眼道：“刚才司明对我说，边大哥像是遇了什么大难，可是我到他家，却不见他的踪影，真是奇怪！”

桑小石微微笑道：“我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方才他还好好的从这里走的，怎会有什么灾难呢？”

雪用梅看了一边的司明一眼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你又说不清楚！”

哑童这时正以一双愤怒的眸子，看着桑雨，闻言匆匆跑到院中摘了一枝花，口中“呀呀”直叫。用梅心中一动道：“哦！你是说花，花怎么了？”

司明弓下身子，学着向花上闻，然后倏地翻身倒了下去。

用梅立时面色一变道：“我明白了，你是说边大哥因为闻了一下花，就倒地不起了，是么？”

司明连连点头，又叫又跳，那意思是她猜得很对。

桑雨见状，不禁面色一红，但马上又冷静下来，朗笑了一声道：“事情可是怪了！”

用梅追问道：“那花哪里来的？”

司明用手指了一下桑雨。

桑雨忽然大笑道：“姑娘，你能相信这是真的么？”

用梅冷冷一笑道：“我相信司明不会说谎！一定是你害了边大哥！”

桑雨怔了一下，苦笑道：“姑娘不可乱说，我和边兄只有恩，却没有仇，我好端端地陷害他作甚？何况哑童所说，又是如此幼稚，你能够相信一朵花就能使边瘦桐那样的人伏地就擒么？岂不是荒唐！”

用梅想了一想，觉得也有些道理，当下点了点头，道：“边大哥于我父女有救命之恩，任何人对他不利，我们都是绝不会答应的！”

毒君桑小石劫持了边瘦桐之后，只想早一点离开这儿，对于雪用梅的美色，他虽垂涎已久，可是他知道这父女二人，身手全不含糊，自己犯不着现在惹他们，等到把边瘦桐交了差之后，再算计这个姑娘不迟！想到此，他故意笑道：“边兄对我不是一样有救命之恩么？姑娘如见疑，请四处查找一下，看看可有边兄的踪影？”

用梅望着他冷笑了一声道：“我现在先到外面找他，如果找不到，还会来麻烦你的！走！司明！”

哑童指了桑雨一下，狠狠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随着雪用梅匆匆离去。

二人走后，桑小石匆匆唤来家人，命他们把备好的车赶出来，丝毫不敢停留，急促地把瘫痪的边瘦桐扶上车，亲自驾驭，向山下驰去！

用梅同哑童司明在外面找了一遭，未见边瘦桐的踪影，她心中甚是怀疑，



如果说是哑童撒谎，似乎又不可能；可是如说是真的，也确实令人奇怪。因为边瘦桐的武功，她是亲眼看见过的，就连青须客雪亦亦那么厉害的怪泉，尚且不是他的对手，怎么会输结桑雨这样一个读书人呢？

她随着司明，又到处找了一遍，仍然丝毫没有踪迹。忽然，她想到了一点蹊跷，猛地呆住了，当下跺了一下脚道：“我上当了！快去找桑雨，一定是他！我真傻！”

她连忙朝桑雨居处飞奔而去，可是已经晚了。桑宅之内一片漆黑。到了这时，用梅再也不客气了。

只见她一挥手，“砰”一声，把门打了开来，却见院室之内一片静寂，哪里还有一个人影？

她呆了一呆，冷冷一笑，对司明道：“桑雨逃走了！你快去通知我父亲，就说我追他们去了！”说着身形一纵，已自无踪。哑童司明见状，也大吃一惊，匆匆转身而去。

车轮辘辘，边瘦桐迷迷糊糊地被带到了一个地方。

昏暗之中，他自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是由身体感觉猜测，现在来到了平地上。他试着用本身的真火，在各处穴眼之内穿行，想把藏在体内的这条恶蛊活活烧死！

可是这条“白线蛊”，自与桑小石本命会合之后，经过长久苦炼，已成了不坏之身，它深深地藏匿在边瘦桐的“气海俞穴”之内，一任他真火如何猛烈，都休想把它逼出穴外。

边瘦桐绝望了，他就像是被人点中麻软穴道一样，整个的身子，连翻动一下的力量都用不出来。可是他的头脑却极为清醒，智力并未丝毫减退。

他知道现在自己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有死路一条了！一路上，他反复思量，自己与这个桑小石并无怨仇，他之所以如此陷害自己，定是受人所托。此一行，不知要把自己带到何处去。

和他们同行的，尚有二人，一个是平日侍候桑小石的那个小童，另一个是管厨房的汉子。二人都带着兵刃，各自骑在一匹马上，紧紧地跟随着这辆车子。

在天色微明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叫做“白沙集”的地方。

边瘦桐感觉到马车进了一家客栈，忽然，车门开处，现出了桑小石的影子。

他笑着说道：“怎么样？姓边的，还受得了吧？这一夜全是山路，没有办法，等明天换上了船就舒服了！”

边瘦桐一声不哼，只是用一双明亮的眸子，瞪视着他。

桑小石冷冷地笑了一声，对身侧二人说道：“把他搀扶下来，给他弄一点吃的，咱们可犯不着虐待他！”

那个管厨房的汉子，姓齐名双英，一向追随桑小石，人称“三头蜈蚣”，所配毒药，较桑小石还要厉害。平素伙同桑小石在外作些无本生意。这一次他们为了贪图厚利，才设计陷害边瘦桐。“三头蜈蚣”齐双英从车上搀下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瓢把子，依我看来，一动不如一静，这姓边的，不能没有几个卖命的朋友，我们这么带着他走，在路上可是太碍眼了！”说话间，他们已进入一间大套房。

齐双英把边瘦桐放靠在一张椅子上。桑小石皱了一下眉道：“你这话有道理，只是我们不送去怎么行？”

齐双英抹了一下脸上的风沙，赫赫一笑，道：“瓢把子，你这句话可就太嫩了。”

这时茶房来上茶，齐双英住口没有说下去，待茶房走后，他关上了门，接下去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边瘦桐弄到了手中，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交给别人！”

桑小石一怔道：“这是什么话？”

齐双英嘻嘻一笑道：“瓢把子，你别误会，交自然是要交给他们，可是价钱上可得另外商谈！”他冷笑了一声，又道：“如果依你的话，咱们雇船下长江，嘿！瓢把子，那可全是他们的人了。”

桑小石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好？”

齐双英叹了一口气道：“瓢把子，你可真老实，到那时候，人在他们手中，咱们还能怎么要价？弄不好，咱们算是白劳！”

一言提醒了桑小石，他不由愕了一下道：“对！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他们‘红衣狮门’的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边瘦桐听到此，不由心内一动，当下冷冷一笑，暗忖道：原来是“红衣狮门”车氏兄妹雇了他们害我的，这就莫怪了！

这时，毒君桑小石见他面带冷笑，不由哼了一声，说道：“边瘦桐，现在你也该听明白了，我们是为红衣狮门做的一笔生意。至于你和姓车的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可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就是骂我姓桑的卑鄙下流，我也没有办法！”

齐双英赫赫一笑，道：“你好好躺着，一天三顿饭少不了你的，要是给我们捣蛋，可是自己找别扭！”说着抖了一下肩膀，笑着向桑小石道：“依我之言，瓢把子，你即刻修书一封，交与车氏兄妹，就说人我们已弄到手了，叫他们某月某日某时，拿多少钱，到一个地方来交换。这样干脆利落，也省得我们跑了！”

桑小石不由一笑道：“还是你想得细致周到，我们就这样办！”

这时，小二送来了茶饭。他们把边瘦桐放在床上，自己饱吃了一顿。然后，又命随行的小童，给边瘦桐喂了一些。

饭后，桑小石动笔给红衣狮门的新掌门人铁麒麟车卫写信，告诉他自已弄到了边瘦桐，要他尽快来此领人。

信写好之后，他交给了“三头蜈蚣”齐双英；齐双英立刻骑马往长江边奔去！他只要把这封信，交与长江“红衣狮门”的弟兄，很快就会传到车卫手中，红衣狮门的人很快就会来接人。于是，毒君桑小石三人，就暂时在这白沙集住了下来。

边瘦桐被囚禁在一间客房之内，其实也无所谓“囚禁”，因为边瘦桐此刻不要说是逃跑，就是叫他翻一个身儿，也只怕没有力量！

“三头蜈蚣”齐双英下书去后，看守边瘦桐的，只有桑小石和他的小童火眼丘明了。实在讲，他二人很是放心，丝毫不怕边瘦桐会逃走，因为桑小石在边瘦桐身上下的那条白线蛊，是任何人也无法取出来的，除了他桑小石自己，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他们住在这客栈的后院，十分安静。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也很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这家老客栈里忽然来了一辆灵车。

赶车的是一个驼背的老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个晚辈，这一双儿女，都是

披麻戴孝，一脸哭相，一下车，就低头进店而去。那个驼背老人，张罗着要把棺材抬进客栈，店家哪里肯依？争执了半天，驼背老人无可奈何，只好仍旧把棺材放在车上，老人也住进店内。

这一夜静静地过去了。

第三天的清晨，客栈之内忽然传开了一件怪事：住在后院的一个病人失踪了。不用问，那就是边瘦桐！

毒君桑小石暴怒之下，传令店家封闭了客栈前后大门，在店家的引道之下，他亲自查看每一间店房！

他忽然发现了那奔丧的老少三人，尤其是那个驼背老人，每当与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总是闪烁不定。桑小石冷笑一声道：“相好的，光棍一点就透，别装蒜了！”

老人眯缝着一双细目，苦笑道：“大爷，别打趣了，老夫哪里还有心情偷你的病人！我们的心都伤透了！”说着他低下了头，垂泪不已。桑小石冷冷一笑，大步走进房内，道：“对不起，我要搜一搜！”

那个驼背的老人，翻了一下眸子，冷笑道：“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无缘无故搜人房间，你实在欺人太甚了！”

他说的是一口难懂的江西话。桑小石祖籍是安徽池州，对江西话一句也听不懂！他不由紧皱双眉，忖道：“也许真是我多疑了！”可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的人，居然一夜之间，被人盗了去，怎肯善罢甘休？当下冷笑道：“我不管你说些什么，反正我是要查看一下你的棺材！”

那个驼背的老人，自是吵闹着不依。

整个客栈都被惊动了。这种开棺验尸的事情，自然是够吸引人的！

只一会儿的工夫，店门外已经围满了人。

一个是说什么也不答应，一个却是非要看看不可。双方争持不下。店家从中调解，对桑小石道：“相公爷，他们是办丧事的，自然不愿惊动死人，你老一定要看，我看不妨先布施几个……”

桑小石尚未答应，那个驼背的老人却开腔了，他用一口道地的江西话说道：“我们不要钱，你一定要看，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是你得答应一件事才行。”

桑小石盛怒之下，脱口问道：“什么事？”

老人冷笑道：“我儿子尸骨未寒，平素又喜与人为善，却想不到死后要受此折腾。先生一定要开棺验看，我们要是不答应，你一定会以为棺材里藏着什么人，这样吧……”老人苦笑了一声，脸上的皱纹聚得如核桃皮一般，冷冷说道：“你必须当着众人，给我儿子磕一个头，我才能叫你开棺，否则，你就干脆杀了老夫全家吧！”说完把头向一边一偏。桑小石不由双目一瞪，正要发作，身边的小童火眼丘明却道：“咱们就给他磕一个头，又算得了什么？”

桑小石此刻心乱如麻。

老实说，当老人一答应开棺时，他的心已经凉了一半。本不打算看了，可是到口的熟鸭子飞了，总觉得不甘心。当下想了想，冷冷一笑道：“好！我就给棺材磕一个头！今天我是看定了！”

老人这才无可奈何地抹了一下眼角道：“好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你丢了东西呢！”

火眼丘明瞪了桑小石一眼，心说：“娘的！这老头子糊涂得把人都当成

东西了，瓢把子竟会疑心到他的头上！”

当下乱哄哄一大堆人，齐向灵车拥去！

那灵车好好地停在那里，车辕上贴满了白纸，还有纸人纸马。棺材正面，黄裱纸牌位上写着：“显考，桑公铛，讳货改之灵”。

桑小石心中不由一怔，皱眉道：“你们姓什么？”

老人哼了一声，道“桑，桑树的桑，呶！这不是写着么？”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棺上的灵牌，桑小石脸色一红，啐了一口，心说真晦气，天下竟会有这么巧的事！当下冷冷地道：“你不是说是你儿子么？怎么却写的是显考？”

驼背老人冷哼了一声道：“这是我孙子供的，不对么？”

四周的人都笑了。桑小石气得全身直哆嗦，真恨不得一掌把这老人打死！可是他还是忍下了这口气，想找到证据再教训他不迟，便忍气吞声走上前去。这时那驼背老人忽然大声对店家道：“店家！给我套上马，这里我们住不下了，他给我儿子磕了头，看了尸体之后，我们马上就去！”

两个孝子低着头坐在车上守灵。

好心的店家在灵前烧了几张纸，点上香烛。这时，驼背老人冷笑了一声道：“这位先生要磕头看棺材，就请快吧！”

桑小石见这种情景，心里真有些后悔了！要是棺材内真藏着人，他们敢这么做么？而且，要是里面真是他家的死人，这么烧纸磕头，自己岂不成了死者的孝子了？他愈想愈是气恼，行于不前。这时，旁边好心的人说话了：“这位相公就快磕吧，就算里面真是死人，你看走了眼，那也没什么，‘死者为大’么！”

身边的火眼丘明也催促道：“瓢把儿，快磕吧！要是里头真是咱们要我的人，再叫他给咱们磕！”

## 云破日来花弄影

桑小石骑虎难下，狠狠地看了棺材一眼，冷笑道：“好！我磕！”说着他曲膝下跪，磕了一个头，倏地站起，正要开棺，想不到车上一对孝子，已先主动地打开了棺盖。

四下的人一齐偎了上来！

棺内挺卧着一具僵硬的尸身，寿衣寿帽，二目紧闭，面色黑紫，左面颊上有一颗樱桃大小的红痣；再往下看，死者竟少了一条腿！

驼背老人冷笑道：“先生你可看清楚了？”

桑小石气得脸色铁青，重重跺了一下脚，转身就走。

那个小童火眼丘明，伸手要去摸死人的那只断腿，被老者用力把他的手拉了出来。

火眼丘明翻了一下眼，正要说话，四外已有人大骂起来：“妈的，活现眼，还不滚！还有脸摸人家，摸一下给你要一万！”

有人奚落地笑道：“真是自找着丢脸，这个头算磕对了！”

火眼丘明本有些怀疑，他觉得那条断腿有些不对头，可是听四下这么一骂，他也就心凉了。

这时，两个孝子已把棺材盖好。驼背老人对大家抱了一下拳，苦笑道：“这真是无妄之灾，让大家见笑了！想不到这里竟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我们走了！”

那些看热闹的大声道：“怎么没王法？我们这就给你报官去，告他们一个无理取闹！”

驼背老人却又作好人，连连摆手道：“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可惹不起他们有钱人！”

这时，车上一个孝子娇声道：“爷爷，快走吧！”

驼背老人立刻戴好斗笠，向四下作了一个揖，马车就辘辘地走了。

人群跟着散开了。可是这件事情，却一传十、十传百地在白沙集传了开来。

毒君桑小石闷闷不乐地坐在室内，与火眼丘明默默地对望着，他叹了一口气，双手一摊道：“为了什么？这都为了些什么？半年的心血，一下子完了！齐双英送信去了，人家还要来领人呢！这么一来可怎么好？”

火眼丘明挤了一下他的小红眼道：“瓢把子，你先别急！”

桑小石气得用力地踹了一下椅子，恨声道：“还别急！这个脸可怎么丢得起？”

火眼丘明皱着眉道：“不知怎么，我现在还是有点怀疑那口棺材！”

桑小石冷笑了一声，道：“死人都看了，还怀疑什么？”

火眼丘明摇了摇头，道：“那个老头儿，不知怎么，我总觉得有点眼熟，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故意撒腔！”

桑小石怔了一下，道：“莫非他是那个雪老头化装的？不至于吧！那一双孝子呢？”

火眼丘明皱眉道：“两个孝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我也没看清。棺材里的那个人，一条腿好像是插在棺材板下面，不像是真断！”

桑小石张大了眼睛，说道：“真的？你怎么不早说！”

火眼丘明叹道：“我正要用手去摸，就被那个老家伙把我的手给拉出来

了，那些看热闹的还是骂人！”

毒君桑小石呼地站起来，皱眉道：“你还记得那个死人叫什么名字不？”

火眼丘明点了点头道：“桑……铛……”

桑小石忽地一跺脚道：“我们被骗了！”

火眼丘明一怔道：“怎么见得？”

桑小石气得全身直抖道：“这还用说？桑铛不就是‘上当’的同音么？”

火眼丘明“噢”了一声，道：“还有个名叫什么‘货改’……啊！‘活该’！”

毒君桑小石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面色铁青地道：“好个促狭的老儿，我桑小石岂能与你甘休！”

火眼丘明这时口中仍自不停地念道：“桑挡，货改！上当！活该！”

桑小石厉声道：“还念什么？咱们立刻追上去！快叫店家备马！”

火眼丘明重重叹息了一声，撒腿就跑。他找来了店家，即刻算账起行，并留下话给三头蜈蚣齐双英，嘱他返回后立刻也去察访。

然后，他二人骑着马，连夜追了下去。可是似乎已经太迟了！

日落的时候，那辆双辕二马的灵车，经过一天的奔驰之后，在一片松树林子里停了下来。

那个驼背的老人，勒住马，慢慢地跳下车来，摘下帽子，直起了腰，哈哈大笑道：“过瘾！这一天好跑啊！”然后他跳下了车，招呼道：“快把棺材打开，别把他闷坏了！”

孝子之一是个哑巴，这时跃下车来，口中咿咿呀呀说个不已，不停地手舞足蹈，样子像是快乐极了。

另一个孝子是一位亭亭玉立的黄花大闺女，她脸上虽带着几分喜悦的微笑，可是那一双弯弯的秀眉，自始至终都没有展开过，有些郁郁不乐。

这时她下了车，娇叹了一口气道：“你先别跳，我看边大哥的伤不轻呢！”

老头儿脱下了上衣，那驼背，原来是在衣服上装了些棉花而已。

他急促地说道：“先把他抬出来，让我看看再说！”

少女和那个哑重，一起动手抬下棺材，打开了棺盖。只见棺内的死人，仍然挺挺地睡着，前额上有微微沁出的汗珠。

老人伸手拉住他那只断腿，向外一提，整个的一条腿立刻出现了。

原来那断腿，竟是将一半插入棺底内，难怪看起来像是“煞有介事”似的！

老人随手又脱下了他的寿帽，用衣服重重地在他脸上擦下了一层黄蜡，然后用手一揭，死者脸上的那粒肉痣随手而落。

这时那个姑娘——雪用梅，弯下了身子，用双手在边瘦桐身上用力地按摩着；哑巴司明则动手把纸人纸马拿下车来，抛的抛，撕的撕。

大约半盏茶的时间，边瘦桐才长吁了一声，睁开了眸子，他的目光在雪氏父女身上转了一下，颇为感激地点了点头，道：“多谢你父女搭救之恩，边瘦桐没齿不忘！”

雪老头叹了一口气，说道：“边少侠不要这么客气，我父女若非你上次搭救，今日焉能还有命在？”

雪用梅也噙着泪道：“大哥！过去都是我不好，你可别恼我！”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过去也是我不对，姑娘何必还说这些？”

他目光向外望了望，说道：“雪老也许尚不知道，桑雨便是桑小石的化

名。唉！我竟受了他的骗了！”

雪老头不由一惊，“啊”了一声，道：“原来是他！”

他轻轻地把边瘦桐抱出棺材，置于地上，道：“待我看看你是中了什么毒？”

边瘦桐苦笑道：“哪是什么毒？乃是他所豢养的一条‘本命恶蛊’，雪老你恐怕也是徒劳无功！”

雪老头不由大吃一惊，面色一变，他疾速地揭开了边瘦桐的上衣，露出前心部位。

只见那地方，有一紫红色的圆点，仿佛是一铜钱大的红痣一般。雪老面色灰白，叹息道：“你果然是中了蛊了！”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我手下虽有几种去蛊的药，可是功效不大，只怕无能为力！”

用梅急道：“不管怎样，先为他服下一些试试看吧！”

雪老头一面点头，一面自车上取下了药箱，自内取出一个瓦罐，倒出几料丸药，喂他服下，又道：“如果你肚内的蛊虫，真是他以本命豢养，这些药力是无济于事的，那可就伤脑筋了！”

用梅气得秀眉一挑，道：“这姓桑的，心也太狠了！边大哥与他究竟有何仇恨，怎么不事先防备一下呢？”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这事情说来话长，我和桑小石两人之间，并无仇恨，他这么做，不过是受人之托而已！”

雪老头轻声一叹，道：“这事情你慢慢再告诉我们也不迟，现在我们必须先赶路，恐怕他们还会追下来的！”

边瘦桐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哑童司明已把那车子又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雪老头帮着他，把那棺材抬到一边林内，用些松枝遮盖起来，随后又搀着边瘦桐上了马车。

这辆马车，在暮色里兜满了晚风，向另一条岔道疾驰而去。

在车上，边瘦桐因感激雪老父女救命之恩，遂把自己和红衣狮门一段仇恨慢慢叙述了一遍，直把雪氏父女听得目瞪口呆。

九头金狮车飞亮在武林之中的威望，早已传闻天下，雪老头闻名已久，想不到竟会死在眼前这个少年手中，真令人惊叹不已！

听完他这段经过之后，雪老头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竖了一下大拇指道：“好！边瘦桐，老夫算是真正佩服你了，红线金丸绝技，我早已闻名，只可惜你现在不能施展，否则你也露一手，叫我们父女开开眼！”

他朗笑了一声，像是兴奋已极地道：“能力你这种奇侠异人卖命，也是值得！小兄弟，你眼前虽是中了蛊，不能动，可是由于你内功充沛，那蛊虫只能潜伏，却不敢移动。这一点想必那桑小石也看出来了，所以他才不敢叫它动！”

雪老头一口气说了这些，又接道：“你只要耐心地等着，以后总有办法；至于你日后生活，你也不要急，有小女和书童司明照顾你，我想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说到此，他哈哈一笑，抚着双掌道：“从今天起，老夫要打起精神，不管他红衣狮门中的人也好，毒君桑小石也好，青须客也好，反正我们要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和他们周旋到底！”

说完了这些话，他用力一抖缰绳，两匹马如同脱弦之矢一般，飞快地向前驰去，车身上下颠伏，就像是波浪起伏中的小舟！

红线金丸边瘦桐，身中了毒君桑小石“本命恶蛊”之后，虽然身负罕世的奇技，却不能施展出半分。

看起来，他就像是一个患了中风症的瘫痪病人一样，除了能灵活地运用那一双眸子，以及有限度地抬动他的双手之外，甚至连翻转一下自己的身子，也难以做到！

现在，当红红的太阳从东方跳出来，透过竹帘，映在他英俊的面颊上时，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户外迎接它了。

他只能用那双深湛的眸子，默默地看着它，仿佛是在向他的老朋友说：“我病了！”

那是一种悲愤、寂寞，近乎于窒息的一种情绪，使得他内心热血沸腾。

他张开嘴，想要长啸、怒吼，可是一种智慧的心意立刻阻止他道：“你必须静下来，目前，愤怒对于你是很不利的！”

边瘦桐只得长长呼了一口气，闭上了眸子，他对自己真感到失望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体力，是否还能够恢复。因为据他所知，这种“本命恶蛊”，实在太可怕了。

门外有人轻轻地叩门道：“边大哥，我可以进来么？”

边瘦桐微弱地应声道：“是雪姑娘吗？请进来吧！”

房门“吱”的一声，被推了开来，走进身穿青布衣裙的雪用梅来。

她是那么的洁净，看起来一尘不染，青布衣裳洗熨得那么平贴，翠袖半卷，露出藕似的一双玉腕，款款的腰肢，丰腴的身段，足下一双青缎面子的双梁弓鞋，是那么小巧合适！

总之，这姑娘身上，无处不是那么洁净，那么可人，她那高雅的风韵，能够打消你的遐思，令你只会觉得她是那么纯朴正直。

她走到了边瘦桐身前，弯下腰，低低笑道：“大哥，你不要难过，这种事急也不是办法。慢慢的，我们为你留意，总会有办法的。”

边瘦桐不由苦笑，道：“谢谢姑娘，我倒是不急，只是给你父女添了这么多麻烦，于心不安！”

用梅轻笑了一声，道：“你何必这么说？我父女既是练得有些功夫，为的就是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何况你又对我们有救命的大恩，我们能够帮助你一点，也是一点心意！”

边瘦桐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轻轻叹道：“姑娘这一番心意，真令我感戴不尽，只是你可知道敌人实在不是易于对付之人！”说着，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又道：“车氏兄妹虽然厉害，但未见得是你父女敌手，我只怕……”

用梅嘴角微挑，俏皮地笑道：“你怕谁？告诉你，无论是谁，我们也绝不让他伤你分毫！你呀，只管好好地养病就是了！”说着，把几上的一个花瓶拿起来。回头嫣笑道：“我给你摘一点茶花好不好？”

边瘦桐慨叹道：“姑娘，你真好……”

用梅张口一笑道：“现在你总算想通了。你还记得上一次，你把我送你的花瓶给退回来不是？”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窘笑了笑，没有说话。雪用梅耸了一下眉毛，小声笑道：“这件事，我会记一辈子！”说着持瓶而出。



边瘦桐剑眉微微皱了皱，心中不由荡漾了一下，暗忖：“人所谓的‘定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自戒道：“这姑娘固然艳丽如仙，你却不可对她心生邪念，须要把持着你昔日的风范和人格！”想到此，不由发了一会儿呆，喟然长叹了一声，又把一双眸子闭了起来！

一会儿，雪用梅揭帘而进。边瘦桐在榻上佯装入睡，不加理会。用梅手上捧着鲜花，轻轻地放在桌上，悄悄地走到床前，道：“大哥，你睡着了？”

边瘦桐含糊地应了一声，遂把面部转向一边；用梅咬了一下唇，悄悄地退开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遂即开目，心中浮上了一层莫名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这么做，似乎太无情了，尤其是对于一个天真纯朴，又对自己有救命大恩的姑娘，这么做，显然是太绝情了。

可是，他那种大侠客作风，一向孤单惯了，他似乎比一般人耐得孤寂。

他不需要人们的帮助、同情，可是现在偏偏非要接受人家的援手不可。

这一切都令他感到那么不习惯，那么逆心，即使对于一个姑娘的正常感情，他也以为是不应该的。

中午时分，哑童司明自外面进来，用手势告诉主人：他打探敌踪去了。

他示意边瘦桐，这地方很安静，很适宜静居，没有敌人的踪影，请主人放心！

边瘦桐微微点了点头，内心仍然不无怀疑。在他看来，敌人势力庞大，无孔不入，这地方虽然隐秘，毕竟非塞外沙漠，早晚会被人发现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绝不会为了逃避敌人，而另选住处。所以，他没有现出惊慌的神色，只是一笑了之。

雪老头走进来，笑问道：“怎么样？老弟，好一点了吧？”

边瘦桐感激地笑道：“如非前辈父女相救，我此刻只怕已入敌手，不得超生了！”

雪云彤呵呵一笑，说道：“边少侠，这些话你不要再说了，我们是适逢其会，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说着拔下口中烟袋锅，在椅脚上磕了磕，笑道：“我知道，像你这种成名的大侠，是不愿受人滴水之恩的，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双方，现在是谁也不欠谁的情了，你说是不是？”

边瘦桐苦笑道：“前辈如此说，真令我汗颜无地了！”

雪云彤呵呵一笑，说道：“那么，就算我没有说！”说着把烟袋杆向脖后一插，道：“来！我给你推拿一下，这是我们以后必修功课！这样可以保持你现有的活力，否则你的精力将会一天不如一天！”

红线金丸边瘦桐点了一下头道：“只要我不死，就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前辈你多费心！”

雪云彤哈哈笑道：“这算什么！”说着在他全身推拿按摩了一番！

雪云彤十指之下，有过人的劲力，一生之中，不知给多少人推拿过，所以他指力按处，对方血脉穴位，无不了如指掌！

此刻，他的手按摩在这位年轻的边瘦桐身上，心中不由暗暗赞叹。他虽然受了毒君桑小石的本命恶蛊，可是他的血脉穴道，却无处不是畅开流通。这足以证明，边瘦桐有惊人的内功，不用担心那条恶蛊会爬向别处。

事实上，那条“白线蛊”在边瘦桐体内，实在是不幸得很，它只能屈居在一个穴眼内，想向别的穴道移动，却是绝不能够！

雪云彤行完了手法之后，颌首赞叹道：“想不到你功力如此精湛，要是

换了老夫，此刻早已不堪设想了！”

边瘦桐漠然问道：“请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地势如何？”

雪云彤含笑道：“这是严州郊外的一个地方，叫虎风岭。此处清静隐秘，四围全是树林。老弟，住在这个地方，对你的身体是很好的！”

红线金丸边瘦桐看着哑童司明，道：“司明，你扶我下去，我要到门口去望一望！”

雪云彤忙道：“这样不太好，老弟，你的行踪还是要隐秘些才是。你可以到窗前看一看，千万不要出门！”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窗前也可以！”

当下司明和雪云彤把他搀下来，走到窗口。司明顺手拉起了竹帘。

远山近景，立刻出现在边瘦桐眼前，只见一丛丛的松柏，环生在四周，天很高，云彩很淡，一片片白色的云彩，飘浮在山顶之上。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长长叹息了一声，道：“这地方真美！就和天台山一样。”

雪云彤不由赫赫一笑道：“老弟，你恐怕不只是看看风景吧？”

边瘦桐不由点了点头道：“前辈说得不错，我是想看一看，这地方是否可以利用一下，敌人是无孔不入的！”

雪老头兴奋地道：“我父女真是糊涂，有着你这样的一位能人不来请教，却自己胡乱地摆设了半天。你既如此说，足以证明你是个精于阵图易数的高人！”

边瘦桐目光在四处转着，闻言谦虚地道：“高手倒是不敢当，只是略通一二而已！”

雪云彤大喜道：“那么就请你立刻明示，老夫也好着手布置！”

边瘦桐一笑道：“何必慌在一时？等一会，我静下心来，画一张图，前辈只要按图布置，自有妙用！”

雪云彤连连点头道：“好，好！就这样！”

当晚，边瘦桐果然画了一张草图，交给雪氏父女，并嘱咐道：“雪老只可于星月之下布置，布阵之时，不可令第三者发现，因为此阵乃连环阵法，破一环，全阵皆开，就没有用处了！”

雪老头微笑着点了点头道：“这个我知道，你好好休息吧！”当下就和用梅走出室外。

天空月明星稀，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正是埋伏下桩的好时候。

雪氏父女，各人持图半张，雪云彤往东，雪用梅往西，分别设阵而去。

用梅来到了松林外围。这地方有一道高山流下的溪水，在月光之下，明晃晃的就像是一道银河！

用梅来到了桥边，正要开始布阵，忽见桥头之上，背向着自己，坐着一个黑衣人！

雪用梅不由吃了一惊，当下定了定神，仔细看了看，果然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这女人背向着雪用梅，身材十分婀娜，头上蒙着一袭黑纱，月光之下，仿佛一个女鬼。

雪用梅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吓得后退了几步！可是她立刻又停住了脚，心想：“不会是鬼的，必定是一个人，我千万不能被她吓住了！”当即，冷笑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黑衣女动了一下，回头望了一眼，却又把头转了过去。雪用梅“咦”了一声道：“三更半夜，你坐在这里做什么？”

那个头覆黑纱的女子，微微冷笑了一声，道：“奇怪！我坐在这里，干你何事？你何必多问呢？”

雪用梅愣了一下，由对方的声音里，她已经断定，对方是一个年轻姑娘，胆子不由立刻就大了。当时匆匆走了过去，上下打量了她几眼，发现是一个高身材、细腰明眸的姑娘。虽然她在头上覆了一方黑纱，可是仍可以看见她那炯炯的目光。她似乎处在极度的忧愁、悲愤之中。

雪用梅本来不想理睬这个姑娘，可是她要在这附近布阵，这个陌生的少女坐在此，总是不大方便，何况边瘦桐还交待过，不可令外人看见。因此，她不得不设法令她走开。

那个姑娘望了用梅一会儿，遂把头支在双手上，目光望向一边。用梅怔了一下道：“你是在等人么？这里住的人家并不多，你等谁？”

黑衣少女冷冷一笑，道：“你这位姑娘，话可真多！”

她突然站了起来，道：“你说这儿住的人不多，我倒要问问你，这儿的人都住在什么地方？”

雪用梅心中一动，反问道：“你问这做什么？”

这时，黑衣少女缓缓揭开了头上的面纱，露出了满月似的一张脸儿，只见她秀眉如剑，向两边微微挑着。秀眉之下，那双明亮的眸子，明亮敏锐，只是却像含有无限的忧郁和悲愁。

在她转身的时候，雪用梅看清了，在她右边肩头，露着半尺多长的一截剑把，飘着黑色的丝穗子。她项前结着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颈后披着一领同色的披风，有说不出的飒爽风姿，秀丽超群。

雪用梅看在眼里，暗暗赞叹了一声，心中却不禁奇怪，如此荒郊野地里，怎么会有如此姿色的女子；而且由她的装扮上看来，这位姑娘，必定是一个有相当武功造诣的人物。

雪用梅望着她不由呆了一会儿！

那个黑衣少女，也似乎为用梅秀色所引，秀眉微微动了一下，冷冷一笑，道：“我自然是找人，你只告诉我，这里的人都住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用梅愈发起了疑心，当下微笑道：“对不起，我不知道！”

黑衣少女呆了一下，说道：“你不是也住在这里么？”

用梅双眉一分道：“谁说住在这里？”

黑衣少女鼻中冷冷哼了一声道：“你不告诉我，就以为我不知道么？”说着愤愤地走了。

雪用梅怔了一下，忙道：“你站住！”

黑衣少女回过身来道：“有什么事？”

雪用梅笑道：“你要找谁？说出来也许我会知道！”

黑衣少女芳唇微启，冷冷一笑道：“我自己会找，不劳你费心了！我不把这座山踏平，誓不为人！”说着重重跺了一下脚，回身就走！

雪用梅不好再拦她了，她缓缓地回转身来，走到方才那黑衣少女的坐处，缓缓坐了下来，心中在想：“奇怪，这个姑娘是谁呢？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

无意间，她的手触到了坐的那张石板上，觉得上面好像有很多字，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剑刻划而成的！

雪用梅细细一摸，摸出那是无数个“仇”字，不禁吃了一惊！

她这才明白，原来这个黑衣少女，竟是身负了血海深仇而来的，只从她刻下的这么多“仇”字，就可知她内心蕴藏的仇恨之深了。

她想了一阵，以为与己无关，就没有放在心上，当即开始布置阵式。

她把一些石头移到图上画好的位置上，又用剑削去一些松树的树皮。

正在这个时候，她仿佛听到身后有极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是有人踏着地面上的残枝枯叶发出的声音。

雪用梅倏地一个转身，正要出声喝问，那个人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

她当下面色不由一红，停住了手中的剑。

站在她面前的，正是刚才离去的那个黑衣少女。她望着雪用梅，冷冷一笑道：“我早知你这个姑娘心中有鬼，果然不错，你这是干什么？”

用梅冷冷说道：“你不是走了么？怎么又回来了？”

黑衣少女冷冷哼了一声道：“因为你鬼鬼祟祟，让我心中起疑，所以回来看看。我果然没有猜错，你这是在干什么？”

雪用梅缓缓收起了剑，没有应声。

黑衣少女哼了一声道：“还有宝剑，真不简单！”

雪用梅秀眉一挑道：“什么简单不简单，又关你什么事了？”

黑衣少女双手往胸前交叉一抱，冷笑道：“当然关我的事！不过，我向不喜欢同人家打架或者吵架……”

用梅嗔道：“谁疯了才愿意呢！干么吃饱饭了没事做？”

黑衣少女双瞳闪闪，逼视着雪用梅，冷冷一笑道：“你不要给我耍嘴皮子！我是来办正事的，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告诉我，我马上就走！”

雪用梅翻了一下眼皮，冷淡地道：“好吧，只要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你不走，我的事也办不成！”雪用梅巴不得她快点走。

她内心在庆幸，因为从对方的语气里，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作什么。

黑衣少女点了点头道：“好！”说着回头看了一眼，才愠怒地道：“我问你，有一个年轻的外地人，是不是住在你们这里？”

用梅摇了摇头道：“这个我就知道了。这里人都不老，你指的是谁，我哪儿知道！”

黑衣少女气得咬了一下嘴唇道：“他有这么高，身上不大利落，带着病，才来不久。你想想可有这么一个人？”

雪用梅内心不由怦然一动，脸色大变，幸亏是晚上，对方看不清楚她的脸色。她勉强镇定了一下，笑道：“这么一个人，我倒没有见过，他姓什么？”一面说着，一面装出一别毫不在意的样子。

黑衣少女用一双明亮的眸子瞪着她，道：“姓边，旁边的边！”

雪用梅顿时怔了一下，马上摇头道：“边，这个姓可是怪，我连听说过也没有，你一个姑娘家，半夜找他干什么？”

黑衣少女被说得脸色绯红，蛾眉一挑道：“少胡说！我只问你可有这么一个人没有？”

雪用梅眨了一下眼，道：“哟！你干嘛发脾气呀！我也不是这里的地保乡绅，你问得着我吗？奇怪！”

黑衣少女愤愤地道：“那你就说不知道就是了，干什么嘴里不干不净，要不是看我和你一样是个姑娘家，今天我非教训你一顿不可！”

雪用梅一听说这姑娘是找边瘦桐的，心中不禁吃了一惊，内心暗忖道：“既然是边大哥的仇人，我可不能这么便宜她，把她放走了，我要拿住她！”

可是心中又一动，因为她记起了边瘦桐曾经关照过的话：敌人势力庞大，不宜招惹！一想起了这话，她那一番逞强好胜的心，立时去了一半。当时眼波一转，暗忖道：“我先给她装个闷葫芦，打一架，试试这姑娘的本事如何？”想到此，她冷笑了一声道：“我要不是看你可怜，今天决不饶你……”

言方到此，只见眼前人影一闪，对方已欺到自己眼前。雪用梅不由吃了一惊，暗忖道：“好快的身法！”

只见那黑衣少女杏目圆睁道：“你说什么？”倏地一晃右手，迎面一掌，直向着雪用梅面上打了过来！雪用梅急忙向左一偏。那掌直擦着她的脸扫了过去。虽然没有打着，可是指甲尖儿，却微微扫着了一点。

雪用梅向来自负清高，哪里会客人如此欺凌，不由勃然怒起，她娇叱一声：“好！你竟敢动手打人？”当下右手一回，一竖掌沿，“哧”的一声，直向那黑衣少女左肩猛然劈了下去！

那黑衣少女身形倏地向后一闪，飘若惊鸿般地飘出了丈许以外，目放精光地道：“原来你也有两手，怪不得这么骄横！”说着咬了一下嘴唇，恨声道：“我现在可没有工夫跟你瞎打胡闹，我还有事，改天再来领教！”说着转身就走！

不想，她才走出两步，雪用梅已如神兵天降似的，落在了她的面前。

黑衣少女那双剪水双瞳一瞪，道：“你还要找事么？”

“找事？”雪用梅冷冷一笑，道：“是我找事，还是你找事？你打了人，想走，可没有这么便宜！”说着双掌突出，以“顺水推舟”疾招，直向着黑衣少女当胸猛劈了过去！

黑衣少女冷笑了一声，全身霍地向后一仰。雪用梅双掌划空而过！

可是雪用梅身手究非泛泛，一式走空，立刻一分双掌，又施了一招“雨夜双飞燕”。

只见她一双手腕猛地两侧一分，两只手一齐向着黑衣少女两肋之间插了过去！

这一手，可谓快到了极点，有如电闪一般。黑衣少女不由大吃了一惊。

只见她脚跟一滑，差一点摔了一跤。她不禁怒火中烧，冷叱一声，说道：“好个女贼！”玉手一按地面，有加一片黑云似的飞了起来，向下一落，已到了雪用梅身后，口中叱道：“你给我躺下来吧！”两只手倏地向前一搭，直向雪用梅双肩之上按了过去，其势快捷已极！

雪用梅猛然向下一卸肩，身形向后一窜，疾如星驰，“嗖”的一声，已出去了两丈多。

她这一招也施展得快到了极点。

那个黑衣少女，显然也吃了一惊。二人惺惺相惜，彼此都怔住了，互相对望了片刻，雪用梅冷冷一笑道：“你叫什么名字？”

黑衣少女哼了一声道：“我正想问你呢，你倒问起我来了！”

雪用梅冷笑道：“今夜，我们不分胜负！你有事我也有事，我们改天再谈。我走了！”

黑衣少女赶上一步道：“喂！你回来！”

雪用梅转身问道：“你还想怎么样？”

黑衣少女翻了一下眸子，道：“反正我已经问过了，你要是见了那个姓边的，就告诉他小心一点，叫他快跑，要不然……”

雪用梅不置可否地冷笑了一声，道：“你给我说没用！”

那个黑衣少女闻言，恨恨地跺了一下脚道：“好！再见！”

说着“嗖”的一声，把身子纵了起来，倏起倏落，瞬息之间，已无踪影。

雪用梅在月光下呆了一会儿，她实在弄不明白这姑娘是个什么角色。当下不及细想，因为阵势还没有布置好。她勉强耐着性子，照着图上所列，又布置了一番。一边布阵，一边心中却在想着，这件事要不要告诉边大哥呢？

想到此，内心不禁又十分气愤，因为他们才来此不过两天，想不到人家竟找上门来了！

更令她不解的是，来人竟是一个女的。

她心中不禁忖道：“边大哥把他们说得那么厉害，其实以这个姑娘的身手看来，虽然武功不弱，不过与我在伯仲之间，未见得多么厉害！”

她一面缓缓地往回家的路上行去，心中却又自忖道：“这件事，我看还是先不要告诉边大哥和爹爹的好，不然他们一定会笑我大惊小怪。我暗中注意一下就是了！”

这么想着，心中甚觉有理，又忖道：“好在所谓的敌人，不过是个小女孩，她要是真敢闯来，我就给她一个厉害看看！”想着，已走出了这片松树坪。

雪老头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见了用梅，问道：“你全都布置好了？”

用梅点了点头，雪云彤又问道：“可发现有生人在一旁窥视？”

用梅心中一动，忍不住要说出实话，可是转念一想，如果说出来，父亲定会怪我，为什么不把对方擒住？

这么一想，她连忙摇了一下头。

雪老头点了一下头道：“很好，你边大哥果然不愧是大侠客，这‘五云镇阳阵’端的是妙用万方，方才，我仔细推敲了半天，也猜测不出其中的玄奥！”

二人回到舍内。这所房子，乃是一座普通的木屋，顶上覆以茅草，这里原本是一个退隐的高士静居读书的地方，后来他人去了，房子就空了下来，只留一个老家人在这里看管。雪云彤他们来后，给了那老家人几个钱，商量着借了过来。那个老家人正愁无法分身，现在正好乐得转借，即日就卷了行李下山去了。

这是一个院子很大的居所，后院有丝瓜、葡萄和藤萝花的架子，另外还有一个茅草盖顶的小亭子；前院种有冬青树和各种花草。

如今，正值春末季节，有些花树，还开着各色的花朵，有的正含苞待放，清早和日暮的时候，涉足其间，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振奋感觉。

边瘦桐来此，不知不觉，已有半个多月了。他是一个非常有耐性的人，这些日子里，他只是静静地卧在床上，绝不现出一丝急躁的表情来。雪用梅和哑童司明，细心地照护着他。尤其是用梅，对他更是无微不至，毫无怨言。

这期间，边瘦桐渐渐认识了用梅是一个善良而且有着深深同情心的姑娘。一想到自己昔日的态度，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侠客不禁深深地感到惭愧！为了报答用梅的照料，边瘦桐在病榻上，每日抽些时间把几种功夫，耐心传授给这个聪慧的姑娘。日子就这么打发了过去！

雪用梅本来时时为那黑衣少女的来临而感到不安，可是这半个月来，并没有一些儿风吹草动，她的疑心不由渐渐打消了。有几次，她曾想把这件事说出来，却因为怕引起边瘦桐的不安而作罢。

这天清晨，边瘦桐又早早地起来了。

他所谓的起床，只不过是窗下设下一张坐椅，然后由司明把他扶上去坐好而已！

他很爱欣赏院中的花草，观看来去的鸟雀。只要静静地欣赏着他们，他内心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

司明站在他的旁边。自从边瘦桐瘫痪以来，他的心情，就和主人一样，再也未曾开朗过。这会儿，他愁眉不展地立在边瘦桐身后，一声不哼。边瘦桐回过头来，对他一笑道：“不许你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不会死的！”

司明口中“咿咿”地叫了两声，用手指了一下主人的身子。边瘦桐淡淡地一笑道：“你是说我的身子不能动？”

司明点了点头，边瘦桐微微一笑道：“别担心，早晚有一天，我会好的。”

说到此，侧耳一听，忙道：“快开门，雪老回来了！”

司明怔了一下，遂走过去开了门，果见雪云彤一袭灰衣，远远地向这边走来。

哑童见主人听视之力，丝毫不减昔日，心中这才略微放了心。

雪老头走进室内，笑着向边瘦桐道：“好灵通的‘入云耳’，老夫离门尚有十丈远，你竟已知道是我来了！”

边瘦桐转过身子，含笑道：“在一起相处久了，你老的脚步声，我已经听熟了！雪老，你请坐！”转向哑童吩咐道：“司明，献茶！”

雪老头笑道：“少侠不要客气！”说着坐了下来。

边瘦桐好奇地打量着雪老头的一身装扮。只见他身着一袭灰衣，腰扎同色腰带，白袜青鞋，背后背一个大草帽，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不由问道：“老前辈，你要出门去？”

雪老头嘻嘻一笑，欠身道：“正是，老夫此行远去赣东，要去找一位老朋友。此人如肯前来，少侠之疾，定能痊愈！”

边瘦桐长叹道：“为了晚辈，怎忍令你老长途跋涉！我看，还是不去了吧！”

才说到此，就听到用梅的声音，娇声唤道：“爹！你在哪里呀？”

雪老头笑了笑：“这个孩子！”遂大声道：“我在这里。你来！把东西放在门口就是了！”

用梅应声进来了，先笑着向边瘦桐招了一下手，又道：“边大哥早！”遂回过头来对雪老头道：“爹，东西我都拴在马上了，那口剑，我也系在鞍子下面了，你这就走么？”

雪老头点了点头道：“你边大哥仗着武功精纯，身体短时无碍，可是久拖下上，却不是办法，我还是快去快回吧！”

用梅眼圈一红，道：“爹！你老路上可要小心呀！”

雪云彤哈哈一笑，道：“痴女儿，你还把父亲当成个小孩子么？快别孩子气了！”

雪用梅低下头笑了笑：“你只要快回来就好！”

雪云彤望着边瘦桐笑道：“我是来向你辞行的，如果那位老朋友肯赏脸的话，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能回来。在这期间，你一定要排除内心的杂念，静心地等候！”

边瘦桐苦笑：“前辈为我，不辞万苦，莫非我竟连身上的一点痛苦也忍不住？”他感慨地点了点头道：“这份恩情，我将永记心内！”

雪老头哈哈一笑道：“我要是为了要你谢我，就不会跑这一趟了！”说着皱了一下眉道：“只是这段时间里，却没有人来与你推穴活血了！”

雪用梅笑了笑：“爹爹放心，这一切有我呢！”

雪老头呵呵大笑道：“好！这可是你自己应承的，你边大哥要是有什么不好，你可就没脸见我了！”

雪用梅闻言微微一怔，笑了笑：“你老请放心，我会好好服侍边大哥，你只管放心走吧！”

雪老头很高兴地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却见边瘦桐深深凝着一双眸子，微微地发呆。他知道，这位名扬天下的少年奇侠，一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必定是内心深感不安，也许他立刻就会变脸，阻止自己远行，还是马上走了为好！想到此，一笑道：“边少侠，你多保重，我走了！”

边瘦桐望着他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雪老头走出房门，雪用梅紧随而出。

院子里，马已备好了。雪云彤翻身上了马，望着女儿道：“我走之后，你最好深居简出，须知敌人众多，你一个女孩子，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愿我那位老朋友能够来此一趟，要不然边少侠……”

雪用梅立刻紧张地问：“边大哥的伤会好么？”

雪老头苦笑一声，道：“那位老朋友如果肯来，也有一半的希望；否则，除了毒君桑小石之外，只怕谁也没有办法！”

雪用梅不禁呆了一呆，紧紧抓住父亲的手道：“爹爹！你一定要设法啊，边大哥不能死……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雪老头应了一声，一面策马前行，一面道：“这还用你说！”

马行不远，这位久历风尘的老武师又回过头来，望着他的爱女，讷讷道：“梅儿，我看边瘦桐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内心远比他表面更为刚直和坚强……”

雪用梅面色绯红，笑道：“哎呀！你说这些干嘛呀！”

雪老头赫赫低笑了一声，把下面的话忍住了，他点了点头，双手用力一抖马的缰绳，那马撒开了四蹄，泼刺刺地疾驰而去。

雪用梅目送着父亲离开之后，内心不禁浮上了一层伤感！

她心中惦念父亲，如今已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此时远走赣东，千里风尘，要是中途一个病倒，只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了。

想到此，不禁热泪夺眶而出，她忽然大步向前跑去，想大声呼喊：“爹——你多保重！”

可是另一个念头，立刻又令她止住了步子，因为这时她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了边瘦桐的影子……他正坐在窗前，向着远处眺望……失望、孤独、深沉……如果父亲不去找人，为他把身上的蛊毒去掉，他这条命看来是保不住了。

这个念头，顿时令她内心一惊，到口的话再也喊不出来了。

她绕过了松坪，到了崖前，倚靠在一棵松树上，她看见了父亲在山下飞驰的身影，他那皓白的头发，在金色的阳光之下，上下起伏着，慢慢地远了。

雪用梅只觉得内心无限的辛酸，一时忍不住，竟自“哇”的一声痛哭起来！

她不停地抽搐着，口中含糊地道：“爹爹！爹爹……你老真的走了么？”

忽然，一个冰冷的声音道：“他还会回来的，你哭什么？”



用梅不由大吃一惊，猛然回过了身子，却见一个白衣白裙的少女，站在面前。

她抹了一下眼泪，仔细地望了望，不由面色大变，反手就去抽背后的宝剑。不料，抽了一个空，当下退后一步，狠狠地一跺脚，道：“原来是你！你来做什么？”

原来，此女正是前些日子雪用梅晚间看见的那个神秘的黑衣少女，想不到她此时此刻竟又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白衣姑娘微微一笑道：“请放心，我今天可不是来跟你打架的！”

用梅气道：“你来了多久了？干嘛这么鬼鬼祟祟的？”

白衣少女笑道：“放心，我刚来。”

用梅温道：“你来做什么？”

“找你呀！”白衣少女笑咪咪地说道：“我已经找你好几次了，只是都没找到！”

用梅心中动了一动，奇怪地道：“找我做什么？”

白衣少女一只手按在松树上，那双蛾眉，微微向两边分开道：“我看你好玩得很，我们两个又没有仇，你干什么把我恨成这样呀！”

雪用梅不明白，这个姑娘究竟是什么人物！如果说她是敌人一方的，可是自那日以后，至今这么长时间，她为何没有行动？再说，她若是敌人，何必这么笑脸对我？她莫非有什么用意，想利用我不成？可我又有什么好利用的？她愈想愈是不解，皱了一下眉道：“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实说，我不愿意跟你多谈，有什么话，你快说！”

白衣少女一绷脸道：“我好心来找你，是为你通风报信，想不到你居然这么对我，那就算了，我走了！”说着转身就走，可是脚步却迈得很慢。

雪用梅听她说“通风报信”，立刻心中一动，马上叫道：“你不要走！”

白衣少女回过头来，扬了一下秀眉道：“怎么？想明白了是不是？”

用梅面色微红道：“什么明白不明白！你自己语无伦次，弄得我糊里糊涂，我当然要问一声了！”

白衣少女姗姗转了回来，一翻眼道：“好，你就问吧！”

雪用梅皱了一下眉道：“什么通风报信，你最好说明白一点！”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是关于边瘦桐的事，你不打算知道？”说着以一双水澄澄的眸子，仔细地看着用梅，又冷冷的一笑。

用梅不由心中一动，立刻装出一副茫然的姿态，张大眸子道：“什么边……边什么呀？”

白衣少女双手一抱，哼道：“装得可真像！”

用梅不由脸上一红，她是最不会作伪的人，一说瞎话自己脸先红了！可是她也知道这事可不是玩的，当下咬了咬牙道：“什么装？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白衣少女哼了一声道：“你还当我不知道呀！你，那个老头，还有那个哑巴，和那个姓边的，都住在一块，是不是？”说着向前走了一步，目光死死地盯在用梅的身上！

雪用梅一听她道出了真情，面色大变，不由急道：“谁告诉你的？你……你是谁？”说着就想扑过去，白衣少女笑咪咪地道：“你别管是谁告诉我的，反正我没有恶意，你说对不对？”

用梅哪里知道，对方只不过是一种行诈的手法，当时却以为她已经全都

知道了，当下冷冷一笑道：“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何必不再多问！”

白衣少女闻言呆了一下，可是立刻又换上了一副笑容，慢慢走上前道：“你承认了？”

用梅冷笑道：“承认了又怎么样？”

白衣少女妙目微转，笑道：“这就是了，如果我有心想害你那位边大哥的性命，我早就下手了，又何必必要等到今天！”

用梅冷笑道：“谅你是不敢！”

白衣少女眉尖一扬道：“不敢？我怕谁！怕那个老头？还是怕你，或者怕那个哑巴？”

雪用梅心中焦急地想道：“这姑娘知道底细，她如果说不出个理由，今天断断不能放她离开！”当时恨恨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衣少女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微微笑道：“雪姑娘，请坐一坐吧！”

用梅又是一惊，道：“你……你怎么知道我姓雪？”

白衣少女笑咪咪地道：“我不是早告诉过你么！岂止是你的姓，什么我都知道！”

用梅呆了一下，慢慢坐了下来，冷冷笑道：“好吧！现在你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吧！”

白衣少女秋波一转，道：“求我了吧！可是你方才对我的态度可不太好，不过，我是不会和你一般见识的！”

雪用梅倏地站起来，道：“你到底是谁？再不说，我可就不客气了！”

白衣少女抿嘴一笑，道：“你们死在眼前，还敢对我如此说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用梅咬牙道：“你少吓唬人！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么？有什么本领，你只管施展就是了！”

白衣少女蛾眉一挑，忍着怒火笑道：“雪姑娘，我甘愿背叛同伙，前来通风报信，不想你竟会对我这样，真太令人失望了。到时候只怕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用梅冷笑道：“你还会有什么好心？”说着看了一下天，冷漠地道：“你们有多少人，只管一起来就是了，看看我们怕是不怕？”

白衣少女眉尖微耸，玉手轻抬，向林内随意指了指，微微笑道：“你以为你一个小小的阵式，就能难住我了？告诉你，我对此阵了如指掌！”

用梅不禁内心一惊，呆住了！可是她转念一想，边瘦桐技艺超群，他所布设的这“五云锁阳阵”，就连父亲那么深堪的阅历，尚莫测高深，钦佩不已，对方一个小小女孩，竟会看出破阵的端倪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依我看，她必定是另有企图，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可上了她的当！”用梅心里这么想着，不由微微一笑道：“啊！这倒是想不到的事！”

白衣少女晒然笑道：“你以为有了这个阵式，别人就不能妄入雷池一步了？那岂不是作梦！”

用梅只是望着她，一声不哼。白衣少女又笑道：“你要这么想，可是大错了！”用梅仍然一声不哼。白衣少女似乎有些焦急，笑了笑问道：“你这阵式一共有几个门？你说说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用梅冷冷地道：“你既然知道，又问我作甚？”

白衣少女叹了一口气，脸色微红，道：“算了！我今天来找你，实在是想要你带我去见一下边瘦桐，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说着向前逼进了一

步道：“这消息关系着他的生死，你快带我去见他！”

用梅想了想，摇了摇头道：“边大哥喜欢静中休养，不愿有人打搅他，你如果真有什么重要消息，告诉我也是一样的！”

白衣少女怔了一下，道：“你这人真不合作！”

用梅微微笑道：“你既然知道这阵法，又知道我们住处，大可自己去，又何必要我带你前去，只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你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撒谎！”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面色一白，冷笑道：“你这个人，可真是顽固到家了，既然如此，你也就不要想回去了！”说罢，一口龙泉剑已自背后抽了出来，娇躯一旋，已来到用梅面前，剑身向下一压，雪练似的射出了一道光华，直向用梅脖子上绕了过去！

雪用梅急忙向下抽肩，用“金鲤倒穿波”的轻功，“嗖”一声窜出了五丈开外。

她身形一落地，立刻冷笑道：“好呀！现在露出原形了！”

一言甫毕，忽见白衣少女用剑指着她，伤心地道：“我好心好意前来投靠你们，你这丫头却对我怀有疑意。如今我两面都不讨好，既然如此，我只好和你拚了！”说着忽地一把暗器打了过来！

雪用梅心中正自不解，见她发射暗器，忙向下一伏，却不想对方暗器竟是高出自己头顶许多，飞了过去！

从呼啸声里，雪用梅断定，那是一掌金钱镖。只听得叮叮咚咚一阵乱响，就像是下了一阵急雨似的。雪用梅心中奇怪，暗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真是她用来打自己的暗器，那她的暗器手法实在是太差劲了！

心中这么想着，手中扣了一把铁莲子。正要抖手打出，回敬她一下，却闻得身后林内，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厉叱道：“好丫头！我看你今天还向哪里跑？”

雪用梅大吃一惊，正要挺身而出，只见眼前人影一闪，一个黑衣少年，由树梢之上。飞纵了过来！

雪用梅以为自己身形显露，被对方发现，扬手正要把暗器改向这少年打去时，却见那黑衣少年如星驰电闪似的由自己头上扑了过去，向着那白衣少女扑去！

用梅一怔，心道：“这是怎么回事？”

犹豫之间，掌中暗器扣而未发。抬目细细看时，却见那黑衣少年，身形向下一落，举剑向那个白衣少女刺去！

白衣少女举剑一格道：“哥哥，你先别打！”

黑衣少年赫赫冷笑道：“谁是你的哥哥？你现在已背叛了我们，投靠了仇人边瘦桐，你还当我不知道么？”说着又一剑拦腰砍去！白衣少女似乎很怕这个黑衣少年，口中不停地唤道：“哥哥！哥哥！”一面唤着，娇躯连连后退！

黑衣少年一剑又没砍着，更是大怒，厉叱道：“好丫头！你竟敢跟我动手？还不快把宝剑丢下来，伏地受死！”

白衣少女失声哭道：“哥哥！我冤枉呀！”

黑衣少年剑眉一挑道：“冤枉？方才我扑过来时，还亲眼看见你与那姓雪的贱人在一起说话，这会她不知藏到何处去了，你还要抵赖！”

白衣少女边战边退，一面解释道：“没有！没有！”

这时在一边窥视的雪用梅，心中好不歉然，暗忖道：“看来，这姑娘倒

是一片真心投靠我们，我方才是太多疑了！”她一面想着，一面徐徐退身入阵。隐在一棵大松树之后，密切注视着眼前这一幕兄妹激斗！

这时，那黑衣少年已把白衣少女手上的长剑击落在地，一口明晃晃的长剑逼在她的面前，恨声地道：“你把那消息告诉姓边的了？”

白衣少女抖颤着道：“没有……没有呀！”

黑衣少年啐了一口，问道：“那你跟那姓雪的贱人说了些什么？”

白衣女仍然讷讷地道：“没有……什么也没有说！”

黑衣少年狂笑了一声道：“幸亏那贱人没把人阵的方法告诉你，否则我倒是擒你不住了。现在是天从人愿，我看你还往哪里跑？丫头！还不给我受死！”

白衣少女泪汪汪地道：“哥哥！方才我什么也没有说，真的！”

黑衣少年退后了一步，冷冷道：“现在我也不跟你多说，你虽是我妹妹，可我再也没有脸带你回去了！你背叛了红衣狮门，那毒君桑小石也恨得你要死，说你偷了他的引蛊口诀，想去救边瘦桐，你说有这事没有？”

白衣少女泣道：“没有……决没有这种事，桑小石乱说！”

黑衣少年嘿嘿一笑，道：“乱说？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现在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说到此，他一扔手中剑，“呛”的一声，摔到了一边，正巧落在雪用梅脚前不远的地方。

黑衣少年遂即大声叱道：“你自己死，别叫我动手！”

白衣少女哀哀哭求道：“哥哥，我错了，饶了我吧！”

黑衣少年大声叱道：“快！少废话！”

白衣少女猛地由地上跳起，道：“好！我死！我这就死给你看！”说着拾起了宝剑，向着自己脖子上就抹！

这时候，雪用梅实在忍不住了，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姑娘自杀。当下猛地探出身子来，用力把白衣少女向怀里一拉，急道：“不要死，我救你！”

一拉一转，遂入阵中而去。

黑衣少年在阵外大声叫道：“好贱人！我看你们往哪里跑？”说道身形一纵，扑了过来，举掌作势就打！

雪用梅对那白衣少女道：“不要紧，他进不来！”说着向前进了几步，又突然向左面一旋。白衣少女吃惊地道：“你这是做什么？前进几步？”

用梅不假思索地道：“前六右三！”

白衣少女牢牢记在心中，又叹了一口气，道：“你何必要救我？”

用梅回过头来道：“都是我不对，你不要生气。唉！我不知道你真的背叛了他们！”

白衣少女一双闪烁的眸子，似乎已经忘记了方才的不愉快闪现着兴奋的光辉！

她低头走了几步，又问道：“咦！你这是怎么走的？”

用梅现在已完全信任了她，当下匆匆道：“左八上九，然后六后右三！”

白衣少女又默默记在了心中。雪用梅问道：“方才那人是你什么人？”

“是我哥哥！”

用梅点了点头道：“这么说，你们是红衣狮门的车氏兄妹了？”

白衣少女默默地点点头。用梅不禁大喜，用力握了她的手一下道：“这么说，你就是女飞卫车钺了？”

白衣少女立住脚看着她道：“你怎么会知道我？”

用梅一笑道：“你们兄妹的大名，我早已久仰了！你这次能够到我们这边来，边大哥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

白衣少女面上浮起了一丝微微的冷笑。雪用梅没有看出来，仍然兴致勃勃地道：“尤其是你由桑小石那里学会的口诀，对于他来说，真是太好了！”

白衣少女道：“你是说收回白线蛊的口诀。”

“当然！”用梅笑着说道：“只要能去了他身上的那一条蛊，边大哥立刻就可以复原！那时，我们可要好好谢谢你！”

白衣少女冷冷地道：“这倒不必！”随即问道：“还没有到么？”

用梅一面匆匆地前行，一面顺口道：“快了！过了这个山坡就到！”

白衣少女显得很是紧张，她偎在用梅的身后，不时向四周望着，又道：“还没有到？”

说话的功夫，已经看见了那幢耸立在花石之间的茅屋。白衣少女忽然立住了脚。

雪用梅用手指了一道：“看见没有？就是这幢房子！快进去！”

女飞卫车钗面色一变，一双手在身上摸了一下，忽然惊讶地说道：“糟了！糟了！”

雪用梅被吓了一跳，问道：“什么糟了？出什么事了？”

女飞卫车钗一双手抓着她的膀子道：“那张由桑小石那里偷来的口诀，我忘记带来了！”

雪用梅不由怔了一下，道：“怎么会呢！你再找找，也许放在另外什么地方了！”

车钗在囊内掏了一阵，摇了摇头道：“忘了！忘了！我放在另外一套衣服里面了，那一套衣服，忘记带来了！”

雪用梅顿感失望地道：“这可怎么办？你能记得么？”

车钗摇了摇头，道：“太多了，我没有办法记……”她咬了一下唇，又道：“这样吧，我再回去一趟，尽快赶回来！”

用梅皱眉道：“你还敢回去？你不怕他们会收拾你！”

车钗笑了笑道：“不会！我偷偷地回去，他们是不会注意到的。今夜，我务必赶回来！”

用梅叹了一口气道：“也只有如此了！我今夜在外面等候你！”

车钗笑道：“不必！这阵式我已熟悉，可以任意出入，我会找到这个地方的！”

雪用梅呆了一下，道：“你一定要回来！千万要把那张口诀找来，我和边大哥等着你回来！”

车钗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用梅叹息了一声，心中着实有些扫兴。可是这种事，也抱怨不得。她望着车钗离去之后，独自回到房内。尽管事情不顺利，可她内心仍然异常兴奋，因为今晚车钗一到，带来那张口诀，就可以救边大哥的命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她要瞒住这个消息，暂时不告诉边瘦桐，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一边想着，一边来到边瘦桐门前，轻轻叩了一下。边瘦桐轻声说道：“姑娘请进！”

用梅推门而入，边瘦桐靠在椅子上，微微苦笑道：“雪老走了？”

用梅笑道：“走了！大哥，你放心，他很快就会回来！”

边瘦桐沉默了一会儿，叹道：“为我的事，劳你父女受累，我真不知如

何来报答你们。姑娘，你们待我实在太好了！”他苦苦一笑，又道：“以前，我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可是今天，从你们身上，我才发现，我的做法，实在是大大的错了！”

雪用梅姗姗走到他身后，一只手扶在椅背上，羞涩地一笑，道：“瞧你，干嘛说这些呀！”

她弯下腰来，笑道：“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诚实地回答我，好不好？”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我一向是诚实的！”

用梅转过身子，坐下来道：“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的身子复原了，你会不会马上离开我们？”

边瘦桐晒然一笑，道：“我自然要离开你们，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我不愿再拖累你们！”

雪用梅不由默默地低下了头，羞涩地笑了一下，又问道：“那办完了事呢？”

边瘦桐一怔，说道：“那我会常来看你们的！”

用梅用眸子瞟了一下旁边的哑童司明，道：“你去看看厨房里水可开了？泡点茶咱们吃吧！”

司明立刻站起来，出门而去。

用梅支走了司明之后，大眼睛翻了翻，偷偷地瞧了边瘦桐一眼，叹了一口气道：“这一段日子里，我觉得我真幸福极了，能够在你的身边，我什么也不想……有时候，我真希望，你能在床上多躺几天……”说着，不由笑了起来，抬起了眸子，羞涩地看着边瘦桐，又垂下头，说道：“可是这种念头，太自私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爽朗地一笑道：“姑娘，请你把竹帘拉开来，透点阳光进来吧！”

雪用梅羞涩地点了点头，走过去把竹帘拉了开来，边瘦桐晒然一笑道：“请你扶我过去，好吗？”

用梅点了点头，搀扶着他坐到窗前。边瘦桐仰首窗外，微微笑道：“一个人的心，就像太阳一样，光明、灿烂，不染尘埃，这种生活是最坦率光明的，如果种下了情思……”他苦笑笑了笑，指了指天上的云彩道：“那就会像蓝天蒙上这片云一样，太阳如果为乌云遮住，天空就会变得黑暗，人也是一样的！”说着回过头来，对着用梅微微一笑！

雪用梅面颊不由一阵绯红，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子，焉能不懂他这番话的深意，内心顿时一阵冰凉，一时间，竟由不住簌簌地流理泪来。她用手抹了一下，苦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大哥！”

边瘦桐叹息了一声，道：“姑娘，请原谅，我不是有意伤害你！”

用梅默默地点了点头。边瘦桐望着她道：“你是一个美丽、纯洁、富有同情心的好姑娘，所以我才忍不住要对你说这些话，你方才说这一段日子，你是最快乐的，可是我却认为你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想想你以前无拘无束的生活，你就会觉得现在你并不是快乐的了！而我……”

他似乎想说一下自己，可是又像极难出口，不由摇了摇头，苦笑道：“咱们换一个别的题目谈谈吧！”

用梅忽然又落下泪来。这时候，司明端着两杯茶自外而入，用梅强作笑脸道：“我还有点事，失陪了！”说着低着头，匆匆地走了。

哑童司明把茶放在了主人面前，望着用梅的背影直发愣。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这姑娘太可爱了……只是……”他苦笑着对司明道：“我们需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司明大吃一惊，张大了眸子呀呀直叫，双手连指带比，无限惊异！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我也不愿离开这个地方，尤其是离开雪氏父女。他们对我真是恩同再造，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更要离开这里！”

司明又呀呀地叫了几声，比划了几下。边瘦桐点了点头，说道：“我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多说了！”他叹了一口气，又接道：“你去把我们的东西整一整，注意，千万不能让雪姑娘知道，她一知道，我们就走不成了！”

司明茫然地点了点头。边瘦桐又嘱咐道：“今夜子时，我们就动身；等雪姑娘熟睡之后，你再来扶我！”

司明不大乐意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边瘦桐紧锁愁眉，像是陷身于极度痛苦之中……

傍晚，雪用梅把自己装扮了一番，佩带上宝剑镖囊，当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就潜身在松林以内，在月光之下，不时地徘徊着。她在等候女飞卫车钗，盼望她带引蛊的口诀解救边瘦桐。可是左等右等，总不见人影。

她似乎有些灰心了，内心禁不住在想：“别是她又出了什么事情了？也许又被她哥哥捉住了，那可就糟了！”她越想越是心焦！因为这件事关系着边瘦桐的安危！

静悄悄的松林，甚至连虫声也听不到。雪用梅又来回走了一圈，忽然，她心中忖道：“这个姑娘不要是骗我吧！他们故意作好了圈套，却害我上当……”

这么一想，她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她立刻又想到了车氏兄妹反脸相搏的一幕，心中不禁又暗暗责怪自己太多疑了！

可是疑心既起，心绪是无法再平静下去的！

她匆匆返回到住处，看见边瘦桐房内仍然灯光明亮，似乎还没有休息。

雪用梅忍不住走了过去。忽然，她看见一条黑影，燕子一般自屋脊上拔了起来，随即无影。用梅不由陡然一惊，正要追赶，却见边瘦桐窗户洞开，哑童自屋内越窗而出。雪用梅连忙唤道：“边大哥呢？有什么事？”说着也顾不得避什么嫌疑，越窗而入。

边瘦桐正靠床而坐，精神抖擞地望着雪用梅，笑了笑道：“我听见瓦响，只当是外人，却没想到是你，姑娘请坐！”

用梅不由一怔，道：“那不是我！我方才也看见一个人影，司明已追下去了，也许是……”话没说完，她忽然“啊”了一声，越窗而出。只见哑童司明疾驰如飞般的回来了。用梅急急地问道：“追到了么？”

司明摇了摇头。用梅不由大为奇怪，心中不禁想道：那黑影是谁呢？要是车钗，又何必如此？当时冷笑了一声道：“我们上当了，你快回去保护边大哥，我去去就来！”

司明闻言，点了一下头，投窗而入！

雪用梅展开身形，四下巡视了一遭，仍未见到任何人影，当下懊丧地回到房内。

边瘦桐睁大了眸子道：“追上了么？”

用梅摇了摇头，道了声：“真奇怪！”

边瘦桐细问其故，用梅便不再隐瞒，把事情经过从头说了一遍。

边瘦桐听完之后，面上带出一丝忧虑道：“姑娘，你上当了！这是他们的苦肉计，目的是打探入阵的方法。如今那车钗既知入阵之法，必定伙众前来……”

他猛然挺坐而起，沉着地道：“我们大难将临！这都是因我而起，姑娘，你快快随着司明逃难去吧！”

用梅一听，不由颤抖了一下道：“不会吧……大哥，要逃我们一块逃，岂能丢下你一人不管？”

边瘦桐长叹了一口气道：“时间紧迫，他们不得到我，是不会甘心的！姑娘，你们二人快快去吧！”说着匆匆招呼司明道：“你快和雪姑娘整理一下，马上去吧！”

司明对主人一向是唯命是从的，尽管内心万分割舍不下，却也不敢违拗，当即领命而去。用梅神色大变，道：“司明，你不能走！来！我们搀着边大哥一齐走！”司明闻言，忙转回身来。

就在这时，窗外响起一声狂笑，道：“可惜慢了一步，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吧！”

边瘦桐低声道：“快熄灯！”

雪用梅顺势一掌，灯光熄灭。就在这一刹那间，只听得窗上一声爆响，那扇窗已被大力震得粉碎！紧接着，三条人影窜进了室内！身法之快，有如飞星天坠！

三条人影，几乎是同时往室内一落，成“品”字形，把室内三人紧紧盯住！

边瘦桐惊异之下，冷眼一打量这三个人，不由大吃了一惊，三人是两男一女，两个男的是铁麒麟车卫和毒君桑小石，那个女的正是车卫之妹，人称“女飞卫”的车钗。

雪用梅见状，先是一怔，遂不禁大怒道：“好个刁丫头，原来你竟是奸细，勾引贼人来此，真是该死！”说罢迎面一掌打了过去！

女飞卫车钗一声冷笑道：“这时候，谁有工夫给你打架？”

说话之时，身形早已翩若惊鸿般的荡向了一边，正好落在边瘦桐身边。她对车卫道：“哥哥，你收拾这个贼丫头！”

铁麒麟车卫正想当场击毙边瘦桐，以泄心头之恨，这时间得妹妹吩咐，冷笑了一声，右掌往下一沉，直向着雪用梅肩头之上打去！这时，他却又闻得一声高叫：“帮主掌下留人，这小妞就交给我吧！”

车卫偏头一看，见是毒君桑小石，他本来与哑童打在一块，这时却向这边冲扑过来！

铁麒麟车卫哪里知道，桑小石早已对这位雪姑娘心存邪念，此时闻言，立刻掌式一抽，退了下来。

哑童司明见桑小石弃己而去，又见车钗奔向边瘦桐，护主心切，唯恐主人受难，当即足下一点，已到了边瘦桐身侧。只见他上身向前一俯，“唰”地一掌，直向着车钗面门之上劈去！

女飞卫车钗秀眉一扬，叱道：“好奴才！”右肩一晃，哑童掌已打空！

这时候，车卫已赶到了哑童身后，这位红衣狮门的少年掌门人，功力果然不凡，只听他厉叱了一声：“给我躺下吧！”倏地右手一指，正中哑童的胯骨上。哑童司明只觉得身上一冷，打了一个寒颤，顿时倒地不省人事。

这时，房内人影幢幢，已乱成了一片！



车卫一弯腰，夹起了哑重，轻唤道：“妹妹，快点下手！我先走了！”说着人影一晃，已夹着哑重司明，飘出窗外！

车钗面对着边瘦桐，冷冷笑道：“姓边的，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

边瘦桐瞳子一转，冷笑了一声，叱道：“还不快下手！多说又有何用？”

女飞卫车钗，眉尖一耸，冷声道：“在这杀了你，太便宜你了！我要带你回到我们红衣狮门，用你的头给爹爹祭灵！”

边瘦桐冷笑道：“没这么容易！”

女飞卫车钗见他瘫痪在椅子上，连起坐之力都没有，知道他不能抵抗。当时抿嘴一笑道：“死在目前，尚还嘴硬！”举手就向他肋下点去！可是手到一半，却又空然停住，缓缓收回，她咬了一下唇，一伸手把他夹了起来。

可笑边瘦桐如此一个大英雄，如今却只好听人摆布，尤其对方尚是一个女子！他闭上眸子，丝毫不抵抗，因为抵抗也是没有用的。

车钗夹起了边瘦桐，却见桑小石正在和雪用梅打在一块！雪用梅自幼随父亲苦练武功，造诣自属可观；桑小石又是“怜香惜玉”，一时难分高下。

女飞卫车钗夹着边瘦桐，正要起步，雪用梅忽地奋身而上，口中尖叱了一声道：“贱婢！你要带他到何处去？”

女飞卫冷笑道：“你管得着么？”一闪身，已自飘窗而出。雪用梅娇叱一声，正要奋然扑上，却为桑小石兜头截住，二人又打在了一起！

车钗单手夹着边瘦桐，倏起倏落，来到了松坪以外。

这时，在漆黑的树林内，拴着数匹骏马。铁麒麟车卫正坐在马背上，向这边望着，见状大喜道：“你把他给擒来了？好！”

车钗也不多说，匆匆把边瘦桐放在马背之上，车卫帮着，用绳子把他拴了个结结实实，边瘦桐紧闭双目，连睁也不睁一下。

在另一匹马背上，哑童司明，也被紧紧地捆着，口中不时发出伊伊唔唔之声！

车氏兄妹拴好了边瘦桐之后，各自上马。车卫问道：“桑小石呢？”

车钗道：“他还在和那个雪家丫头厮打呢！”

车卫皱了皱眉道：“怎么回事？连一个姑娘也拿不住！你去帮他一下！”

女飞卫车钗答应了一声，正要纵身而去，却见黑暗中飞快地扑过来一条人影。

车钗止步道：“他回来了！”

那条人影在眼前一闪而过，铁麒麟车卫怔了一下道：“不对！”

紧接着又一条人影，电闪星驰也似的落了下来，正是桑小石！他惊怒地问道：“她呢？”

车卫道：“谁？”

桑小石一跺脚道：“糟了！让那个姓雪的丫头跑了，我追去！”说罢，转身要追。

铁麒麟车卫冷笑道：“追不上了，快走吧！”

毒君桑小石懊丧地跳上了马，恨恨地道：“想不到这丫头这么狡猾！”车卫冷然一哼，说道：“我们主要是来捉姓边的！现在姓边的已经到手，那个丫头跑不跑又有何妨？”

桑小石叹了一口气道：“话虽如此，到底是一个遗憾，你想她能不告诉别人么？”

铁麒麟车卫冷笑了一声，朗然道：“充其量，她找到雪老头儿，二人一

路！可是我敢说一句大话，他们连我红衣狮门的大门都进不去，更遑论其他了！”

桑小石默默地点了点头。五骑快马风驰电掣般的直向山下飞奔而去！

在山脚下，有两辆带篷的马车正在等候着，数名红衣汉子，侍立一旁，如临大敌一般地守候着。

铁麒麟车卫等五骑快马一到，这几名汉子，立刻躬腰行了一礼，打开了车门。

车卫用手一指边瘦桐道：“把此人押上我的马车！这个哑巴，你们押着他，要看守好，不要叫他跑了！”

一名汉子弯言道：“帮主请放心！我们这就起程么？”

车卫点了点头，遂和车钗、桑小石登上为首的大车。两名弟子把边瘦桐自马上解下来，押上了车，坐在三人对面。

铁麒麟冷笑了一声道：“边瘦桐，你也有今日！一切你就认命吧！”

边瘦桐双目下垂，一声不哼。此刻，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面上一副悠然自得之色！

车卫得意地翘起了二郎腿，问道：“此去江口，有多少路程？”

随行一名弟子说道：“禀帮主，最快也要三个时辰！”

铁麒麟车卫点了点头，道：“吩咐下去！今晚登舟，直放巫山。所有采购，在此处办妥，中途就不再泊舟了！”

这名弟子生得猿臂蜂腰，身材魁梧，是第十二分水舵的舵主，姓乔名子玉，号称“燕尾镖”，在红衣狮门诸舵主中，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水功、轻功都高人一等，故颇为车卫器重。这次车卫带着他，也是别有打算的。因为乔子玉所掌的十二分水舵，正是在这长江地面上。他在水面上，拿得起放得下，有他在侧，一切行止都极为方便，无须自己再费神！

“燕尾镖”乔子玉答应了一声，手持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向前方摇动了一下，立时，在众马环侍之下，这辆马车开始在碎石铺就的路面上辘辘地行驰了起来！

乔子玉坐在边瘦桐身边，含笑问车卫道：“帮主要把这入解回总坛么？”

车卫点了点头。这时，车钗微笑着吩咐道：“路途遥远，你不妨为他解开身上的绳索，有我等在侧，还怕他跑了不成？”

乔子玉皱了一下眉道：“这个……”

车卫冷然道：“他身中桑兄毒蛊，已成瘫痪，你大可无忧！”

燕尾镖闻言一惊，仔细打量了边瘦桐几眼，才含笑说道：“怪不得他这么老实呢！”说着，为他把身上绳子解了下来。毒君桑小石望着边瘦桐点了点头道：“边兄，你以本身真火，炼我元蛊，当我不知道么？不过，我要告诉你……”他冷笑了一声，接道：“那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只会自讨苦吃！”

青衣边瘦桐，一直闭目不睁，这时闻言，忽地张开了双目，淡淡地一笑，说道：“桑小石，你若要取我的性命，却也不能，我看你才是自讨苦吃呢！”

桑小石向左右看了一眼，尴尬地一笑道：“我们走着瞧吧！”

边瘦桐那双锐利的眸子，在车内一转，脸上浮起了轻蔑的微笑，又闭上了眼睛。

车卫冷笑道：“上一次你借棺脱身，可谓手法高明；可是今日，你却一筹莫展了！”

车飞卫车钗一直在想着心事，这时伸出一只玉手，递过一个水壶，笑眯

眯地道：“喝口水吧！”

边瘦桐摇了摇头，冷笑道：“谢谢，我不渴！”车钗不自然地把手收了回来。

## 灰衣怪客性古怪

马车兜满了清晨的微风，风驰电掣一般地疾行着。

隔着一层竹制的车帘，依稀可以看见外面的景物。

忽然，车外传来了一片喧哗。

铁麒麟一皱眉道，“什么事？”

这时，马车停了下来，“燕尾镖”乔子玉拉开了窗帘，叱道：“什么事？”

车旁一名弟子在马上紧皱双眉，说道：“一个来路不正的小子，和‘飞刀李’吵起来了！舵主你快去看看吧！”

乔子玉哼了一声，推开车门，走了下去。铁麒麟车卫嘱咐道：“少惹事！如果没什么大事，叫他走算了！”

“燕尾镖”乔子玉答应了一声，关上车门，走出不远，见前边一个骑着白马的怪客，正在和他手下的弟兄飞刀李元春吵吵嚷嚷，其余弟兄把那人团团围住，七嘴八舌，乱成一团！

“燕尾镖”一过来，就有人道：“好了，乔舵主来了！”

飞刀李元春，二十七八年岁，一身黑布衣裤，打扮得十分利落，这时见乔子玉来到，立刻闪在一边，冷笑道：“舵主、你来得正好，这家伙好大胆子，居然胆敢踩我们的盘子，真他妈瞎了他的狗眼！”

马上那个怪客，发出如同老山羊似的一声怪笑，哑着嗓音道：“这是官家的大道，我老西要是高兴，一天就是走个百八十趟，你他娘的管得着吗？真他娘的！”

“飞刀李”一瞪眼，向前一窜，伸手去抓那人的腿，口中厉声骂道：“老小子，你给我下来吧！”可是马上那位怪客，却一带马首，巧妙地闪开了，并且就势一鞭，“叭”地一声，打在了“飞刀李”的手背上！

“飞刀李”疼得叫了一声，右手向下一探，已亮出了一口牛耳尖刀。他双目发红地向前一扑，嘴里大声道：“我宰了你！”

“燕尾镖”乔子玉赶上一步，一伸手拉住了“飞刀李”，道：“且慢！”

马上的怪客见状，又像老山羊似的笑了，露出了漆黑的牙龈！

“燕尾镖”乔子玉抬眼一打量这位怪客，心中不禁蓦地吃了一惊！

只见这人瘦得像一根竹竿似的，面色苍白如纸，手脚和脖颈之上，都用布条紧紧地缠着；一身灰白的长衫，长可及履；头上戴着一顶周围乍了毛的破卓帽；一双吊梢眉之下，露出凸得像龙眼似的一双瞳子；脑后的头发，已现出灰白之色。由年岁上看来，这人确实也不算小了！

乔子玉活了这么大，像这种怪模怪样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当下不由吓了一跳。他顿了顿，问道：“朋友，请问贵姓大名，何故生事？”

怪客龇牙一笑道：“奇怪！我好生生的行路，怎地说我生事？你们这些人也太不讲理了！”

乔子玉哼了一声，冷冷笑道：“朋友，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如果你是冲着我们来的，可就令你失望了！”

灰衣怪客嘻嘻一笑，说道：“我老西只知道做买卖，不懂你说的这些黑话！快闪开，我好走路！”

“燕尾镖”乔子玉是一个最爱面子的人，此刻当着手下人遭到顶撞，不由脸色一红，当时面色一沉，道：“混蛋！给你脸不要脸，莫非你乔二爷还怕了你不成？”他绷着脸，回身向“飞刀李”说道：“你说说！到底是怎么

回事？”

飞刀李元春冷笑道：“方才一下山，我就看见他骑马过去！一会儿工夫，他来来回回，在咱们车子旁边足足走了五六趟，分明是心怀不轨！”李元春哼了一声，接下去道：“我想问问他，不想这老小子开口就骂人，舵主，咱们能受这个气么？”

灰衣怪客阴森森地一笑道：“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只要我高兴，就是来回跑上个七八十趟，你管得着么？”

“飞刀李”一瞪眼道：“我怎么管不着？娘的，我揍你！”

乔子玉又拉住了他，望着这怪人冷笑了一声道：“朋友，你用不着再装模作样了，我不想问你，不过你应该知道……”说到此，回头对他手下一名汉子沉声道：“亮开帮旗，叫这位朋友见识见识！”

那名弟子跑至车前，从车辕上抽出一根旗杆，拉下旗套，立刻现出了一面绣有金狮的大红旗子，迎风飘展！

“飞刀李”挺了一下胸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吧！”

骑在马上灰衣怪人，望着这面旗子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道：“这么说，贵帮的帮主也在车上了？”

乔子玉冷笑了一声，道：“那是自然。”

这人抱了一下拳，嘻嘻笑道：“失敬了！”说着话，一双凸目，又死死地向着车上望了几眼，一带马缰，怪笑道：“打搅！打搅！”胯下那匹白马，尥开四蹄，泼刺刺地冲了出去。

飞刀李元春猛一下挣开乔子玉的手，赶上一步，叱了声道：“着！”

只见他右手向外一翻，“唻”的一声，掷出了一口薄刃的飞刀。这口飞刀在空中发出了一声清啸，直向着马上怪人后心飞去！

那怪人却像是无意似的，右手马鞭向后一挥，就像是打马一样，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口飞刀，竟被他打落在地！接着又发出像老山羊似的一阵笑声，风驰电掣而去！

飞刀李元春大张着嘴巴，久久没有合上。

“燕尾镖”乔子玉冷冷一笑道：“不要管他！他也许是真的知难而退了！咱们快走吧，我不信有人敢打咱们红衣狮门的主意！”说着转身返回车内，吩咐继续前进。

铁麒麟车卫得知以上情形之后，眉头皱了一皱道：“这事情有点不妙。不过，我等身上并无财物，他所为何来？”说着目光在边瘦桐身上转了一转，思忖道：“莫非此人前来，又是为他不成？”想到此，内心不禁一动，当即冷冷一笑，问乔子玉道：“乔舵主，此去江口还有多远？”

乔子玉向外望了望，说道：“尚有两个时辰左右！”

车卫皱了一下眉道：“绕道而行！”

乔子玉怔了一下，立刻明白了帮主的意思，当时探头窗外传出话去！于是，两辆马车在一处岔道口，转了方向。由此而去江边，比方才直行要多走几乎一倍的路途，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避开半路上的怪人！

淡月疏星之下，这一队车马，来到了扬子江边，江面上灯火点点，江风飒飒！

车卫、车钗、桑小石及边瘦桐，先后下了马车。这时，由江面上缓缓驶来一艘漆金的四桅大船。船上明灯百盏，照耀得水面上金蛇万道，有如玄宫画舫一般！

这正是红衣狮门帮主的金狮座船，由十八名强壮的小伙子操纵着，往江岸靠拢！

铁麒麟车卫率先登船，乔子玉押着边瘦桐和哑童司明紧随其后，其他人陆续上去之后，金狮大船直向巫山行去！

至此，铁麒麟车卫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放宽心，由此而至巫山，虽有极长的一段水路，但是坐在这艘金漆大船之上，可谓“稳如泰山”，何况长江二十四处分舵，处处皆有照应。

红衣狮门在长江流域，有着极大的势力。这一次帮主亲临江上，各舵主无不小心翼翼、守护，随时听凭差遣！

铁麒麟车卫登舟之后，命乔子玉用本门信符传下话去，令各舵主随时留意，以保金舟安全！

这艘大船，舱房华丽宽敞，起居饮食皆有专人待奉，十分方便。铁麒麟车卫来到船上，就如同到了他的巫山总坛一样！

随行的人员，除了“燕尾镖”乔子玉之外，另外尚有二人，一人是总坛的精武堂主“乾坤掌”花天五，另一人是红旗舵主“过天星”曹用。这两个人，都是当初九头金狮车飞亮手下的得力人物，年岁都在五十开外。

铁麒麟接掌本门掌门之后，对于这两个人，也十分尊重，这次出行，特意请二人随舟，以防意外事故。

对青衣边瘦桐，江湖上可说是敬若神明，但是能够见到他的人，却是少得可怜！

“乾坤掌”花天五和“过天星”曹用，对边瘦桐仰慕已久。在老掌门寿宴上，以一枚“红线金丸”击毙九头金狮车飞亮的情形，二人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一次车卫把他押上船来，二人很是吃惊。因此当铁麒麟车卫把路上所遇怪人的一段经过道出之后，这两人都不禁暗暗担心！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既敢明着踩盘，而且丝毫不惧红衣狮门的势力，可见这人绝非等闲。

花、曹二人，都是上了年岁的老江湖了。他们一听到这消息之后，俱都暗暗戒备！

因此，当船放江心之后，“乾坤掌”花天五立即传下话去，命大船上除了内舱灯火之外，四周悬挂的灯笼，一律熄灭，并且加快船速！

第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铁麒麟车卫年少气盛，对于花天五这种谨慎的作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有失“红衣狮门”的威风。

第二夜，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连三夜，没有丝毫动静，就连老谋深算的花天五及曹用，也都感到自己是否太多虑了。

一路之上，经过多处舵坛，各坛弟子均登舟叩拜，显示出“红衣狮门”的确是有着极大世面和威风！

第四天夜间，舟过沙市，铁麒麟车卫走出舱口，凭舷观望，眼前水面甚为辽阔，每只行船皆悬着红红的灯笼，穿梭似的在水面上行驶着，极为美观！

他不由微微一笑道：“两位老师父未免太谨慎了！”遂即唤道：“乔舵主，吩咐大船张灯，五色齐明！”

站在他身后的“燕尾镖”乔子玉立时答应了一声。须臾之间，这艘大船

四周百十盏灯笼一齐点燃，五彩缤纷，映照着金光闪闪的舟面，极为壮观。

站立在船尾的“过天星”曹用，不禁叹息了一声，对身边的“乾坤掌”花天五道：“帮主太任性了！眼前是两处岔口，这么做，太也惹人注意了！”

“乾坤掌”花天五看了看江水，摇了摇头，笑道：“我想不至于出事，不管是哪一路的朋友，到了这里，也应该怕我们三分吧！”

“过天星”曹用鼻子里哼了一声，未再多说。

江风猎猎，这艘大船以飞快的速度，向前疾驰着，船后浪花翻卷起来，就像是一道水龙一般，灯光之下，煞是好看。

“飞刀李”蹲在船头上，望着前面的江水；桑小石也步出舱外和铁麒麟车卫说着话。

船舱内，此刻只剩下了青衣边瘦桐主仆二人，他们被关在两个不同的舱内。

经过几日的行程，边瘦桐始终未曾开口说话，他知道自己此刻定是被押往巫山下的“海天别墅”，只要一到那个地方，自己这条命也就完了。望着舱内那一盏盏五光十色的花灯，边瘦桐睁开了眸子，沉沉地思索着。

忽然，舱门开处，车钗走了进来。

边瘦桐目光转向了一边，车钗望着他冷冷一笑道：“姓边的，‘海天别墅’快到了，你可知道？”

边瘦桐坦然地一笑，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他这种镇定的功夫，确实令车钗由衷敬佩，不由问道：“你就不害怕么？”

边瘦桐微笑道：“天下从没有一件事情，能令我感到害怕！”

车钗左右看了一眼，方要开口，忽然舱门推开，铁麒麟车卫走了进来。

女卫车钗回头一笑道：“你来得正好，你看着他吧！”说着就走了出去。

车卫朗笑了一声道：“你还怕他能跑了么？嗨！太多心了！”随即坐在一把椅子上。

边瘦桐又闭上了眸子，他心中开始感到有些不安，可是外表上看起来，却永远是那么安宁！

“飞刀李”蹲在船头上，正笑着和乔子玉聊天，眼前已来到了两股水道的岔口。

一名水手趋前请示道：“乔舵主，我们走哪一条呀？”

“燕尾镖”看了一下，皱眉道：“先定住船，我去问问看！”

一言甫毕，忽见左面水道上，飞快地驶来了一艘大黑船，朝金舟直冲过来。

这艘船通体漆黑，只在船头上悬有一盏小小的红灯，乍然而来，就像一个幽灵似的。金舟上的人无不大吃一惊，哗然大叫起来。

“飞刀李”不由得大喝了一声道：“呔！来船想找死么？”

这艘黑漆黑帆的大船，行得快定得也快，竟在眼看就要撞上的一刹那之间，忽地定住了。船身两边翻起了水龙似的两股水花！

金舟上的人清楚地看到，对方大黑船的两腹之处，伸出了两排长桨，少说也在四五十支以上。那么疾猛的势头，吃这两排长桨一定，大船立刻就停住了，只有动荡的哗哗水响之声。

“燕尾镖”乔子玉口中“咦”了一声，奇怪地愣住了，原来对方那么大的船面上，竟看不见一个人影！

“乔子玉”冷笑了一声，“呛”的一下，把背后的一口青铜剑撒了出来！他左手一捞长衣，就要纵身跃到对面的船上去！“乾坤掌”花天五这时正由后舱匆匆赶上来，见状急忙喊道：“乔舵主不可莽撞！”

乔子玉回头恭谨地答了一声：“是！”

因为精武堂主花天五，在本帮来说，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不敢不听。

花天五匆匆走了过来，定住了脚，见眼前这艘大黑船好大的气派，从船体大小看来，这艘金狮座舟，比它还小一点！它通体漆黑，乍然看去，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它停在两条水路岔道口上，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使得金狮大船“进退两难”！

很显然，这艘大船是有为而来的！

“过天星”曹用急步走了过来，冷冷笑道：“我料得不差吧？祸事果然来了！”

花天五面色一沉，大声道：“前面这条大船听着，无缘无故挡住了我船去路，是何情？再不出来答话，可别怪我们无礼了！”

大黑船上，依然只有那一盏小小的红灯，在微风之下左右摇动着！

花天五心中一惊，不由退后了一步，他吸了一口冷气，沉声对曹用道：“我看事情不大妙，你快快去通知帮主注意，待我查个清楚！”

这时，金狮大船之上，已起了一阵骚动，十八名水手，全都愤愤地来到了船头。乔子玉要他们站在一边，不要乱来！

“乾坤掌”花天五又照着方才的话，一连喊了三遍，大船之上，除了“吱吱”的风帆之声，仍没有一声回话。

他不由嘿嘿地冷笑一声，道：“这算是哪门子英雄？”

“飞刀李”挺身而出，道：“花堂主，让我过去看看！”

“乾坤掌”花天五点了一下头道：“不可贸然与他们动手，只请他们主人出来答话！”

“飞刀李”哼了一声，身形一起，“嗖”的一声，已纵上了大船，口中叱了声：“呔！”

忽然，风门一开，一条瘦长的灰白影子，当门而立！

李元春“哦”了一声，猛然认出了这个人，不由吃惊地道：“是你……”

话还未曾说完，倏见那人嘴唇一张，一丝冷气直向他身上袭来！

飞刀李“啊呀”一声，正要转身，却被那人拦腰一抱，顿时就昏死了过去！

立在金狮大船上的众人，只看见大黑船上的风门一开一闭，光华一明一灭，就没了下文。一个个都是一怔。飞刀李那一声“啊呀”！他们也都隐约地听见了。

花天五脸色一变，道：“这是怎么回事？”

乔子玉冷笑了一声道：“我去！”说着一跃而过。他冲至船舱前，猛然一脚，直向着大船舱门之上喘了过去！不料，他的脚未到，舱门已开了！

乔子玉因用力过猛，身子向前一冲，咕咚的一声，栽了进去，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么一来，金狮大船上的人都怔住了！

花天五狂笑了一声，道：“何方的朋友？这个玩笑可是开得太大了！”

他这句话刚刚出口，就见黑船上舱门倏然一启，一个高瘦的人影闪身而出！



这人一身灰白的长衣，瘦削的白脸，灰白的头发，就像是一阵风似的，飘身而出，站在了船头。他用冷峻的口气道：“不要吵！惊动了两位岛主，你们可是一个也活不成！”

花天五一见此人，不由吃了一惊，怔了一下道：“朋友，你是何人？因何拦路不放！”

那人阴森森地一笑道：“自然是有原因！”

花天五冷笑了一声道：“我派去的两个人，可有什么得罪？”

那人发出老山羊似的笑声，道：“他们对我无理，自讨苦吃！”

这时，有人偎在花天五耳边小声道：“禀堂主，这人就是在路上扰乱的那个怪人！”

花天五听在耳中，嘿嘿一笑道：“朋友！你一路跟踪我们，还当我不知道么？你心存何意？”

那人笑了一声道：“明明是你们跟着我，怎么说我跟你们？你没有看见我们的船在前，你们的船在后面么？”

花天五赫赫一笑道：“不论如何，朋友你招子要放亮一点！你可知道，在长江行船，容不得任何人撒野！”

那怪人又咩咩地笑了几声，正要答话，忽然由舱内传出一阵叮叮的铃声，他面上立刻现出紧张之色，掉头而回。

就在他推开舱门的一刹那间，花天五等人看见舱内闪耀着五光十色，别有洞天。

乾坤掌花天五白眉微蹙，不解地道：“怪呀！什么人有此胆力，有此气派？”

思绪未断，舱门复开，那个高瘦的怪人又出现了。他冷冷地笑道：“二位岛主有令，传你们主人来见！”

乾坤掌花天五一怔，遂笑道：“你们的岛主说颠倒了，该是贵岛主上船来，求见敝帮的帮主才对！”

那怪人一瞪眼，哑着嗓子道：“胡说！”

花天五哈哈一笑，道：“堂堂的红衣狮门的帮主，岂能去拜见你们的什么岛主？也罢！让我去看一看，是两个什么样的狂傲人物？”说着他双掌一抱，足下一登，平着身子“嗖”的一声，来到对方的甲板之上。

那灰衣怪人发出了一声冷笑，说道：“你是……”

乾坤掌沉声道：“红衣狮门精武堂堂主花天五！”

怪人森森一笑，点了点头道：“花堂主，我奉劝你要收敛一些，否则，你可要自讨苦吃！请进！”说着，倏地拉开了舱门。

乾坤掌花天五大步而入，舱内五光十色的灯光，令他有些头晕目眩。他定了定神，才看清这舱内布置得极为华丽，一色的红漆家具，其上覆以各种不同的兽皮，四周壁板上装饰着各种野兽的头角。数不清的五彩琉璃吊灯，垂吊在顶棚之上，富丽堂皇。乍一进来，真不知自己是置身何地！

就在他眼前丈许以外的地方，悬着数层红色丝绸的慢帘，由慢帘透视进去，朦朦胧胧，模糊不清，看不清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乾坤掌花天五愣了一下，回头看了那灰衣怪人一眼，皱眉道：“你们的岛主在里面么？”

那怪人向他摇了摇手，忽然匍伏在地，把脸贴在地上，像一条狗似的道：“禀二位岛主，大船上人来人求见！”

丝幔之后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是那姓车的小子么？”

灰衣怪人伏地答道：“是精武堂的花天五堂主！”

才说到此，就听得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斥道：“混蛋！什么堂主不堂主？你去告诉他们，在半盏茶的时间之内，那姓车的不上船求见，我就烧了他的船，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灰衣怪人伏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口中连连答应着。待里边话音落下，他才颤抖着立起身来，对着花天五微微摆了摆手，指了指门外。

可是，花天五听了这番话后，却气得面目通红！他忍不住大笑了一声道：“朋友！你们也太狂了！莫非我乾坤掌花天五连见你一下也不配么？”

说着，他猛然用手一揭眼前的红幔。谁知那红幔方揭起一半，就由帘内猛然袭出一股他生平仅见的冷锐劲风！

花天五并非泛泛之流，这股劲风一袭来，他已觉出不妙！当下连忙身子一滚。可是饶他身手再快，这股透帘而出的劲风，仍如同一把刀似的，直由他右肋旁边划了过去！花天五那么高的功夫，竟然没有躲开。只痛得他口中“哦”了一声，踉跄退向一边，不禁有些摇摇欲倒。

那个灰衣怪人，一双鬼爪似的手，不知何时已搭在了他的双肩之上，阴森森地对他笑道：“你如再冒失，可是自找死路！”

花天五只觉得右半边身子，几乎全都麻木了。这时，他才知道帘内人物的厉害，不禁勇气尽失。眼前这个灰衣怪人，虽只不过是对方一个奴仆，而他的身手，也已令自己感到神出鬼没了。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花天五惊得呆住了。

幔帘内又传出那个年轻人的一声冷笑道：“何七，送他回去，告诉他们帮主，快来求见，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

那个叫做何七的灰衣怪人，垂手恭敬地答了一声：“是！”遂带着花天五走到舱外。

乾坤掌花天五本还忍着身上的伤痛，此刻一出舱外，为江风一吹，那伤处有如万支针扎一般，足下几个踉跄，差一点跌倒下来！

何七拦腰抱住了他，冷森森地道：“你已中了二岛主的‘阴尸掌’，如不立时调养，不出两个时辰，将口吐五脏而亡！”

花天五不由吓了一跳，想开口问一下如何调养，无奈一丝丝冷气从脚心直冲上来，冷得他直打寒战，哪里还张得开口！

这时，金狮大船上诸人，见灰衣怪人抱着堂主走来，知己负伤，不禁哗然大叫起来。

灰衣怪人何七身子一窜，已落到金舟的船头，他怪声喝道：“想要命的不要吵！”

过天星曹用正在焦急地等着消息，见状大惊，排开众人上前问道：“来者何人？”

花天五在何七的抱持之下，颤声道：“曹二弟！不可冒失……快……快通报帮主……出见！”说完这几句话，他浑身一阵剧颤就不动了。

过天星曹用大惊失色，对何七说道：“你等一等！”说罢转身进舱。

须臾，铁麒麟车卫大步而出。他面上带出极为愤怒之色，喝问道：“什么事？”

何七怪笑了一声，向他望了一眼，轻轻一跳，已至车卫面前！

他双手把花天五放在舱面上，冷森森地道：“贵堂主中了我家二岛主的阴尸掌，需用热醋浸身三天三夜，方可无虞，否则今夜必死！”

铁麒麟车卫怒吼了一声，狂笑道：“你们岛主是什么人物？竟敢对我红衣狮门中人物如此失礼，我倒要见他一见！”

怪人何七弯腰道：“正要相邀！”

车卫气得面色苍白，厉叱一声，“带路！”

何七阴森森地一笑，道：“我奉劝帮主，等一会儿见了我家二位岛主之后，要放尊重一些，这是我一番好意！”

铁麒麟车卫脸都气青了，冷笑道：“少废话！快带我去！”

何七转身纵上了大船，猛然回身，见铁麒麟车卫已紧紧立在身边。何七露齿一笑，轻声道：“随我来！”遂即推门进入舱内。车卫紧随其后，只觉得舱内灯光璀璨，耀目难睁。

铁麒麟车卫正自感到惊异的当儿，怪人何七已伏下了身子禀道：“红衣狮门帮主铁麒麟车卫求见！”

车卫冷笑了一声，直气得面色赤红，他正要发话，就闻得幔幔之内传出一个极为苍老的声音道：“他来了么？”

何七恭敬地回答道：“车卫现在幔外，恳乞召见！”

那老人嘿嘿一笑道：“带他进来！”

何七站起身来答了一声：“是！”遂向车卫点了点头，走至一边，用手拉了一下丝幔，幔帘向两边徐徐张了开来！立刻，一番奇异的景致，在车卫的眼前展现出来，一下把他惊得呆住了。

眼前是一副极难描绘的图画，西洋红的幔帘，松软得像天鹅绒似的紫红色地毯，五光十色的宫灯，精致美妙的白玉屏风，古色古香的花瓶，一口卧着的白玉水仙缸内，盛开着白脂青郁的水仙。舱房正中，摆着一口透明的水晶缸，缸内翩然游动着数尾色彩斑斓的金鱼！

铁麒麟车卫，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

当他的目光再向前观望时，蓦然发现了那两个养尊处优的岛主。

就在大舱的深处，平置着两张睡椅，俱为红木雕制。二椅之上，覆盖着两张白色的熊皮，齿爪毕露，甚是狰狞。就在这两张睡椅之上，分卧着一老一少两个怪人，乍看起来，真令人吃惊！

那个老的，中等的身材，秃顶，白须，面上皱纹之多令人无法想像。他身穿着闪闪发光的白色丝质短裤褂，两只细白的手腕之上，各套着十数枚白色的玉环，光彩夺目，足下穿着一双用白色细麻编织而成的芒鞋，样式十分特别，一尘不染。

看起来，他像是一个在病榻上缠绵了十几年的垂死的病人！与病人不同的是，他的脸上带着微笑。

再看那个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惊人。

从外表上看来，他不过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身体可以用“虬筋栗肉”四字来形容，肤色微黑，极有光泽！他有着一头漆黑发亮的头发，剑眉星目，鼻如悬胆，上唇下巴上，留着刺猬似的一圈胡茬，周身上下，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力”的会合！

这年轻人，身上未穿什么衣服，仅以一块黑色的豹皮遮住肚脐以下的地方。

他似乎没有注意来人，正用一把象牙柄的小刀，在削着一个大苹果！

铁麒麟车卫有些茫然了。

他不明白，眼前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身分？看他们的派头，就是王公大贾也没有这种享受，更不要说武林中人了。如果说他们是商人，他们怎能会有那么惊人的武功？

车卫自掌一门之后，各行各路上的同道，虽没有多少交往，但也有所耳闻，可是对这两个怪异的人物，他却是毫无所知。

这可真是怪了！

车卫正思念之间，那个老人已自榻上弯腰坐起，口中嘻嘻地笑道：“你叫车什么？车飞亮是你什么人？”

车卫冷冷笑道：“我叫车卫，车飞亮乃是先父。阁下又是何人？”

老人启唇一笑，怪声道：“哦！哦！这么说不是外人了，请坐！请坐！”

右手一招，就有一个粉妆玉琢般的童子，端过一张中镶大理石的坐凳，放在车卫跟前。

铁麒麟车卫本不想坐，可是听对方问到了父亲，又说不是外人，便情不自禁地坐下了。

那老人点头笑道：“你父亲没有告诉过你，三十年前，在海南的一个大岛屿上，有一个救命的恩人么？”

车卫茫然地摇了摇头道：“我……不清楚！”

老人嘿嘿一笑，信手捏起一个剥开的桂圆，放在口中，大嚼了几下，又道：“他许是忘了！那就不必提它了。”他咧着嘴笑了笑：“贤侄！今天我就托一个大，算是你伯伯吧！伯伯我求你一件事，你可要答应！”

铁麒麟车卫面色一冷，站了起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居然以长辈自居。求什么事我先不管，你须先把我手下二人放还，否则，我铁麒麟车卫决不与你善罢甘休！”说着紧紧握住一双拳头，摆出一副要决斗的样子！

睡榻上的老人，正在吃东西，闻言不禁一阵怪笑。

他点了点头，道：“在你来时，你手下二人我已差人送回你船上去了。像这种脓包，派出来真是给你丢脸，你还提他作什么？”

车卫又羞又气，当下冷笑了一声道：“还没有请问你二位大名？你们拦住我的坐舟，究竟心存何意？”

老人慢条斯理地点了点头道：“孩子，你不要问我们二人的名字，说了你也不知道，我们不过是路过中原一行而已！”

车卫怔了一下，咬牙说道：“可是你们究竟是何用心？莫非我红衣狮门中人与你们有过宿怨不成？”

老人连连摇头，说道：“错了！错了！越说越远了！”

方言到此，他身侧睡椅上的那个年轻人，忽地冷笑了一声道：“老货！你给他瞎扯些什么？时候已经不早了，咱们还要赶路呢！”说着，眼睛瞪着车卫道：“告诉你，事情很简单，你船上押了一个人，叫边瘦桐是不是？请你把他交给我们！人一交出来，马上放你的船走。就是这么点事！”

铁麒麟车卫一惊，当下忍着怒火，冷笑道：“你说得好轻松！不错，边瘦桐是在我船上，可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擒到手中，岂能轻易的就交给你们？太可笑了！”

那腰缠兽皮的年轻人双目一睁道：“你不愿意？”

铁麒麟车卫冷笑一声，面色通红地道：“这是行不通的！”

身缠兽皮的年轻人，自榻上一跃而起，目放精光道：“你们红衣狮门中人，素多行恶，我早就气不过了。让我教训你们一下也好！”说到此，他剑眉一挑，偏脸对那老人道：“老货，我们烧了他的船！”

老人双手连摇，嘻嘻一笑，说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就给我一个面子吧！这小子虽是可恨，但是，他那个死去的老子，三十年前却与我有过一段交往……”说着，他眯了一下眼睛，回忆道：“当初我曾答应收他老子做记名弟子，只怪他不长进，在江湖上惹是生非，所以这一次让姓边的小子要了他的性命！”

年轻人冷笑道：“那姓边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人点了点头，脸色一沉，对车卫道：“我老头子对你实在是很有客气的了！我一生对人，还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你不要惹起他的火来，那时候你就惨了！”说到这里，他用手点了那个青年人一下。

铁麒麟车卫冷笑一声，道：“我再说一遍！这事情是行不通的。打搅了！”说着抱了一下拳，转身就走！

可是，他脚下方跨出一步，就觉得一股刺骨的冷风，直向着自己背上袭来！

铁麒麟车卫也是身怀绝技之人，焉能不知道这种风力的厉害。当时倏地一个“怪蟒翻身”，身子“刷”的一声转了过来！

就在转身的一刹那之间，他耳中听得那老人一声惊呼：“不可！”紧跟着从侧面发出来一股掌力，两种内力甫一交合，立即化得无影无形。

车卫转身一看，只见那少年剑眉斜挑，满面愤慨之色。他冷笑了一声道：“二位朋友有意赐教，可至舱外一决胜负，我车卫并非胆小怕死之人！”

老人哈哈几声狂笑道：“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方才若非老夫助你一臂之力，你早已横尸就地了！”

车卫浓眉一皱，正自愠怒，那老人伸出一只细白皮松的手，朝舱壁一指道：“你看！”

车卫顺其手指处一望，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只见舱壁之上，出现了一个掌形的窟窿。

车卫暗自心惊，忖道：这还是那老人发了一掌，解去了不少的力量，否则更要厉害。当下不由心凉了一半。他面色苍白地点了点头道：“好厉害的劈空掌力，车某甘拜下风。”

那身着兽皮的青年，冷笑了一声道：“朋友，你还不服气么？”

车卫低头略一思索，忽地浓眉一挑，足下一点，“刷”的一声，已来到那青年身前。他满面愤慨地吼了一声，“打！”双掌齐出，施出了内功全力，陡然打了出去，直取那青年前胸！

可是，眼前人影一闪，却打了个空！等他错开步子，抬头望去时，那身着兽皮的青年已远远地站立在旁边榻前！

铁麒麟心中一惊，正要拼命二次发掌，忽然看见对方手上拿着一物。

车卫不看则已，一望之下，不由大吃了一惊！他探手向背后一摸，那杆绣有金狮的掌门旗没有了。

那青年手持金狮镖旗，哈哈大笑道：“车卫，凭你这一点本领，还想和我打架？太不自量力了！”说罢“呼”的一声，把掌中那面金狮镖旗展了开来。

只见漆黑的旗面之上，绣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金狮头，正是那杆代表着权

威尊严的金狮掌门令旗。

那年轻人剑眉一挑，伸手向旗上抓去！

铁麒麟车卫见状大惊，大吼一声：“且慢！”

那青年收回了手，朗笑道：“此旗一毁，你的尊严就完了！怎么样，怕了吧？”

车卫事到如今，无可奈何，当时叹息了一声道：“我可暂时将仇人边瘦桐交与你们。不过，三个月后的今天，你们要亲手把他还交给我，你可答应？”

那青年方自冷笑，那老者嘿嘿一笑道：“这个倒使得！”

那身着兽皮的青年人，遂把掌中黑狮旗抛了过去。车卫接在手中，气得面色发白。他紧紧咬着牙关道：“我红衣狮门一向与人无争，不意二位今日无故欺人，都怪我武功不济，但我车卫只要有三分气在，这一口气日后定要出的！”

那青年狂笑了一声道：“我们对你是很礼貌的，否则，就凭你手下人那么无礼，今日也不能这么轻松地放过你！”

铁麒麟车卫气愤填胸，几欲窒息，可是他心中明白，眼前这两个怪人，武功高不可测，自己如不见风转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放过今天，以后再图对付他们的办法也不为晚。当下，他冷冷一笑道：“这份盛情，车某人心领了！”说着抱了一下拳，转过身来。

那青年唤了一声：“何七！”

立刻，由丝幔之后闪出了先前那个灰衣怪人。他匍伏在地上，恭应一声：“二岛主！有何吩咐？”

那青年朗笑道：“车帮主要返回去，代我送客，顺便带回那姓边的主仆二人！”

何七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对车卫弯腰道：“车帮主请！”

车卫目视着这一切，心中愈发不解，当下冷冷一笑道：“今日之会，实为万幸！我车卫如今才知道，海外尚有尔等奇人异士，请二位赐告大名，以铭五内！”

这几句话虽是恭维之词，但是每一句都像针刺一样令人听着不太舒服。

着兽皮的青年，闻言之后，狂笑道：“车帮主，你还是不问的好！”

说这句话时，他整个身子都在疾速地颤抖着，像是忍耐着一种行动。

车卫正自不解，一旁的何七低声说道：“快走吧！”

铁麒麟知道不妙，只得忍着一腔狐疑，冷笑一声，转身而出。

出得舱外后，车卫愤愤道：“你主人叫什么名字？为何不说？”

何七冷森森地一笑，说道：“我不知道，不过，车帮主要找我们也不难，一出南海，自会晓得！”

车卫气得面色紫红，哼了一声，说道：“后会有期！”

二人走至船首，何七一笑道：“车帮主，何七在此等候，请快快差人把边瘦桐主仆送过来！”

铁麒麟冷哼一声道：“也好！”说完，一纵身上了自己的金狮座舟。

过天星曹用忙迎上道：“帮主，有什么事么？”

车卫苦笑了一下，问道：“乔子玉、飞刀李可回船来了？”

曹用点头道：“已由他们送回来了，只是都受了重伤，生死莫测！”

车卫道：“回来了就好！”当下叹息了一声道：“曹师父，我们遇上大敌了，眼下如何是好？”

过天星曹用自车卫返回，已看出事情不妙，见自己这边的人，去三个回来三个，都受了重伤，他焉能不知道敌人的厉害。当下也叹了一口气道：“事到如今，也只能顺应他们才是……”

车卫又叹了一口气道：“你说的不错，先避过眼前再说！”遂把黑船上的要求叙说一遍，然后对曹用道：“你去把边瘦桐主仆押送过去，交与他们。他们是为着他来的！”

曹用怔了一下，叹息一声，向舱内走去！

对面黑船上，何七衣衫飘飘地仁立在船头。

铁麒麟失神地走到船舷边，默默地坐了下来。他在极力地思索这两个怪人，因为武林中对他们似乎没有传闻。

忽然，曹用奔出舱来喊道：“帮主，不好了！边瘦桐主仆二人逃走了！”

车卫一惊，一边的桑小石也惊慌地跑了过来，道：“怎么会跑了？”

过天星曹用顿足道：“舱内没有人了！”

车卫、叠小石闻言，慌慌张张扑进舱内，果然见原先睡在榻上的边瘦桐不见了。

铁麒麟一回身，见女飞卫车钗立在身后，不由厉声叱道：“你不是在里面么，他们逃走你怎会不知道？”

车钗面色一红，皱眉道：“我睡着了，谁知道啊！”

众人正自乱成一团，忽听得背后一个冰冷的声音道：“你们放心，他逃不了的！”

大家闻声一惊，回头望去，不知何时，怪人何七已站在了他们身后。

车卫一惊，冷笑道：“人已走了，你怎么还说逃不了？”

何七眯缝着一双眸子，直视着江面道：“谅他跑不了！”回头一望车钗，龇牙一笑道：“他走得还不远！大姑娘，请借一条小船给我用用可好？”

曹用正希望能抓回边瘦桐，当下应道：“船有，来！我带你去！”

何七又狐疑地对车钗一笑，才同着曹用去了。

女飞卫车钗顿时面红如火，心头怦怦直跳。原来，正是她放走了边瘦桐主仆，可是想不到，怪人何七目光如此锐利，竟会看穿了。

现在一切都白费了，自己一片心意，也付诸东流，边瘦桐仍然会被捉回来的！

想到此，她瞳子里一下浸满了泪水！

她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恨边瘦桐，反而要救他？这是为什么？

哑童司明驾着扁舟，载着瘫痪的主人，正自拼命地摇着，边瘦桐忽然叹息道：“不用划了，我们逃不了的！”

司明怔了一下，只顾拼命地摇着。边瘦桐苦笑道：“你还不信？等着瞧吧！”随即又皱了一下眉，自语道：“南海双鸥？奇怪……他们是从不到中原来的，今日怎会到此？”

正想着，何七的快舟已追到了眼前。司明猛地跃起来，持桨向何七当头打去！

何七向旁边一闪，怪笑了一声。

哑童司明弯下腰来，正要二次出招，边瘦桐却低声斥道：“司明，不得无礼！”

司明奇怪地站住，呆呆地望着主人。这时，何七也早已住手。边瘦桐望着何七，冷然道：“你是何人？南海双鸥为何屈驾中原？”

何七一听对方竟道出了主人的名号，不由大吃了一惊。他对于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的大名，也是仰慕已久了，慌忙行礼道：“小人何七，奉岛主之令恭迎大驾！”

边瘦桐皱眉道：“我与你们二位岛主素无交往，何故相约？”

小船在江浪中上下起伏，何七面上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微笑道：“小人不知道！”

边瘦桐仰面想了想，横竖是身不由己，与其再被车卫所掳，实不如去见南海双鸥，或许尚有一线生机，当下点头道：“我身子不便，你可知道？”何七弯腰道：“小人知道，无妨。”说着纵身过来，接过长桨，划动了起来。哑童司明仍在怒目瞪视着他。边瘦桐微微一笑，道：“司明，我们要去作客了，你该喜欢呀！干嘛老瞪着眼呀？”说罢，双手环胸，目视苍穹，一副怡然之态！

怪人何七不禁看了他一眼，嘻嘻笑道：“我家岛主说你是中原仅有的奇人，果然名不虚传！”

边瘦桐叹息了一声道：“可笑！堂堂红衣狮门，竟会被你这么一个奴才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威风扫地矣！”

何七目光一亮，冷森森笑道：“听人说，你如今已身中奇毒，却不知你这张嘴还如此厉害！”

边瘦桐微微一笑，不再多说。

须臾，小船已来到了那艘大黑船边。何七打桨，把小船定住！

边瘦桐沉声说道：“司明，你抱我上去！”

哑童司明答应了一声，双手抱起主人，轻轻一纵，已跃到大黑船的船头之上。

怪人何七紧接着纵身上了对面金舟，车氏兄妹、过天星曹用等都立在船头。

何七远远笑道：“贵帮的船可以走了！”

铁麒麟车卫冷笑了一声，道：“回告你们主人，三月之后的今天，我将登岛要人！”

何七怪笑道：“欢迎大驾光临！”说罢，纵身跃回黑船之上，从背上取出一面黑色三角小旗，晃了一晃。大黑船缓缓向旁边闪开，空出了一条江道。

铁麒麟车卫转身入舱，大声命令道：“开船！”

众弟子面色悲戚，如丧考妣，随着车卫进舱而去。自此，边瘦桐与红衣狮门及南海双鸥，结下了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怨。

### 少侠被劫赤城岛

边瘦桐和哑童司明上了大黑船之后，这艘大船缓缓地向前行去。

何七把他二人安置在舱内一个偏间里，一切器皿用物，皆极为名贵，地下辅有猩红色地毯，灯光由一对银质的鹤嘴壶的口中吐出，隔着铁格窗扇可以清晰地看见滚滚的江水。

边瘦桐躺在一张软床之上，哑童侍立在一边，显出一副极不耐烦的神态，不时地来回踱着，双手连连搓动！

边瘦桐见状，笑了笑，说：“你不要急躁，主人快要来了，我们要表现出轻松的神情，无所谓的样子！”

司明张大了眸子，用手在脖子上一划。边瘦桐立刻会意地笑了笑道：“我想不至于的，你放宽心，我们定会平安无事。现在你先去休息吧！”



司明听主人这么一说，不由宽心大放，当下倒了一杯茶喝了。他还是第一次住这么讲究的房间，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一屁股坐在松软的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舱房的门忽然被推开了，何七走进来，躬身道：“大岛主来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哑重司明也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何七那双吊梢眉挑了一挑，重复道：“大岛主来了！”

边瘦桐毫不在意地笑道：“请便！”何七怒冲冲地指着哑童道：“你怎么也不站起来？”正要伸手去扯，却听得门外一声苍老的笑声，道：“他们是客人，不懂得这些规矩，免了吧！”

话音未落，一个秃顶的瘦弱老人出现在舱门口。

只见这老人穿一身白色丝质便装，颌下长须，长可及腰，看来颇有神仙气质。

他进来之后，对着床上的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小兄弟，你的大名，我久仰了。”

边瘦桐一笑道：“如果所料不差，阁下可是南海双鸥中的‘血鸥云翅’夏侯三老义士？”

白衣老人突地一惊，遂即眯目而笑，点了点头道：“中原之行，你是第一个道出老夫字号的人，钦佩钦佩！”

边瘦桐点头笑道：“这么说‘晴空一羽’萧苇萧义士也在这船上了！”

老人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他也在船上。”

说着坐了下来，咳了一声，那两粒明珠似的瞳子，在边瘦桐身上转了一下，笑道：“边大侠身体欠安，还需要多休息，如有需要，只管招呼何七就是。边大侠，明晨我再来拜访，有事面谈，现在不打搅了！”说着站了起来，对着边瘦桐点点头，出舱而去。何七也随后而去。

他们去后，边瘦桐叹息一声，道：“一个人是不能失去武功的。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任人宰割了。”说罢苦笑了笑，道：“熄灯，睡觉！”

哑童司明近来心情也极不安宁，全心全意照顾着主人，对边瘦桐的吩咐言听计从，当下立即灭了灯，上床睡觉。

第二天，天色微明的时候，传来叩门的声音。何七叫道：“边先生醒了么？”

哑童跳下地开了门，就见何七身侧随有二人，捧着洗漱用具，还有一个大食盒。哑童接过洗脸盆，两个小童放下了食盒，弯身退出。

何七含笑道：“边先生用餐之后，二位岛主有请！”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正要拜访！”

何七随即退出。司明为主人梳洗一番，打开食盒，见是煮好的小米香粥，二人草草用毕。

过了一会儿，何七又来了。他推着一张带有小轮的虎皮坐椅，向边瘦桐弯腰道：“主人有请！”

边瘦桐对司明点了点头，司明轻轻把他抱起，放在椅上。何七站在椅后，向哑童道：“你就不必去了！”

司明摇了摇头。边瘦桐笑道：“司明，你留下来无妨！”哑童不情愿地退回房内。

何七缓缓推动坐椅，直向后舱而去！

边瘦桐这才发现，这艘船面积极大，舱内房间极多，窗门相对。一眼望去，竟有十数间之多。

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地板，何七把边瘦桐推进了悬有丝幔的岛主卧舱之内，在帷幔前停住，弯腰报道：“启禀二位岛主，客人来到！”

何七恭顺地弯着身子，在没有得到主人答复之前，他的身子是不能直起来的。

边瘦桐坐在椅上，心内不由暗自忖道：“好大的派头！”

一念未完，就见帐内一个童子探出头来。这童子看来不过十三四岁年纪，生得唇红齿白，聪明伶俐，他用手指在嘴上按了一下，嘘道：“不要吵，两位岛主正在下棋，谁要是搅了棋局，可要倒霉的！”

何七龇牙一笑，小声道：“灵哥儿，是大岛主命我接此人来见的。请你去回一声！”

那童子一双乌黑的眸子，在边瘦桐的身上转了一下，奇怪地道：“他是个瘸子？还要你推着他！”

何七低笑道：“别胡说，你快去吧！”

童子点了一下头，晃动着头上的小辫说：“好！我去试一试看。”说着缩回头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探出头来，皱着眉道：“真是的！你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单单在大岛主输棋的时候才来，害得我碰了一鼻子灰！”

何七一怔道：“是大岛主叫我去接他的呀！那我再把他推回去算了！”

灵哥儿从幔子后走出来道：“且慢！”他嘟了一下嘴，“你推走了，等一会儿也许我又会挨骂。这么吧！你轻轻地把他推进去，只要别出声就行了！”

何七歪着头道：“行么？”

灵哥儿点了一下头道：“把人交给我，你就别管了。”

何七嘻嘻一笑，说道：“那就麻烦你了！”

灵哥儿接过轮椅，向边瘦桐道：“边爷，你别出声，要是扫了二位主人的棋兴，我可担当不起！”

边瘦桐冷冷一笑，没有说话。

灵哥儿轻手轻脚地把边瘦桐推了进去。

地上是厚厚的地毯，两旁是芬芳的水仙花，鱼缸里的五色金鱼追逐嬉游。在一个船舱里，竟有这些摆设，确是令人吃惊！

边瘦桐心内不免有些惊异，愈发认为这“南海双鸥”身分与众不同！可是他对这些奇异的摆饰，却并未留心去观赏，只是反复地盘算着，主人劫持他来是何意图，看来对他主仆二人颇为礼遇，并无什么恶意。如此一来，也就更难明白他们的意向了！

在一张大理石台面的楠木桌旁，“南海双鸥”各自盘膝坐在两边，桌上布着一盘棋，“血鸥云翅”夏侯三正自捻着一颗白棋子叮叮地在桌面上敲着，口中连连自语道：“完蛋了……完蛋了……”

雪似的白胡子，像白绫子似的飘着！

在他对面的高座蒲团之上，坐的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晴空一羽”萧苇，边瘦桐还是第一次见面！

他没有想到，“南海双鸥”这一双武林中极少有人知道的怪杰，竟然是一老一少，而且年岁相差得竟是那么悬殊！

这时看来，年轻的萧苇显然在棋上占了上风，他那古铜色的面颊上，展露出得意的笑容，雪白整齐的牙齿发着亮亮的光辉！

忽然，他转过头来，一眼看见了边瘦桐，脸上立刻现出惊异神色，怒目向一边的小童灵哥儿叱道：“混蛋！客人来到为什么不禀告一声，如此待客，岂不太怠慢了！”

灵哥儿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道：“大爷二爷下棋，小的怕搅了主人雅兴，所以未敢出声，二爷千万不要责罚！”

萧苇一笑道：“看你小子吓的，起来吧！”灵哥儿磕了个头，忙站起身，走到一边去了。

晴空一羽萧苇看了一下棋盘，笑了笑，站起身子走过来，道：“边瘦桐！我虽然没有见过你，可是却久仰你的大名，在中原来来说，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边瘦桐冷冷地摇了摇头道：“阁下过奖了。”

萧苇脸上掠过了一丝冷笑，在边瘦桐的对面坐了下来，道：“可你应该知道，要不是我们救了你，你是不会有活命的！”

边瘦桐又摇了摇头，笑道：“萧大侠，你说错了！如果不是你的手下何七追上我，此刻我早已同哑童司明走远了！”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浓眉一蹙，立刻又改成勉强的微笑，哼了一声道：“你逃不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被红衣狮门扣押在船上，是我与拜兄救你上船来的！”

边瘦桐想不到这位二爷说话语气之间，竟是那么傲慢，十分不悦地冷笑道：“萧大侠，你又错了，我并未请求你们救我，即使现在也不晚，你仍然可以把我二人送回去的！”

晴空一羽萧苇一抬腿：“叭”的一声，把一张雕花的红木椅子踢了个粉碎！

他愤怒地站了起来，厉声道：“你说话太随便了！”他拉了一下身上的兽皮，大声道：“你以为你了不起？哈……我现在只需一个手指头，就能叫你死在面前！只是我萧苇一生不打失去抵抗能力的人！”说着双脚用力地一踏地上的木块，一方木块立刻被他踏得粉碎。

这种功力，即使在边瘦桐的眼中，也是相当惊人的。

因为地下铺着软软的地毯，木块是不容易踏碎的，除非有极为真纯的内功，用“气”把木块轻吸着，然后再以“气”粉碎之，否则，是不可能踏碎的。

晴空一羽萧苇竟然有如此卓绝的内功，大大出乎边瘦桐意料之外。可是，他面上却未露出一丝惊异之色，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萧苇一连踏碎了几块木头之后，狂笑了一声道：“便宜你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未必见得！”

萧苇气得双目一瞪，可是却又哈哈大笑了一声，道：“我请你来，不是和你吵架的！”说到此，大声叫道：“灵哥儿献茶！”

灵哥儿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这时，忽听得噼哩啪啦一阵乱响，棋子儿摔了满地。

只见血鸥云翅夏侯三，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愤愤地道：“这局棋输了，我一辈子也不下了！”

萧苇道：“输了棋也不必发这么大脾气呀！”

夏侯三冷笑了一声道：“第五十六手棋时，是我居心仁厚，否则你决赢不了！”

萧苇笑了笑：“无论如何，你现在是输了！”

夏侯三发出一串沙哑的笑声，正要反唇相讥，忽然一眼看见了边瘦桐，他怔了一下，点头问道：“是何七送你来的吧？我只顾下棋多有怠慢，请多包涵。”

边瘦桐微微冷笑道：“不必客气。我已来了很久，不知二位有何事相商！”

夏侯三看了萧苇一眼，笑道：“你还没有告诉他么？”

晴空一羽萧苇脸色微红道：“还没有呢！你告诉他吧！”

血鸥云翅夏侯三咳了一声，坐了下来。

这时，灵哥儿为各人献上了茶。

边瘦桐见茶色碧绿，清香扑鼻，知不是普通的茶。果然，萧苇手指茶杯道：“此乃南海上露峰的松子茶，能清心爽目，常饮更有神效，请你品尝……”说到此，忽然笑了笑：“等一会儿，我叫何七给你送些过去，你尽可以喝的！”

边瘦桐含笑道：“多谢了！”

夏侯三向一边的灵哥儿一挥手，道：“你先下去，不唤你不要来！”

灵哥儿下去后，夏侯三眸子里射出逼人的光芒，注视着边瘦桐的脸，道：“瘦桐老弟，你可知道，为了你，我们已与红衣狮门结下了仇隙！”

边瘦桐一笑说道：“我不懂这是为什么？”说着看了二人一眼：“二位这么做，是何用意？”

皓首银髯的夏侯三嘿嘿一笑道：“当然是有所用意的！老弟，你先不要急！”

说到此，双手连连搓动，道：“昨夜我去看你时，曾经仔细观察过你的气色，如果我所料不差，你身上中有奇毒……”

萧苇冷笑了一声，插口道：“多半是中了蛊毒，是吗？”

红线金丸边瘦桐冷冷一笑，未发一语。

夏萧二人对看了一眼。夏侯三咳了一声，干笑道：“老弟，你不要发愁，你中的这种蛊毒，并非绝症，我二人有办法能够令你复原……”

边瘦桐心中不由一喜，可是立刻又摇了摇头，苦笑道：“我知道，你们是有条件的！”

夏侯三哈哈一阵大笑，点头道：“你真聪明！不错，自然是有条件的，可是算起来，你还是划得来的！”

边瘦桐目光直射着他道：“什么条件？”

夏侯三站起来，在舱内踱了几步，忽地回过头来道：“红线金丸！”

边瘦桐愣了一下道：“什么红线金丸？”

夏侯三一笑道：“我是说，你要把‘红线金丸’的打法，传授给我们二人！”

萧苇冷笑了一声，补充道：“包括你拿手的‘一指双丸’及‘金针认线’的打法！”

边瘦桐呆了一下。夏侯三赫赫笑道：“想一想，你这是划得来的！”

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道：“我还当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二位武功精湛，远超过我，暗器打法各家不同，又何必要学我这几招雕虫小技？”

晴空一羽萧苇哼了一声道：“这不是讨价还价，也不用假客气，很简单，这是一笔交易，我们负责使你身体复原，你传授红线金丸的几种绝技，这是很公平的！”

血鸥云翘龇着七上八下的牙齿，笑道：“就算是你不传之秘，为救自己的性命，这么交换一下，也是划得来的。”

边瘦桐想了一想，微微笑道：“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言为定！”

夏侯三不由大喜道：“一言为定！”

晴空一羽萧苇道：“边瘦桐，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性命掌握在我二人手中，如果你想玩什么花招的话，确是不智之举！”

边瘦桐冷冷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萧大侠这么说，未免令人齿冷！”

晴空一羽萧苇一双光亮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下，点了点头，冷笑道：“我谅你也不敢如此！”

血鸥云翘夏侯三一只手搔了一下头，咧着嘴笑道：“老二，你太多虑了，他不会食言的！”

晴空一羽萧苇点头笑道：“这个我何尝不知，不过是先小人后君子罢了！”说到这里，由位上一跃而起，到了边瘦桐面前，道：“来！我为你去掉那条蛊！”说着，双手向边瘦桐两膀上抓去。

忽然，血鸥云翘夏侯三咳了一声道：“老二。”

萧苇回过头来，问道：“怎么？”

白髯垂胸的夏侯三赫赫一笑，道：“兄弟，你也太性急了，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边瘦桐与你我今后非一日之交，你又急些什么？”

萧苇立刻明白了拜兄的意思，当下点了点头，对着边瘦桐笑了笑，道：“大哥说得对，我们相处不是一时，舟途之上多有不便，等到了岛上，再为你解救也是不迟！”

边瘦桐本以为萧苇会为自己解开穴门，逼出蛊虫，却未料夏侯三忽然喝止，心中好不失望。由此他才知道，血鸥云翘夏侯三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自己落在他二人手中，是否真如方才所说得那么简单，就不得而知了。他微微一笑道：“夏岛主说得不错，来日方长，不必性急！”

夏侯三眯着双目，对他微微一笑，伸手自桌上拿起一个金色的小铃，“叮叮”一晃。

门帘揭处，何七躬身进来，说道：“何七侍候岛主！”

夏侯三嘻嘻笑道：“把边大侠推回原处，好好侍候他主仆二人；从今以后，边大侠就是我赤城岛的上宾，不可慢待！”

何七躬身答道：“是！”遂走过来，小心推动轮椅，将边瘦桐一直送回住处，由司明接过，他才弯身行礼而出。

司明比了一个手式，边瘦桐摇了摇头微笑道：“你不用害怕，我们死不了啦！”

哑童见主人气色甚好，心也就放了下来，自此二人在舟中安心地住着，边瘦桐更是不急不躁，耐心等待。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大约有几天的日子，这条船才驶出了长江，驶入了海洋。

这么长的时间里，边瘦桐没有再与南海双鸥见面，他所需用的物品，皆由何七供应。至于未来如何，去向哪里，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谜！

这一天，船终于泊岸了。

何七满脸笑容地来报告：“到家了！边相公可以准备一下，咱们要下船了！”

边瘦桐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全部的衣物，仅是一个革囊，平素都系在哑童身上，虽历次劫难，所幸并未遗失。

司明听说到家了，忙找出一套干净衣服，为主人换好。边瘦桐低声问道：“我的红线金丸你可藏好了？”

哑童拉开了长衫，指了指两条腿肚子，那上边各系着一个黑皮的小匣子。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很好，今后你要特别注意，不可叫别人看见了，在我身体未复原之前，这东西是露不得的！”司明点了点头。

一切整理好后，何七又在外边轻轻叩门，道：“二位岛主在船头等候相公共同上岸！”边瘦桐点了点头，让司明上前开门。

何七推着一张轮椅，立于门外，他身上换了一套银灰色的薄绸短裤褂，露出一双生满黑毛的瘦腿，足下是一双同色的薄底快靴，一见边瘦桐，深深地打了一躬。

这两日来，边瘦桐似乎觉得气温高了许多。尤其是这几天，他身上穿一袭绸子的衣裳，都感觉到太热了。

边瘦桐在舱内闷了十几天，对外头的景物丝毫不清楚，他渴望着看一下陆地或者是天空。

司明把他抱上了轮椅。何七慢慢推动，一直走到了船头。

灿烂的阳光，耀得青衣边瘦桐的眼睛都睁不开了，炙热的风扑在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暖烘烘的感觉！这种感觉告诉他，他们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宽阔的舱面上，排列着百十名赤着上身的汉子，每个人都是膀大腰圆，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

在船舷右侧的两张太师椅上、坐着南海双鸥。

他二人也已换了打扮！

年老的夏侯三是一套黑色夏布的短衣短裤，足下穿一双用黑色蛟皮编织的凉鞋。他那苍白的皮肤，在阳光的曝晒之下，更显得一丝血色也没有！他的颈下以及膝盖内侧，都垂着松松的皮。看起来，他确实是有些老了，可是他那兴奋的神采以及光亮的双瞳，又似在显示他的活力以及过人的内功！

在他身边的晴空一羽萧苇，看起来却像一个冷热不分的家伙。他那结实的胸脯上，仍然紧紧绷着一件豹皮的背心，下身是同色的豹皮短裤；双足之上，却穿着一双细草编就的红色芒鞋，在足踝的地方，紧紧扎着一双豹皮的护踝；他的颈后系着一个很大的草帽，就像江南人所用的雨伞模样。

他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用手指点着那群壮汉，口中朗声吩咐道：“你们都辛苦了，我特准你们一个月的假，随便到哪里去玩都行，只是一月之后必须要回来。还有一点，任何人不许泄露这里的情况！”

他的话说完，众人雷鸣似的欢呼起来。

萧苇挥了一下手道：“你们可以走了！”

百十名汉子闻声，一齐拜倒在地。萧苇由位上一跳而起道：“走吧，记住！少玩女人！”

这群汉子纷纷站起来，纵身一跃，一阵扑通之声，各自纵入水中而去！

边瘦桐没有理会这些，扭头看了一下，见海岸上生着高可参天的伞一般的树，心想：“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椰子树不成？”

再向下边一看，碧绿的海水，平滑得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

在接近岸边的沙滩上，海水冲上来又退下去，一次又一次地吐出白色的

泡沫。海面上，似乎有一些全裸的土人，在划着独木舟捕鱼……

蔚蓝的天上，海鸟翩翩飞翔。

边瘦桐口中“哦”了一声，自语道：“看来，我们是到了一个新地方了！”

何七走过去向南海双鸥报告一番，两个怪人同时把目光向边瘦桐望来。

夏侯三笑着走过来道：“兄弟！这是热带地方，你们穿得太多了！”

边瘦桐点点头道：“我还受得了！”随即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血鸥云翘夏侯三怪笑道：“我们已经到了琼州岛附近，你来看！”说着他用手远远地一指。边瘦桐随其手指看去，果然看见远处海面上似乎有一大片陆地的影子。

夏侯三笑道：“那就是琼州半岛。不过，这里不是！”

他怪腔地咳了一声，往海水里吐了一口痰，足下踏动着道：“那地方是大明的江山，可这里不是，这赤城岛是我南海双鸥的江山！”说着大声地狂笑起来，趾高气扬地道：“不管是谁，只要他敢走近这地方一步，我们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说完他得意地笑了一下，道：“怎么样，这地方你喜欢不喜欢？”

边瘦桐冷哼一声，未发一言。

就在夏侯三大肆吹嘘之时，十几个穿白色短衣的汉子，驾着一只小船靠近了大船。何七接他们上来，直向后舱行去！

过了一会，他们每人扛着一大包东西走出来，把东西放在小船之上，由何七亲自押船，直向岛上一个湾口驶去！

一会儿，又有一只带有凉棚的白色小舟，靠近大船，人影一晃，纵上来一个童子！

这个童子，外表看起来，竟与黑船上的灵哥儿一模一样。他身上穿着白色夏布短衣裤，像灵哥儿那样，也梳着一根冲天的小辫子！

灵哥儿欢快地从舱内迎出来，大声叫道：“巧哥儿！”

边瘦桐一眼就看出，二人是一双孪生的兄弟，无论身材、相貌，简直看不出有一丝不同之处。

巧哥儿趋前，向夏侯三及萧苇叩头参见，站起之后，他含笑道：“二位岛主沿途辛苦了，请登舟上岛休息一下吧！”

萧苇微笑道：“巧哥儿，这两个月来，没有什么事情吧？”

巧哥儿弯身道：“托二岛主鸿福，岛上安静如常，西面的海胡子曾来访过，并无什么要事！”

萧苇点头说道：“很好，你比灵哥儿办事强多了！”

巧哥儿有些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

夏侯三指了指边瘦桐主仆一下道：“这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二人小心招呼他们下船！”说着瘦腿一纵，如同一支弩箭一样，“嗖”的一声，已落在那只小船之上。小船吃他一落，却连动也未动一下。

边瘦桐看在眼里，心中越发吃惊，暗忖：我走遍江湖，未遇敌手，看来眼前这南海双鸥，却真是大大的一双劲敌了！想到此，不禁有些发呆。

萧苇对灵哥儿道：“你去背边相公上船！”

哑童司明一听，急忙抢先抱起了边瘦桐，双足一顿，径向那只小船上落去！

灵哥儿见状大惊，他只当哑童存心逃走，当时高呼一声：“你往哪里跑？”足下一点，如同一只出巢的燕子一般，扑到了司明背后，抖掌照着司明就打！

司明猛地一个翻身，他两只手抱着主人，不便出招，却飞起一腿，直向着灵哥儿小腹踹去！

值此剑拔弩张之际，只听得当空一声喝道：“不要打架！”紧跟着，一条人影如同一粒流星似的，陡然自空而落，不偏不倚，正落于灵哥儿与哑童司明之间！只见他双臂一晃，二人同时踉跄而出！

二人站定之后，才发现劝架的竟是晴空一羽萧苇。他面对灵哥儿含笑说道：“你误会了，不可失礼！”说着又向边瘦桐一抱拳道：“多有得罪，尚希原谅！”说完，把脸转向司明，目光之中，含着几分惊奇，上下打量了司明一眼，道：“我倒没有想到，原来你身上也有挺好的功夫！”

边瘦桐冷冷笑道：“他哪里会什么功夫，比起这两位小哥儿，只怕还差得远呢！”

这时，司明已把边瘦桐轻轻放在椅上，他退后一步，双手叉着腰，虎视眈眈地望着灵哥、巧哥二人。他二人也鼓着腮帮子，怒视着司明，只是没有主人的命令，他们不敢动手。

这只小船，沿着两旁椰树荫影，徐徐地向前划去，转过了一道弯，眼前来到一处海口。

这海口，看来像是经过人工修整了似的，两侧是高可排云的巨岩，岩石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工开凿的痕迹。

蔚蓝色的海水，沿着直直的水道，把小舟送到内里深处！

就在这水道的尽头，耸立着高可齐天的巨崖，其上老藤纠葛，野草鲜花，看来像是一座巨大的彩坊！

巨崖之下，开着一条两丈宽的水道，铁栅门高高地悬着。

小船穿过铁栅门后，一阵辘辘辘辘的摇动之声，铁栅门便放下来了！

一会儿，小船好像到了园林深处。

这儿，蝴蝶儿翩翩飞舞，小鸟儿彩翼剪空，五色的奇花异草……在蓝带似的一弯海水映照之下，更显得犹如仙境一般！

边瘦桐心中不由暗自赞叹道：“南海双鸥倒真会享福！居然找到如此洞天福地！”

在一丛翠竹之前，小船拢岸了。

岸边十数级石阶，迎面一座用红色岩石建筑的楼房，墙上爬满了一种开着黄花的“软枝黄蝉”，正面一方翠匾上刻着“海角红楼”四个苍劲的大字。

怪人何七恭立在楼前迎接。夏侯三问道：“东西都入库了么？”

何七躬腰答道：“都存放妥当了！”

哑童司明搀着边瘦桐走到楼前。萧苇笑指着这座红楼道：“这是我们接待贵宾的地方，除了你们以外，还有一些客人，他们个性都和你差不多，不大喜爱说话，相处久了，就会慢慢认识他们的！”

血鸥云翅夏侯三却笑道：“但你却不可小看他们，凡是被我们待为客人的，都不是等闲之辈！”

边瘦桐打量着红楼之内，见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挂满了字画，摆设着屏架古董，真可谓琳琅满目！

南海双鸥走到红楼的正厅人口处，萧苇忽然转身问道：“房子整理好没有？”

何七皱了一下眉道：“小人已告诉了歪头老九，不知他现在……”说着唤了一声：“老九！”



里边答应了一声，走出一个头缠白布、身材瘦高的人。这人生得隆鼻碧目，赤发红须，就像是一个洋人似的。他直直地走出来，歪着头，傻乎乎地问道：“谁叫我？”

何七冷笑道：“二位岛主在此，还不下跪？”

那人看了南海双鸥一眼，像呆瓜似的跪下来。何七大声问道：“我叫你整理房子，你整理好没有？”

歪头老九嘻嘻一笑道：“已经整理好了！第七号！”

何七叱了声：“下去！”

歪头老九磕了一个头，起身站在一边，一双碧眼咕噜咕噜地向着边瘦桐直瞅！

青衣边瘦桐心中不禁好生奇怪，为什么这海角红楼的主人竟会使用这么一个傻瓜？

## 海角红楼囚群雄

边瘦桐正自百思不解，忽见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太太，手持一根竹杖，自楼内气冲冲地冲了出来！她用手杖指着夏侯三道：“你们两个东西回来了？你们说的话算不算数？我还要在这地方住多久？你说！”说着，竹杖在地上顿得砰砰直响。

夏侯三后退了一步，面孔微红地道：“十一婆，你休要取闹！”

十一婆咧着没有牙齿的嘴，阴森森地笑道：“南海双鸥，你们两个魔鬼！我十一婆算是认识你们了！你们想杀死我，当我不知道？你们偷学了 my 功夫，又想害死我？哼！”说着，颤颤巍巍地直向二人立身之处走来。

夏侯三大怒道：“混蛋，你想找死么？”

言犹未了，那位老朽得已风烛残年的老婆婆，竟忽地腾身而起，身形一落，正好落到了夏侯三身前！那种速度，真可谓快得惊人！

她怪啸了一声道：“我打死你这个老王八！”话音甫落，那根竹杖已兜满了风力，直向着夏侯三头上打了过去！

血鸥云翅夏侯三口中“咦”了一声，身子忽地向下一矮。老婆婆这一杖打了个空！夏侯三的身子，已如同旋风似的旋转了出去。

十一婆竹杖一摆，呵呵笑道：“好呀！今天我的气得消一消，我打你这个老杂毛！”

两只小脚，在地面上用力一点，如飞而进！

血鸥云翅夏侯三两手一摊，摆出一副不肯与她交手的模样，忽然冷喝了一声道：“歪头老九！”

那头缠白布的呆汉子，从一旁屋檐之下应声窜了出来。正在气头上的十一婆一看见歪头老九扑来，竟自身子抖动了一下，顿时呆住了。

夏侯三手指十一婆对歪头老九道：“我怎么关照你的？为什么随便放她出来？”

歪头老九傻拉巴几的，嘴里不停地嚼着烟叶子，顺着嘴角，向下直流黄水！

夏侯三跺了一下脚，怒叱道：“还不用你的‘大手印’功夫，把她给我拿下来！”

歪头老九这才转向十一婆，嗫嚅地道：“十一婆……回去吧……何必呢！”

十一婆似乎对这个头缠白布、满身黑毛的呆子十分畏惧，听了他的话，气得浑身发抖，当下用手上的竹杖，指着他道：“该杀千刀的野人！你莫非不知道，你是被他们利用了么？你真的为他们卖命？”

歪头老九茫然地歪着头，嘴里仍不停地在嚼着烟叶子。

夏侯三见状，厉吼了一声：“还不快拿下她来！你敢不听我的话？”

歪头老九咧着嘴，赫赫傻笑了两声，回过头来对着夏侯三说道：“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说着，朝着十一婆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嘴里含着一块热豆腐似的，一面挑着眉毛，一面咧着嘴道：“回去……回……去，十一婆，听话！”说着，张开两只像蒲扇一样的大手，赶小鸡似的，嗫嚅地道：“我不想打你……快回去！”

说也奇怪，十一婆这样武功造诣极高的奇人，居然一下收敛了原先的傲气！

她后退了一步，用力地顿了顿手上的竹杖，骂道：“你这个奴才！天生

的奴才！”

歪头老九吐出烟叶子，嘻嘻笑道：“什么奴才……奴才就奴才……”又回头笑着，用手指着夏侯三和萧苇道：“他们给我好烟抽……不抽我就难受……我……我当然听他的话！”

十一婆叫道：“他们是在害你，傻瓜！早晚你就知道了！”

这时，夏侯三第三次发出厉吼道：“歪头老九，拿下她来！”

歪头老九忽地双手一叉，肩头一抖，一双大脚板在地上一蹬，整个身子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飞鹰似的，呼地一声扑到了十一婆面前。他大声喝道：“快回去！”一双大手，就像是两把铁钩一般，猛然间，直向着十一婆双肩之上抓了下去！

十一婆竹杖向上一举，厉喝一声道：“臭奴才！”

可是她的杖方才递出一半，已被歪头老九一把抓了个准！

十一婆怒极，她似乎不甘心为歪头老九所制，手上用了极大的力量，向外夺杖。可是，怪模怪样的歪头老九，却并不十分认真，他像在开玩笑一般的傻笑着，说道：“算了吧……算了吧……你打不过我的……何必……何必呢！”

十一婆虽是用上了平生之力，无奈那根竹杖在歪头老九的手上，就像生了根似的，休想夺得下来！看起来，就像蜻蜓摇石柱一般，一任她摇啊，夺啊！对方那高瘦的身子却是动也不动一下！

一边的边瘦桐，把这情形看在眼里，禁不住大大的一惊！

先前十一婆的出现，他已是十分惊异了。因为对“十一婆”其人，他是早就知道的。此人是江南一个有名的怪女人，她独创的“追魂七杖”，为武林所崇拜。如果边瘦桐不是亲眼看见，他决不相信，这个老婆婆竟会被困在“海角红楼”！

正当他奇怪不能解释的当儿，又发现了第二个怪人——歪头老九！边瘦桐年岁虽不到三十，可是他的阅历却颇为广博，各地风俗人情堪称了如指掌！

歪头老九一出现，从他的貌相、装束，边瘦桐已看出了端倪！

他断定，这歪头老九是祖居边疆的“索仑族”人！一个索仑人，武功竟如此惊人，真是匪夷所思，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想不到这海南一隅的小小孤岛上，竟是如此的一个“卧虎藏龙”之地！

他不明白，这样武功超绝的奇人，为什么竟会甘心为南海双鸥效力。

莫非他们都同自己一样，是由于身体的不自由，而被劫掳至此的？可是看来并不是这样……

边瘦桐不禁陷入一片茫然之中！

这时，眼前的情形，已显然有了变化。

那个索仑人歪头老九，已经单手把十一婆拦腰抱定，后者似乎并不十分反抗，也许她自己知道，反抗也没有什么用！

夏侯三一手摸着长须，呵呵地笑了，说道：“十一婆！你这是何苦呢？你也太不自量力了！”然后，他对歪头老九说道：“关上她，禁期一月！”

歪头老九忽地打了一个喷嚏，流着泪道：“不好……我要抽……抽……”

夏侯三看了何七一眼。何七立刻上前说道：“快进去吧！”说着伸出双手，把歪头老九推进房内去了。

这一场闹剧，暂时结束了。

晴空一羽萧苇微微一笑，对边瘦桐道：“你住在这里，也许暂时不适应，

可是住久了，你就会觉得安然无事！”

边瘦桐虽不了解这“海角红楼”的性质，只是他已可以断定，这儿绝不是是什么好地方！可是，自己目前身体不自由，只能“逆来顺受”，静观待变。当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道：“这地方不错的！”

萧苇注目看他，道：“边瘦桐，我们很看得起你，请你放心，我们不会错待你，只要你肯合作！”

边瘦桐笑而不答。

夏侯三又唤来何七，对他轻声说了几句。

何七连连点头，转身对哑童道：“背着你的主人，随我走吧！”

司明望了主人一眼，边瘦桐点了点头。哑童背起了他，随何七上了楼。萧苇含笑说道：“一两天之内，我会来看你的！”说着，同血鸥云翅夏侯三，向着楼后绕行而去！

哑童司明背着边瘦桐，踏着松软的地毯，进了大厅。他立刻被眼前五颜六色的摆设耀花了眼。何七指了一下前面道：“第三个门洞，向左转！”

司明依言上前。边瘦桐这时才注意到，大厅两则，内廊纵横，每一廊道都通向一个房间。

这些房间都关着门，在红木的门上，分别镶有一块白色的站牌，上面号码分别为：一、二、三、四……

就在第三条廊道的岔口处，边瘦桐看见了七号门牌！

何七走上前推开门，带着哑童走进。室内布置得极为整洁，白色的被单、枕头，洗得一尘不染，壁上挂着草书的条幅，地上也铺有松软的地毯，有书案、坐椅，无不精美，富贵景象之中透出一种幽雅的气氛！

哑童放下主人，何七冷声说道：“边相公如有事，就请拉动这根绳子，”他指了一下床边的一根红色绳子道：“这绳子通着一个银铃，自然有人来照应！”

说着他看了哑童一眼道：“按规定，他不能和相公住在一起，可是二位岛主特别宽待，特允他在此侍奉相公！”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多谢了。”

何七朝旁边走过去，信手推开一扇小门，现出一间小套房。他指着房内道：“他可以睡在这里！”室内有一几一床，也颇为整洁。

何七龇着白牙，微微一笑，道：“主人对你们真是太宽大了，你们所带的东西，甚至连兵刃，都允许你们带进来！”说着他指了指楼上道：“比起他们来，真是优待多了！”

边瘦桐忙问：“他们是些什么人？”

何七答道：“他们都是来自中原的名人，每人都有很好的武功！”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他们为什么都住在这里？”

何七愣了一下，道：“是二位岛主请他们来的！”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请他们来此，是为了什么呢？”

何七顿了一顿，讷讷地道：“和二位岛主互相研讨武功。你也是这样的！”

边瘦桐点了点头，立刻明白了。当时不由冷冷一笑，暗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冷笑一声，道：“方才那个叫十一婆的老婆婆说，她的武功已经都传授给你们岛主了，可是你们为何仍然要把她关在此处，不放她回去？”

何七面色一红，不自然地笑道：“你误会了，那个十一婆一向疯疯癫癫

的，她的话你怎么可以相信？”他阴森森地一笑，又道：“如果我们主人对她有恶意，她还能活着？我们也不会请她住在这地方了！”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正要再问，何七却鞠了一躬，道：“相公不必多问，我还有事，现在要走了！”说着直起腰来，又道：“有一件事，主人吩咐要我告诉相公！”

边瘦桐没有作声。何七笑了笑道：“这红楼附近，里许左右的地方，可以自由活动；如果越出了这个范围，最好不要涉足！”说着阴阴一笑，道：“那时要有人得罪了，可不要怪我们！”说完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边瘦桐看了一下四周，单就环境来说，那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两面轩窗敞开着，从窗前可以看见美丽的庭院，茂盛的铁树，茁壮的仙人掌，高大的椰子树，树上结着累累的椰子！

在司明的室外，泉水不停地流着；浴、厕都极为方便；衣架上叠着各式衣裳，且都洗熨得干净平整！

边瘦桐仰卧在床上，长长吁了一口气，心想道：“南海双鸥果真能为我把蛊毒治好，我也不妨传授他们一些红线金丸的绝技，算是答谢他们救命之恩！”

晚饭的时候，有一名蓝衣仆人，送来了一大盒饭食。

边瘦桐问他什么，他只是笑而不答，惹得边瘦桐生了一肚子闷气！

自从身中恶蛊，失去自由之后，边瘦桐对于人生，开始有了一种新的体会。过去的那种火辣辣的脾气，现在显然是收敛多了。

自住进“海角红楼”后，一晃三天过去了。边瘦桐不急，不躁，倒是哑童司明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边瘦桐叫他推着自己到外面去散散心。房内有特别为他准备的轮椅，司明推着他，慢慢走出房间，来到院中。

阳光下的草坪上，有一个白发黑袍的老人。这么热的天，这老人仍然穿着一袭黑袍，足下是一双福字厚底履。他在草地上背手散步，看见边瘦桐走出来，他似乎很是吃惊，一双深邃的眼睛，牢牢地盯视着他。

边瘦桐猜知，他必定也是海角红楼的“客人”！

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边瘦桐想：红楼内，定必成份复杂，自己不要多管闲事，独自散散心算了。

黑袍老人看了他二人一会儿，又回过头去，双手剪在背后，在草地上慢慢散起步来。

边瘦桐细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只见草翠花红，亭台楼榭，无所不有。在里许以外，是宽广的大海，三面环绕着小岛，像有意围困着这所“海角红楼”似的；只有一面隔着一段十丈左右的海沟，连接着另一块陆地。

边瘦桐对着司明道：“司明，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司明口中呀呀怒叫着，一只手拍了一下胸，比划了一个飞的架势。边瘦桐冷笑道：“你太天真了，凭你这点本事……”说到此，他忽然顿住，猛然回头！只见那个白发黑袍的老人，出现在他们身后，距离不过数尺光景。

黑袍老人大概没有想到会为对方发现了身形，显得很不自自然地嘿嘿低笑了两声，然后点了点头，道：“朋友，你说得很对，在这地方，要想出去，真可以说是难比登天！”说着嘻嘻笑了几声，道：“死了这条心吧！”

边瘦桐闻言十分不悦，他冷笑了一声，对司明道：“推我到那边去！”

司明瞪了那陌生的老人一眼，把轮椅推到一座假山旁，停了下来。

边瘦桐叹了一声道：“在这地方，你我一切举动都要特别小心，不要自

取其辱才是！”

话刚说完，忽然听得背后笑道：“朋友，你说得不错，一切都要小心！”

不需要回头，边瘦桐立刻就知道，又是那个黑袍老人在答话。

他缓缓地转过脸来，果然见那个黑袍老人正站在他的背后。

方才他没有仔细端详这老人是什么模样，这时接近一看，才发现黑袍老人相貌好不惊人。

只见他颧骨极高，右面腮上生有花生米大小的一粒黑色肉瘤，上面生着两寸多长的黑毛。

这老人身材很高，皮肤焦黄，一双招风耳，向两侧挺生出去，唇下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也是黄焦焦的颜色。

如果仅由面貌上来推断，此人实在不像一个好人！

边瘦桐忍着内心的不悦，笑了笑道：“老丈，高姓大名？也是在此间作客么？”

这“作客”二字，说得老人面色一红。

他赫赫一笑道：“一点不错，我是这海角红楼的客人，你大概是前几天刚来的朋友吧？我已听人说过你了！”

边瘦桐苦笑道：“时运不济，无可奈何！”

黑袍老人冷笑了一声，道：“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不要打逃走的主意，这里的客人，有好几个因为要逃走，都作了刀下之鬼！”

边瘦桐不由一惊道：“此话怎讲？”

黑袍老人冷笑了一声，样子很是吓人，他说：“这里的总管也许你还没有见过！”

边瘦桐冷然一笑，道：“你指的是那个索仑人？”

黑袍老人一惊，看着边瘦桐，奇怪地点了点头道：“咦，原来你知道！”说着哼了一声，两边看了看，点了点头道：“不错，就是那个索仑人，他是个杀人如同杀鸡一样的家伙！”

说到此，他阴森森地笑了笑，道：“夏侯三和萧苇，真算没有白养活了他。这是一个软硬不吃的家伙！”他走近二人一步，低声道：“要是想逃走，必须先把这个家伙解决掉！否则，哼哼……一点办法也没有！”

边瘦桐奇怪地道：“这人为什么这样甘心为他们卖命……”

黑袍老人咬了一下牙，道：“他们供他一种烟抽，一抽就上瘾，不抽就难受。如此一来，那索仑人就不得不听他们摆布了！”

边瘦桐正要再问，却听得黑袍老人咳了一声，同时他自己也听见草地上有人走路的声音。当即转过脸去一看，只见头缠白布的歪头老九，正自步出红楼！

黑袍老人冷笑道：“这家伙烟瘾过足了，又该练他的功夫了！”

“练什么功夫？”边瘦桐不解地问道。

黑袍老人退后了一步，席地而坐，道：“这是他每天的功课，是专门练给我们这些人看的，你看看就明白了！”

边瘦桐倒是很希望见识一下此人的功力，于是一声不哼地注视着他！

歪头老九歪歪斜斜地出了红楼，伸了一个懒腰。他远远地对着边瘦桐龇着黑牙一笑，忽然背脊向后一拱，像一条蛇似的“嗖”地一声，已纵跃起来！就以这种姿态，不停地纵跳着！看起来，就像是在抽疯。

可是他一下比一下用力，一下比一下拔得高，开始一拔三四丈高，数次

之后，每一下拔起都达到八九丈甚至十丈开外！

他的嘴里不停地发出“呼呼”的声音，在草坪之上，他就像是一头脱了僵绳的野马，到处纵跳着。

黑袍老人阴森森地冷笑道：“看见没有？这哪里是人！”他顿了一顿，又接下去说道：“这是人能够练到的？”

边瘦桐没有理睬他，只是全神贯注地看着歪头老九的身法。黑袍老人又悄声道：“我告诉你，这家伙是装疯卖傻，其实他比谁都精明！”

转眼之间，歪头老九已跃到三人身边。蓦地，他的身子在三人面前站住了。

黑袍老人怪笑道：“你的功夫长进多了！”

歪头老九咧开嘴傻笑了一声。他那双绿色的眸子，死死地盯在边瘦桐身上，嘴里发着嘶哑的笑声。

忽然，他身子向下一栽，整个身子霍地倒立了起来，只凭着两只手，在草地上飞快地转动起来！速度愈来愈快，渐渐地连他的身体都看不清了，只能看见一团转动的白色影子！

黑袍老人冷笑了一声道：“这家伙今天是成心练给你看，这哪叫什么功夫呀？简直是杂耍！”

边瘦桐微笑道：“老朋友，你说错了，这是西藏的‘大转金轮’，如天真纯的气功，绝难至此地步！”

他感叹了一声，又道：“想不到这地方竟会有此异人？”

黑袍老人不由怔了一下，口中“哦”了一声，侧过头来，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边瘦桐一眼，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倒是我看走了眼了！”

边瘦桐目光始终注定在场上。忽然，歪头老九长啸了一声。只见他身形一阵疾转，一声狂笑，却又正正地立在三人面前！

黑袍老人叫了一声好，用力地拍着双手。

歪头老九对着黑袍老人点了点头，忽然由身上抽出了一条极长的白布带子，看来约有丈许长短。他哈哈一笑，张开了大嘴，忽地腹下一吸。只听得“刷”的一声，那条白布带子，就空一闪，如同“长鲸吸水”一般，整个儿地全都到了他的肚里！然后，他身子向后一倒，以双手托住地面，大嘴一张，用力地“哈”了一下！只听得“哧”的一声响，那条白布带，竟如同白链似的，又由他口中喷了出来！

这条喷出的白带子，有如“长虹划空”一般，在半空里只一闪，已自无影无踪！

这情形，直令黑袍老人看得目瞪口呆！

边瘦桐也感到惊异，可是他心中有数：歪头老九这种功夫，一半却含有障眼法在内。其实这种功力，是天竺人常练的一种“瑜伽”术，只不过这怪人有所变化就是了！

他不由点了一下头道：“好功力！”

这时，歪头老九已收住了式，他目光看着边瘦桐，搓动双手，慢慢地走了过来！

边瘦桐见他过来，不知是何用意，心中很是奇怪。

黑袍老人脸色一忧道：“他来挑战了，小心！”

说话之时，那索仑人歪头老九已笑嘻嘻地站在了边瘦桐身边。他用手指了一下黑袍老人，道：“他功夫不到……差得远！”说着蹲下了身子，嘻嘻

一笑道：“听岛主说……你叫……”他用手摸了一下头，思想了一会儿才道：“边瘦桐，对！边……瘦桐！你名字叫边，瘦桐是吧？”

边瘦桐含笑点了点头，道：“有何见教？”

歪头老九咽了一口唾沫，颈上的喉结蠕动了一下，站起身来，傻笑一声，说道：“听说你的功夫很好……”说着拍了一下手道：“来！我们来比一比！”

说着话，倏地伸出了薄扇大小的一只手，直向边瘦桐面门抓去！

边瘦桐全身瘫痪，此刻如果和他比武，简直是太可笑了！可是他那种大侠的风范和慑人的气质，却使人不敢轻视！

歪头老九的手已到了边瘦桐眼前！

这位名闻天下的年轻奇侠，忽地双目一睁，低低叱了一声道：“住手！”

说也奇怪，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歪头老九，竟忽地把手给停住了。他怔了一下，嘻嘻一笑，说道：“你……怕我？”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你是认为我眼前身子不能动，就好欺么？”

歪头老九收回手摸了一下头，退回了几步。

边瘦桐微微笑道：“你的功力虽然很高，但是取巧使诈的地方很多！”

歪头老九黄须一翘，道：“谁说的？”

边瘦桐面上仍然带着轻蔑的笑容道：“你骗别人尚可，却骗不过我！”

歪头老九面色一红，怪声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边瘦桐道：“你的内功轻功都不弱，但也不见得就能超过我。你的气功，比我红线金丸边瘦桐更是差一大截！”

索仑人大叫道：“胡说……你这个小汉人！”

黑袍老人一听这个年轻人竟是自己久仰大名的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不由惊得目瞪口呆！当下嘻嘻一笑，道：“原来阁下竟是边大侠，老夫真是失礼了！”

边瘦桐苦笑道：“同为落难之人，老兄不必客气！”

歪头老九气呼呼站在一边，那双深陷的眸子里，闪闪放着绿光。

黑袍老人有意说道：“边兄，你方才所说的使诈可是真的？”

歪头老九怪声道：“你……胡说！”

边瘦桐点头笑道：“大家都是明白人，一说出来，反倒不大好意思了！老兄，你的瑜伽术，表演得十分精彩，只是手法还欠高明！”

歪头老九后退了几步，呐呐道：“瑜伽术……你是怎么知道的？”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天竺，西藏，我都去过，如何不知？”

黑袍老人忙道：“他手法怎么不高明？”

边瘦桐回头笑道：“以气吸布是真，这一点是够惊人了，只是他不该再卖弄吐布一节，未免节外生枝，而且显然有诈！”他微微一笑道：“老兄，你当那白布，真的吐空而去了么？”

黑袍老人怔了一下，道：“不是么？”

“不是的！”边瘦桐回过头来，面向歪头老九，道：“我想那条白布，此刻仍在你的袖子里，如不心虚，请拉开袖子，让我们看看！”

歪头老九怪目一转，泄气地叹了一口气，狠狠地瞪了边瘦桐一眼，转身而去！

黑袍老人见状，呵呵地笑了起来，道：“这家伙竟也会有服输的时候，倒真是少见！”

边瘦桐目视着歪头老九，微微笑道：“但是你却不可轻视他，他的功力



确是惊人，能够一口气吸进丈许白布的人，中原还真不多见！”

黑袍老人冷笑道：“所以南海双鸥以其为看家狗嘛！”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说道：“我以为南海双鸥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如今看来，实在是典型的小人作为！”

黑袍老人叹了一口气道：“这也怪我们功力不济，才会被他所擒。可是边大侠，你如此功力之人，却如何也会……”

边瘦桐晒然一笑道：“我如今已是一个废人，任何人都可擒我而不费吹灰之力！”说到此一笑，反问道：“请问老兄贵姓高名，因何来此？”

黑袍老人苦笑了一下道：“老夫叫关大勇，外号人称‘病鹰’，本来寄居关外，作些无本生意……”说到此嘿嘿一笑，道：“不怕你见笑，我那种买卖，虽不怎么体面，可是所劫掠的，尽是一些不义之财。不想，一次得手之后，竟会撞在了南海双鸥手上……”

边瘦桐立刻明白了，这关大勇原来是一名独行大盗，当下笑了笑道：“这样，就被他们人财两得了！”

病鹰关大勇冷笑一声，道：“一点不错！自从来到这赤城岛，他们命我与十一婆，还有九宫徐锡三个人，为他们筑护城河，把海水引来以为屏障……”说到此，伸手向前指了指，冷然道：“这些都是我们监工开成的！”

边瘦桐皱眉道：“为什么要叫你们三个去做这个？”

关大勇叹息道：“你哪里知道，九宫徐锡，乃是一个布阵的能手；十一婆是个地理精；而我则精于各种机关暗器的装置……”

边瘦桐一笑道：“这就难怪了！”

病鹰关大勇说到此，咬牙冷笑了一声，说道：“我们三人，化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为他们把赤城岛整理布置起来，可谓铜墙铁壁一般！”说到这里，他低下头，冷冷一笑，又接着说道：“当初南海双鸥曾答允，只要工程一完，就恢复我们的自由……可是工程完后，他们却把我们三人，分禁在三处，不许我们再见面！”

边瘦桐皱眉道，“这是为什么？”

病鹰关大勇苦笑了一下，四外看了一眼，道：“你莫非还不懂？我三人如果会同一处，他的一切秘密不就全部泄露了？”说着，忍不住连声冷笑起来。

边瘦桐奇怪地道：“莫非你们三人，在这两年之中，就没有互相接触过？”

病鹰关大勇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没有，从来也没有！”他说道：“我们三人，由十一婆负责通道，这岛从外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可是下边却有一条条暗道，脉脉相通。这都是十一婆的功劳！”

边瘦桐想起了来时遇见的那个老婆婆，不由点了点头道：“这人我见过！”

病鹰关大勇冷笑道：“她如今已疯了，整天骂东骂西，真可怜！”他喘息一下又道：“十一婆完工之后，就是我！”他恨恨他说道：“我负责在他们所指定的地方，设下了数以百计的机关和一些小巧的暗器！”说到这里，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当时我真傻，那么卖劲！要是现在，我就是死，也不会为他们出力！”

边瘦桐为病鹰关大勇这一番话说得心惊肉跳，这才真正知道南海双鸥二人的厉害！

关大勇叹了一口气，道：“我的活完了以后，最后是九宫徐锡，他费尽了心血，在这岛上布下了各种阵势，又把阵势的破解之法，画在一张牛皮纸上，

交给了南海双鸥。”

他冷笑了一声，叹道：“想不到，南海双鸥言而无信，事成之后，竟把我们三人分别囚禁起来。”

边瘦桐好奇地问：“他二人囚在什么地方？”

关大勇苦笑道：“十一婆你看见了，就住在楼上，每十天才放一次风，可以出来走走。她放风的那天，我必须闷在屋内。”

瘦桐面上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问道：“那九宫徐锡呢？”

关大勇张开大嘴，唉了一声，道：“这人最惨了！”说到此，他压低声音道：“听说他被南海双鸥囚禁在一座石牢之内，大概这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说道：“好狠毒的南海双鸥！”

关大勇嘿嘿一笑，拍了一下手道：“你看，比起来，我是最幸运的了！我知道，我们三个人，要在这里养老了，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边瘦桐冷笑道：“岂止是你们？在这红楼内的人，我看谁也别想出去了！照你所说，这座岛上，上上下下全有机暗道，外人怎能出去？”

说到此，他面上不禁现出了一片茫然之色。忽然，他点了一下头道：“关兄，你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病鹰关大勇怔了一下道：“当然是真的！”

边瘦桐想了一下，问：“你所布置的暗卡及装置暗器的地方，你还记得么？”

病鹰关大勇想了想，点了点头道：“仔细想，大概还行，只是记不全了！”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这样总比一点都记不得好。明天你可以出来么？”

关大勇点了一下头，道：“可以！”他苦笑了一下，又道：“那没有用，兄弟！我对你用处是极小的！你一定要去找十一婆和徐锡他们！”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当然，我会去找他们的！”

关大勇冷笑道：“找也没有用。第一，徐锡囚禁的地方你我都不知道；第二……”他恨声地骂道：“十一婆那个老妖婆，简直是条疯狗，见人就骂，软硬不吃，你别想从她口中问出一句话来！”

边瘦桐怀疑地道：“你问过她？”

病鹰关大勇苦笑道：“怎么没有？你所想的这些，我早就做过了，可是没有用，十一婆她不相信任何人！”说到此他搓了一下手，又道：“就算十一婆肯合作，找不到九宫徐锡也是没有用的。再说那个索仑人，也不好对付，万一惊动了南海双鸥，更是自寻死路！”

边瘦桐只是微笑不语！

关大勇看了他一下，皱眉道：“何况，你身子又不方便！”

边瘦桐晒然一笑，说道：“无论如何，我也要试试看的！”

关大勇不屑地笑了笑，道：“好吧！那你就试试吧！”说着看了一下天，道：“我要进去了！”

这时，忽见怪人何七由楼内走出，远远唤道：“边相公请返，岛主看你来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微微一笑，对哑童司明道：“把我推回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对我如何？”

病鹰关大勇本来要走，闻言忙回身道：“喂！老弟，可千万注意，说话要留神，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字也不能透露，要不然咱们可都没有命了！”

边瘦桐微笑道：“你放心，明天这个时候，在此会面，你要把图画出来！”

关大勇咧着嘴，微微一笑，道：“你真有这个意思？”

边瘦桐冷笑道：“难道会跟你说着玩？”说着挥了一下手，司明推着他直向“海角红楼”而去。

何七焦急地催促道：“快点吧，二位岛主等了很久了！”说着领他们一直进到厅内。只见夏侯三和萧苇，一脸怒容地坐在客厅内，见了边瘦桐，萧苇冷笑道：“我告诉你，以后少和关大勇接近！”

夏侯三嘻嘻笑道：“这个老小子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

萧苇愤然立起道：“你们说了些什么？”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奇怪，谈几句闲话也不行么？”

萧苇愤愤地坐了下来，凛然道：“他和十一婆，都是这里的危险分子，早晚有他们的好看！”说着回头叫了声：“老九！”

边瘦桐这才发现，一边靠墙的地方，站着歪头老九。他自被边瘦桐拆穿骗术之后，满脸的不高兴和忿忿之色。

晴空一羽萧苇冷笑道：“以后，对关大勇要严加看管！五天放他出来一次！”

歪头老九答了一声：“是！”

话没落音，就听得厅外呵呵一声大笑，道：“五天太短了！二岛主，我关大勇一辈子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众人偏头看去，见病鹰关大勇大步自外走来。

他远远地抱拳道：“今天真是难得，两位岛主一齐驾临，老夫失敬了！”

晴空一羽萧苇怫然道：“我们愿来就来，你何必多嘴！”

关大勇赫赫笑道：“话虽不错，可是我关大勇愿去却不能去！这又该如何解释？”

血鸥云翅夏侯三双目一瞪，厉声叱道：“关大勇，你可要放明白一点，我们对你已是很留情面了，再要出言无状……”说着一阵阴森森的冷笑，那双凸出的瞳子，射出闪闪的凶光，恶狠狠地道：“不要以为我们制你不得！”

病鹰关大勇果然为夏侯三的话给吓住了，他脸色一变，不自然地笑道：“你们要把我怎样？”

夏侯三赫赫一阵冷笑，道：“你应该很清楚，还问我作甚？”

病鹰关大勇面色泛白，苦笑道：“你们总不会把我们三个人……”才说到此，萧苇一瞟边瘦桐，厉叱道：“关大勇！”

病鹰关大勇怔了一下，以手捂嘴，道：“哦……恕我失言，我忘了！”

萧苇偏头对歪头老九哼道：“送他回去！”

歪头老九走到关大勇跟前，傻傻地笑道：“走……吧……嘻！”

关大勇看了边瘦桐一眼，长叹了一口气，随着歪头老九回去了！

晴空一羽萧苇微微一笑，对边瘦桐道：“这人常常胡言乱语，你以后少理他！”

边瘦桐笑了笑，道：“我理他作甚？”

血鸥云翅夏侯三道：“边瘦桐，今天我们二人是专门给你治病来的。往后，你将是一个健康的新人了，可喜、可贺！”

边瘦桐苦笑道：“没有那么容易吧？”

夏侯三鼻子哼了一声，一扬手，道：“就凭这个，手到病除！”

边瘦桐抬眼看去，见他手上持有有一个四方形的白木小盒子，心中不由一

动，但不知是什么东西。

晴空一羽萧苇道：“进房去再说吧！”说着亲自推着他返回室内，司明跟随而入。

进室之后，关上了门，夏侯三嘻嘻笑道：“边瘦桐，我们有言在先，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你应该知道，如果这次你被红衣狮门的人带回去，下场恐怕不堪设想……”

他咳了一声，用手指了一下那白色的木盒，接道：“这条母蛊，是我昔日在苗疆以万金购得，今日为了救你，只怕它性命难保。我们为了你，牺牲可以说是太大了！”

这一点，边瘦桐对南海双鸥自是感激不尽，当下微笑道：“你们有何要求，只请明言，如能尽力，甘愿效劳！”

萧苇点了点头道：“只要你把红线金丸几种特殊打法传授给我们，就够了！”

边瘦桐点头道：“你们救我性命，我如连这几手功夫也不忍割舍，也太说不过去了。二位请放心，边瘦桐一言既出，绝不翻悔！”

夏侯三微微一笑，道：“有老弟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不过凡事要先小人而后君子才好！”说着由身上掏出了一张字据，展了开来，道：“那就请老弟打个手印，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边瘦桐冷冷一笑，说道：“这么做，是否太多余了！”说着遂以拇趾沾了一下印色，在那张字据上按了一下。血鸥云翅夏侯三急忙忙收了起来，笑道：“边老弟！你实在是太仗义了！”

他坐了下来，双目眯成了一条缝，道：“我这就开始为你除去那个祸害！”说完，他偏过头来，对晴空一羽萧苇道：“你千万要注意，它一出来，就要尽快地置其于死地，否则我这条母蛊性命难保！”

萧苇冷笑道：“这恐怕不易吧！那家伙刀剑不入，想要一下弄死它很难！”

夏侯三哼了一声道：“我们这就来看看！”说着，他令边瘦桐坐好，解开了上衣，并且把门窗全都紧紧关上。血鸥云翅夏侯三正正地坐在他的对面；嘿嘿笑道：“边老弟，你全身要放松，心念要专一，否则，那条雄蛊不会出来！”

边瘦桐点了点头，目光收敛，心念归一。

血鸥云翅挥了一下手，对一边的哑童司明道：“你要避开！”

司明也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当下返回自己房中；何七也躲到了门外；室内只剩下南海双鸥及边瘦桐三人。

只听得夏侯三一声低叱道：“开！”右手向匣面上重重的一击，“叭”的一声，木匣顿时张了开来！立刻，由盒内“吱”的一声，飞出一条怪虫来！

边瘦桐从未见过这种毒虫的形像，此刻乍然一见，不免吓了一跳。

只见这条毒蛊，约有脚拇趾那么粗细，通体奇白，头小身大，状极丑态，样子像蚕，可是却比蚕粗得多，背脊上有一道明显的红线，一张钩形的嘴，长长地伸着；在它两肋之间，生有四只极小的翅膀，能够在空中任意飞行！

它出匣之后，在空中飞了一圈，又向四壁乱撞一气，吱吱之声，极为刺耳。

边瘦桐不解，这么做，如何能够引出自己体内的雄蛊？

可是这个念头尚未转完，便觉得丹田穴内一阵奇热，两处气海穴连连跳动，似有一物在内隐隐爬动！

空中的雌虫飞了一转之后，忽地飞到了边瘦桐身边，四只短翅频频扇动，身子停在空中，口中吱吱地叫道，声音越来越响。

边瘦桐觉得体内跳动得更加剧烈，知道那条雄蛊被雌蛊声音所诱惑，可能就要出来了。但他知道，此蛊极为精灵，一旦自己意念旁思，血脉逆流，就会被它察觉，那时再想诱它出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尽管肚内奇热如焚，他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脑子更是不敢有丝毫旁思！

过了许久，只听得“吱”的一声怪啸，一股热流，倏地自肚脐中猛射而出！

夏侯三惊叫一声：“不好！”右手倏地朝空中一点，以“乾元指”力向那条雄蛊点去！可是已晚了片刻。

当空中，只听得吱吱一阵翻扑之声，二蛊已纠缠在了一起！

晴空一羽萧苇，又要出手，被夏侯三拦住道：“已经晚了！”

萧苇急道：“再不救，那条雌蛊就别想要了！”

夏侯三叹道：“再等一刻，看看情形吧！”说话间，雄雌二蛊已在空中缠成了一团！

只见那雄蛊就像条毒蛇似的。把那雌蛊缠得紧紧的，那张钩形的红嘴，死死地盯在雌蛊右面的肉翅之上，雌蛊负痛，吱吱尖叫，其声刺耳！

它们在空中飞了约有十数个来回。

忽然二蛊“吱”的一声，分了开来！那条雌蛊“叭”的一声，自空中坠落下来。那条雄蛊，却猛地向发亮的窗上撞去！

因为事先早有防备，窗口放下厚厚的竹帘。这雄蛊飞落其上，四只肉翅嗡嗡直响！不停地用那伸出的长嘴，在竹帘上乱噬，眼看着竹屑纷纷落下！就在这时，萧苇一声断喝：“该死的东西，你还想跑么？”

只见他右手中食二指一骈，朝着帘上那只雄蛊一指。那雄蛊发出了一声怪叫，那微微发亮的身子，在帘上一阵乱颤，“叭”的一声由帘上落了下来，在地上嗡嗡转动几圈，又倏地鼓翅而起。

萧苇跨上一步，骈指又点。血鸥云翅夏侯三连忙大声阻止道：“且慢！”

可是萧苇这种隔空乾元指力，已臻相当境界，指力发出，再想收回已是不及！

这一指，正点在那条雄蛊身上，那蛊四只肉翅一阵乱颤，立时就不再动了。

夏侯三见状，重重跺了一下脚道：“唉！你这是何必？”

萧苇一怔道：“你不是要我把它弄死么？”

夏侯三叹了一声道：“你莫非没看见，那条雌蛊已经死了么？现在二蛊全死，我们是一无所有了！”说完长叹了一声，走到那条雌蛊处，弯下身来看看，自语道：“好厉害的东西，果然不出我所料，它已死了！”

萧苇皱眉道：“老大！你弄什么鬼？这条母蛊怎么会死了呢？”

夏侯三冷笑了一声，看了边瘦桐一眼，道：“为了你，我赔上了这条母蛊！”说罢，他面向着萧苇道：“我方才忘了告诉你，这种毒蛊，生性奇淫，雄蛊尤甚，只要一闻雌蛊鸣声，必定立时赶往，就是火海沸汤也阻止不住。可是一经交尾之后，却又凶性毕露，雌蛊如非见机逃避，非得丧命其口不可！”

他说到此，长叹了一声道：“想不到这条雄蛊，竟如此厉害，我这条雌蛊，已有十年的功力，竟会被它几口就咬死了！”说罢兀自连声叹息，摇头不已。萧苇听了，漫不经心地一笑道：“死了就算了，以后有机会去苗疆，

我设法再给你弄一条也就是了！”

夏侯三冷笑道：“说得好轻松！只怕你走遍了苗疆，也找不到如此有气候的雌蛊了！”说着他走到边瘦桐身边，仔细地看了看他，点头道：“恭喜你，你的身子已无妨了！”

在那条白线蛊离开他身子的一刹那之间，边瘦桐就觉得身上一轻，顿时百脉俱通，就好像负在肩上的千斤重担，突然被人除去一般。

他含笑点头道：“救命大恩，没齿难忘！”

夏侯三按着他的肩膀，赫赫笑道：“老弟！不用这么说，来日方长，以后看你怎么报答我们了！”

边瘦桐大病突去，只觉得全身上下舒适无比，情不自禁地起了浓厚的睡意。当下双目一合，竟自沉沉地睡着了！

## 红线金丸戏双鸥

等到边瘦桐一觉醒来的时候，早已是红日西沉，满室晚霞红光！

他伸了一个懒腰，忽然发觉自己手脚竟能自由行动了，禁不住心内一阵狂喜，当时翻身下床，唤道：“司明快来！”

司明闻声跑进来，见状惊喜得呆住了。他张着大嘴，口中呀呀直叫。边瘦桐哈哈大笑道：“我已经复原了，你还不相信？”说着他来回在房内行了数步，倏地转到司明背后，双手霍地一举，竟把司明给举了起来！

这时，他才真正相信自己果真复原了。

放下司明，他再次发出了一阵大笑。

就在这时，门忽然开了。

只见头缠白布的歪头老九，面门而立，脸上带着冷冷的微笑。边瘦桐对于此人，一直存有戒心，当下冷然问道：“有何见教？”

歪头老九抬了一下手上的托盘，盘内有一杯茶。边瘦桐含笑道：“怎敢劳动大驾，真是太不敢当了。”说着上前去接。

歪头老九咧开两片厚唇，嘻嘻一笑，一手持着茶盘，伸了出来，目光中，闪烁着诡谲的冷笑！

边瘦桐手指方接触茶杯，便觉得杯上透过一种内力，轻轻一端，那盏茶杯竟纹丝不动！

他不由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这个索伦人是借此向自己示威较劲的！

他当下微微一笑，道：“好重的茶杯！”说话之时，猛地一提丹田之气，五指向茶杯一沾，缓缓地把那杯茶端了起来！

歪头老九面色忽地一变，手上那张茶盘猛地一抖，口中怪笑了一声！

边瘦桐顿觉手上的茶杯似被一股无形的大力猛然地重撞了一下，那杯子急速地一抖，差一点脱手而落！可是边瘦桐所练的“两磁真力”，已有了七八分的火候，此刻已在不自觉之间，恢复了他昔日的功力。这时他手上的杯子，虽被大力一举，只不过是颤动了一下，非但杯子本身没有破裂，就连杯内的茶水，也是一滴都没有溢出！

他装作没事的样子把茶杯送到唇边，呷了一口，含笑道：“好茶！”

歪头老九面色苍白，呆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也不知说了句什么，忽然听他口中一声低叱，整个身子如同旋风似的，“嗖”一声，已到了边瘦桐身边。他手上那竹制的托盘，倏地抡了起来，照着边瘦桐搂头盖顶地猛然打了下来！

红线金丸边瘦桐自他一进来，已对他存心提防。这时见状，一声冷笑，右手一提衣襟下摆，身子如同电闪星驰一般，已转到了一边！

歪头老九的这一托盘，擦着他的衣边，猛然地打了下去！

边瘦桐口中低喝了声：“奴才无礼！”他手上的茶杯，倏地脱手而出，直向那瘦高的歪头老九面门之上掷了过去！

茶杯本身的力量，再加上边瘦桐加在上面的真纯内力，这茶杯之上的力量，确实相当厉害！

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一人哈哈笑道：“好功夫！”紧接着一伸手，已把这飞来的茶杯，接在手中，杯内茶水，高高地溅了出来，几乎溅在了这人的脸上！

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因为这人竟能接住茶杯，而杯身不破，只此一点

观之，此人确实有极高的真纯内力！待他转过身来，才看清了，来人竟是晴空一羽萧苇，他哈哈大笑道：“什么事，叫你发这么大脾气？”一面转过脸来，对着歪头老九叱道：“还不下去！”

歪头老九咧了咧嘴，桀桀笑了几声，转身而去。

边瘦桐走上几步，笑道：“适才多有冒昧，尚希勿怪！”

萧苇放下了手上的茶杯，微微笑道：“莫怪江湖上把你形容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的功力果然惊人，佩服！佩服！”说到“佩服”二字之时，他的右手平平地按在了那盏茶杯之上。等到他手掌移开的时候，边瘦桐发现，那盏盛有热茶的茶杯，竟自深深地陷入桌面之内，杯口与桌面一般的齐平。

这种功夫，真够惊人了！

试想红木的桌面，坚比铁石，即使刀剑亦不易扎入，更何况一个茶杯呢！

边瘦桐心中不由动了一下，可是他表面上仍带着自然的微笑，毫不惊奇地走过去，低头看了一下桌上的茶杯，叹息道：“萧兄未免太暴殄天物，好好的桌面，按了这么一个大窟窿，岂不可惜？”说着，他平伸右手，在杯口上一按一提，只听得“波”一声，那盏陷于桌内的茶杯，竟自离桌而起，桌上留下了一个圆形的窟窿！

晴空一羽萧苇面色微微一变，接着狂笑一声道，“你也未免太妇孺之心！”说着他双拳一抱，道：“今日特来奉请，要学一学你拿手的红线金丸上的功夫！”

边瘦桐想了想，慨然道：“二岛主如此见爱，真令我惭愧，其实以二岛主如此功力，又何必学我这雕虫小技？”说着一笑，又道：“不过曾有言在先，我也只好班门弄斧了！”

他回头对司明点头笑道：“把我的暗器皮袋给我！”

司明入内室，取出一个约有饭碗大小的鹿皮囊来。边瘦桐接在手中，含笑笑道：“夏侯兄不知在何处？我们走吧！”

晴空一羽萧苇目光一扫他手上的镖囊，晒笑道：“这就是你的独家暗器‘红线金丸’么？”

边瘦桐道：“正是！”

萧苇接过笑道：“让我见识一下！”说着解开袋中丝绳，打开袋口，只见袋内金光闪烁，耀目生花。那所谓的“红线金丸”，每一枚只不过黄豆一般大小，每枚金丸之上，带有一道极细的红线，但不易看出来！

晴空一羽萧苇，看在眼里，不觉甚为稀罕。他真不明白，这么一枚枚小小的暗器，竟会有那么惊人的功力。当下含笑递还给边瘦桐，心中却不禁有些跃跃欲试。因为他和拜兄夏侯三，在暗器上，都有极深的造诣。他心下暗想，等一下，要先在暗器上，与红线金丸较量一下，如确实高超，他才肯甘心情愿地向对方学习。心中想罢，领着边瘦桐出了“海角红楼”，直向后院转去。

自从与病鹰关大勇交谈之后，边瘦桐对这赤城岛开始留心注意起来。

这会儿，晴空一羽萧苇要带他至岛主住处，他正可借此机会，仔细地观察一下，看看这岛上防务的虚实。

二人穿过了草坪，走到十丈开阔的海沟，见岸边设有极高的铁丝网，网上布有数以百计的铜铃。铃网附近，设有暗卡，有人要由此越墙而过，那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更何况网墙之下，又是波涛汹涌的海水！

这时，只见一只白色的篷舟，正自泊在岸边，那个名叫灵哥儿的童子，



正立在船头之上。看见二人行近，灵哥儿忙下舟开门，萧苇笑道：“不必！”

只见他身形狂飘而起，“刷”的一声，已越过了那面铁丝网，如同一只鸥鸟一般，落在小舟之上。随后他朝着边瘦桐招手道：“朋友，你也过来！”

边瘦桐望了望，笑道：“好高的墙！”说话间，身形纵起，向网墙上一落，那网上的数百枚铜铃，立时哗然大响了起来。

边瘦桐故意惊慌失措般地由墙上跃下来，落在了船板之上，面色大变地道：“好险呀！”

萧苇望在眼中，不由微微一笑，心中甚为得意，暗忖道：“如果是静夜里，这些铃铛能发出更大的声音，声闻数里，不愁不为别人听见！”

边瘦桐佯作吃惊地抬头看了看，摇头叹道：“再高一尺，我就无法越过了。”

晴空一羽萧苇微微一笑，挥手道：“开船！”他心中正自得意，转念一想，暗叫了一声道：“不对！其中莫非有诈！”

萧苇一双瞳子慢慢注定在边瘦桐身上，心中疑惑地想道：“久闻此人已得内外武功真传，却怎会如此不济？想必是别有用心！”当时也不道破，只是冷冷一笑。

小舟在灵哥儿的操纵之下，不多时已划抵对岸！

登岸之后，边瘦桐才发觉，这赤城岛真是一个天然的险要之地，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只见岛上四侧，皆是高约百丈的峭壁，其上满生着绿树，仿佛是一个天然的翠屏，围绕着一片平地绿茵。再看附近，花红草绿，清泉茂林，真可谓人间仙境，美景无限。

萧苇带着边瘦桐绕过了一片草地，眼前是一溜约有七八丈长短的花架。花架之上，盛开着一一种黄色的花，绿叶相衬，美不可言。

花架的尽头，有一幢黄色石块筑成的平房，门窗为淡绿颜色，四面搭出宽敞凉棚。

晴空一羽萧苇同着边瘦桐来到这里，立住了脚，他指了指那长长的花廊，笑道：“你看，在这里表演你的独门暗器手法，岂不是再理想不过么？”

边瘦桐这才知道他把自己带来此处的用意，当时点了点头，道：“这倒真是一个好地方！”

方言到此，就闻得一阵沙哑的笑声道：“我猜老二会把你带到这里，果然不错，算我精明，先你们一步！”

二人俱都一怔，寻声望去，就见在一丛开着的花树之下，血鸥云翅夏侯三正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藤椅之上，手上端着一个精致的茶杯，正自啧啧有声的喝着！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摇头笑道：“什么事要想瞒着你，那可是真不容易，好了，你也别坐着啦！”

夏侯三搁下手上的茶杯，微笑着走过来，道：“边老弟，这个地方安静极了，绝无外人敢轻涉一步，你那一身绝技正可以在此展露一下，也叫我兄弟一来开开眼，再者也学学高招！”

他说着话，已走到了边瘦桐身边！

边瘦桐发现，在此老的后背右侧，佩戴着一个长形豹皮扁囊。扁囊之内，露出了十数束白色的羽毛，看来很是扎眼！

边瘦桐在暗器上的造诣，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阅历十分广泛。

只是这么一眼，他心中已明白，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夏侯三佩带的这些羽毛，乃是武林中失传已久的一种奇特的暗器，名唤“鹤嘴白翎”，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暗器！

这种暗器，据说是用一种特有的山藤制成的，山藤本身就是尖锐如椎，而且坚比铁石，所以无需再加上铁头，就可使用。这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这种怪藤之内，可分泌出一种紫黑色的液汁，其毒无比，见血封喉！表面看来是干硬的一根，手摸腰揣也无妨，但只要一见血水，毒汁立散。所以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东西！武林中，对于这种“鹤嘴白翎”，持有两种看法：一种自诩正道中人，不屑使之；另一种人，却认为这种暗器本身不易寻制，兼以打法特殊，如无极为高深的内功造诣，那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想不到，这种失传已久的暗器，今日竟会在这个怪老人身上发现。由此可知，这夏侯三定是此道的高手了！

边瘦桐有了这番认识，对于此老更是存了戒心。当下，他微微笑道：“夏侯岛主太会开玩笑，我那两手玩艺儿，在二位岛主眼中，真可说是不值一看，哪里敢说‘开眼’，真太取笑了！”

他只不过是一种顺口的客套，却未想到血鸥云翅夏侯三把一双三角小眼一瞪，发出一阵低沉的怪笑，道：“怎么着兄弟！你说话不算数么？”

边瘦桐叹道：“老兄你误会了，我只是自惭学浅，不敢‘野人献曝’而已！”

夏侯三仰天狂笑了一声，道：“老弟，你别太把自己看重了！”说着他由鼻中哼了一声，道：“你真以为你的红线金丸天下无敌不成？”他样子极为轻狂地道：“兄弟，别忘了今天你是到了南海，面对的是南海双鸥！”

他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豹皮囊，道：“我老头子要用这一种暗器，领教一下你的红线金丸，兄弟，你可不必客气！”他侃侃不绝地道：“我们有言在先，我手下可是不留情的！你能躲过最好，躲不过我也无可奈何！”

边瘦桐听他说了这么一大套话，非但不怒，却禁不住莞尔一笑。他点了点头，道：“夏侯岛主这番话，我明白了！”

他笑了几声，接下去道：“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老实说，我既然敢来，也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他冷冷地笑了一声道：“当然，要想活命，非要胜你不可！”

南海双鸥不由对看了一眼，没有作声。

血鸥云翅夏侯三冷哼了一声，道：“你很聪明！”

边瘦桐微笑点头道：“我这条命既为你二人所救，就是死在二位手中，也没有什么可惜！”说着露出雪白的一口牙齿，看了二人一眼，冷然道：“可是我并不一定会死，你们想学会了我的打法以后制我于死地，也没有那么容易！”

夏侯三尴尬地笑了一声，道：“老弟，你把我们兄弟想得太不是人了！”

边瘦桐哈哈一笑道：“那么，就请高抬贵手！”

晴空一羽萧苇笑道：“时候不早了，你们别光斗口呀！”

夏侯三回头笑道：“便宜你这小子了，我们打架让你冷眼学招！”说到这里，他对着边瘦桐点了点头道：“来！我们就比划一下吧！”

只见他身子微一晃动，已自拔了起来，轻飘飘地落在了花架之上！

此老在架上那个站式，不歪不正，不前不后，一双长臂垂在膝旁，竟是一副开玩笑的姿态！

可是在边瘦桐的眼中，却是莫测高深！他知道自己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大大的劲敌，稍一大意，就会有性命之忧！

当时他足尖一点，用“燕子穿云”的轻功绝技，把身子腾了起来，扑簌簌地落在了花架的南端！只用右足尖点着架上的横枝。

他的身子看来，简直就像是风摆残荷，可是一任他怎么摇动，足下却始终离不开那一个“点”。

夏侯三看到此处，哑着嗓音叫一声：“好！”然后迈动两只脚，在花架上前后走动起来！

边瘦桐目光含蓄地看了他一眼，自袖内取出了那装着“红线金丸”的鹿皮小袋。这小袋之上，系有一根细长的红绳。边瘦桐把它套在颈上，足下也开始跳动起来。

血鸥云翘远远看见，高声笑道：“红线金丸预备好了？”

瘦桐朗声道，“你的鹤嘴白翎也预备好了么？”

夏侯三忽然站住了脚，嘿嘿笑道：“你果然是好眼力！”说到最后一个字时，只见他两只手霍地向前一伸，整个身子直直地向后平着窜了出去！

边瘦桐见他并不直向自己奔来，却向相反方向驰去，心中已自明白，此老要发暗器了！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个干枯瘦削的老人，足下方一着架，倏地右手向前一伸。整个身子向后一个倒仰，“犀牛望月”式，把上身仰了过来。几乎同时，他口中低叱了一声：“看箭！”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手上已取出一支“鹤嘴白翎”，白羽一闪，这支羽箭已自掷了出来！

他的打法十分奇怪，不是用臂力或是腕力，而是仅仅凭着大中食三个指头的“捻”力。

这支“鹤嘴白翎”一出手，发出“唻”的一声响，只一闪，已到了边瘦桐面前！

速度之快，真令人措手不及！

可是边瘦桐早已有备在先。就在夏侯三仰身的刹那之间，这位少年侠士，已把肩膀向左错开了数寸！这时见暗器打到，身子向左一滚，就势以中食二指的指尖，向外一钳，已把这支“鹤嘴白翎”钳在了指上，他口中冷笑一声，道：“好箭！”

这句话尚未说完，那夏侯三倒过来的身子，借两手弹动之力已腾了起来！白白的长须，在暮色之下，看来就像是一个凌空的老仙人。他那张开的一双手臂，活似一只大鸟，令人联想到南海双鸥的名号，绝非是平空捏造的，而是其来有因！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第二支“鹤嘴白翎”又掷了出来！

这一次却是由上往下发出的！天空里，只可以望见一个小黑点。待你能够看清楚的时候，就已到了你的眼前了！

然而，夏侯三这技艺超卓的暗器手法，今天在这个年青人的身上，却仍然占不到丝毫的上风！

他的暗器一出手，就听到对方一声朗笑！边瘦桐拧身而退，就在他转身的刹那间，把原先捏在手中的那支鹤嘴白翎箭，随手向空中抛了出去！

两个小黑点，在空中甫一接触，只听得“崩”的一声，向两侧飞去！

夏侯三身子下坠，边瘦桐背道而驰！

两个人对于眼前发生的事，一眼也不看，足下都展开了轻功提纵之术！在这黄花盛开的花架之上，两个人那倏起倏落的身形，有如星丸跳掷，快得不可捉摸！

一刹那，二人碰在了一块！

夏侯三怪叱了一声：“看打！”五指向外一探，直向瘦桐前胸插过来！

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他想不到，在暗器手法之下，居然还包含着掌法在内！

他倏地凹腹吸胸，一式“老子坐洞”，身子向后一坐！

可是夏侯三这种掌法，纯是一招虚式。就在掌法打出去的同时，他带着一声长笑，夹起了一股劲风，由边瘦桐的头顶上，极快地掠了过去。

边瘦桐这才知道，对方原来是施的花手！他不由面色一红，因为这种手法，暗含着轻视的意味在内！

他冷哼了一声，就在弯身下腰的刹那间，手心中已取了三枚红线金丸！

夏侯三腾在空中的身子，向下一落！黄花被他带下来的风力，压得左右摇曳时，这个怪老人，又拔出了一支“鹤嘴白翎”。

边瘦桐存心要让他暗器打法上出一次丑，以泄他对自己心存轻视之愤！就在夏侯三身形将转未转之间，边瘦桐口中厉叱了声：“打！”

夏侯三四肢一松，整个身子向下一矮！在这个时候，他犹然未曾忘记，要瞻仰对方金丸的打法！

他看见一枚金色的豆子，由对方掌心里一跳而出，方向却是垂直而上！

血鸥云翘心中正自惊异，却见对方指尖向下一招，只听见“吱”的一声。一股尖哨似的风力，一闪而至，几乎令人无法看到它的踪迹，自然，也就无从捉摸它飞来的部位！

夏侯三只觉得眼前一亮，金光一闪！眨眼之间，耳根之下，一凉一热，金丸已擦耳而过！凭着他那一身迅捷的身法，也不禁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忽地身形一扭，整个身子像个大车轮似的，平空一拧，直向花架之下坠去！

可是他并没有掉下去，而是伸出右手，用三个手指轻轻捏住花架上的一根横枝！

不料就在这时，第二枚金丸又打到了！令人惊异叫绝的是，这枚金丸就像生了眼睛一般，竟自夏侯三捏着花枝的手指缝隙之间，一滑而过！

血鸥云翘夏侯三，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由吓出了一头冷汗！

他闷哼了一声：“好暗器！”那垂吊着的身子向前一荡，左手向后一探，又一支“鹤嘴白翎”哧地一声掷了出去！同时他的身子，向前一跳，仅用右手一个指头，又钩在一枝突出的花枝之上！那花枝只有小指粗细，而夏侯三用一指钩垂着，偌大的身子竟凌空不坠，这种凌虚踱气的功夫，也确实令人有“叹为观止”之感！

边瘦桐看到这一情形，足下轻似猿猴一连点过三条横梁；口中叱了声：“着！”二指一捻，“哧”地又发出了一枚金丸！

这枚金丸在红日之下，划出了一道光华闪烁的金线，一闪而出，不偏不倚，正打在夏侯三借以托身的那枝花茎之上！那细若小指的花茎，为金丸一折为二。

夏侯三悬空的身子，再也垂挂不住了！他手指一松，口中“哦”了一声，

整个身子翩然坠落而下。

落地之后，他那一张苍白的脸，顿时变得血也似的红，颌下的白须，就像银针似的，瑟瑟抖动！

他抬起头来，只见年轻的边瘦桐正迎面立在花架之上，手上拿着一枝“鹤嘴白翎”，正自低头细细地观看着！微风拂动着她翩翩的长衫，他的神态是那么安详，丝毫不显得浮躁，他微微一笑道：“承让！”足下微点，已翩若惊鸿似的飘落而下！

血鸥云翅夏侯三恶狠狠地盯视良久，未发一语，忽地哼了一声，转身而去！

边瘦桐哑然失笑，内心也感到有点过分。这时，晴空一羽萧苇含笑过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只能赢人家，别人不能胜他，平素和我较技也是一样！”说着笑了笑，道：“你不要介意！”

边瘦桐歉然道：“夏侯岛主手法高明，失之于大意，我只是侥幸取胜而已！”

萧苇沉声笑道：“算了吧！旁观者清，你的红线金丸，果然有玄妙的功力，我见你屈指捻指，皆异于一般，你肯传授给我么？”

边瘦桐点了点头，内心深为佩服，因为自己金丸的奥秘全在指掌之上，不意这萧苇竟能有见于此，如此观察能力，绝非常人所及！

他对这位萧二岛主，从一见面，就生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在他气质之上，似乎有某些地方和自己相似。

萧苇豪迈、率直的个性，以及他英俊的面貌、古铜色的肌肤，都能在初次见面的刹那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线金丸边瘦桐，为了报答活命之恩，虽明知对方来路不正，可是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又岂能中途翻悔？于是就很实在地把这种暗器的奥秘之处，对萧苇讲解了一遍。他发现，这位看来年岁和自己相仿的青年人，有着超人的智慧和理解力。

边瘦桐只微微一点，萧苇立刻能触类旁通，而且总要追问得很清楚，直到想不出任何疑问才住口！

最后，他满意地笑道：“你这些手法，的确很奥妙，但我可以说已学会了，不久以后，你就会看到我在这方面会有惊人的成就！”说着，他一双明亮的瞳子里，散发出了灼灼的精光。边瘦桐忽然怔了一下，突然感觉到，萧苇这句话说得太可怕了。他吃惊自己是不是在无意之间种下了大祸，因为南海双鸥的一切行为，对自己还是一个谜！对于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自己怎能如此的推心置腹？怎能把自己视为不传之秘的绝技，倾囊传授给他？简直是太糊涂了！他这么想着，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这神态，立刻为晴空一羽萧苇发现了。他朗笑了一声，拍了拍边瘦桐的肩膀道：“你是一个很重义气而诚实的人，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敢打赌，你现在后悔了！”说着笑了笑，问道：“是不是？”

边瘦桐一笑道：“你猜错了！”可是他内心实在佩服对方心思的慎密，禁不住看了他一眼。萧苇哈哈大笑道：“边兄，你放心，我虽然学会了这种暗器的奥秘指法，可是并不精纯，要想达到你今日的功力，我看非五年不能竟功！”说到此，他又爽朗地笑一声，道：“可是……你会等我五年么？”

说完，他又大声地笑了！

边瘦桐点了点头，苦笑道：“我只是守信传授于你，至于你今后怎么去

用它，那就是你的事了，我又何必去管呢！”

萧苇忽然冷笑道：“边兄，你错了。”

他用冷峻的双目，注视着边瘦桐，道：“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用你的功夫去杀人，去作恶，你会如何？你难道不管？”

边瘦桐怔了一下，道：“可你是不会的！”

萧苇哈哈大笑道：“我们交往太浅，彼此都不太了解，但我相信，在对某些事情的观点上，我们是有相当出入的！”

边瘦桐冷然道：“此话怎讲？”

萧苇狞笑了一声，道：“就善恶两个字来说，我和你的观点，一定是不同的！”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怎见得！”

萧苇一笑道：“很简单，就以一个‘杀’字来说，你我的看法必然不同！”

边瘦桐摇头笑道：“我并不是菩萨——戒杀！”

萧苇冷笑道：“不！你戒杀！”

边瘦桐怔了一下，点头道：“我剑下不死无罪之人！”

晴空一羽萧苇忽然狂笑道：“这便是了！”

边瘦桐觉得这个年轻人一身全是劲，即使在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之间，也无不充满一种灼人的活力，他对于是非观念的见解，更是惊人！

他收住笑声，直视着边瘦桐，道：“可是对于所谓罪人，该如何判断？由谁定的罪？什么罪？怎么样就算犯了罪？相反的，好人，怎么好？谁定的标准？”

说着他用力拍了背上的剑匣一下，发出了“呛”的一声，道：“我的宝剑可不管这些，也许见人就杀，也许一个都不会杀！”

他说着，目光闪闪，极为可怕，振振有词地道：“我杀我恨的，我爱我所喜欢的，谁也管不着！天地既生下我，我就有我自己的权力！”

边瘦桐不由朗笑了一声，抱拳道：“道不同，不与谋，恕我告辞！”

萧苇忽然拉住他一只手，笑道：“你放心，今天不跟你打架！”说着松开了手，紧蹙眉头，道：“奇怪，你的眼光为什么也这么俗浅？”

瘦桐冷笑道：“不是我俗浅，而是你太高深了！”

萧苇点了点头：“也许是！”说着他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先不谈这个！说实话，你传授我这种暗器的打法，我非常感激你！”他一只手放在囊内，星目微合，道：“我本来是用菩提子为暗器的！”说着，他摸出了一把，张开手掌！

边瘦桐望了望，觉得他这些菩提子，要比一般的大上一倍，每一粒都黑光净亮，互相磨撞，发出一片琤琮的声音！

萧苇大拇指一屈，只听得“叭叭叭”一串爆响！这些菩提子，竟被他一粒一粒地弹打了出去。

第一粒直冲上天，第二粒偏左直上，第三粒偏右直上，都是快如电闪星驰！忽见他掌势一翻，掌心之上，剩余的三粒，在他这一翻之下，同时脱手而出！随即，空中响起了三声脆响，六颗菩提子，从三个不同方向同时坠落！

这种打法，真是惊人！

边瘦桐不由点头叹道：“好眼力！”

萧苇拍了一下手，笑道：“不要夸奖我，比不上你的红线金丸！”说着鼻中哼了声，道：“这是我的惭愧！”他沉声说道：“我本以为我的暗器打

法天下独步，可是今天看了你的，我凉透了！”说着一笑，道：“还差你一筹！”

边瘦桐正色道：“不！只能说在伯仲之间！”

萧苇笑道：“不妨一试！”

边瘦桐点了点头，二人并肩而立。萧苇探手翼内，取出一把菩提子。

只见他灵巧地连用拇指之力，“叭叭”有声，一粒一粒拨打了出去！

边瘦桐双目视空，也用捻指之力，把红线金丸一粒粒捻了出去！

他的每一粒金丸，分别打在对方的一粒菩提子上！

萧苇偏头笑道：“高明之至！”遂又苦笑了一下，道：“我说差你一筹，你说是吧？”

瘦桐默默地收回了金丸，内心暗暗地告诫自己说：“现在你遇见真正的劲敌了！”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二人的手法特别，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外人是看不懂的！

萧苇一笑，道：“我送你回去！”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夏侯岛主……”

萧苇笑道：“你不要管他，他今天生气而去，永远也不会再去求你了。此人心胸狭窄，我最清楚他！”

边瘦桐如释重负地笑了笑，道：“那倒很好，我可以回去了！”

萧苇站住了脚，怔道：“回去？回哪里？”

边瘦桐微笑道：“自然是返回中原，这里虽好，总不是我的家呀！”

晴空一羽萧苇摇了摇头，道：“现在你还不能回去！”

边瘦桐冷然道：“为什么？”

萧苇摇头笑道：“不为什么，我们把你从千里之外带来，总不会这么快就放你回去！”说着鼻中哼了一声，道：“你应该和海角红楼中的客人一样，有一天，我们会集体放你们回去的！”

边瘦桐虽是早已料到会有此下场，可是现在由对方口中当面吐出，实在有点令人不堪忍受。

他冷笑道：“这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晴空一羽萧苇道：“怎么不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到此的客人放回去，赤城岛也不会有今天的存在了！”说着连声冷笑不已！

边瘦桐恍然大悟道：“哦！原来是为了这个！萧兄，你这么想就错了，你是怕回去的人告密，来此报复？”

萧苇冷笑了一声，没有回答，他继续前行，道：“总之，最近你是不能回去的。你安心住在这里就是了，我们绝不会亏待你！”

二人绕过了一片草坪，在草地前边不远，矗立着一幢高楼，嫣红的花树，传出一种醉人的气息。

萧苇指着那高楼道：“我大哥夏侯三就住在这里，我和他不住在一起！”

说话间，由楼内传出一阵阵丝竹之声，并且有女子正在卖弄着娇嫩的歌喉。

边瘦桐不由愣了一下，萧苇似已看出了，他爽朗地笑道：“人各有好，不便相强。有人喜欢宝剑，有人喜欢游山玩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边瘦桐心中不由动了一动，暗暗忖道：“夏侯三已是年过古稀的年岁了，想不到竟如此风流，这倒是奇怪了！”只是这是人家的私事，自己也不便多

问，就笑了笑，随萧苇继续前行。

在海边，二人上了渡船，直向对岸划去！

在行船之时，萧苇笑了笑，道：“我奉劝你在此老实一些，我知道这些防备是阻不住你的进出的，可是这岛上的埋伏，绝非你想像得那么简单，万一你不听我劝告，涉入埋伏，却会招至杀身之祸，你要记住！”

边瘦桐心中暗暗吃惊，他点了点头：“谢谢你的好意！”

船行抵彼岸，何七立在岸边铁丝网前等候，边瘦桐正要跃上去，却被萧苇拉住了膀子。

边瘦桐一怔道：“干什么？”

晴空一羽萧苇道：“平日无事少走动！”

边瘦桐不悦道：“我知道——”

话尚未完，就见萧苇手上拿出一面碧绿色的翠牌，把它塞在边瘦桐手内，微微笑道：“如有事见我，以此示之，可直接来见。它对你或许有用处。不过，你要记住，不可妄入我大哥住处一步，否则，我也没办法救你！”说着扬了一下手，与边瘦桐告别，拨船而回。

边瘦桐匆匆上岸，何七笑着弯腰道：“边相公回来了！”

边瘦桐点了点头，何七又嘻嘻一笑道：“以后有事，让歪头老九通知我，我会马上来办理的，这地方今后如无二位岛主命令，是不便出入的呢！”

边瘦桐冷冷笑道：“不敢劳驾！”遂即进去，何七抽身而退，手上用力拉动一根铁丝，只听得“吱吱”一阵声响，竟一连关闭了两层铁丝门。边瘦桐好奇地回过头来，见何七又用手拉动另外一根铁丝，铁丝网上顿时响起了一阵叮叮之声。随后他举起手来，向着两边，各自摇动了几下，像是在打暗号！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这铁丝网附近设有埋伏的暗卡，而且网墙本身必定也有若干机关，看来今后自己的行动，势必要遭到极大的阻碍！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返回红楼。这时他才仔细地看了一下萧苇交给自己的那面翠牌。此牌光华闪闪，正反两面都雕刻着一个凸出来的海鸥，正中是一个“萧”字。

边瘦桐不由点了点头，知道这是萧苇的一块令牌，心内不禁暗自欢喜。因为有了这块令牌，对于今后自己的行动，就会大为方便。

他不由想到晴空一羽萧苇那种率直爽朗的个性，他倒不失为一个男子汉，初次和自己交往，竟肯推心置腹……可是他转念一想，又有些不明白对方是何用心。因此他对萧苇的幻想，也就不敢再深入了！至于血鸥云翅夏侯三的为人，边瘦桐更是不太乐观。

此人功力至高，可是居处却有许多女人轻歌曼舞，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他这么大岁数，还如此风流不成？

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

天色很晚了，司明从外面走进来，他手上握着一个纸团，口中呀呀直叫，同时用手向楼上指划着。

边瘦桐立刻明白了，他接过纸团，小声道：“是关大勇给你的么？”

司明连连点头。边瘦桐就近灯下把纸团打开，只见上面横七竖八地画着一些线条，和大大小小的黑点，麻麻密密的满纸都是！

他想到了白天和关大勇约定的事，当下大喜。他知道这些点和线，定是



关大勇在赤城岛上设计的暗卡和埋伏的暗器。可是，他看了半天，却看不懂！他有些着急。把这张图反复地端详着。

忽然，他眼睛一亮，把图翻过来一看，见背面果然有字，写的是：

“我被关起来了！这是我画的地图，你留着看吧！这个岛上危险得很，处处都有埋伏，不要乱动！最好你能想办法和十一婆及徐锡见面，他们两个人知道得比我多，如果他们肯帮忙，一切就好办了。我住在第十一号房间，窗户对面有一棵大树，有什么消息，可以用纸条通知我。知名不具。”

边瘦桐将图纸匆匆收了起来，问司明道：“你是在他窗下拾到的？”

司明连连点头。边瘦桐道：“你看见他了？”

司明又点了点头，连叫带跳比划了一通，意思是说，关大勇唤他到窗前，然后才抛下纸团的！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今后你要注意，不可随便在他窗下流连，有事我自己会去办！”

司明点了点头，边瘦桐又仔细地把那张图纸研究了一番，依然看不明白。

现在一个很大的矛盾缠绕着他，使他感到十分烦恼！

如果边瘦桐只顾自己的话，这岛上即使埋伏重重，凭他那一身超人武功，带着司明一个人，也不见得就出不去！可是他不忍心看着红楼内这么多的武林同道被囚禁在此！

所以，他不能只顾自己。

关大勇、十一婆、徐锡等人的遭遇唤起了他的同情！

“我要设法把他们一起救出去！”

他脑子里反复地想着，终于下定了决心！

## 身在虎穴寻幽秘

一晃眼，十天过去了。

每天，边瘦桐总是在院子里踱步，一边调息行气，恢复功力，一边仔细观察着岛上动静。

现在，他确信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已恢复了健康，那条“白线毒蛊”对自己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

十几天来，除了歪头老九以外，他没有见过什么人，南海双鸥再也没有露面，就连怪人何七也没有再见到！

他猜想，也许自己已不再被双鸥所重视了。

这红楼之内，所关着的每一个人，也许都和自己差不多，在绝招被骗学之后，就被长年的禁锢在这美丽冷酷的红楼之内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安心、平静地住着？偌大的红楼之内，甚至于连一声咳嗽都没有……真是怪哉！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决心要出去探个究竟，他要看一看，囚禁在楼内的都是些什么人。

也许在这整个红楼之内，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行动自由的，他想。“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一个都不露面呢？”

他悄悄地来到走廊上，看见在走廊通囚室的入口处横着一张睡椅！歪头老九正躺在上面。他身边的一个矮几上，放着一套烟具。边瘦桐从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东西！

只见歪头老九用火媒子点着火，一个鸡蛋壳似的东西罩在盘子里，咕咕咕咕抽得好不开心！

边瘦桐莫名其妙地看了一会儿。他想起近来曾听人说过的“鸦片”，吸时要点火为泡，莫非这歪头老九抽的就是那种烟不成？

听说，这种“鸦片”一抽就会上瘾，渐渐会形销魄散，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毒品。想不到，南海双鸥竟会以这种手段来对付这个索伦人，其用心无非是要他为赤城岛卖命！

他悄悄立在当地，见歪头老九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两道黄白色的眉毛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又紧皱，简直快乐到了忘我的境界！

边瘦桐见楼梯就在他的面前，无论外出或是上下楼梯，都会被这个索伦人发现。当时只得把身子蹲下，等待机会！

一会儿工夫，歪头老九已抽完了两个泡子。他坐起来，又用一根竹签子在挑抹着烟膏。就在他聚精会神的当儿，边瘦桐提起了一口丹田之气，用乾元指力，一指点了过去！

这一指不是朝人点去的，而是对着几上那盏铁丝罩子马灯！

只见灯光一闪，那盏马灯应指而灭。

歪头老九“咦”了一声，骂咧咧地摸索着去点火。就在这个时候，他仿佛觉得身边吹过去一阵风。

歪头老九猛地转过身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把灯点着了，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又躺下来，继续抽他的烟去了。

这时，边瘦桐却已来到楼梯口。

只见楼上一列两排房间，静静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墙壁上挂着两盏玻璃罩子灯，闪着黄黄的光。

边瘦桐轻悄悄地来到一间囚房门前，见门上编号是“八”，他把身子靠过去。门上有个小洞，可以清楚地看见室内的一切。

他把目光凑近，忽听得室内传出一个地道的京腔道：“朋友，看什么？”

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见室内是一个瘦小的老人，一身绸子衣裤，正自坐在床上吃着花主，皮屑扔得满地都是。这时，他睁着一对小眼，向门这边直看，嘴里嘟囔道：“怎么样？去给岛主说一声，我已经想好了，赤城岛上共有三百亩空地，一半种花生，另外种稻子和水果。”

边瘦桐怔了一下，轻声问道：“朋友贵姓？”

老人呆了一呆，从床上跳了下来，拍了一下身上的花生皮，道：“我是黄叶儿张，咦！朋友你是……”

边瘦桐道：“先别问我，请问你是干什么的，南海双鸥要你给他们作什么？”

黄叶儿张翻了一下小眼，道：“要我为这岛上研究种庄稼，我已经研究了两年了。朋友你代我回一声，这一次我成功了！”说着他打开了一个瓷罐子，里面满是泥土，他抓了一把，笑道：“这种土可比黄土肥多了，里面有沙子，种花生最适宜！”

边瘦桐顿时明白了，原来这楼上囚禁着的，并不全是武林奇人，而是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有。

南海双鸥所以把这些人擒来此地，原来是含有深心。他们是要这些人，为这个岛进行全面的改良和建设。这两个人的野心太大了。

想到此，他又问：“你本来在哪里？是干什么的？”

黄叶儿张抹了一下鼻子，叹道：“老爷，我原来是专管大内果子园的，也是有身分的人。现在在这里一住三年，这个苦可真够受的……”说着苦笑了一声，道：“这些话你可别回上去……”

边瘦桐道：“好，我知道该说什么。”

黄叶儿张笑着道：“你开开门，我请你吃花生，这是何七爷送来的，咱们好好聊聊，我有几个月没和人说话了！”

边瘦桐苦笑道：“今天不行，再见了！”说着抽身退回。黄叶儿张还一个劲地在里面道：“喂！喂！你开开门，喂……你是谁呀？”

这时，边瘦桐又走到了隔壁的一间门前，从门洞向里面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原来这间房子里关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文弱汉子，此人赤着上身，双耳上架着两只炭条。在他这间房内，墙上桌上，到处都挂满了一张一张的纸，纸上画着各式各样的楼房。这时，他正低着头，全神贯注地盯在一张图纸上。

边瘦桐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那瘦子由地上一跳而起，低声问道：“准？是九爷吧？”

边瘦桐沉声道：“朋友，你这是在干什么？”

瘦子弯下腰，由门洞里向外面看看，道：“你是谁？我怎么没听到过你的声音！”

边瘦桐笑道：“我是新来的，你在干什么？”

瘦子摸了一下头道：“我在画图呀？快画好了！”

边瘦桐在门洞里打量了一下这瘦子，矮小的个子，尖下巴，满脸皱纹，典型的一个文人。

边瘦桐听说他在画图，吃了一惊，问道：“画什么图？”

瘦子放下了手上的炭笔，龇牙一笑道：“是岛主关照我画的呀，有‘藏

经楼’什么的，老兄，你是干什么的呀？把门开开，咱们聊聊！”

边瘦桐低声笑了笑，说道：“我呀，开不开，你叫什么名字？来了多久了？怎么被关在这里？”

瘦子怔了一下，轻声道：“伙计，原来你不是岛上的人呀！那你是谁呀？”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别管我，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瘦子上前几步，把眼睛凑在门洞上来，想看外头是谁，可是边瘦桐却用一只手按在了门洞之上。这人看了半天，喷了一声道：“怪呀！我怎么看不见你呢！”

边瘦桐低声道：“我也是关在这里的人……”

瘦子口中低低地啊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样的。老乡，你胆子太大了，这岛上防备得很紧，你跑不掉的！”接着又道：“我姓蔡，叫蔡万石，这海角红楼就是照我画的图纸建造的。他们现在又叫我画别的图，唉！想不到我自己会关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

边瘦桐点头微笑道：“不要灰心，总有一天，我会救你出来的，再见吧！”

蔡万石口中连声道：“谢谢！谢谢！你可千万要小心呀！这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大家脑袋都别想要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随即抽身退开。

这时他才注意到，门上钉有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很小的字，蔡万石的姓名、籍贯、擅长的职业，都写在上面。他立即又转到了另一个门前，门上的编号是“四十一”，门口的小木牌上写着：

姓名：吴幼娟。

籍贯：江西吉水。

擅长：小红拳、劈空掌、刺绣。

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心说这里还关有女人，忍不住就着小门洞向内望了一眼。原来那所谓的“幼娟”已是一个秃了头的太太。室内点着一盏昏黄的灯，一个老太太，正弯着腰，在那里绣什么东西，两只手味味有声的拉着长长的彩线！

边瘦桐不由低叹了一声，道：“可怜！”

不想这声音竟被她听见了，只见她猛然抬起头，厉声喝叱道：“王八羔子，我不是说过，我在做工的时候，不许任何人来看吗！娘的，你是谁，竟敢不听我老娘的话，打！”

“打”字一出口，就见她一扬巴掌，照着门上用力地一推！

边瘦桐自从发现这老嫗擅长劈空掌，对她早就存下了戒心。这时见她忽然举掌打来，忙自向一边一贴！

只听见“轰”的一声门响，紧接着一股风力如同哨子似的自那个小小的门洞之内穿了出来，风力劲疾，确实惊人！

边瘦桐这才知道，这个老太太敢情是真有功夫，当下没有招惹，连连退身。

室内传出吴幼娟的怪笑之声，接着骂道：“去告诉南海双鸥，就说我的话，以后老娘在做工的时候，谁要是再来偷看，我就打死他！我老婆子可不是好欺侮的人！”

边瘦桐只好摇了摇头自认倒霉，想不到南海双鸥真把事情给做绝了，这些被困的人物，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当下又陆续看了几间，有位干裁缝的方师傅，原是在宫里专为皇帝裁剪

衣裳的，南海双鸥看上了他的手艺，竟把他也弄到了这里，专为二鸥裁制衣服！

另外还有擅长文学的、天文的、算术的各行学究，真是应有尽有！

南海双鸥把他们每个人分别囚禁于一室之内，各人无可奈何，只有努力地为他们卖命！

看到此，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浑身战栗，他已看出，南海双鸥在这遥远的赤城岛上，是存有深心大谋的！

他们这样经营、建筑着这个岛，是居心叵测的，也许是图谋反叛！

对这座海角红楼，他一直没有勘察过，不知到底有多大。今天走了十数间之后，他才发现，这座红楼竟大得出奇，建造得也实在绝妙！十数条廊道，纵横交错，很容易令人陷于迷阵！

边瘦桐仔细留意走过的地方，以免走岔了道。当转过第三条走廊时，他终于从门牌上发现了十一婆的房间。

只见门牌上写着：

姓名：十一婆；

籍贯：江苏武进；

海棠派嫡传。

边瘦桐不由心中一怔，暗暗忖道：原来这十一婆竟是武林中久负盛名的海棠派嫡传弟子，难怪二鸥这么重视她了！因为海棠派的武功，现已近绝迹，其“飞索引掌”、“一阳指力”，在江湖上早已失传，这位十一婆既是海棠派的传人，对这几种功夫，她必定是熟悉的！

关大勇说过，这十一婆是负责岛上暗道设计，以及陷阱地道策划的。

可是她的“擅长”栏内，却仅仅只有“海棠派嫡传”几个字，可见双鸥利用病鹰关大勇、十一婆以及九宫徐锡三个人在岛上挖暗道、设埋伏、布阵图，是如何的隐秘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在门前站了一会儿，见室内黝黑一片，没有一点儿灯光。可是仔细一听，却可以听见有一个人在里面喃喃地自言自语。

边瘦桐贴身门上，才听出她口中说道：“一丁二白三叉口，四出五回六奇门！”接着是一阵低沉沙哑的笑声，像是用力地唾了一口痰，又喃喃地道：“南海双鸥，王八蛋！没有良心的东西，不守信用的东西！”

一会儿又传出一阵大口嚼吃东西的声音，像是吃得极香，吃了一阵之后，又说道：“不行，我口渴了，得喝茶！”接着就有杯壶相碰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房子里亮起了一点点火光，门洞内晃晃地映着一个老太婆的人影。

边瘦桐本不愿意去偷看一个女人的房间，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他必须得和这个老太婆合作！

当时只得就门洞向内望去。这一望，顿时令他大吃了一惊，马上把头缩了回来。

原来，那十一婆已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此刻却脱得一丝不挂，露出她漆黑的一身排骨。只见她发如乱草，左手拿着一个大茶碗，呼呼有声地喝着茶，右手持着一柄大芭蕉扇，呼啦呼啦地扇着。

边瘦桐连忙背过身子，一时俊脸通红，口说晦气，怎么这十一婆竟会如此不知羞耻？

想到此，有意咳了一声！

十一婆本来坐在床上，两只瘦腿架在椅子上，听见咳声，不由吓了一跳！

她忽地一跳站起来，随便抓了一件衣服，遮住身上要紧的地方，一双赤红的眼睛，向外望了望，叱道：“是谁？”

边瘦桐咳了一声，道：“十一婆，是我！”说着后退了几步。

这时十一婆已凑在洞口，向外望着，显然她已看见了边瘦桐。当时她口中怪笑了一声，道：“小子，偷看什么？你是干什么的，说！”

边瘦桐苦笑，道：“病鹰关大勇托我来问候你，顺便……”

不等他说完，十一婆忽然“波”的一口浓痰啐了出来！

边瘦桐早有戒心，当时急速地一低头，那口痰“波”的一声，打在对面房间的门上！

边瘦桐回头一看，就见对面的木门之上，竟被她这口痰打了一个洞，不由心中一惊，暗道了一声，“好厉害！”

当下，他忙摆了一下手，正容道：“十一婆，你不要误会！我……”才说到此，就听得那老婆婆怪笑了一声，口中大声地骂道：“去你娘的，滚！”

“波”的一声，又是一口浓痰，一道白光直向着边瘦桐当胸直吐了过来！

这一下不禁把边瘦桐惹火了。就在她这口痰唾出的一刹那间，边瘦桐衣袖一翻，十一婆吐出的痰，竟像是遇见了一股大力迎头一击，倏地倒转了回去！只听见“叭”的一声，竟自反打在了十一婆的房门之上。十一婆不由得口中“唷”了一声。

边瘦桐道：“你我初次见面，何故如此无礼？”

十一婆翻着一双怪眼，打量了他半天，哼道：“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功夫不错呀！”说着咬了一下牙，又愤愤地道：“我知道，你准是南海双鸥派来接替歪头老九的，是不是？”

边瘦桐笑了笑，道：“你猜错了，我是病鹰关大勇的朋友，是他托我来问候你，并且想问一问……”说着向前走了一步。十一婆忽然厉声道：“不许走近！你说吧，我听得见！”

边瘦桐只得忍着气道：“关于地道的事……”

十一婆忽然桀桀一笑，道：“你去告诉关大勇，就说我老婆子说的，他是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沉，但转念又心中气平，暗想道：“关大勇曾说过，由于长年囚禁，这十一婆已经有些神经失常，见人就骂！此刻，由她赤身露体、见人就骂这些情况看来，果然是大失常态。她是一个可怜而需要同情的老婆婆，自己何必与她一般见识！”

当时这么一想，他的气顿时就没有了，他冷笑了笑，道：“十一婆，你不要不知好歹，我是一番好心，看你可怜，想把你救出来。因为当初你和九宫徐锡、病鹰关大勇三个人，负责这岛上的机关暗道设计，所以关大勇才介绍我来见你……”他顿了顿，哼道：“你既然这个样子就算了，我走了！”说着转身就走。十一婆趴在门洞之上，闻言后忽然“嘘”了一声，道：“喂！小子别走！”

边瘦桐回过身来，冷冷地道：“怎么，你想明白了？”

十一婆嘻嘻一笑，用着极小的声音道：“你说的可是真的？”说着又摇了摇头，道：“你小子别想骗我！病鹰关大勇……哦！你等我想一想看看，不错，是有这么一个人！”

十一婆说着，一只手用力地在头上一阵乱搔，偏着头，咧着嘴，道：“怪呀！他怎么知道我留下了一张图呀？”

边瘦桐不由心里一动，冷笑道：“十一婆，你不要装糊涂，你那张图自己藏着，是没有什么用的，何不拿出来我们大家研究研究！”

十一婆怔了一下，翻着一双惺松的眼睛，过了一会儿，才笑了笑摇着头道：“你不要听关大勇的话，我老婆子哪里会有什么图？”

边瘦桐冷笑道：“随你便吧，我过几天再来看看，如果你想明白了，就拿出来，否则我也没办法！”说着转身而去。十一婆在门洞边一直望着他走远了，才发出了一声怪笑道：“我老婆子岂会上你的当？笑话！”说着，她又照样喝她的茶去了。

边瘦桐离开了十一婆居处之后，心中十分恼火，暗责十一婆不知好歹！

这偌大的红楼之内，除了楼下走廊处那个歪头老九在吸鸦片烟之外，竟连一个守卫的人都没有。

红线金丸边瘦桐以极快的动作，在红楼内走了一周，果然没有发现九宫徐锡其人，可见关大勇所说徐锡被囚禁在一个隐蔽的山洞之中是不错的了。

他步出了红楼，见天上星疏云静，四下寂静无声。

边瘦桐忽然心血来潮，暗忖道：“我何不趁着今夜红楼内疏于防守，到这赤城岛上走它一遭？顺便也可查访一下九宫徐锡囚于何处！”

这么一想，不由更觉有理。

歪头老九这时大概烟瘾已经过足了，早已进入梦乡。边瘦桐蹑手蹑脚离开了红楼，耳中听到了海水拍击岸礁的声音。

边瘦桐，这位身怀绝技的少年奇侠，艺高胆大，一切困难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展开了轻功提纵之术，起落纵跳，有如掠空的燕子，一时间，已自扑奔到了铁丝网围墙附近！

对于这个地方，他已有了很深的了解，所以丝毫也未犹豫，走到了网边，就要腾身而过。

忽然，他听得身侧草丛中似有什么响动！就在他回身探看的刹那之间，一条恶犬如同箭似的，向他猛扑了过来。

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他倒不是怕这条狗，而是怕它叫唤惊动了守夜之人。那样一来，今后的行动可就要受拘束了！

想到此，掌心向外一吐，暗中夹了五成的内功潜力。那条黑狗半声都没有叫出，立时翻倒在地，七孔流血而亡！

边瘦桐料理了这条狗之后，毫不停留，一长身体，如同一缕青烟似的，倏地腾到了那面铁丝网墙之上。网上的数百个铜铃，竟未发出一点声音。

他目光清晰地看见，一束昏黄色的灯光，正自顺着墙网的那一头，缓缓地向着这边移动着。

可见这里的防守人员，是相当认真地在执行着巡逻任务，当下不敢在墙上久立，身形向下一矮，如同一片枯萎的树叶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上！

面对着他的是宽约十丈开外的一道海沟，沟内波涛汹涌，浪花飞溅！

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心道：“糟了，我竟忘记了，如此宽阔的海面，我怎能渡得过去？”无可奈何，他只好施出“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一试了。

当下由一边的树上折下了七八节尺许长的树枝！

他先试着打出了几节，只见树枝在澎湃着的海面上一闪即逝，而他必须要在这一闪的刹那间落足其上，否则将沉入海中。可真是千钧一发！

边瘦桐试了几次之后，认为可为。就见他顺手打出一节，身形向下一蹲，平着向海面上纵去。待到双足几乎落水的刹那之间，他手上又抛出了一节枯

枝。

树枝和足尖，几乎是同时落水，看起来配合得那么准确，天衣无缝！

白雪似的浪花，把他一双裤管都打湿了，可是就在海水涌起时，他的身子再次腾起，如同一只跃起扑雀的猫一般，已经落脚在对面岸上！

边瘦桐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心说好险呀！难怪南海双鸥对自己如此放心，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绝对无法越过这辽阔的海沟的！

这也就更奇怪那歪头老九会如此大胆而疏忽了！

边瘦桐躲在岸边树影里，把浸湿的裤管拧干，定了定神，开始打量眼前岛上的形势！

这座赤城岛，虽然不大，可是却是上天的杰作，四周围着有嵯峨的岩石，形成三面天然的屏障，正面遥遥可以望见浩瀚的海洋，似和中原神州相接。

边瘦桐前日来此，不过是走马看花，并不十分清楚岛上的环境和建设！此刻他仔细这么一观察之后，内心不禁惊叹，这种地势，可真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任何人要想进犯这座岛，势必要先翻过环绕在四周的天然险阻，那确实是一件艰巨而不可思议的事！

边瘦桐看过这峻险地势之后，忽然注意到，就在西面的险崖之下，有一排排石屋，大约有百幢之多。内心大为奇怪，猜不出这石屋里又住的是些什么人！

当下他又顺着山边，展开了轻功提纵之术，一刹那间，已驰到了那几排石屋前！

这时，他才听到，石屋之内隐隐传出些奇异的音响，间杂着嘈杂的人声。从最外边的十数幢石屋窗口，可以看到闪闪的火光和叮叮当当的铁锤之声。

石屋外围，有很高的铁丝网围着，似乎防备外人涉入！

边瘦桐为察个究竟，非要进去不可。当下一提丹田真气，足尖一点，“嗖”的一声，已自拔身上网墙，紧接着双臂一张，宛如一只大鸟似的，落身在一幢巨大的石屋顶上！

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一个个赤着上身，膀大腰圆，雄气赳赳。

由外表上看起来，他们好像不是汉人，头皮刮得光亮，肤色黝黑，月光之下，闪着古铜色的光。他们嘴里说的话，边瘦桐一句也不懂，因此猜知这些人必定是岛上的土人。

南海双鸥把他们集合在这百十幢石房之内，是干什么的呢？

他一边想着，一边伏身行到一排石屋窗口之前。

这时那叮叮当当的声音，震耳欲聋。边瘦桐探身一望，注意到这间宽大的石屋内，竟有十数座巨石砌成的大炉灶，炉中火焰正熊熊燃着！在这些巨大的炉灶上，各有一口大锅，正自沸腾着熔化的铁汁！

数以百计的土人，在大庭的四周敲打着矿石，他们把选出的矿砂，放在竹篓内，然后再由工人把它们倒在冶炼炉内，化成铁汁。

由窗外看进去，红红的火光，映着黑压压一大群人，烧火的烧火，敲石的敲石。

在一旁的几座石屋内，另有十几名土人，正用巨大的铁锤，在锤打着赤红的钢铁，那叮叮当当的声音，正是由此发出来的！

边瘦桐不由得为眼前这种情形惊得呆住了，这座赤城岛，原来是这么富有的一个岛，难怪南海双鸥能享受如此奢侈的生活了！



他禁不住更加认真地去观察，看见在这宽大的石厅四周，还有十数名汉人。这些汉人，一个个皆穿着紧身的黑色短衣短裤，背上斜背着一口厚背鬼头刀，胯侧配着镖囊。他们穿行于数百名土人之间，极为严厉地监视着他们，不时地发出凶狠的喝斥之声，指挥着这些土人如同牛马似的为他们作工！

这座大石屋，共有两个门，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进口的是矿石矿砂，出口却是用独轮车推出的一块块粗炼成的生铁块。

边瘦桐看到，他们把一车车的铁块，推到另一间石室之内，堆在一起。

他心中想不透，这些铁是用在本岛呢，还是运出去贩卖？

他正在看得出神的当儿，忽闻得屋内铜锣一阵紧敲，震耳欲聋！一个汉人站在一张椅子上，双手连连挥动，口中怪声怪调地用土语说了几句，那些作工的土人，急忙放下工具，飞跑到一边集合起来！

边瘦桐心中一惊，暗想道：莫非他们发现了我在此窥视他们不成？心中正在吃惊，就见两名黑衣汉人出现在门口，每人手上捧着一口雪亮的鬼头刀！

二人一出来，即向两边一站，活像一对庙里的凶煞门神似的！

这时，大厅内，除了熊熊的烈火和开锅的铁汁沸腾声外，一点声音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一辆漆木双轮小车，辘辘有声地推了进来！

车上盘膝坐着一个身穿雪白衣裳的青年。边瘦桐不看则已，一望之下，心中不禁吃了一惊！

原来那白衣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这赤城岛上的二岛主、南海双鸥之一晴空一羽萧苇。只见他头上戴着同样雪白的一顶便帽，帽沿的正中配着一块绿光闪烁的宝石，手上持着一把折扇，正自悠然自得地摇着。他身后两名黑衣壮汉，握着推车的两个把手，伟岸的身材，直挺挺地立着，就像是两座铁塔一样。

整个工房之内，那么多的人，竟连一个大声喘气的都没有！

晴空一羽萧苇坐在车座之上，四下看了几眼，一合手上的折扇，向一个汉人点了点头。

那名汉人立刻跑到了他的面前，腰杆挺得笔直，口中问了一声道：“二岛主有何吩咐？”

晴空一羽萧苇嘴唇动了动，那汉子立刻弯下腰大声应道：“遵命！”

他转过身来，大声叱道：“二岛主有令，把那两名妖言惑众的矿工押出来！”

立刻有人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去！须臾之间，两个倒剪双臂的土人被押了出来，跪在萧苇面前。

这时，四周的土人发出了一阵骚动之声，晴空一羽萧苇剑眉一挑，厉叱了一声，道：“给他们松绑！”

就见一个汉人走过去，为两个土人解开了绑在腕子上的绳子。两个土人相互对看了一眼，面上现出极为惊异和害怕的神色。

晴空一羽萧苇冷笑了一声，道：“你们不是要逃走么？现在逃吧！”

一名汉人用土语把这句话翻译了过去，两个土人面上立时现出惊喜之色！

二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慢慢向着门外走去，待到走近门口的时候，忽然散腿就跑！

这时，在晴空一羽萧苇身边的一个汉人，口中骂了一声，就要追赶，却

被面带冷笑的晴空一羽萧苇给拦住了。那汉人惊异地道：“二岛主，你真的要他们逃走么？”

晴空一羽萧苇笑了笑：“不错！只要他们跑得掉！”

这名汉奴不懂他言中之意，闻言后惊恐地道：“二岛主，这一来，只怕这些人都要跑了。”

说话之间，已有不少的土人，发出了怪叫的声音，纷纷地动摇了。

边瘦桐伏在屋顶之上，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想看看那两个土人如何逃出去。但是，又见石室之外的三道铁丝网边都有人把守，想必二人插翅难飞！

两个土人跑到了第一道关口时，站住了脚，不知如何是好。这当儿，旁边走出一个汉人道：“奉二岛主令，不要拦阻他们二人！”

守门的一双大汉，立刻退回原处，两个土人对望了一眼，一冲而出。

他们一连通过三道隘口，前边是一片乱石，大海就在眼前了。

两个土人不禁狂喜如痴，他们以为自己真的获得自由了，情不自禁地叫蹦跳了起来！

他们自幼生长在海水中，自信只要纵身入水，性命就算是保住了。

边瘦桐远远看着他们，不知道晴空一羽萧苇这么做是何用心，莫非他真的这么好心，叫他们带头逃跑？一念未完，他已发现这事情的结果了。

只见两个土人，尽管狂呼乱叫地飞跑着，可是二人足下始终没有离开方圆十丈范围之内。两个土人虽是情急，跑得飞快，可总是跑不出去！

二人急得又叫又跳，更奇怪的是，他们所兜的圈子，竟是越来越小。到了最后，竟然只有丈许方圆大小。两个人你撞我我撞你，撞得头晕目眩，举手投足，狼狈不堪！

晴空一羽萧苇同着矿厂内的员工，在遥遥地观望着！

那为数上千的土人，目睹这情形，无不惊骇之极，他们思想简单，不禁把南海双鸥敬若神明，纷纷吓得跪地痛哭，磕头不已。

这时，海岸上那两个土人，已经精疲力竭，周身流汗，气喘吁吁地倒在乱石之间。

晴空一羽萧苇冷笑了一声道：“看看你们还想不想跑了？”

一个持刀的汉人躬身道：“二岛主，可要捉他们回来？”

萧苇哼了一声道：“你是走不进去的，我自己去！”说着，只见他双袖一挥，如同一只白鹤似的，猛然间自车座上腾了起来！

在明亮的月色与十数盏孔明灯的照射之下，这位身怀绝技的赤城岛主，展开了身形，倏起倏落，疾如星火般朝海滩飞驰而去。

远远看过去，只见一个小小白点，在大海的映衬之下忽起忽落，有如“星丸跳掷”一般！

只见他那飘动的身子，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而低进，时而回身。不一会儿工夫，他已把两名土人抓在了手上，就像提着两个大冬瓜一样！然后，他返回身来，和去时一样，忽左忽右，快得令人头晕目眩！

边瘦桐在暗中窥见，心头怦怦直跳。他这才知道，原来这岛上四周，都布置有极为高妙阵法！

从他的步法上看来，这个阵式，显然是一种新创的图谱，和旧有的各种阵式迥然不同。

红线金丸边瘦桐虽说熟悉各种阵谱的奥妙，甚至于八卦星像、土木生金，

也无所不精，可是像眼前晴空一羽萧苇所走的这种阵谱，他却有如“坐望云雾”，一窍不通。

他恍然醒悟，不由暗暗点了点头，心中说道：“这必定是九宫徐锡为他们创造出来的怪阵！”想到此不禁暗自赞叹了一声。由此可以想见，这位“九宫徐锡”，的确是个饱学的奇人了！

他感叹之余，同时也更明白，为什么双鸥对于自己这样具有超人奇技的人物，也这么放心，原来他们是如此的“有恃无恐”啊！

这时，晴空一羽萧苇已把两个土人捉了回来。

他冷冷一笑，双手一抖，一对土人就像两个球似的被他抛了出去，“砰砰”两声，摔在地上，顿时就疼得昏死了过去！

萧苇哈哈一笑，对其余的土人道：“你们可曾看见了？”他指着地上的两个土人道：“他们二人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要是再想跑，不妨试试看！”说着又大笑了两声道：“这座岛上，到处都设有埋伏，远比你们所看见的厉害得多，你们不要想跳下海去，就是随便走走，也会有杀身之祸！”

一个汉子马上咕咕咕咕的，把他说的话翻译了一遍，众土人吓得低鸣起来。

晴空一羽萧苇见已收到了效果，朗笑了一声，道：“把他们俩拉回去，好好给他们养伤，康复之后，改派到矿山上继续干活！”

一名卫差答应了一声，走过去招呼着土人，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架走了。

这时，几个汉人指手划脚，把这些土人又赶进工厂继续做工去了。

晴空一羽萧苇又坐上了他的车子，面上带着得意的微笑，挥了一下手道：“去矿厂！”

四名黑衣汉子，环侍着他，直向一座石室内推去！

红线金丸边瘦桐心中忽然一动，暗忖道：“我何不乘这个时候，到别处去查访一下，也许能找到九宫徐锡，岂不是好？”

说做就做，他施展轻功腾纵的功夫，身子就像脱弦之箭一般，刹那间，已离开了这片地方！

目睹这一番情景之后，边瘦桐对于南海双鸥以及岛上的情形，可以说更了解了一些！他匆匆地来到了一片草坪之上，觉得海风吹得很舒服，也没有叮叮打铁的声音，四周围只有澎湃的海水拍打礁岸声音。同时，鼻子闻到了一种芬芳的柚子花香的味道，环岛的松柏树梢，婆娑摇动。

此情此景，宛如回到了江南，仿佛置身在西子湖畔那么样的惬意！

远处柳树的阴影里，露出了画楼的一角。他耳中又听到了阵阵的丝竹声，还有美妙、婉转的歌喉。他忽然记起来了，这正是南海双鸥寝居的地方。现在晴空一羽萧苇，正在前面的矿厂里，自己何不去查探一番？

对于血鸥云翘夏侯三，他内心仍然存着一些神秘的感觉，在他那座楼内，传来的这些丝竹和女人的歌声，是怎么一回事？

想到了这里，他丝毫也未迟疑，一路飞纵疾驰，直向那座美丽的阁楼纵扑而去！

南海双鸥虽是结义的一双兄弟，可是二人并不居住在一起：晴空一羽萧苇，性格喜静，独自居住在一所并不奢侈的平房内，而血鸥云翘夏侯三就不一样了。此老年逾古稀，可是却喜欢热闹，对于女色尤其喜爱，他所居住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歌舞不辍！

红线金丸边瘦桐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楼内歌舞正酣的时候！

边瘦桐用“珍珠倒卷帘”的身法，把目光凑近在窗口的一角，用舌尖点破了窗纸向内中窥望。

他知道血鸥云翅夏侯三武功极为精湛，所以行动上极为小心，不敢弄出一点声音！

点破了窗纸之后，室内一切都现于眼前，这是一间摆设华丽的内客厅，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十二支高脚银质的烛台，上面都插着杯口粗的大红蜡烛，燃着炯炯的烛火，照耀得这间华丽的客厅有如白昼一般！

客厅左侧的一排长窗，全都开着，遥遥地对着大海，连天上的明星，也粒粒可数！

窗下垂着细丝编织而成的窗帘，看起来极富于情调！

就在竹帘的下方，一张白玉的卧榻上，半仰半卧着那个皓首白发的风流老人——夏侯三。只见他身上穿着一袭看来极为松适柔软的月白色丝袍，足下是一双丝履，上面各镶有亮晶晶的一颗珍珠！

他这么半仰半卧着，一只脚却翘在一个赤裸着臂腿的少女身上。

那个看来颇为秀美的少女，正擂动着一只拳头，轻轻地在他腿上捶着。

另有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头上扎着冲天的一双小辫子，站在他的身边，双手捧着一个绿瓷的果盘，盘中盛着用象牙签插着的各式水果。

血鸥云翅夏侯三眯缝着一双细目，正自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厅内的表演！

边瘦桐看到此，不禁有些气愤，暗忖道：“这夏侯三竟是这样的一个人，实在令人齿冷！”

再看厅内表演的，乃是两个黑衣少女，二女身上所着乃是极为轻薄的纱质短裙，轻歌曼舞之际，雪肤玉股无不隐约显现！

在厅内的两边，地毯上面跌坐着十数个短衣少女，无不妖声冶态，彼此调笑，纠缠成一团。她们身上所穿，都是极为显露的衣裙，滚闹调笑之际，更增香艳。

夏侯三只是含笑地看着她们，丝毫不加呵责！

边瘦桐甚为惊异，因为这些女孩子，从年岁上看来，至多不过十八九岁之间，如果说她们天生的就是一些伶人，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在这遥远的孤岛上，所能看到的，全是当地的一些土人，又怎会有如许的汉人女伶？这些少女是哪里来的？莫非也是他们从中原掳来的不成？

可是这些女孩子面上是如此的快乐，并不像是俘虏来的样子，真是令人纳闷不解！

这些似乎没有探讨的价值和必要。看了一会儿，边瘦桐觉得怪肉麻的，再也看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乐声忽止，只见血鸥云翅夏侯三伸了一下腿，拍了两下巴掌，翘着雪白的胡子笑道：“好！好！小倩比小嘉跳得更好，哈哈……来！来！过来给师父亲一下！”

那个叫小倩的姑娘，面色微红，扭捏地笑着道：“不要嘛，师父……”

夏侯三嘻嘻地笑着，步下了玉椅，张开两手道：“过来！过来！”

小倩却偏偏不依。于是就在这间厅里，一个跑，一个追，叽叽喳喳，闹成一片！

边瘦桐恨不能破窗而入，给他们一个厉害，可是自己今天并非为此而来，再说，这是人家的私事，自己何必多管？

想到此，正要抽身，忽然觉得背上被一粒小石子一弹，边瘦桐不由大吃

一惊。

当下，顾不得再偷看他们了，腹部一挺，倏地一个回身，一掌护身，一掌应敌！

可是对方并未向他再击，却听得一声娇哼道：“我要是打你，你早就摔死了，现在还神气什么？”

话声一落，遂由一个吊斗似的小阁楼内，翩翩地落下一个少女。

这姑娘约有二十左右的年岁，修长的身材，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显得十分聪慧！

她上身穿着一件弹墨的白绸子对襟衫，下着一袭八幅风裙，背上扎着一口长剑。

月光之下，这少女看来是那么娉婷玉立，头上的青丝扎成一根长辮，在项下拖垂着，两鬓尚有些毛毛的散发，在微风里飘动着，确是美得很！

边瘦桐看清了对方之后，心中一怔，想不到阁楼之上竟藏有这么一个暗卡，只怪自己太大意了！

他不由十分后悔，因为自己这一败露身形，定会使得双鸥加强警惕，今后自己再想私下行动，可就会大大的不方便了！

想到此，不由杀机聚起，剑眉一扬道：“你可是夏侯三的弟子么？”

这少女一双眸子在边瘦桐身上望过之后，面上现出十分纳罕之色，她左右看了一眼，用一个玉指在唇上按了一下，嘘道：“小声……”然后尖着脚，向下面看了一眼道：“你的胆子真大，要是惊动了师父和她们，你可就别想活了！”边瘦桐不由一怔，这句话把他蓦然冲上来的热血，又压了下去，当时正要开口，那个长身少女玉手向一旁一指，轻声道：“随我来！”话声一落，身形聚起，倏起倏落，直向一边飞纵而去。

红线金丸边瘦桐见状，心内不解，当下毫不犹豫地跟着她，一路飞纵而去。

那个姑娘身形忽上忽下地起落着，矫如脱兔，在一片四边是树的草坪上，她停住了。

她想，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必定被自己拉在后面甚远，可是当她回过身来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对方赫然立在眼前。她不由面上一红，冷冷说道：“你是哪里来的，胆子可真大！今天幸亏是遇见我，要不然，你就别想活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何至于如此严重？”

少女秀目一扬，一双瞳子上下看了他一会儿，道：“你是那边二岛主带来的新人吧？”

边瘦桐冷笑道：“什么新人不新人，我可不知道！”

少女娇喘了一声，浅笑道：“唉！和你真说不清，我问你是不是二岛主这次出去带回来的人？”

边瘦桐摇头道：“不是的！”

少女不由面色一变，道：“那么你是哪里来的呢？”说着像是十分害怕的望着他，边瘦桐低头沉思了一下，觉得这个姑娘一派天真，并无油滑之色，当下为试她的心意，就冷笑道：“我是从海角红楼来的！”

少女退后了一步，吃惊道：“那里是关犯人的呀！”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犯人？犯了什么罪，你倒是说说看？”

这姑娘不自然地笑了笑，道：“我也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你真的是那里来的？你怎么过来的？”

边瘦桐不由微笑道：“那你就别管了！还没有请教姑娘芳名，你叫我来此又是何为？”

少女奇怪地看着他，道：“你这人真是好大的胆子，反倒问起我来了，刚才要不是我出声一喊，被老鬼……”说到此，忙又改口道：“要是被师父听见了，你一百个也跑不了呀！我救你的命，你却连一个谢字也没有，反倒怪起我来了！”

边瘦桐听她竟呼夏侯三为“老鬼”，虽是发现而改过，可是由此可知她平时对于这位师父，并不十分满意，而是存有憎恨之意！当时不由得微微笑了，点了点头道：“既然这么说，我就谢谢你了！”

那少女点头道：“算了，现在还谢个什么？”

说着轻步而出，四下看了一眼，又退回身来道：“你既能从红楼来到这这里，一定有很好的功夫，不过没有小船，你怎么过来的呢？”

边瘦桐笑了笑，道：“我自有办法。”

少女皱了一下眉，道：“海角红楼，我也去过两次，歪头老九不是在那边，他厉害得很，就连两位岛主都让他三分，你不怕他？”

边瘦桐摇头笑道：“我们先别说这些，你叫什么名字？夏侯三是你的师父吗？”

姑娘一笑道：“这可好，我没问你，你倒又问起我来了！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名字叫卜青娥，来到赤城岛已经六年了；夏侯三大岛主是我师父，不过……”说着笑了一下，道：“你呢！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呢？”

边瘦桐点头道：“原来是卜姑娘，我姓边！”

才说到此，卜青娥愣了一下，张大了眸子道：“哎呀！你就是红线金丸边瘦桐吧？”

边瘦桐不由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卜青娥又“哎呀”了一声，极为兴奋地望着他，道：“乖乖，你的大名谁不知道呀！师父和萧师叔这几天天天在谈论你，说你本事大得很。我们姐妹几个正在说，要找个机会去看看你呢！这倒好，你自己来了！”

边瘦桐顿了顿，道：“今夜之事，姑娘能代为守口，我就感恩不尽了！”

卜青娥一笑道：“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不过，你来此是为什么呢？你说出来看看，也许我能够帮你一个小忙也不一定！”

边瘦桐笑了笑，道：“没有什么，只是好奇而已！”

卜青娥一双妙目在他身上转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不会吧！不过，我不再问你了。边大侠，我告诉你，你千万要小心，这地方你以后要少来！今天你来得凑巧，碰着我当班，你要是遇着别人，只怕她们就饶不过你了！”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要是别人，我也就不客气了！”

卜青娥呆了一下，不由低头笑了，遂道：“你以为你的功夫大？要知道这岛上能人多得很。萧二岛主的功夫，恐怕比你还大呢！”

边瘦桐说道：“只要你不说出，他们谁也不知道！”

卜青娥向后看了一下道：“我要回去了，你有事没有？你放心，你的事我绝不出去就是，我也巴不得能够离开这里，只是……唉，可有什么办法呢？”

边瘦桐想了想道：“我问你一个人，不知你可知道？”

卜青娥点头笑道：“这岛上的人，我没有不知道的！是谁？你说吧！”

边瘦桐考虑了一下，觉得这姑娘一派纯真，倒不似口是心非之人，当下

就老实地道：“此人号称九宫姓徐名锡，姑娘可知道这个人么？”

卜青娥口中低低的“哦”了一声，点了点头道：“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边瘦桐不由大喜，忙道：“他如今在哪里？”

卜青娥又想了想，道：“你是说那个老书生是不是？”

边瘦桐心想，这九宫徐锡，既熟阵法，必是一饱学之士，当下就点了点头。

卜青娥叹了一口气道：“可怜，这个人我见过，听说现在被二位岛主囚禁在山上的岩洞之内，至于那个岩洞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边瘦桐不由大为失望。卜青娥又笑道：“这姓徐的不愧是一个读书人，脾气很固执，听说他在山洞里还仍然读书哩！”

边瘦桐不由奇怪道：“怎会有这种事？”

卜青娥道：“师父和萧师叔对他都很客气，听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会算命，是一个奇人！是他自愿要求囚禁起来的，他那个地方很隐秘，只有师父和师叔知道，我们谁也没有去过！”边瘦桐点了点头。卜青娥又道：“这姓徐的曾经说过，这赤城岛，将有一次浩劫，不可避免。二位岛主吓了一跳，所以这岛上最近布置得更严密了，只是到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看他大概是说着玩的吧！”

边瘦桐冷冷笑道：“也许他说得对！好吧，我走了！”

卜青娥对他笑了笑，又小声道：“这地方你最好少来，如果有事情要找我，你只要吹这个，我听见就会出来。”说着，丢过来一件东西。边瘦桐伸手接住，见是一支小小的弯曲的笛子，不由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卜青娥一笑，道：“你一吹就知道了！”

边瘦桐低低吹了一下，像是天上的鹰叫一样。

卜青娥点头道：“这东西是我姐姐送我的，也没有用；现在被他们捉到岛上来，更用不着了。正好，你可以留着，要是闷，找我聊天，你只要老远一吹，我就能听见。可是你得小心呀，你快走吧！”

边瘦桐见她说话时，一双眸子频频眨动，而且语音哽咽，好像要哭的样子，当下含笑点头，说道：“卜姑娘，你不用伤心，血鸥云翅夏侯三这个人的为人我知道，你在他手下，虽是弟子身分，但是，必定也受了不少委屈。”说着，冷哼一声，目射精光，道：“这种人，我边瘦桐饶不了他！不过，暂时先让他高兴几天就是了！”

卜青娥怔了一下，有些伤心地垂下头道：“可你又能怎么样呢！他本事很大，何况萧师叔这个人更是厉害，你一个人怎么行？”

边瘦桐一笑，道：“以后再说吧！我走了！”

这时，远远有人唤道：“三师姐，三师姐！咦，人呢？”

卜青娥匆匆道：“她们在找我了，我先走了！记住我的话，要小心！”说着纵身而出，口中大声应道：“来了！来了！”

边瘦桐慢慢转身而出，即见阁楼上飘落下一个白衣少女，和卜青娥凑在一块，隐约听得那白衣少女说道：“你上哪去了？师父在找你呢！”

卜青娥含糊地应着，二人边说边走，从边瘦桐身边走了过去。

二女去后，边瘦桐不便在此久留。此行虽无多大收获，可是却结交了卜青娥这个少女，以后有她在内中策应，总比自己独自一人摸索好！

他因怕出来的时候过长，被那索伦人起了疑心，所以就按着来路又悄悄地赶了回去。

所幸，一切都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整个红楼之内没有一些异常。

他所居住的房间之内，灯光仍然亮着，但十分昏暗。他心中一动，忖道：“莫非司明还没有睡觉不成？”想着启门入内，却见房内空无一人。

再看那小套间内，哑童司明早已睡熟，心中不由暗责司明太大意了，既然睡了，就该熄灯，这样岂不会引起外人怀疑！想着走过去正要把灯捻熄，却发现灯盏之下，斜压着一个纸角。

边瘦桐心中一动，遂即抽出一看，果然是一张折叠着的信纸。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

“红线金丸边瘦桐：失敬了，明晚来访，请勿出。

十一婆”

边瘦桐心中不由一怔，暗忖道：这个十一婆，刚才我不是找过她了么，怎么又给我留下了这张条子？

转念一想，必定是自己去岛上的时候她来过，看来她对自己已有所认识，不再认为自己是南海双鸥一边的了！

这样就好，明晚她来时，自己可以开诚布公地与她好好谈一谈了。



## 十一婆大显身手

第二天夜晚，边瘦桐点上一盏灯，等待着十一婆的来临，他相信她是不会爽约的。

他在灯下悠闲地看着一卷书，烛泪流下了一大堆，灯心结了一个大花蕊，他仍然毫无睡意，仍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他的书。忽然，他发现灯烛的火焰向一边倒了下来，火头被拉长成细细的一条线！

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他左手微抬，伸出一指直直地指着烛上的光焰，烛火慢慢又聚成了一团，和原来一样，向上耸动燃烧着。然后，他继续低头仔细地看他的书。

可是不一会儿，那灯光却又直直地成了一条线，高到尺许左右，细若游丝，眼看就要熄灭了。

边瘦桐放下了书，搓了一下手，微微一笑，双手作势向下一按；可是那灯光只是闪动着，并不落下来。边瘦桐眉头一皱，右掌骤然向下一落。只听得“波”的一声，爆开了一个灯花，那细若游丝般的烛光蓦然下落，又恢复了原样！

这时，窗外一声哑笑道：“果然不愧是一代奇人，我老婆子甘拜下风了！”

话声一落，窗扇齐开，一个白发如乱草似的老妪已飘身而入。她落地之后，双手作势向后一推，窗扇依然恢复成了原样！然后她嘻嘻一笑，向着边瘦桐一抱拳，道：“边少侠，打搅了！”

边瘦桐含笑而起，说道：“婆婆太客气了，我猜着是你来了，却没有想到，你会给我开了这么个玩笑！”

十一婆伸出一只大脚，随便地勾过了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咧着大嘴笑道：“我可不是同你开玩笑，而是试试你的功力！”说着连连点头道：“佩服！佩服！”

边瘦桐打量着十一婆今天的打扮，只见她一身黑纱的套装，外罩天青色小坎肩，虽是鸡皮鹤发，却显得精神抖擞！

这种形态，大异于昨夜那种赤身露体的疯疯癫癫的情形，心中甚为疑惑。而且听她今天的口气，似乎也并无不正常之处，心中越发不解。当下含笑道：“婆婆太夸赞了！想不到婆婆这么大的岁数，这种‘无极气波’的功夫，仍有如此火候，这才真正值得钦佩！失敬！失敬！”

十一婆鼻中哼了一声，道：“小伙子，你别捧我，捧得越高摔得也越重！”

她说话之时，发现边瘦桐目光一直在注意地看着她，不由哑笑了一声，又接着道：“看样子，你也以为我真的疯了是不是？”

边瘦桐不自然地笑了笑，道：“是关大勇告诉我的，可是现在……”

十一婆站起来走了一圈，忽然道：“那个小哑巴是你什么人，靠得住么？”

边瘦桐点头道：“你大可放心！”

十一婆一屁股又坐了下来，道：“我告诉你实话吧！”说着她目光闪烁，冷冷一笑道：“现在这赤城岛上上下下，连关大勇在内，都以为我十一婆是个疯子，但是事实上呢，你现在看到了，我呀！不但不疯，而且比谁都明白！”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十一婆冷哼一声，道：“你莫非真不知道？如果我要是不装疯，我就会和九宫徐锡一样……可现在，我起码还是很自由的！”说着低下头，小声道：“在我那房子里有铁栅、铁锁……”说到此，她的声音变大了，“可是能难

得住我吗？”说着鼻子里哼了一声，由身上摸出了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一包带皮的花生。她指了一下，道：“吃吧！这是我从黄叶张那老小子那里弄来的，娘的，只有他有东西吃！”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而甘心在这里受罪？”说着他剥了一粒花生丢到嘴里，大嚼起来。

十一婆张大了嘴，长叹了一口气，冷冷一笑，道：“我曾经发过誓，不粉碎这座赤城岛，绝不离开这里！”

说到此，她苦笑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在眼角抹了一下淌出的眼泪，道：“就是这个誓把我害苦了！小桐子，我以为这个愿望永远也办不到了呢！想不到今天你来了，我的心好像是又活了。”

边瘦桐不由笑了一声，这位老婆婆这种一见如故的样子，真叫人有些受不了，可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她直率、热情的一面。

边瘦桐冷笑一声道：“你不要灰心，我不信这赤城岛真就破不了！”

十一婆撩了一下眼皮道：“小伙子，你大概不知道，今天的赤城岛，可不像从前了，要破它谈何容易啊！”

她吃了几粒花生，冷哼一声道：“南海双鸥这两个人，实在不简单。血鸥云翘夏侯三这个老家伙沉于女色，倒不多么可怕，可是晴空一羽萧苇……”她目光盯了边瘦桐一眼，哑声接道：“这个人武功既高，智力也高人一等，且不近女色，实在太难对付！”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

十一婆眨动了一下松垂的眼皮，搔了搔头，道：“这几个月，每一夜我都在这岛上走上一圈，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九宫徐锡这个人，我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进不去！”

边瘦桐惊奇地道：“为什么？”

十一婆愤然道：“徐锡这个老东西作茧自缚，自己弄了个阵式困在洞中，现在就连南海双鸥也没有办法进去！”

边瘦桐不由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这就麻烦了！”

十一婆喝了一口茶，道：“这个老书呆子，也不知在哪里学的这些玩艺儿，这岛上凡是有出口的地方，都有他设下的阵法，除了南海双鸥之外，无人能破解！”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听说婆婆你也在岛上开了不少暗道，可是真的？”

十一婆抖颤颤地笑道：“是的！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边瘦桐一笑道：“倒不用后悔，你不是有一张暗道的图谱么？如果拿出来，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十一婆摇头道：“没有什么用处……每一条道路，九宫徐锡都设下了厉害的阵法，且都有所变动，另外病鹰关大勇还设有暗卡毒箭！”说到此，她的脸色苍白，摇了一下头，道：“如果没有九宫徐锡帮忙，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边瘦桐想了想道：“我会找到他的，我们现在就去！”

十一婆好奇地看着他，道：“好！我可以领你到那个地方，可是你要小心，那里人看得很紧！”

边瘦桐忽然想起一事，笑问道：“这里的歪头老九武功如何？”

十一婆嘻嘻笑道：“这家伙自以为武功盖世，我为了使南海双鸥放心，

也佯作敌不过他，他就真以为是天下第一了！”

边瘦桐点了点头，想到他初来红楼之时，十一婆与歪头老九的一幕，当时自己尚以为十一婆真的敌不过那索伦人，现在才知原来她那是装出来的！

眼前的十一婆，这么一个老太太，竟能如此机智，瞒过了所有的人。她装疯卖傻，转移人们对她的注意，而暗中却在为粉碎这个敌巢而尽力，倒是出人意料。

边瘦桐正在想着，十一婆已把一双裤管用黑色的带子扎得紧紧的，一双袖子也挽了又挽，露出了铁棍似的一双胳膊。她对着边瘦桐桀桀一笑，道：“以前，我都是独来独去，往后我可有个伴儿了！小桐子，你可要小心！”边瘦桐微微一笑，没说什么。

十一婆冷哼一声道：“我们海棠派的武功，有很多特别的地方，今天你也可以见识一下了！”

边瘦桐一笑道：“正要开眼！”说完，他右手一挥，灯光应手而灭！

黑暗中，这一老一少，两个江湖上的奇侠，就如同两个幽灵似的，一闪身都来到了窗外！”

十一婆这时面上显得极为兴奋，她压低了声音道：“快走，一上潮，我们可就去不成了！”

边瘦桐知道她所指的上潮，是那道铁丝网外的海沟，潮水一涨，一下子就要加宽十几丈，那时真就无法可走了！

他当下点了点头。十一婆在前，边瘦桐在后，二人展开身法，如同闪电星驰一般纵去！

刹那之间，他们已扑到了铁丝网附近。只见昏暗中，两道孔明灯光，来回地在附近扫射着，二人急忙伏身网下，不发一语！

这种情形，与昨夜边瘦桐来时，已大不一样。分明是他们发现了那条死狗，认为死得可疑，所以今夜才特别加紧了防备。

就在两道灯光交接而过的时候，二人相视一点头，各自腾身而起。

黑夜里，他们就像是一双腾霄的大雁，只一闪，已双双站立在高达十丈左右的铁丝网上。

海风飕飕，二人又同时飘落在岸边。

边瘦桐随手折了几节树枝，十一婆怔了一下，道：“登萍渡水的功夫，在这里施展太危险些吧？”

边瘦桐一弯腰，腾身而起，口中道：“无妨！”

十一婆见他像燕子似的，在水面上一掠，就势打出一节树枝，足尖向下一落，又自腾身而起。只不过是一起一落的工夫，他已经到了对岸！

十一婆，这位昔日在江湖上也曾经抖足了威风的海棠派传人，见此功夫，不由激动得浑身哆嗦！她像念佛似的喃喃道：“好轻功！好本事……”说着她由身上取出了一双自制的木鞋，套在足上，身形跟着纵出！在一望十来丈阔的海沟之上，三起三落，也到了对岸。她收起了木鞋之后，用手向南面指了一下道：“往那边走！”

边瘦桐点了一下头，二人一路扑纵而去！

十一婆走在前，她像是对于眼前的一切极为熟悉，不时左闪右躲疾步穿行于树林之间。

约有小半盏茶的时间，两人来到一片乱石山阜。十一婆停住了身子，向上指了一下道：“这地方有几个卡子，要小心了！”说着纵身而上，手足并

施，不一刻已上去有十丈左右。边瘦桐等她上去之后，也随着腾扑而上。

二人就这么遥相照应，一路翻行而上，足足攀了有百丈左右。

边瘦桐抬头看去，只见山上云雾蒙蒙，隐约可以看见几粒闪亮的星辰，又觉得四外冷风飕飕，可真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他不明白，这么冷清的地方，怎么会设有暗卡？

这时，十一婆已停住了脚步，她向着边瘦桐点了点头，边瘦桐腾身过去，问道：“怎么了？”

十一婆用手一指前方道：“我断定九宫徐锡必定在这上面，可是我却不敢往前再走了。”说着她抖手打出了一粒石子，直向一排树林内落去，石子落处惊起了几只栖鸦。

十一婆忽然冷笑了一声，一咬牙道：“小桐子，让我们闯一下怎么样？”

边瘦桐正想仔细地观察一下附近形势，再判断如何进身，不想十一婆已迫不及待地纵身过去，他急忙低声叮嘱道：“婆婆小心！”

可是十一婆身形已自落下，她顿觉得眼前树林一转，口说不妙，正要腾跃而起，便听得四下“哧哧”一阵风响，眼前一连飞来了数口飞刀。

十一婆右手向外一分，已抄在了一口刀柄之上。然后她用手中刀左右一拨，叮当两声，同时又打落了两口飞刀。

就在这时，边瘦桐也飞身而下。他右手拉住十一婆衣袖，向后一带，叫道：“快退！”

突然，铃声大作，立刻听到有人大声喊道：“不好了！有人来了！”

紧接着灯光弩箭，同时向着二人射来。

十一婆咬牙道：“我们上！”

说话间，二人已左右分了开来。

这时，一个持刀的汉子从上面飞落下来，掌中刀挟起了一股冷风，向着边瘦桐头上猛然砍了下来。

边瘦桐见形迹暴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闯它一个大的！当时冷笑道：“你也配！”右手骈二指向上一点，“噗”一声，已把来人那口钢刀点到了一边。

这人也不是脓包，姓楚名方，原是湘南一个巨盗，弟兄三人，合称“湘中三丑”。南海双鸥为了赤城岛上的防务，在中原招兵买马，招募了不少能人异士。“湘中三丑”就是其中三人。他们三兄弟被分到这峰上负责防务，多年太平无事，万万没有想到今夜会遇见敌手！

这地方原有关大勇设下的暗卡，又有徐锡布阵，已是不可轻涉；湘中三丑来后又加上了一层防卫，并设置了警铃。今夜兄弟三人就睡在树上的卡子里，闻声即起，果见有人闯阵，焉能不奋力阻止！

湘中三丑，一名楚方，一名楚杰，一名楚昆，在湘南提起来，也算是知名的人物了。可是今夜他们合该倒霉，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遇见了这么棘手的一对人物！

楚方一刀砍空，身形向后一翻，抽刀换式，“嗖”地又是一刀！

可是这一刀才递出了一半，就觉得头顶上冷风一闪。这时他才依稀看见来人是一个俊秀的黑衣少年！当下厉声叱道：“好小子，你想找死！”身形旋转中，手中刀向外一封。可是，他忽然觉得这口刀像是被什么拉住了，有些儿进退不得！抬头看时，不由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自己的那口刀，竟夹在对方二指之间！

楚方用力一撼，依然不动。这时他才知道厉害，迎面一掌疾击而出，撒刀欲退！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叱道：“休走，看刀！”只见他右手向外一翻，白光一闪！楚方惨叫了一声，刀中后脑，浴血而亡。

紧接着一声胡哨，一左一右两条人影同时来到！

十一婆怪笑了一声，自侧面腾身而上！她在空中狂笑了一声，道：“猴崽子，去你的吧！”

这老婆子张开两手，猛然向其中一人身上抓去，只听得“当啷”一声，来人的兵刃，已被她抓落在地，随即一掌，将“湘中三丑”老二楚杰毙于掌下！

与此同时，楚昆掌中一双判官笔，一左一右，同时向边瘦桐两肋之上扎了过来。

边瘦桐冷冷一笑，用“如意双掌”向外一吐，“唰”一声，已抓在了楚昆双掌之上。

湘中三丑老三——活判官楚昆，因见大哥楚方照面之下，便丧身在这年轻人手下，心胆早已寒透，当下用力向外一夺双笔，竟没有夺动，不由大吼了一声，干脆一松手，双掌向当中一合，施了一招“寒鸡拜佛”，直向边瘦桐面门之上，猛然磕了下来！

边瘦桐将其双笔向当中一合，楚昆双腕俱碎，口中惨叫一声，拧身纵出，拔腿就跑。

边瘦桐一狠心，正要飞笔取楚昆性命，却见十一婆自一边赶上，瘦掌一挥，实实在在地击在了楚昆后心之上，直把他打出了七八尺左右，正碰在山石之上，顿时溅血而亡！

两个人抖手之间，已料理了三条人命！

可是这时候，山下已响起了一阵当当的锣声。

十一婆聆听了一下，面色大变道：“这可怎么好？我们被困住了！”

边瘦桐尚未及答话，空中便传来了一丝冷笑道：“十一婆么？不劳探望，速由眼前石后绕出，空中行走自见分明，速回！速回！”

十一婆一呆，道：“听见没有？”

边瘦桐剑眉微蹙道：“这是谁说话？婆婆你知道么？”

十一婆样子极为兴奋，一双瘦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大声叫道：“喂！徐锡！徐锡！”

空中又传来一声冷笑，道：“我方才已说过了，你们再不走，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十一婆桀桀一笑道：“啊！正是他的声音！喂！喂！徐锡，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正是来找你的！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们好救你出来！”

那声音十分冷峻地道：“你太多事了，我在此很好，你又何必来破坏我的清梦？快走吧！”

十一婆一怔，道：“你说什么？很好！你别开玩笑！徐锡，不要不知好歹，我们完全是为了你好！这位小兄弟是……”

边瘦桐对她摇了摇头，十一婆立刻止住口，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怎么回事？徐老头！你到底在哪里呀？”

那人冷冷笑道：“十一婆，你也太噜嗦了，我没有那么好对你说的了，你快走吧！我在这里完全是我心甘情愿，你又何必多事，一定要来救我？”

十一婆不由怒道：“原来你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我老婆子真是看错了你了！好！你既然这么说，我们走就是！”说着冷然地对边瘦桐道：“我们走吧，那书呆子是想在这里长住呢！”

暗中的九宫徐锡未再说话，却发出了一声阴森森的冷笑。

十一婆大声道：“你笑什么？”

暗中又传来了一阵叹息，仍未发言。十一婆气得浑身直抖，望着边瘦桐连声冷笑不已！

边瘦桐心知这位九宫徐锡，定是生性固执，现在多说无用，反倒会把今后的路断了，当下微笑道：“人各有志，不便相强，我们走吧！”

这时，山下铜锣之声，当当响个不停，隐约可以看见一道道闪耀的灯光，往这边奔来！

十一婆咬了一下牙道：“我们只好走了，刚才你可听见书呆子说的什么？什么空中行去？”

边瘦桐身形倏地纵起，足足拔起有四五丈高下，在空中望了一眼，已窥出其中奥秘。他身子向下一落，匆匆道：“婆婆，这阵法在平地上是出不去，那位徐兄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空中而行！快！”

十一婆这才明白，张大了嘴道：“会有这等事？”说着她身子也腾起来看了一服，落地后点头道：“果然有点道理，只是怎么个走法呢？”

边瘦桐冷笑道：“这又何难？”说着就在附近折下了两根修长的青竹，递于十一婆一根，含笑道：“婆婆，你学过‘青竹跳’的功夫吧？我们就这样一路跳出去就是。”

十一婆先是一愣，继而咧开大嘴笑道：“对，亏你想得出来！”说着她用手上的竹枝，往地面上一点，借着这一点之力，她的身子蓦地腾了起来，如是一落一起，一起一落，而足尖并不着地，刹那之间，已跳出十数丈以外。

边瘦桐也自后边赶了上来。

他二人一左一右，每人持着一根一丈左右的竹竿，点点跳跳，看来极为特别。

就这样，他们顺利走出了这个阵势！

这时，眼前灯光闪耀，不少人扑到了眼前，见状都不由吃了一惊，一个人大声嚷道：“哟！这是什么玩艺？”

十一婆低声道：“小桐子，千万可别惹事，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南海双鸥八成在下面等着我们呢！”说着身形一落，这时一个喽罗蓦然纵过来，一扬掌中刀，大声叫道：“啊！原来是你……”话未说完，十一婆厉叱一声，一扬手，掌中那条竹竿，像镖枪似的飞了出去，“噗”的一声，正好扎了他的脸上！

这家伙半声都没有哼出来，倏地仰面倒了下去，顿时死于非命！

边瘦桐把手上的竹竿往旁一扔道：“快走！”说着身形腾起来，右手往脸上一抹，再看时，他脸上已多了一副人皮面具！

十一婆赶上来，见状笑道：“啊！你原来也有这一手，你看我的！”说着她伸手由身上取出一物，往脸上一戴，原来皓皤白发的一个老妪，立时变成了一个生有三绺山羊胡的黑发老叟！

彼此一望，不由都哑然失笑了。

二人展开身形，在这悬崖巅峰之间，轻快有如猿猴一般，不多时已来至平地之上！抬头看时，山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十一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松了一口气道：“好险！我倒不是怕他们，而是怕败露了身形。南海双鸥要是注意上我们，以后我们就再也别想动了！”

边瘦桐目转四方，看见两个疾快的身形，倏起倏落地向这边奔来，当时冷笑一声，身形向下一矮，道：“婆婆，有人来了！”

十一婆蓦地一惊，回身望时，来人已到了眼前！

来人是一双粉装玉琢的童子，各着黑色紧身衣裳，身形倏地落下，其中一个高声叱道：“呔！你们是哪里来的？”

另一个却不耐烦地道：“拿下他们再说，灵哥儿，下手！”话声一落，身子已蓦地腾了起来，照着边瘦桐身上就扑了过来。

戴上面具的边瘦桐，看起来已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哪里会放在巧哥儿眼里？

灵哥巧哥兄弟二人，乃是南海双鸥最吃香的两个弟子。他二人六岁时就被双鸥收至门下，分别传授他们武功：夏侯三传授灵哥，萧苇传授巧哥，在几年之内，分别传授了他二人一身不凡的武功。在赤城岛上，这灵、巧二哥的权势是仅次于双鸥的，只有怪人何七能和他们的兄弟并立，其他人，没有一个看他们在他们二人眼中。今夜听说有人上山，兄弟二人急忙匆匆赶来了！

当他们看见十一婆和边瘦桐的样子后，不禁大为吃惊！

因为这是两个从来未见过的新面容，可以断定，这是来自岛外的人物。

灵巧二哥，自负有一身超人的奇技，怎会把这两个人看在眼里？立时，灵哥儿扑向十一婆，巧哥儿腾身而起，直向着边瘦桐身前落去，他口中冷笑道：“相好的，来到了我们赤城岛，就要多留一会儿，现在你可不能走！”言罢，双手一搓一扬，分两边直向瘦桐两肋直插了下来。

要说巧哥儿，几年来随着晴空一羽萧苇，也确实练出了一身惊人的功夫。

只是太不凑巧了，今天他和灵哥两个人，遇见的却是一对厉害绝顶的对手！

就在他双手拍出，尚未触及对方的刹那间，那个看来满脸皱纹的老人，口中冷笑了一声，道：“你也配？”只见他双手向上一抡，两肋向当中一收，身形陡然地拔了一个高儿。

巧哥那么快捷的一双手，竟自插了一个空！他不由大吃了一惊，两手霍然向回一收，身子向右倏地一滚，已自出去丈许之外！

巧哥儿恨得一咬牙道：“老儿，你跑不了的！招打！”他口中喝叱着，一扬手，已打出了一掌“五云珠”，直向着边瘦桐整个后身猛然袭了过来！

这“五云珠”乃是用精钢所制，呈圆球状，但上面却有五处突出的云朵，故名“五云珠”，是一种罕见的暗器！

巧哥儿这一掌五云珠，是用的“满天花雨”手法打来的，在方圆两丈之内，你若想能够躲开它确实不易！

可是红线金丸边瘦桐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尤其是他在暗器上所下的功夫，更是令人有想像不到的成就！巧哥儿这一掌五云珠打出之后，就见对方只把手向上扬了一扬，一片乒乓之声，所有的五云珠，已全数都到了对方的衣袖之中。

巧哥不由吓得怔了一下，眼看着对方一路轻登巧纵，简直如人无人之境似的去了！

他恨得重重地跺了一下脚，一偏头，却见灵哥儿正在和一个留有三绺山羊胡的小老头打成一团。

那留着胡子的老头儿，不时地发出一声难听的怪笑，举手投足之间，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不是在灵哥儿的背上拍一下，就是踢他身上一脚。

灵哥儿被逗引得怒火万丈，嘴里大骂道：“老王八，你别臭神气，捉住你以后，我剥了你的皮！”

那个留胡子的小老头，只是发出奇怪的笑声，却是一言不发。

巧哥儿见状，厉声叫道：“灵哥！你不用怕，我来帮你！”说到此，他一抬手，寒光一闪，已把一口光闪闪的长剑抽了出来，身形一矮，纵了过去！掌中剑“长虹贯日”，带起了一道银河，直向着十一婆的背上猛然扎了过去！

十一婆有心要试试这一双童子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并未急于思退！只是她见边瘦桐已自退走，巧哥儿又向自己奔来，才忽然觉得自己不该久战。当时长笑了一声，双掌一晃，蓦地把身子拔了起来。这时巧哥儿已抵到她的身后，剑光一绕，照着她双足上就削！

十一婆猛地一拔双足！这时候，灵哥儿又赶到了近前，他恨透了眼前这个老头儿，口中恨恨地怒声说道：“巧哥，我们非抓住他不可！太气人了！”

说着话，他也撤出了剑，双剑合击，只听得“当当”响连声，十一婆顿时被困在一团剑光之中！

二人这一套剑法，名唤“天心双剑”，是南海双鸥自创的一套剑法，相互施展，威力无穷。

十一婆一时大意，只以为他兄弟并无有什么厉害功夫，竟自落入这“天心双剑”的剑阵之中。

一时之间，但见寒光闪闪，剑气森森，把十一婆裹在其中，缠了个风雨不透！

这时候，十一婆才知道了厉害，奈何她身边没有兵刃，以空手来应付这兄弟二人两口宝剑，实在是感到相当的吃力。

巧哥儿心思极其细密，一边打量着对方，一边冷冷笑道：“老儿，你还不知死活，当真要拚命么？”

十一婆此刻已累得呼呼直喘，一不留意，差一点被灵哥儿一口剑刺着了前胸，可是胸前的衣服，已被割开了半尺长的一道大口子。

她口中“唷”了一声，抡掌照着灵哥儿面门上就击！

可是，掌式方自打出，巧哥儿已如同闪电也似的来到了她的背后，冷森森的剑尖，抵在了她背心之上。

这一招，名唤“二心环”，乃是双剑对尖的一穿！

十一婆陡然感觉一股凉风透背而入，待她发觉不妙时，已是来不及了。

巧哥儿这时只需向前一抖手，就能把她废了。

就在这时，一股莫大的罡风，直向巧哥儿背后猛然袭来。

巧哥儿足尖一点，左手向外一展，用“雁翅排云手”，“呼”地半转了过来，掌中剑不得不向左一偏，可是他不甘心如此便宜了敌人，只见他右手长剑，向上一挑，施了一式“天南星寒”，剑势向外一展！

十一婆这时心烦气躁，被灵巧二哥这套“天心双剑”，弄了个头昏眼花，偏偏面上戴的面具，略有移动，视线遮住了一半，愈发行动不便，她见巧哥儿剑式一转，发觉不妙，当下一咬牙，左掌一划，“呛”的一声，身形踉跄着向前跑了几步，一交栽倒在地。

就在这时，当空忽地落下一人。

巧哥惊望之下，见是先前那人去而复还，他庆幸一剑刺伤了对方一人，



不由胆力大壮，这时大嚷道：“好！你也留下吧！灵哥，我们上！”说着一领掌中剑，刷地一剑撩去！却见眼前这个怪老人一抖手，巧哥儿顿时就觉对方手心之内似有很大的一股吸力，掌中剑竟不由自主地吸到了对方的手上！

此人不是用手硬夺，而仅仅用掌缘向剑身的横面之上一击。只听得“嗡”地一声，巧哥儿要是死抓着不放，他这只手可就别想要了。无可奈何之下一松手，掌中剑就像一颗流星似的，倏地划空而去！

一旁的灵哥儿，见巧哥儿吃了亏，一声不哼地拧身而上，掌中剑“白蛇吐信”，一剑点来，直向这个怪老人肋上刺来！

可是他的剑才抖出一半，却见这老人一骈二指在他剑身上一弹，灵哥儿就觉得似有极大的力量，加诸在这口剑上，自己把持不住，踉跄后退了几步！

这个满脸皱纹的怪老人，似无心与他兄弟恋战，一弯腰，把受伤的十一婆夹了起来！

十一婆咬牙道：“快走！快！”

这位满面皱纹的怪老人，正是边瘦桐。他夹起十一婆要走，见巧灵二哥又由左右而上，不禁狂笑了一声，道：“去吧！”

只见他左掌向外一挥，扑身而上的灵哥儿，扑面就倒；右面来的巧哥儿，被他右脚平空一踢，如同着了闷拳一般，也翻了出去！

边瘦桐这时就像一头出山的猛虎，他的神奇功力，把灵巧二哥吓得魂飞魄散，一时怔住了。

边瘦桐用手夹看十一婆，又待腾身而起，猛然间听得一声冷笑，道：“朋友，请留步！”当空白影一闪，落下一个着白色衣裤的长身少年。此人狂笑了一声，道：“朋友，既然来到了我赤城，莫非连主人也不思一见么？”说罢双臂一张，正正挡在了边瘦桐身前，一双瞳子里闪闪放着精光。

边瘦桐见来人竟是晴空一羽萧苇，不由怔了一下，他知道，眼前一番激战是无法避免了。当时嘿嘿一笑，哑声道：“萧苇，你还不让开，在下可要得罪了！”

言罢足下一点，已猿身而进，右掌向前一探，用“龙形乙式穿手掌”，直向萧苇肩骨之上打来！

晴空一羽萧苇身形向下一蹲，足下未动，右掌却翻了起来，照着对方腕骨上搭来！

红线金丸边瘦桐，知道萧苇功夫大非寻常，自己要想胜他，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这时自己还带着负伤的十一婆，真要打下去，绝讨不了什么好去！当时心中一急，不待指尖点实，忽地掌心向外一吐，吐气开声地“赫”了一声！

晴空一羽萧苇，万万没有想到对方一个毫不起眼的老头儿，竟能使出如此惊人的掌力，吓得猛一抽肩，却也禁不住通通一连退了三步！

边瘦桐毫不迟疑，狂笑了一声，足尖飞点，倏起倏落地飞驰而去！这时，一边的灵巧二哥，呼啸了一声，拔脚要追，萧苇冷冷笑道：“不必追了，你们追不上的！”

他仰天想了一想，冷冷一笑道：“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巧哥儿，你快放响箭通知红楼，叮嘱他们注意，不可放一人进去，我马上去！”

说着，他身形腾起，直向巅峰之上翻越而去！

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幽禁在峰上的九宫徐锡，是否已被他们劫去，或是放走了。

峰上人声喧哗，灯光耀眼难睁，有人高叫拿贼，有的却在嚷着说贼在哪儿。

晴空一羽萧苇气得厉声大吼道：“一群没有用的东西，贼都跑了，你们还在此闹些什么？还不快滚！”

众人见是二岛主来了，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纷纷退了下去！

这峰坪上，刹那之间，又恢复了平静！

晴空一羽萧苇气得面色铁青，他对于峰上阵式了若指掌，所以并不费事，只是几翻几转，已进入岩谷之内。

在一堵耸立入云的石峰之前，他立住了身子，朗笑了一声，道：“徐锡，萧某看你来了！”

岩石后传出一声轻笑，道：“二岛主有何见教？”

萧苇一听见徐锡的声音，心中不由大为放松，当下冷然道：“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呢！”

徐锡呵呵笑道：“除非是我自愿，否则谁也请不动的。二岛主你太多心了，哈哈！”

晴空一羽萧苇在岩上踱了几步，微微笑道：“我想知道一下，方才来访你的朋友，大名怎么称呼？”

九宫徐锡口中“咦”了一声，道：“访我？谁访我了？”

萧苇止步冷笑道：“老朋友，你装得真像！只是在我萧苇面前，还是说实话的好！”

徐锡呵呵大笑道：“萧二岛主，你太多虑了！试想一下，老夫的阵法，谁能识破？就是二岛主你，如非是有老夫绘的图谱，只怕也难以越雷池一步吧！”

萧苇哼了一声道：“这不见得！”

“不见得？”

九宫徐锡呵呵笑了几声，道：“二岛主，我们不妨试着玩玩！这石后，老夫又小小用了些手脚，请你往前看！”

萧苇抬头往前看去。

徐锡继续道：“有一块横石，下面就是你们为我安置的住处，这之间不过十丈的距离，二岛主，你能走进一半，我徐锡就伏地认输，如何？”

萧苇向内看了一眼，心中一动，忖道：“倒没有想到这老儿尚还有此一着！”

原来他和夏侯三，当初借地形之便，把九宫徐锡关于其中，四周全是千仞高峰，飞鸟难登，仅留一口出入，并设有铁栅。他们认为，九宫徐锡不过是个读书文人，关他在内，万难外出，就算他有一身功夫，也是无可奈何，更不要说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了。想不到他竟会在这小小谷内也设下阵势，如此一来，就连南海双鸥也无法进出了。

萧苇不由呆了一下，当下冷冷笑道：“我倒要试上一试！”说着昂首阔步，向谷口行来！不想足方踏进一半，就觉得眼前一花，那如云的乱石，忽然变得井然有序，眼前蓦地展开了十数条羊肠小道。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剑眉微轩，他立足不动，面色愤愤地道：“徐锡，你这一套鬼把戏，如何瞒得过我？你且看萧某走与你看看！”

徐锡哧哧低笑道：“雕虫小技，二岛主不必见笑。”

萧苇冷笑了一声，忽撩右臂，“喳”的一声，折下了一枝松枝，在地上

划了一个“十”字，平手一挥，大喝一声：“开！”

只见他身形一闪，已入其中，足上按禹步纵踏而入，不一刻已走出了这片乱石阵外！

徐锡口中啧啧连声，道：“佩服！佩服！二岛主竟还有这一手，徐锡今后果真要刮目相看了！”

晴空一羽萧苇狂笑了一声，道：“徐锡你自命阵法出神入化，骗旁人尚可，要想骗我萧苇，却是太不识趣！”

话声甫落，只见眼前一棵老松，当道而立，松枝蔓延，树下翠草如茵，在月光之下，如同仙境一般。

徐锡咳了一声，笑道：“请入蜗居，老夫引颈恭候！”

萧苇齿咬下唇，望了一会儿，冷冷笑道：“青谷翠草，九步横尸。徐锡，你居心不良！”

徐锡嘻嘻笑道：“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晴空一羽萧苇冷哼了一声，瞳子里现出一线杀机，道：“老儿，你看清楚，待我萧二岛主破与你看！”

徐锡发出了一声近乎小儿的嬉笑声，未发一语。

徐锡这种近乎轻视的笑声，令萧苇大感愤怒。他少年气盛，哪里还顾得什么厉害。只见他身形一矮，平身而入，轻轻前纵了三丈左右，用左手捂在了一只眼上，朗声道：“张子房独目引谷，鬼谷子徒呼奈何！”只见他身形三起三落，已出去五丈以外，前望那块横石，不过十丈左右，石上的“紫气排云”四个大字，赫然在目。

萧苇不由大喜，狂笑一声，道：“徐锡，你可佩服么？”

九宫徐锡发出了一声长吁，道：“我只当你武功惊人，鬼神不测，却未料到你竟博学如此，老夫三阵，你竟过了其二。可是这第三阵只怕不易通过了！”

晴空一羽萧苇冷冷笑了一声，咬牙道：“徐锡，我如通过此阵，当手刃你这老儿，以雪你戏耍我之耻！”

徐锡发出了一声长叹，道：“也只好以此来谢罪了！”

萧苇二目放光，沉声说道：“徐锡，你纳命来吧！”言罢身形一起，扑身进入眼前岩石交错的暗影之中，却闻得暗中的九宫徐锡发出了一声怪笑道：“转！转！天沙！转！转！星石转……”接着他嘿嘿冷笑道：“二岛主，你上当了！”

晴空一羽萧苇忽然停步，道：“徐锡，你口颂的可是麻六先生的‘风石狂沙’？你……莫非是他的……”

徐锡冷哼一声，道：“萧苇，你猜对了，麻六先生正是先师，此阵也正是‘大风阵’之一，你如能进入，徐某当跪地引颈！”萧苇面色一寒，心中不禁忖道：“糟了，我上了这老儿的当了！久仰麻六先生乃一前辈奇人，所创阵法，有鬼神不测之妙，尤其是‘大风’一阵，昔日曾困毙过点苍、武当两派掌门人，被誉为神仙阵法，想不到九宫徐锡，竟是他的门人……”

他剑眉微轩，眉尖沁出了两粒汗珠，心中忖道：“我如就此而退，实在不能出这口恶气，不如引他发声，以暗器杀之，方能消我心中这口怨气！”当下暗中摸出了一把“五云珠”，冷冷笑道：“徐锡，你这大风阵不过如此，我已经进来了，你休想难得住我！”

徐锡嘻嘻一笑道：“是么！不见得吧！”

萧苇一面辨别声音发处，一面又道：“你何不发动阵法一试？”

徐锡笑道：“阵法已经发动了！”

晴空一羽萧苇陡然振腕，叱了声：“打！”

只见他一扬手，作“品”字形，蓦地打出了三枚五云珠，三珠一出手，挟着一声轻啸，即向发声处打去！闻得“叭”的一声山石爆响，暗器似全打在了山石之上！

徐锡呵呵大笑道：“打错了！”

萧苇面色一红，厉声道：“打！”一扬手，又发出了一枚五云珠，一条直线似的，直直打向声音来处！

他素日练习暗器，已达到“寻音入鹄”的神妙境界，准确程度，几乎可以说百试不爽。

这一次他听准了地方，暗器以线状打出，对方只要有铜钱大小的空隙，也不难穿入了。

可是他耳中仍然听到了“叭”的一声山石爆响。

紧接着，九宫徐锡呵呵的笑声又起，道：“这一下就差得更远了！”

萧苇厉吼了一声，右掌一挥，用满天花雨的手法，把掌中剩下的七八粒五云珠，一并打了出去。

耳中听到噼噼啪啪一片乱响，似乎又全数打空了！

他忽然明白了，对方阵法早已发动，是以声来之处并不正确，而自己依然寻声发珠，可笑之至！

当下凭眼四望，只见到处都是灰天暗地，好像散有一层薄雾一般。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长叹了一口气！

如此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服输了，当时冷冷说道：“徐锡，你赢了！我自认无法通过就是！”

九宫徐锡嘻嘻一笑道：“二岛主不试而败，未免太谦虚了！”

萧苇冷笑了一声道：“你不要骄傲，此阵我早晚是要通过的，到那时我可不会轻易饶你活命，现在我告辞了！”

徐锡冷笑道：“二岛主，你要小心行走，徐某不送！”

萧苇冷哼了一声，腾身而起，可是就在这时，跟前却飞来了大片沙尘，夹杂着残枝败叶。身形腾起，却不知落向何方？他不由大吃了一惊，就空一挫，从空中飘落而下！

萧苇面色一凛，怒道：“怎么？你当真要把我留在此处不成？”

徐锡嘿嘿笑道：“不敢，不敢！二岛主是聪明人，大凡一切阵法，皆为幻生。二岛主，我今送你出阵口诀四字，你如悟解不出，却只好困在其中，等明晨我亲自送你出去了！”

萧苇气得连连颤抖，说道：“哪四个字？快快说出！”

徐锡嘻嘻笑道：“笔中带峰。”

萧苇略一思忖，重重顿足道：“告辞了！”

只见他身形忽起，直扑正前方，箭矢似的直穿而去，因“笔中带峰”这四个字，其中皆有一笔直划，寓意直行也！

晴空一羽萧苇下得峰来，长长吐了一口气，暗暗思忖道：“好险！”想不到九宫徐锡老儿，如此刁钻，自己竟差一点着了他的道儿。

他一路疾驰，刹时来到了海沟附近，何七同灵巧二哥，正在岸边等候。

萧苇问：“可有人通过？”

何七弯腰道：“没有！”

晴空一羽萧苇，懊丧地叹息了一声，心中想道：就算是红楼过来的人，现在只怕早已回去了，自己此刻过去，又能察出什么？想着摆了一下手道：“你们回去，不必去那边了！”

巧哥儿上前愤愤地道：“二岛主，莫非放过那两个人不成？”

萧苇看着他微微一笑，又扫了一旁的灵哥儿一眼，道：“你两个伤着了没有？”

二人都摇了摇头道：“没有！”

萧苇点了点头，含笑道：“见好就收吧！来人武功高强，你二人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现在应该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这句话不假了吧？”

灵巧二哥俱不禁面色绯红地低下了头，一旁的怪人何七却冷笑了一声道：“这岛上内外防守，固若金汤，贼人是从哪里来的？莫非他们是飞进来的不成？”

萧苇浓眉皱了一下，冷冷地道：“你这句话说得不错，这两个人不是从外面进来的！”

何七吃了一惊，讷讷道：“二岛主是说……”

萧苇目视着远远的“海角红楼”，道：“我是说，这两个人来自海角红楼！”

何七睁大了瞳子，嚅嚅地道：“这……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这条海沟并无渡船可供他们乘坐啊！”

晴空一羽萧苇点了点头，冷冷笑道：“你以为非要渡船才能过去么？”说着他信手折了几节树枝，目放精光道：“你们看！”

言罢身形一起，遂向水面之上落去，随即把手中枯枝抛出。那姿态看来，竟是和红线金丸边瘦桐一样的矫捷。

就在怪人何七和灵巧二哥惊异得目瞪口呆的当儿，晴空一羽萧苇已如同一片白云似的又回到了眼前。

只见他下边身子，整个被海水浸湿了。可是他脸上却闪耀着无比的豪气。他怪笑着道：“你们可曾看见了？我是不需要渡船，就可以来去的！”

何七弯腰笑道：“像二岛主这种功夫，普天之下，只怕再也难找出第二人来，奴才今夜真可算是开了眼界！”

晴空一羽萧苇，面上露出一丝苦笑。他摇了摇头，冷笑道：“不然！那位新从中原来的边瘦桐，也是会这种功夫的，你们万万不可小瞧了他，对他要特别留心！”

说着他转过身来，满面怒容地向着血鸥云翅夏侯三的住处行去！

## 瘦桐冒险救娇娃

十一婆的伤势不算轻，臀部衣裙都为鲜血浸透了，巧哥儿的刀，扎进去足有四五寸深！

如果当时再扎得深一些，这位老太婆起码要废去一条腿，那可就更是不堪设想了！

现在，她幸还能动。

这几天，她一直小心在疗养着身上的伤，白天还要继续装疯卖傻，那种滋味可真是难受！

这一夜，红线金丸边瘦桐正在灯下看书，忽然，他放下书本，打一了窗户，微微笑道：“婆婆，我猜着是你来了，请进，请进！”

房上传来一阵哧哧娇笑，紧接着飘下一人。

这人一身紫绸衣裙，背系短剑，一张清水脸儿，在月光之下，十分妩媚。

她悄悄前行了几步，边瘦桐才认出了她是谁，不由一怔，道：“哦！是卜姑娘……”

卜青娥左右看了一眼，小声说道：“我能进来么？”

边瘦桐点了点头，卜青娥一掠而入，遂即把窗子关上，她望着边瘦桐眨动着的那双灵活的眸子，道：“好精的耳朵，你怎会知道我来了呢？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边瘦桐尴尬地一笑道：“姑娘请坐！”说着回过头唤道：“司明，倒茶！”

卜青娥吓得脸色一变，马上站起来道：“怎么，你这里还有外人？”

边瘦桐一笑道：“是我的一个书童，并不是外人！”

这时哑童司明已走了出来，看见卜青娥，不由脸上一红，回过脸看着主人。

他想不明白，此时此地，却怎么会有一个姑娘来访？

他把茶杯捧在卜青娥身边，卜青娥红着脸道：“谢谢！”

司明除了雪用梅以外，从未和任何姑娘相处过，当下窘笑了一下，低着头又进去了。

边瘦桐一笑，道：“他是一个哑巴，为人忠厚，你不必顾虑！”

卜青娥点了点头，一只手在胸前拍了一下道：“吓了我一大跳！”然后她笑了笑，道：“你的胆子好大！”

边瘦桐一惊，不动声色地道：“姑娘说的什么？”

卜青娥小声笑道：“你别装傻，三天前大闹王母峰的准是你，只是这种事太危险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否认道：“姑娘你猜错了，什么王母峰，我可是不清楚！”

卜青娥秀眉一蹙，道：“不是你？”

边瘦桐摇了摇头，这个姑娘的来意他还不清楚，暂时是不能承认的！

卜青娥冷冷一笑，忽地站起来，道：“既然这样就算了，想不到……”说着转身就走。边瘦桐忙道：“姑娘请转，你来此到底是为了什么？”

卜青娥回过身来，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道：“算了，边大爷，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想不到你会不相信我？你和十一婆那晚过我实话？当我是奸细？哼！告诉你，我要是有意害你，我也就不来这里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站起了身子，恨恨地道：“九宫徐锡这个人太怪了，他

竟会拒绝十一婆的好心，甘心被他们拘禁，真是怪事！”

卜青娥小声地道：“萧二岛主已经猜到，那晚是你过海去了。只是另外一人是谁，他却不知道！”

边瘦桐一怔道：“真的？他怎会认出我来的？”

卜青娥笑了笑，道：“听说他还跟你动过手呢！他对我师父说，来人掌风充沛，大异于常人，一定是你！”

边瘦桐踱了两步，微微笑道：“你们这位二岛主，果然是一个厉害的人物，只是他要存心与我为敌，却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

卜青娥笑道：“我看他对你倒是蛮好的，要是旁人他早就大发雷霆了，可是对于你，他倒是挺客气！”

边瘦桐皱眉冷笑道：“这或许是不打不相识吧！”

卜青娥又小声道：“可是我师父对你印象却很坏，他说早晚要来取你性命的。边相公，我真替你担心……”

边瘦桐微微笑道：“哦？这我倒没有想到！”

卜青娥忽然面色一红，用很小的声音道：“边相公，我为你想，我们还是一块逃走吧！”

边瘦桐吃了一惊，道：“我们？”

卜青娥面色微红地低下了头，哽咽着说道：“不瞒边相公说，这赤城岛我早就住够了，一直都想逃，只是我一个人……”

边瘦桐冷冷道：“你想得太简单了！”

卜青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一点头道：“我知道，我一个人是绝对跑不了的，这岛上埋伏重重，一旦跑不出，抓回来可是死路一条！”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可是现在你又怎么会想到要走了呢！”

卜青娥轻叹了一声，不好意思地道：“是因为有了你，你的本事大，我想如果由我指路，你来对付他们，我们是能够成功的！”

边瘦桐正色道：“卜姑娘，谢谢你，可是眼前我却不能逃走！”

卜青娥呆了一下，没有说话。

边瘦桐笑了一笑，道：“这海角红楼内，关着这么多人，他们都是无辜的好人，比起你我来更要冤枉！”

卜青娥叹道：“这个我也知道，可是现在，还是顾自己要紧。边相公，你是个聪明人，如果你再不走，等到他们先下毒手，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边瘦桐摇了摇头笑道：“姑娘的好心，我感激不尽，只是现在我不能走，你也不能走！到时候，我们所有的人会一起走！”

卜青娥叹了一声，没有说话。

边瘦桐笑了笑，道：“你怎么能到这里来？”

卜青娥苦笑道：“这里的百合花和海棠花开了，我告诉师父要来采花，他就给了我这个东西……”说着从腰上取下来一面漆牌，道：“这是他们的通行证，我是坐小船过来的！”

边瘦桐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她，问道，“那花呢？”

“在外面呢！”卜青娥站起来，很失望地道：“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要走了。边相公，你最好再多想一想！”

边瘦桐摇了摇头道：“我心已定，不必再考虑了。卜姑娘，谢谢你的好心，可我不忍心就这么走！”

卜青娥鼓了一下腮帮子，失望地转身道：“好吧！那么我走了！”

说着她伸手推开了窗子，外面一片安静，秋夜的月光，显得分外明亮！她点了点头道：“边相公，我走了。如有什么事，你来找我就是，你要特别小心！”

边瘦桐探头出去，左右看了一眼，回头道：“现在可以走了！”

卜青娥抬手一按窗台，掠窗而出。她在窗下拿起花篮，悄悄向前走去。

当她绕过了花圃，正想加快身法之时，耳旁忽然传来了一声低叱：“站住！”

卜青娥不由吓了一跳，立刻站住了脚步。

这时，从身后走出一人。卜青娥定睛一望，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强自镇定地道：“师叔，是你！”

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晴空一羽萧苇，含笑点了点头道：“卜青娥，你来海角红楼做什么？”

卜青娥镇定地举了一下手上的篮子道：“来摘花……海棠花和百合花！”

萧苇冷冷一笑道：“怎么我好像看见你上红楼那边去了呢！你去那里干什么？”

卜青娥不由一惊，吓得跪倒地上，抖声道：“师叔……我没有……呀……没有！”

萧苇朗笑了一声，道：“卜青娥，你的胆子可真不小！你去边瘦桐那里说了些什么？还不从实招来？”

卜青娥只吓得粉泪簌簌，连连摇头道：“师叔，我没有！我不认识什么边瘦桐！”

晴空一羽萧苇面色一冷，沉声道：“你是夏侯岛主的弟子，我又破例传授了你一些功夫，对你格外看顾，我兄弟有哪一点错待了你？”

卜青娥泪下如雨，道：“师叔大恩，弟子绝不能忘……”

萧苇双目一瞪，大声道：“那你又为什么私通敌人，图谋不轨？”

卜青娥面色苍白道：“师叔不可误会，弟子天胆也不敢对师叔及师父心存不轨，弟子是去向他讨教武功……”

“讨教武功？”

“是的……因为师叔说他武功很高，所以我才借着采花之便，前来向他讨教！”

萧苇目光注视她良久，才稍稍笑道：“背师学艺，这罪名就更重了。”

卜青娥吓得浑身颤抖，连连叩头，娇声道：“师叔宽恕！”

萧苇厉声叱道：“叛师逆徒，谁是你师叔？”只见他的右手骈指向前一指！卜青娥口中“哦”了一声，翻身栽倒，顿时不省人事！

萧苇微微一笑，走上前弯腰把她夹了起来，面上带着冷笑，大步向着红楼行去！

边瘦桐房内的灯光仍然亮着。萧苇来到窗前，冷冷笑了一声，沉声道：“边兄请开窗，不才萧苇专程造访！”

边瘦桐闻声一惊，他搁下手上的书，忙自推开了窗，见状不由吃了一惊，剑眉微皱道：“萧岛主，这是为何？”

萧苇朗笑了一声道：“可容我进来一谈么？”

边瘦桐点头一笑道：“请！”如清风一扫，萧苇已掠窗而入。

他把手上的卜青娥轻轻放在椅上，笑道：“无妨，她一会儿就会醒转！”

边瘦桐微笑道，“萧兄来访，有何见教只请明言！”



晴空一羽萧苇目光炯炯地望着他，冷冷地道：“边兄弟！我们是明人不说暗话，今夜我来，完全是一番诚心与你谈话，希望你以诚相告才好！”

红线金丸边瘦桐对于这位二岛主，实在是有些头疼，他点了点头，冷笑道：“边某从不说谎，二岛主有话请讲！”

“好！”萧苇点了一下头，道：“三天前，你夜入王母峰，当时，我网开一面，放你逃走，你可知情？”

边瘦桐面色微变，正色道：“感激不尽！”

萧苇冷笑了一声，道：“凡事可一不可再，你应该知道，我萧苇并非怕事之人，自然也不会怕你！”

边瘦桐微笑不语，眼前情形，他只有以静观变。

萧苇微微一笑，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道：“你的一举一动，我无不尽知，不过，我劝你一句话，得罢手时且罢手！”他直直地看着边瘦桐继道：“自你来岛，我便有些后悔，其实我们应该早就放你回去的！”

边瘦桐仍是不发一语。晴空一羽萧苇微微一笑，又道：“你应该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两人是应该顾些情面的！”

他言归正传，用手指了一下昏迷不醒的卜青娥，微笑道：“此女对你钟情，你应该知道，她为了爱你，甘愿叛离师门，论理说，是罪大恶极，杀不可赦，但是因为你的缘故，我可以网开一面……”

他笑了笑，又道：“此女委实可怜，而且人品不坏，边兄既对她有情……小弟愿促成好事……”

红线金丸边瘦桐闻言，不由剑眉一挑道：“萧岛主，你误会了，边某一生书剑飘零，只知江海湖山，却没有儿女私情，对你老兄的好意，实在不敢当！”

萧苇不由双眉一皱，遂即沉声冷笑道：“这么说，可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不过那夜你二人月下倾谈，倒颇像有几分情意呢！”

边瘦桐心内一惊，这萧苇果真厉害，什么事都休想瞒得住他！不过，他对卜青娥一派真诚，问心无愧，当即微笑道：“说话是说话，加冠以‘倾谈’，却未免太过分了，萧兄，你是否也跟她谈过话？”

萧苇面色一寒，道：“那么她今夜来此为了何事？”

边瘦桐一笑道：“你既是事事精明，又何必问我？”

晴空一羽一双大眼睛睁得极亮，忽然站起身道：“这么说她是自作多情了！好！按本岛规矩，她企图谋反，就是死路一条，别无可说！”言罢，一掌向着卜青娥当头击去！

边瘦桐大吃一惊，双掌交接，右掌平出，整个的房间都为之一震。

萧苇面上一笑，收回了手，道：“这么看来，你对她还是有情！”

边瘦桐叹道：“不能以此断定，人皆有不忍之心，你又何异？”

晴空一羽萧苇朗笑了一声，说道：“总之，我是看你的面子，才饶她不死，边兄请坐，我还有话要说！”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坐了下来，他一时还弄不清，这萧苇肚子里是闹的什么玄虚。

萧苇落座之后，微微一笑道：“港外有大船一艘，扬帆待发，边兄，你和书童带此女快快走吧！此事是我一手安排的，就连我那拜兄夏侯也不知道。船上只有何七一人，他是奉命到中原来买东西去的。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说话之时，萧苇的眸子里，闪出一片真情！

边瘦桐不由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二岛主，竟会说出这种话。以他当今立场，如此行为，确实也代表了一些不凡的友情。但是……边瘦桐不由思忖道：“我怎能只顾自己一人，而忘记了红楼如此众多的不幸之人？”

他慢慢站起了身子，在室内踱了一周。

萧苇冷冷笑道，“边兄，你还考虑些什么？莫非还想在这红楼久居不成？”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小弟承二位仁兄，施以妙手，得除宿疾，恩同再造。如今足下之言，更见恩重，按说当无异议，只是……”

萧苇面色微显不悦道：“边兄尚有何事放心不下？”

边瘦桐把心一横，冷然道：“萧兄，这红楼内所囚禁诸人，依小弟看来，都是些善良无辜之人；萧兄既有放行小弟之意，何不网开一面，把这些人一并放出，岂不是功德一件？”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大为不悦，自位上昂然而起道：“这是办不到的！”

边瘦桐皱眉道：“为什么？”

萧苇冷笑了一声，道：“他们一走，赤城岛就完了，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人拉在一起……”

这一刹那，他面上现出了凌厉的神色，接道：“你今日不走，来日可就别怨我萧苇心狠手毒了！你再考虑一下吧！”

边瘦桐苦笑了一笑道，“赤城岛一切，与我无关，我只希望这些无辜的人，能够重见天日！如不能达此目的，我宁可不走！”

晴空一羽萧苇朗笑了一声道：“这么说你是自愿不走了？”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终有一天我会走的，但不是今天！”

萧苇蓦然站起，道：“好！我们走着瞧吧！过了今天，边瘦桐，你可别怪我萧苇不够朋友！”说着，他一把抱起了仍在昏迷中的卜青娥！

边瘦桐冷然道：“她是一个弱女子，萧兄不会置她于死地吧？”

萧苇回头一笑，道：“萧苇手下不死妇人女子，她将被废去功力，放逐中原！”

边瘦桐不由赶上一步，道：“这太残忍了！”

晴空一羽萧苇哼道：“残忍？这是她自作自受！”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萧兄，是否可给我三天时间思考一下，暂时请不要把这姑娘废掉如何？”

萧苇回身一笑道：“这倒施得！三天之内我负责这姑娘安全，三天之后我来讨回讯就是！”

边瘦桐含笑道：“多谢你了！”

晴空一羽萧苇冷笑了一声，道：“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边兄，你是聪明人，赤城岛不是一天造成的！”说着夹起卜青娥，身形一掠，已至窗外，转眼间消失在沉沉的黑夜里！

边瘦桐不由轻轻叹息了一声，自忖道：“这可如何是好？”

有些事是解释不清楚的，也是不用解释的，越解释越糟。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你原来的旨意，但求无愧于心的去做。这就是自然的真理！

红线金丸边瘦桐眼前正是如此！

他不能因为萧苇的误解，而眼睁睁看着这个无辜的姑娘受害，而事实上，他对卜青娥来说，根本还谈不上什么“情”！

三天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暂！

他这一缓兵之计，当然别有用心。

次日的午夜，这位少年奇人，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利落，他要在今夜，把那个卜青娥救出来，让她远走高飞，而自己依然留在岛上。

海风猎猎，边瘦桐几乎和平日一样，顺利地来到了海沟对岸的赤城岛上。

天空的云很高，海面上的风也很大。

边瘦桐展开身手，来到夏侯三居住的阁楼下。只见里面依然灯光通明！他毫不费劲地潜伏到窗下，悄悄地向内窥视！

他看见夏侯三正坐在一张木案上，对他的女弟子们传授内功心法！

梁上悬着无数盏明灯，血鸥云翅夏侯三不时地伸出一根手指，平空点去！

那些悬着的灯，在他指点之下，一盏盏的熄灭了。边瘦桐不由暗自吃惊，这是一种上乘的内功，而夏侯三施展起来，却是如此的得心应手！

然后，灯光重新点燃，由一群女弟子来练习，灯光有灭的，有闪烁不定的。夏侯三相当有耐性的周旋于她们之间，不时予以指点！

边瘦桐仔细地去看这些女弟子，没有卜青娥，他的心中不禁甚为奇怪！当下哪有心情在此多看，匆匆离开这里，又在楼内各处察看了一周，仍然没见到卜青娥到底身陷何处！

他不由十分担心，暗忖道：“莫非萧苇不守诺言，暗中把这位姑娘给……”

想到此，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可是转念一想，似乎还不至于这样，因为三天的限期还没有到，就是到了，他也必会事先通知自己一声，而断断不会先下毒手……

这么一想，内心才稍安了一些！

尽管如此，他仍然十分着急，当下一路轻登巧纵，来到了晴空一羽萧苇的住处。

这里却是一派清静。

靠东面，也就是那座花棚之下，轩窗开着一扇，透出了一束灯光，其他房子都是黑呼呼的。

边瘦桐知道萧苇非比常人，万一要是把他惊动了，自己虽然未见得会输给他，可是今夜的行动就会落空，又是何苦？

所以，他十分小心地走到了窗前。

他把身子闪在花架的阴影里，偷偷地窥视着室内的一切！

萧苇坐在一张椅子上，剑眉微皱，在他身前垂手站立着巧哥儿。

他们二人，这时正在谈着什么。

为了能更清晰地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边瘦桐当时提起一口真气，足尖一点，几乎是凌虚而行，来到了窗前，身子向墙上一贴。

他身上穿着黑色的夜行衣，在黑夜里，任谁也看不清楚！

这时，二人的对答之声，已能清晰地听见。

这时，萧苇冷笑了一声，道：“我绝不容许一个背叛我的人离去，她虽是大岛主最心爱的弟子，也是一样！”

巧哥儿味味地道：“可是师父……那个姓边的那边，又怎样交待呢？”

萧苇哼了一声，道：“我自自有安排！”

巧哥儿挤了一下眼道：“但是那丫头也精得很呢！这两天，她连一口饭都不肯吃，这玩艺儿怎么下呢？”

萧苇冷笑了一声，说道：“莫非她连水也不喝一口么？”

巧哥儿搓着手，窘笑道：“这……师父，我想她一个姑娘家，也许不至于……师父只要不放她回去也就是了，又何必废了她，遣送她回去？”

萧苇站起来，叹道：“巧哥儿，你跟了我这么久，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卜青娥私通敌人罪大恶极！无法原谅！”

巧哥儿像是十分同情卜青娥，闻言之后，他皱了一下眉道：“可是师父，刚才我问她，她哭着说，她和边瘦桐没有私情，她还起了誓呢！”

萧苇冷冷一笑，道：“这一点不错！如有私情，我岂能让她活到现在？再说边瘦桐也不是那种人！”

边瘦桐听到此，不禁忖道：“原来他早就知道！却故意以此来将我的军啊！”

巧哥儿似乎不明白，他怔怔地道：“那么师父又何必对她如此呢？”

萧苇冷笑一声，道：“她虽和边瘦桐没有私情，可是阴谋逃跑，确是不假。那夜边瘦桐大闹王母峰，徐锡险些被救走，也一定是这个丫头走露的消息，否则边瘦桐才来几日，又怎会有这么精确的消息？”

他挥了一下手，冷然地道：“你不要为她说情了，快快照我所说而行！”

巧哥儿咽了一口吐沫，道：“师怕要是问起她来呢？”

萧苇冷笑道：“我自有话说！你去吧！只是要小心，不要露出马脚！”

巧哥儿点了点头，转身而去！

边瘦桐心中一动，暗道了声：“不好！”

他用“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双手向下一按，“哧”一声，平空拔了起来，飘飘然落在了屋脊之上。

这时候，他看见巧哥儿正自离开了萧苇的屋子，向对面一排房子走去！等他走了一段距离之后，边瘦桐才飘身而下，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

巧哥儿丝毫也没有发觉有异，他匆匆地在前走着，穿过了一条回廊，来到一排房子前。

边瘦桐这才发现，有一间房子亮着微弱的灯光！

巧哥儿走到门前，在门上敲了一下，道：“师姐，你睡了没有？”

房内传出卜青娥的声音，道：“是巧哥吗？有事么？”

巧哥儿咳了一声，道：“我给你沏了一壶茶，你不吃饭，茶总得喝一口，我这就给你端去！”

卜青娥道：“谢谢你，我不渴”

巧哥儿叹道：“你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跟自己身子过不去吗！我师父他老人家在气头上，过两天气一消就好了，你犯不着这么糟塌身子呀！”

房内传出了卜青娥低声哭泣的声音。

巧哥儿叹息道：“唉，你干么又哭呀！得啦，我去给你端茶去了！马上就来！”说着正要转身，边瘦桐却像一阵风似的扑到了他的身后，双掌一伸，直向他双肩之上按去！

巧哥儿口中“啊”了一声，倏地把身子向下一蹲！可是对方的身手比他快了许多，正当巧哥儿蹲下刚要转身的刹那间，边瘦桐的双手已如闪电似的，双双点在了他的两处肋骨之上。

巧哥儿顿时觉得腰上一麻，眼前一黑，连对方是谁都没有看清，就咕咚一下躺倒了。

边瘦桐匆匆地把他抱到树下的暗影里，然后在他身上摸了摸，摸到了一把锁匙，另外有一个黄色的小药盒子！他匆匆地把它揣在身上，心中想道，

这盒内的药，可能就是用来毒害卜青娥的吧！

现在时间已不多了，他恐怕萧苇会走出来，于是忙用那把锁匙，试着插向门锁一拨，只听得“卡”的一声，果然把锁打开了。

边瘦桐拉开了厚厚的铁门，闪身而进！

只见一张木床上，坐着面容憔悴的卜青娥！

卜青娥见来人竟是边瘦桐，大吃了一惊，由床上站起来，道：“咦！你不是边相公么？你怎么会来啦？”

边瘦桐不及解释，向她一招手道：“快！我们出去再说！”

卜青娥呆了一下，立刻随他走出囚室。边瘦桐把门重新关好，身形一纵而出。

卜青娥随后跟上，口内低声道：“边相公，上哪里去呀？”

前面是一片小树林子，边瘦桐停下身来。卜青娥赶上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边瘦桐左右看了一眼，由身上取出前些天萧苇留给自己的那面令牌道：“这个你拿着，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卜青娥低头看了一下，道：“这不是萧师叔的令牌么？怎会到了你的手上？”

边瘦桐冷冷地道：“现在我没有工夫跟你说许多，你只须记好了，想活命就快走！拿着这块牌子，就说萧苇命你去办一件特别的事，他们就不会疑心了！”

卜青娥眼里含着泪道：“那你呢！”

边瘦桐苦笑了一下，道：“你知道我是不能走的，卜姑娘，时间不多，你快走吧！”

卜青娥紧张地道：“我有些……怕！”

边瘦桐叹道：“姑娘不要再犹豫了，要知道，他们已有心要害你，再不走可就晚了！”

卜青娥听了这话，似乎呆了一呆。她终于咬了一下牙，扑地跪了下来道：“边相公，谢谢你救命之恩，请你多保重！”

边瘦桐连连挥手。卜青娥站起来，又痴情地看了他一眼，才蓦地转身而去！

边瘦桐微微松了一口气，转身要走。忽然，他听得卜青娥一声轻叱，当下忙自腾身过去，只见在一堆乱石中，卜青娥正和一人打成一团！

边瘦桐心中一惊，为了救出这个姑娘，他已顾不得其他了！他由身上取出面具，匆匆戴在脸上。立时，他又变成了一个满面皱纹的老人。当下身形往起一腾，低声叱道：“姑娘快走，我来会他！”

声出人落，右掌呼地一声向着那人面门上劈去！卜青娥知道是边瘦桐赶来救自己，顾不得称谢，当下拨头就跑！

那个和卜青娥动手的人，武功极高，这时见蓦然来了一个老人，不由大怒，怪声叱道：“你是什么人，胆敢来此撒野？”

边瘦桐一声冷笑，道：“别管我是谁，纳命来吧！”言罢，平胸一掌推出，将对方足足震出七八步开外！

边瘦桐这时已看见了对方面目，原来是双鸥手下奴仆何七！

边瘦桐不由怪笑了一声，沉声道：“何七，今天你遇上对手了，你有什么本事，尽量施展出来，看看能奈我何？”

怪人何七闻言不由一怔，他闪烁着一双发怒的眸子，道：“你是何人？还不报名送死！”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我看你才是送死呢！”

怪人何七忽然身形腾起，双掌一上一下，直向着边瘦桐头足两处地方打来！

红线金丸边瘦桐甫一接触到他掌上内力，已觉出此人功力果然不弱！

他存心要好好教训这狂徒一番，当下身形蓦地腾起，何七双掌落空之后，竟发出了一声怪笑，倏地一个“怪蟒翻身”，又把身子转了过来！

可是不容他掌力撒出来，边瘦桐那腾起来的身子，已如飞鹰搏兔一般，忽地向下一落！

只听得“叭”一声，这一脚正正踩在何七右肩之上。这一脚直把他踩了一个筋斗！

何七自跟随双鸥以来，何曾吃过这种大亏？当时又惊又怒，他厉吼了一声，猛一个翻身，跳了起来，掌中多了一口光芒闪烁、不足二尺的短剑。

怪人何七于愤怒之下，撤出了一口短剑，寒光一闪，点足而上，二话不说，掌中剑如同银虹贯日一般，直向边瘦桐面上点来！

四目相对，他不由大吃一惊！

因为边瘦桐这副面具所显露的面容，是一个满脸皱纹，留有稀疏胡须的老人！

这样的一张陌生面孔，何七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不由惊异地思忖道：“怪也！这个老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赤城岛四周防务有如铜墙铁壁一般，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思念之间，他的剑已落了空招。

眼看着，那怪相的老人，身形有如走马灯似的，滴溜溜一阵疾转，已到了他的身后！

何七怒吼了一声：“老鬼，你真是找死！”反身一剑！

这是一个猛砍的招式，动作堪称快、绝、狠，一闪到了边瘦桐眼前！

这位身手诡异的老人，口中阴沉地冷笑了一声，只见他一抬手，叱了声：“拿过来吧，何七！”怪人何七只觉得手心一阵火热，眼前冷芒一闪，吓得他往下一缩！

就只是这么一眨眼的工夫，他掌中的那口剑，已到了对方手中！

眼看那形似枯槁的老头儿，笑嘻嘻地低头望着他手中的剑，何七一声怒吼道：“老鬼，快还我剑来！”

这口剑乃是夏侯三的传世之宝，平日悬在岛内“演武厅”正中墙壁之上，供作镇岛神物。怪人何七今夜一时兴起，动了好奇的念头，私自取下巡夜，不意竟为边瘦桐夺去。

为此他才奋不顾身地上来夺剑，两手之上，施展出新近研习的“鹤爪功”，直向剑柄上抓去！

边瘦桐一声狂笑道：“你也配！”右臂向外一分，把何七的双腕挡到了一边，掌中剑“金蟾戏水”，向外一抖！

怪人何七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不由大吃了一惊，猛然向后一个倒仰，脚下用力一踢，想用“倒穿波”的身法逃开。可是在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下，他焉能逃得开？只见剑光一闪，正点在了他的“气海”穴之上！

边瘦桐短剑向前一吞，血光四溅，何七“啊呀”一声，顿时倒地，昏了

过去！

边瘦桐知他只受了一点皮肉轻伤。因自己所点是穴道，故此他才晕厥了过去，所以并不十分在意。他低头看了看掌中这口剑，只觉得冷气森森，侵人毛发，端的是一口难得一见的宝刃，只是奇怪何七如何得来？

他一直缺少一口好剑而感到遗憾，想不到这何七竟会送到自己手中，岂非天意？

想到此，他不客气地走到何七身边，见这口剑的剑鞘，紧紧系在何七背后，遂伸手把它解了下来，入手轻同无物，夜里天黑，看不出是何种质料，料来定极名贵。

他把宝剑系好之后，心中想道：“救人须救彻，否则不如不救。”就顺着这条道一直追了下去，想看看卜青娥到底走了没有。跑了一段路，见眼前十丈左右的地方，出现一道铁丝网，网上拴着百十盏灯笼和数不清的铜铃。

这道铁丝网上除了设有灯笼铜铃之外，尚有七八处刁斗，显然是一个重要出口！

但见无数工人，抬着一笼一笼的货物，进进出出甚是繁忙！

卜青娥正在门前，对人说着什么。两个生有络腮胡子的守卫，挑着一盏明亮灯笼，正在盘问她。边瘦桐见状，不由言道：“糟了！”

他把身形微微一伏，用“蛇行”的身法，不一刻已到了近前。但因为灯光大亮，这种地方，要想隐藏身子，实在是不太容易！

红线金丸边瘦桐只好冒险进身了！

只见他身子倏地纵起，宛如一只钻天的黑鹰，只一闪已落在了一棵七八丈高的椰子树上！

借着树叶，他把身子缩成了一团。这样子，他不但可以看清楚下面的一切，而且下面说些什么，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看见卜青娥皱着眉，正在对面前一个留胡子的瘦汉子道：“麻三爷，你怎么不信呢？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伪造二岛主的令牌呀！”

那个麻三爷呵呵笑道：“卜姑娘，你不要误会，我可不敢诬赖你，只是这两天风声紧，二岛主有令，要我们对每一个出海的都要仔细盘查！”

卜青娥大声道：“是呀！这是二岛主的令牌，你还调查什么劲儿呢！”

姓麻的皱了一下眉，一只手摸着头，偏过脸来，对他身边的另一个身着绸衫的老头儿道：“周大哥，你看这事……”

姓周的老头儿哼了一声道：“依我看，放她过去算了，二岛主的令牌大概不会错！”

姓麻的哼道：“大概不会错？周老哥，要是万一有个差错，咱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姓周的小老头听麻三一说，不知如何是好！

卜青娥似乎有些急了，故意叫道：“你们到底是准不准呀！灵哥儿的船可是快要开了，我要是搭不上，你们可得担着！”

麻、周对看了一眼，十分为难！

这时，就见灵哥儿匆匆地走过来，那姓周的老头儿一眼看见了他，不由大喜道：“这下好了，灵哥儿来了，叫他来认一认吧！”

树上的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他生恐灵哥儿看出破绽！

卜青娥也吃了一惊，可是事到临头，却没有忘记镇定。她娇笑了一声，说道：“哟！灵兄弟，你可来啦！”

灵哥儿怔了一下道：“咦！那不是青娥姑娘么？你来这里干嘛？”

卜青娥一跺脚道：“你来看嘛，二岛主叫我搭你的船去中原，赶办一件急事，可是麻爷和周爷硬不叫我过去！”

姓麻的忙道：“咳！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有多大胆子，敢不听二岛主的命令，只是这事情……”

卜青娥直着嗓子道：“这事情怎么了？这不是二岛主的令牌么？你们拿给灵兄弟瞧瞧！”

灵哥儿闻言呆了一下道：“哦！有这种事？二岛主怎么没跟我说呢！”

卜青娥跺脚道：“唉！这是刚才的事嘛！你看，我匆匆忙忙地赶来，什么都没带！”

姓周的一笑道：“灵哥儿，你是二岛主跟前的人，你来认一认这块令牌是真是假？”

灵哥儿点头道：“好！我来看看！”说着走了过来，从姓麻的手里把那块翠牌接过来仔细看了看，道：“不错！是二岛主的绿翠令牌，你们放心！”

卜青娥由他手里把令牌接了过来，冷笑道：“怎么样，没错吧？”

姓麻的一只手拉动铁丝，立刻现出一个出口，笑着道：“姑娘，快请吧！”

灵哥儿皱着眉，奇怪地道：“你去办什么事呀？”

卜青娥一笑道：“这是机密，咱们快走吧！”说完拉着他走过去了。里面的守卫见到令牌，也都一路放行。卜青娥再没受到拦阻，一直来到海边，同着灵哥儿，登上了一艘装满了货物的大船，直向中原驰去！边瘦桐见她离去了，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气！对于卜姑娘那种镇定灵活的态度，他深深地钦佩不已！看一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他想，这件事情在天亮的时候必定会被人发现。那时，萧苇一定会猜疑到自己的头上，而自己也实在无法狡辩，说不得要和他一分高下了。想到这事，他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再也顾不得观察其他，匆匆返回红楼之中！



## 冲天怒火焚红楼

第二天，一场大风暴在赤城岛爆发了。

巧哥儿与何七受伤昏倒，卜青娥乘舟出海，演武厅的宝剑失踪，这一连串的事，使得赤城岛上人人提心吊胆！

他们惧怕二岛主会降罪到他们头上！

在演武厅内，南海双鸥愤怒地站立着，怪人何七和巧哥儿，都懊丧地侍立在一旁！

血鸥云翅夏侯三狞笑着对何七道：“何七，你的胆子愈来愈大了，那口宝剑，连我一向都不轻用，你居然胆敢私自取用，真真的胆大包天！哼！你居然还有脸来见我？”

怪人何七吓得全身簌簌直抖，“扑通”跪了下来，道：“小人该死！该死！”

血鸥云翅夏侯三冷笑道：“那人莫非肋生双翅，三头六臂不成？‘赤城岛’上遍地埋伏，他竟能从容逃走？”说着双手用力地拧着，骨节发出“克克”的响声，他转过脸来对萧苇道：“二弟，你相信会有这种事么？”

晴空一羽萧苇微微一笑道：“大哥先不要着急，且听他们详细说说来人的情形，然后再下断语！”说着转过脸对巧哥儿道：“你说清楚！”

巧哥儿看了夏侯三一眼，嗫嚅地道：“二岛主命我去看卜师妹，却想不到，我才走到门口，就觉得背后一股冷风，跟着就……”

萧苇冷笑了一声，接道：“跟着就躺下了，是不是？你可真给我丢人现眼！”

巧哥儿退后了一步，低头道：“是！”

夏侯三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卜青娥这丫头，竟会和敌人沆瀣一气，真叫我想不通！”

萧苇心内已有了主见，他转脸对何七道：“你呢？你的功夫，应该很不错了，怎地如此不济呢！看来那人还是手下留情呢！要不然断断不会留你活命！”

何七刀口疼得紧紧咬着牙，道：“对方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武功太高，我实在不是对手！”

萧苇心内一动道：“这和上次想救九宫徐锡的是同一个人，此人是谁我心里有数！”

夏侯三一怔道：“是谁？你快说！”

萧苇冷冷笑道：“大哥，你不要多问了！我自有办法，多说无用！”说着转身退出。

这几件事情的接连发生，对于晴空一羽萧苇来说，是极为痛心的，他其实根本不必多问，已知道这人是谁了！

这也正是他最感到痛心的，“绿翠令”是自己亲手交给红线金丸边瘦桐的，想不到，他却以此转赠给了卜青娥，而让她混出了赤城岛！

对于萧苇来说，这是一件极为丢人的事，他一想到此，真可以说是羞愧到了极点！

他绝不甘心被人如此欺辱，他决心要报复，找回这个脸面。可是他却不是轻举妄动之人，他要等机会、等时间，以保一击而奏全功。

因为对方不是弱者，而是他平生所遇的第一大敌！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

又是一个无风无云的夜晚，天上只有十来颗看得见的小星儿，在闪闪地放着光！

边瘦桐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他必须要完成关键的工作——救出九宫徐锡，然后解救红楼内这一群苦难的朋友。

十一婆的伤已好了，她似乎显得更激动，冷冷地道：“今夜我们一定要成功，徐锡不出来就绑他出来，他不能只顾全自己！”

边瘦桐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良久，他才苦笑。道：“婆婆，今夜是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只许胜，不能败！”

十一婆不禁呆了一呆，怔道：“你这是怎么个说法？”

边瘦桐在房内踱了几步，冷冷一笑道：“我想，南海双鸥必定在那里埋伏着，等着我们呢！”

十一婆眨了一下眼睛，道：“是谁告诉你的？”

边瘦桐一笑道：“我的预感！”

老婆子桀桀一笑，摇头道：“不会的，他们两个一向享受惯了，冷风寒夜，他们哪里会去受那个苦？”

边瘦桐戴好了镖囊，系上那口短剑。十一婆见他如此慎重行事，不由笑道：“小桐子，你莫非想一去不回了？”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确有此意！”

他转身唤道：“司明，出来！”

哑童闻声走了出来，边瘦桐嘱咐道，“你快把东西备好，也许今夜我们就能走了！”

哑童不禁大喜，咧口笑了一下，转身回房。

边瘦桐回过身来，目视着十一婆道：“婆婆，请你相信我的话，今夜即使不成功，我们也不能回来了，所以我们非要成功不可！”

十一婆还在发愣。边瘦桐冷哼了一声道：“这赤城岛上，虽然能人甚多，但依我看来，他们都不堪一击……”说到这里皱了一下眉，沉声道：“除了南海双鸥以外……”

十一婆小声地道：“还有那个索仑人！”

边瘦桐转这脸来，问道：“你能对付他么？”

十一婆点了点头，道：“行！不过，你一个人对付南海双鸥两个人……”

边瘦桐笑了笑，道：“我们还可以拉一个帮手！”

十一婆吃惊地问道：“谁？”

“关大勇！”边瘦桐说道：“他多少也能有所帮助！”

十一婆皱眉道：“他这种人能有什么大用？”

才说到此，就听得窗外一人沉声道：“我这种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用！”

十一婆闻言，不由吃了一惊，倏地一个转身问道：“谁？”

窗户开处，病鹰关大勇一脸不高兴地纵身而进。边瘦桐笑道：“正好，关兄来了！”

关大勇望着十一婆冷冷一笑道：“我还以为你这老乞丐真疯了呢！想不到你不但没有疯，居然还学会了背后骂人！”

十一婆一时挂不住，不禁老脸通红，口中哧哧笑了几声，汗颜地道：“我才不会疯呢！我看你倒有点发疯！”

病鹰关大勇鼻中哼了一下道：“今天是边少侠约我来谈正经事，要不然我关大勇倒要你还我一个公道！”

十一婆恼羞成怒，一翻眼皮道：“怎么了？你有完没有！”

边瘦桐连忙摆手笑道：“算了！算了！二位都这么一大把年岁的人了，何必斤斤计较！今夜我们还要办要紧的事呢！”

病鹰关大勇一脸不悦地坐了下来，道：“我关大勇虽然本事不大，但是却不是窝囊废，有一腔热血，一口宝剑，不怕死，不畏难，边少侠，你有事尽管差遣吧！”

十一婆冷笑了一声道：“若是怕死的也不敢来了！”

边瘦桐没有想到，这两个老人竟然火气都这么大，当时怕二人再争执起来，忙站起身来道：“好了，我们可以出动了！”

二人都不由一凛，边瘦桐又道：“我们三人一起走，你二人只管带路，等到了地方，由我破阵。碰上南海双鸥，你们也可以敌他一阵！”说完，又对十一婆道：“婆婆，你可以去对付那个索仑人了！”

十一婆站起来，身形一晃，越窗而出。边瘦桐对着关大勇一笑道：“今夜也许就是我们登舟出海的日子！走吧！”

关大勇显得有些紧张，他手握铁剑，道：“这就走么？”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十一婆去对付那个索仑人，只怕未必成功，我们不妨助她一臂之力！”

关大勇一咧嘴道：“她不是能得很么？”

边瘦桐一笑道：“算了！你就别再记在心里了，现在我们要同仇敌忾！”

这时，司明已把衣物备好，缚在背上。边瘦桐一招手，司明即刻走过来。边瘦桐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司明连连点头！

这时关大勇已扎好了一双裤管，翻窗而出。边瘦桐紧跟而出，二人对看一眼，即向楼后绕去！

忽然，迎面飞纵来一条人影，边瘦桐唤道：“婆婆！”

十一婆闻声而立，笑道：“我已把那个索仑人给料理了！”边瘦桐一怔道：“这么快？”

十一婆桀桀一笑道：“他在睡觉，我只是叫他继续睡下去而已！”

边瘦桐点了点头，关大勇也不禁暗中叹服。三人连成一线，一直向着对面的赤城岛上扑去！

侍到了岸边，边瘦桐一打量这里情形，就知道形势更加严峻了，铁丝网上挑起了数十盏红色小灯笼，把这附近照得一片通明，要想隐身不露，却是万难了！

十一婆望了一会儿，冷笑道：“这要问一问关大勇，看看他在这里设置了一些什么东西没有？”

关大勇左右看了一眼，顺手折下了一根树枝，边瘦桐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关大勇伏下身子，向前潜行了几步，忽然回头小声道：“你们蹲下来！”二人依言而行。只见他用手中树枝，在前面草丛里拨拨弄弄，弄了好一会儿，只听见“咔嚓”一声！病鹰关大勇忽地向后一仰，只闻唰唰一阵风声，八口飞刀由八个不同的方向，或高或矮，交叉着一并飞了过来，快如电闪星驰一般！

只一交睫间，那些飞刀已各自飞出十丈以外，纷纷落于草丛之中，劲道之足，端的令人吃惊！

十一婆口中念了一声佛道：“好家伙！”

关大勇回头冷笑了一声道：“我关大勇不是没有用吧？这种‘八角刀’

的设置，这地方大概还有两处。不过，我们现在倒用不着去碰它了！”

边瘦桐急促催道：“关兄，快过去吧，时候不早了！”

关大勇抬头看了一下，这高有七八丈的铁丝网架，也确实令人胆寒，他咬了一下牙，一提丹田之气，足下用力一踢，“唰”一声拔了起来！可是拔起来只有六丈左右，眼看快要坠下来时，他用手上的树枝，在铁丝网上弹一弹，就空一翻！

铁丝网微微一颤，他的身子已越了过去！

十一婆也不迟疑，双足一点，“唰”的一声拔了起来，双脚才一触铁丝网架，就听得有人大声吼道：“不好！有人！”跟着嗖嗖一连飞过来两件暗器，十一婆身形向下一翻，就势一分双手，用掌风把飞来的暗器打落一边！

这时候，就见两条人影由一个吊斗里腾身而出，身形一落，正好落在边瘦桐身前不远，原来是两个彪形大汉！

二人均是身着紧身劲服，身形站定之后，其中一个低叱道：“谢才，快通知岛主，有奸细过去了，放响箭！”

他的话才说完，边瘦桐已腾身逼近，一伸手，把他点倒在地！

那个叫谢才的吓得尖叫一声，猛地由身上拿出一根竹筒，就口要吹，边瘦桐冷笑一声，右掌向外一挥，这人闷吼了一声，扑通栽倒地上。

红线金丸边瘦桐这才双臂一振，用“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越过了铁丝网！

十一婆笑道：“打得好！今天晚上咱跟他们拚了！”

边瘦桐问：“关大勇呢？”

十一婆看了看道：“他弄船去了，啊——他来了！”说着向水面上指了一下。边瘦桐抬头一看，果见关大勇亲自操着一只小船，往岸边划来！

二人腾身落上去，关大勇即刻掉转船头，直向对岸划去，一面笑道：“那小子给我耍横，我把他给弄到海里去了，八成是活不了啦！”

边瘦桐站在船头，不等小舟拢岸，先自拔身而起，落在了对岸。

关大勇把小舟拉到一块岩石后面拴紧，便和十一婆双双翻上岸来！

关大勇是第一次来这地方，上岸之后，东张西望，显得很紧张。边瘦桐微微笑道：“关兄第一次来，跟在我二人身后就是！”

病鹰关大勇点了点头。三人倏起倏落，直向着后岭奔去。沿途，关大勇又破了三处他设的暗器，由于他的指点，还避过了好几处卡子。

不多时，三人已来到了“落日坪”，天黑雾重，尤其是这地方四外悬岩古松，真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三人之中，只有边瘦桐自幼练过重子功，有夜视的能力，十一婆和关大勇，虽然勉强能见，可是却都显得很吃力。

十一婆突然站住了身子，摇头叹道：“不行了，我可不能再走了！”

关大勇也骂道：“妈的，这地方真黑，我们点上火把吧！”

边瘦桐道：“不可，一点火他们就知道了！”

关大勇气得叹了一口气。边瘦桐略一思忖，说道：“这样吧！

你二人在这附近守着，我一个人去就是！”

十一婆说道：“小桐子，你可要当心，要是见到了徐锡，你可要提防，此人诡计多端！”

边瘦桐哼了一声，一路翻越了上去。

九宫徐锡在居所附近，设了三道阵图，萧苇未能闯过。边瘦桐自有先见

之明，一上来就极小心，他行抵阵前，遥遥看见一点灯光，在远处亮着。

灯光之下，是一所茅草搭的小亭子，四周围静悄悄的，除了昆虫的鸣声以外，简直就像坟地一样的寂静！

红线金丸边瘦桐站定了脚步，仔细观望了一会儿。他知道，那亮灯的地方，一定是九宫徐锡被困的地方！只是这一段距离之间，必定会有老儿设下的厉害阵图，自己却不能大意！

他观望了一会儿，已看出这阵图的端倪，正要举步，忽听得一声冷笑道：“怎么？二岛主，你还不死心么？”接着发出了一声叹息道：“老夫被困在此，与人无争，与事不牵，二岛主又何苦破我清静？算了，萧岛主，你还是回去吧！”

边瘦桐闻声知道，这发言者正是九宫徐锡。

他冷笑了一声道：“徐锡，你猜错了，我可不是萧苇！”

徐锡惊道：“哦！你不是萧二岛主！你是谁？来此作甚？”

边瘦桐四下看了看，冷笑道：“徐锡，你先不要问我是谁，我来此并无恶意，而是要救你出去！”

过了一会，徐锡才发出一阵冷笑道：“只是老一套！老夫我甘愿留此，你们谁来也没有用，快快回去吧！我不妨告诉你，你若是困在了我的阵里，那却是自讨苦吃了！”

边瘦桐一笑道：“你这阵法，困别人尚可，要是想用来困我，却是万难！”九宫徐锡停了一阵道：“你是什么人，口气如此托大？”他朗笑了一声道：“莫非你不知道，萧苇都困在了我的阵内，如非我网开一面，放他逃出，只怕他终生也难出去！你又是谁？好不自量的孩子！”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微微吃了一惊，冷冷一笑道：“徐锡，我们不妨打一个赌，我如破了你的阵法，你可愿意随我而去？”徐锡呵呵笑道：“一言为定！”

边瘦桐叫了一声：“好！”徐锡却又一笑道：“且慢，年轻人，我不妨先告诉你，你如果破不了我的阵，被困于其中，我可是不会救你的，咱们有言在先！”红线金丸边瘦桐心中暗暗忖道：“好顽固的老家伙！”可是，他却肯定地点了点头道：“一言为定！”和晴空一羽萧苇一样，边瘦桐不费吹灰之力，便踏入阵内，他讲讲退退，几个转身，已前进了十丈以外。

徐锡不由叹了一口气，道：“这一走法是萧苇教给你的么？他太不对了！我早知道这样，是不会放他出去的！”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道：“天下并不是只有你徐锡一人精通阵法也并非只有那姓萧的才能进你的阵门！”

他说到此，身子陡然腾了起来，在空中一折腰，倏地双腕一分，翩若巨鹰般飞纵起来！

只见他不时左点右跳，约有十个起落，已进入一片松林之内，冷哼一声道：“徐锡，我这不是进来了么？”

九宫徐锡冷笑一声道：“我劝你适可而止，还可不伤和气，否则，你要退身，可就是万难了！”

瘦桐身形纹丝不动！

他放眼前看，那间茅草的亭子和昏黄的一盏油灯，已离自己不远，心中不由一喜！

可是转念一想，却立刻背道而驰。

九宫徐锡口中咦了一声道：“你怎样舍近而求远呢？”

边瘦桐冷笑道：“多谢你的好心，只是你这‘青蛾扑火’、‘草亭困身’太显露了些，我岂会上你的当？”

徐锡狂笑了一声，道：“小伙子，算你聪明！可是你既说出了我的奥秘，想要出我的阵，可就更难了！”

边瘦桐为这老儿的顽固，激得火气升腾，闻声冷冷一笑道：“只怕未必！”

话落人起！可当他身形向下落时，忽见眼前松树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着自己眼前挤了过来。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大吃了一惊，他知道自己踏错了一步，忙自后退，稳身不动。

那万棵松树，临到他的面前，竟倏地不前，只是围绕着他疾速地转动了起来。

九宫徐锡呵呵笑道：“小伙子，你还不知难而退么？”

边瘦桐见松树飞旋，黑黑忽忽，眼前几无一物可见，不禁也甚吃惊，他干脆闭上了眸子，忽然忆及恩师昔日传授自己阵法时，曾有“五石乱松”之说。当下不禁心中一动，遂即睁开了眸子，那众松飞舞的幻象，更逼真了。他当下坐定了身子，双手在地上摸了五粒石子，默运机智，一掌打出，口中大喝一声：“着！”

这五粒石子一出手，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同时打出，说也奇怪，这五粒石子甫一出手，那声势有如排山倒海的松阵，倏地一声轻震，即刻恢复了原样！

九宫徐锡发出一声惊讶的声音道：“哦……”

边瘦桐一跃而起，足踏乾宫而入，走了五六丈左右，忽觉眼前一明，只见面前松枝上，悬着一盏红纸灯笼。

边瘦桐心中不禁一怔，暗想这老头儿又弄什么玄虚？

心中一呆，就见身侧左右，一时光华大盛，红光耀目难睁，四下一看，不知何时，周围树梢之上，竟自挂出了十数盏红灯！

这些灯笼，或高或矮，或前或后，乍看起来，宛似洞庭湖上隔岸渔火一般！

耳闻得九宫徐锡阴沉的笑道：“年轻人！你如果能破了我这红灯阵，我才算真正的服了你！”

边瘦桐右手一指，金光一闪，只听得“波”的一声，为首一盏红灯应指而灭！

一刹时，其它红灯如同走马灯似的，全数转动了起来，若远若近，忽快忽慢！

红线金丸边瘦桐一声朗笑道：“徐锡，你看我的金丸如何破你的红灯！”

言罢，只见他手指连捻，哧哧之声破空。那十数盏红灯，其实只有四盏是真，其它皆为幻影。边瘦桐这种金丸打法，奇快无比，真幻齐打！只听得一连四声轻响，四盏红灯瞬间熄灭。边瘦桐陡地拔起了身子，双掌向外霍地一击，掌力雄沛，有如九天罡风一般，四盏红灯直被击出百丈以外，就连附近的山石，也似乎摇动了。

他身子就空一折，已来到徐锡困居的草亭之前，当即朗声道：“徐锡，你还不服气么？快随我走！”

只听得一声惨笑道：“年轻人，你这身好功夫，是谁传授给你的？”

边瘦桐寻声望去，却见茅亭右侧古松之下，立着一个身着雪白长衫，头戴丝巾，满脸病容，书生模样的老人。

边瘦桐剑眉一挑，道：“我们有言在先，你莫非不守诺言不成？”

徐锡手挑一盏灯笼，脸色苍白，频频冷笑。

边瘦桐正色道：“南海双鸥即将败北，大树一倒，猢狲尽散，你莫非还眷念着这块地方不成？”

徐锡一怔道：“哦！有这种事？”

他向前走了一步，道：“这是真的？你别是骗我吧！”

边瘦桐冷冷地道：“我骗你作什么，就在今夜，海角红楼的人全都要自由了，你也不例外。我们需要你的帮忙，因为这附近造设有很多的阵图，非你不能破除！”

九宫徐锡面上颜色和缓多了。

他口中喃喃地道：“原来是这样，我本来想终老于此，看来不走是不行了！”说着他苦笑了一下道：“只是，小伙子，我要告诉你，我可是一点功夫也没有，你带着我走，可是个累赘！”

边瘦桐一笑道：“这个无妨！”身形向前一耸，已到了徐锡面前。徐锡吓得向后退了一步，喃喃地道：“你要干什么？”

边瘦桐笑道，“你不要怕，我只想带你走！”

徐锡放下灯笼，哆哆嗦嗦地叹了一口气，“唉！我老了，胆子也小了。走，你先跟我进去，我还要带点东西！”

边瘦桐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快走，走吧！”

徐锡回过脸来，道：“那就算了，你一个人走吧！这些东西，我是非带不可！”

边瘦桐气得叹了一口气，点头道：“好吧！有什么东西，你快去拿，十一婆和关大勇还在下面等着呢！”

徐锡怔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进洞去了。

等了很久，边瘦桐已有些不耐烦了，才见九宫徐锡气喘吁吁地走出来，两手提着两只篮子。看见边瘦桐，他站住脚道：“来帮帮忙吧！”

边瘦桐只当是什么贵重东西，走过去，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徐锡叹了一口气，道：“书，都是书，跟了我一辈子的书！”

边瘦桐真有些哭笑不得，可是他却也明白，一个读书的人对于书的珍惜。当时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得快走了！”说着就把书篮提了起来。

九宫徐锡这时头上戴了一顶小帽子，一只手挑着一盏小灯笼，道：“来！你跟着我走！”说着率前行。说也奇怪，边瘦桐费尽了心血才闯进来的阵门，九宫徐锡只是几个回旋就已走了出去。不消一刻，已来到了山脚之下。

边瘦桐放下了手上的书篮，只见眼前人影一闪，病鹰关大勇跃落面前，他急促地道：“边老弟，你怎么这么拖拉，咱们快走！”说着他向着九宫徐锡抱了一下拳道：“老朋友，久违了！我看，还是让我背着你吧！”

边瘦桐问道：“十一婆呢？”

关大勇轻声道：“她料理那几个兔崽子去了，大概快完事了！”才说到此，就听见树叶“唰”的一响，一条人影落了下来，正是十一婆。

她匆匆地走过来，道：“老天爷！你们胆子可真大，说话这么大声，还点着灯笼！你们知道谁来了？”

关大勇吓了一跳：道：“谁来了？”

十一婆冷冷一笑道：“是夏侯三那老小子，不知怎么，他今天竟然来了，我们得小心！”说着，她眼睛瞟向徐锡，点了点头道：“姓徐的，你未免太不够朋友了！怎么样？还想跟着南海双鸥过下去吗？”

九宫徐锡已吓坏了，闻言看着边瘦桐，道：“小兄弟！你说话可得算数，可不能再叫我落到了南海双鸥的手里，尤其是萧苇，我和他有仇！”边瘦桐安慰道：“你只管放心就是！”然后他对关大勇道：“你背着他，我们快走！”

徐锡早吓得把灯笼给灭了，关大勇过去背起他，三人又展开轻功绝技，向前疾驰。忽然，一支冷箭射过来！边瘦桐在前，右手一分，把这支箭打落在地，这时，却听见一人大声吼道：“在这里了！快照！”接着一人腾身扑了过来，手上的一对判官双笔，“当”的互相碰磕了一下，口中骂道：“好小子，看招！”

双笔运足了内力，照着边瘦桐头上就磕了下来！边瘦桐并不后退，只见他双手霍地一扬，“噗”地一下，已握在了来人的双笔之上！那人口中吼叫着，想向外夺笔！可是双笔在边瘦桐的掌握之中，就像是插在铁石之中一般，休想摇动分毫。

边瘦桐一声冷叱道：“去你的吧！”他双手向下一顿，那人握笔的两手虎口俱裂，直疼得“哎哟”叫了一声。

边瘦桐就势一脚，那人就像球似的飞了出去，砰一声摔在了地上，顿时就昏了过去！

可是这个时候，却有无数的灯光向这边照射过来，同时还可以听到鼎沸的人声！

十一婆手里提着九宫徐锡的书篮，连连跺脚道：“完了！完了！他们发现我们了！”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回头道：“婆婆，你不要怕！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给他们来一个大张旗鼓，又有何妨？”

这时，忽听得一声怪笑道：“姓边的！果然是你领的头。老夫倒要看看你今天能跑到哪里？”

眼前人影一闪，现出了白衣白帽的夏侯三来。

血鸥云翘身子一落地，如同一只灵猴一般，只一拧身，已到了边瘦桐的身前，骈中食二指，照着对方肋下就点！

边瘦桐冷哼了一声，身形向侧一旋。

他已经体会到夏侯三的指力极强，分明是想对自己下毒手！当时也就不再掩饰自己，朗笑道，“夏侯三，赤城岛危在顷刻，你还不赶快逃命，要知道众怒难犯啊！”

血鸥云翘夏侯三口中怪吼了一声道：“我先毙了你这小子！”言罢，身形向前一挺，双手齐出，直向着边瘦桐后背之上按来！

这时边瘦桐忽听得病鹰关大勇一声怒吼，他心内记挂着九宫徐锡的安危，当时顾不得理睬夏侯三，猛地向着关大勇身后扑去！

只见关大勇一面背着九宫徐锡，一面和一个手执“五行轮”的半百老头儿打在一起！

这赤城岛上，果然是能人无数！

由于身手施展不开，关大勇已败像丛生，伏在他背上的徐锡，更是吓得面无人色，怪叫不已！



边瘦桐怒不可遏，右手一按背后那口新得短剑的哑簧，只听得“呛”的一声脆响，已把剑撒在了手中！

他口中厉哼一声道：“关老兄，你只管走你的，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挡住我们的去路？”话出人起，身子向下一落，掌中剑向外一撩。只听得“呛”一声，已把那老头儿五行轮上的轮齿给削下了一根。

这施轮的老人，乃是天山上的巨盗，姓闵名皓，外号人称“半天云”，一双五行轮上，确实有真纯惊人的功夫。

他和南海双鸥乃是打出来的朋友，这老头儿虽是有名的怪盗，可是平日倒甚喜欢周济穷人，因此赢得个小小的侠名！

半天云闵皓在这赤城岛上，完全是一个客卿的身分，平日双鸥对他甚是礼遇，有心想留他在岛上帮忙效力，却不好出口！

想不到碰上了这件事，半天云闵皓自不能袖手旁观！

当他获悉闹事者是十一婆和病鹰关大勇时，已有些吃惊，因为这两个人，对他来说，已是久仰大名。却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更是天下闻名的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

此刻，当着血鸥云翅夏侯三的面，只不过一个照面之下，竟被这个年轻人把赤钢百铸的五行轮给削去了一截，不由大吃了一惊！

只见他五行轮一偏，跟步而退，口中怪声道：“小辈，你真要找死吗？”说着，五行轮向右一领，施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着边瘦桐头顶上砸了下来！

红线金凡边瘦桐见关大勇一只手舞动一口铁剑，已搏倒了两名汉子，杀了出去。他心中去了牵挂，不由心内一松！当时短剑一挥，纵声笑道：“老儿，你就来试一试吧！”

十一婆这时也丢下了书篮，大声叫道：“夏侯三，你快快让路，我老婆子和这位边兄弟保证不伤你的人，要是你真的要打，今天我老婆子可要打一个样子给你看看了！”

夏侯三气得银髯如戟，一根根都挺竖起来。他发出极为凶恶的笑声，点着头道：“十一婆，你还想逃走么？这里就是你们的墓地，我奉劝你还是束手就擒的好！”

他又一指边瘦桐，对半天云闵皓道：“闵二弟，你要小心他的红线金丸，他就是青衣边瘦桐！”

闵皓双轮本已递出，闻言猛地向后一抽，倒吸了一口冷气，道：“啊！你是红线金丸边……”

边瘦桐掌中剑向外一划，厉声叱道：“少说废话！”宝剑向下一挑，直点闵皓右膝关节！

“半天云”闵皓身子向上一拔，双轮交叉着一挥，用“十字摆莲”招式，直向着边瘦桐腕子上打去！

夏侯三见状哼道：“闵兄弟，你先对付一阵，我去去就来！”说着腾身而起。十一婆在旁，早防着他有此一举，她虽明知不是夏侯三的对手，可是为了大局，她也就顾不了这许多了！当时怪叫了一声，道：“夏侯三，杀千刀的！你还想走么？”跟着突地把身子纵了起来，双掌上发出了惊人的掌力，直向夏侯三背心之上拍了过去！

夏侯三就空一转，怒叱道：“老乞丐！”

四掌一合，只听得一声大震，十一婆禁不住在地上打了一个滚！这老婆

婆甚是精明，她知道对方掌力深厚，自己万万不是敌手，因此借浓地之势，把加诸在身上的内力化解了一半！

血鸥云翅此刻已愤怒到了极点，身子一晃而上，用透空的指力，直向着十一婆背上点去！

十一婆尚未防及，耳听得边瘦桐一声叱道：“婆婆小心！”猛地一个疾转，夏侯三的凌厉指力，在空中发出了“哧”的一声。十一婆险为所中。

惊吓之余，这位老婆婆也不禁怒火骤起，狂笑了一声道：“老狗，我和你拚了！”

十一婆情急暴怒之下，右手在腰间一探，向外一抖，只听得“噗噜噜”一声，竟是一根三色的丝带。

她以内功注入，竟使得这条丝带变得笔似的直，直向着夏侯三的面门之上点去！眼前灯光云集，四周站满了人，但是却无有一人敢介入！

在另一边，边瘦桐正和半天云闵皓，打得难分难解！

红线金丸边瘦桐本来心存仁厚，却没有想到这闵皓武功十分精湛，一双五行轮翻前打后，威力无比。

边瘦桐暗暗叹息了一声，情势逼迫，他不得不伤人了。

这时，闵皓右手五行轮由上而下，直贯边瘦桐顶门；左手五行轮，平着推出，直刺瘦桐的心窝。

边瘦桐身形倏地一矮，足尖疾挑！只听得“呛”一声，闵皓一双五行轮，竟被他踢得倒仰起来。

半天云闵皓大吃一惊，右手五行轮加速下击！

可是边瘦桐已存心叫他败在剑下，只见他左手向上一分，直向着闵皓手上拨去！

这种招式，看来是快到了极点，绝不能少缓须臾！

半天云闵皓双轮一落空，已知道自己要吃大亏，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躲开这一招了。

只见冷锋一闪，闵皓惨叫了一声，整个的身子向后一仰，直摔出七八尺开外！

边瘦桐虽然手下有所控制，可是那锋利的剑刃，仍把对方咽喉以下到肚脐之上，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闵皓一倒下去，立刻就有两三个人呼叫着把他抬了下去！

边瘦桐一剑在手，宛如猛虎出林一般。

他一眼看见十一婆以一条彩带对付夏侯三，虽然尚能勉力应付，可是已经险像环生，当时冷冷一笑，道：“婆婆你退下来！”

十一婆闻声向外一跳，边瘦桐一口剑立时一拨，迎着了夏侯三的来势。

边瘦桐似乎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因为这么久的时间，晴空一羽萧苇竟没有出现，他必定在忙着别的什么，当时冷笑了一声，对十一婆道：“你速去红楼接应他们！这里有我！”

十一婆这时白发全都散开了，披散了满肩，脸上又是汗又是泥，真像个疯婆子一般！

她闻言吼了一声，掌中的彩带向外一抖，迎着了一名拦路者！

这根彩带在她手中，就像一口剑一样的锋利，只听得一声惨叫，竟把来人刺了一个透心凉！

如此一来，其他的人都吓得呆住了，谁也不敢再来招惹这位老太婆，眼

看着她舞动着一一条彩色的带子，倏起倏落地飞驰而去。

血鸥云翅夏侯三阴森森地笑道：“边瘦桐你虽然精明，可是也难逃出我的掌心……”

他一只手捻着胸前的长须，厉声笑道：“你以为这样做，是救了他们？小子，你完全想错了，这下子你可是把他们给害苦了！”

他目光炯炯，像是在发泄内心的怒火一般！

边瘦桐一听之下，不禁呆了一呆。

夏侯三狞笑了一声，指了指边瘦桐手上的那口短剑，道：“这口剑是我的，你打不打算还给我？边瘦桐，你怎么不想一想，你这条命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缓了口气又道：“你再想一想，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下剑，我们还是朋友！你是个聪明人，千万不要做傻事！”

边瘦桐听他这么一说，一时倒不禁有些汗颜。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自己，实在是为了一个“义”字，是为了红楼之内那些无享受罪的各界朋友！

他不禁热血激动，当即冷笑道：“夏侯三，你现在对我说这些，已经晚了，你要是真正的朋友，那就快快让路，我念在你兄弟二人对我的恩惠上，我发誓，只要救出红楼的难友，对于赤城岛我们寸草不沾！”

血鸥云翅夏侯三面色一变，沉声道：“姓边的，你太不够交情了！”说到这里，咧嘴一笑，面相极为狰狞地道：“我已对你好话说尽，你莫非真的以为我夏侯三就怕你不成？”说着话，他由身上解下一个用绸带缠着的长形包裹，解开带子，里边是一支畸形兵刃！

红线金丸边瘦桐活了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过这种兵刃，禁不住暗暗惊心！

这兵刃的形状很像是一支狼牙棒，长短约有二尺五六，通体精光闪烁，在它的尖端，有一双分开来的翅刃，约有五六寸长短，看起来锋利无比！这且不说，这兵刃最尖端，还有一截挺出如剑的锋刃，上面全是三四寸长短不一的钢刺，不用说被它打上了，就是看起来，也令人心惊肉跳！

夏侯三呵呵一笑，道：“姓边的，让你也开开眼界，见识见识我这玩艺儿！”

边瘦桐知道夏侯三是一个劲敌，自己倒不是怕他，只是牵挂着红楼那边的情况，哪里有心在此恋战？想到此，他后退一步，道：“夏侯三，你休要逼人太甚！”

血鸥云翅夏侯三，自从那日比试暗器手法，败在边瘦桐手中之后，已把对方怀恨在心；后来又因爱徒卜青娥的失踪，是因了边瘦桐的协助，更不禁把边瘦桐恨之入骨；再加上心爱宝剑的失窃、九宫徐锡的被救、红楼的叛乱……

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几乎全是边瘦桐一人所为。所以，他内心愤恨的程度，简直是无法可说，恨不能把对方碎尸万段！

只是这个老儿，却是精明得很！他知道，对方年纪虽经，那一身杰出的武功，实实在在的惊人，确是不可轻敌！因此他才想出以巧言感化，满以为可以骗得对方放下手上的宝剑。却不曾料到，边瘦桐竟是这么一个软硬不吃的人，一时之间，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再也忍不住，这才撤出了兵刃，决心一拚！

当下闻言，狞笑了一声，身形霍地向上一窜，手上那支奇形怪状的兵刃，向前一探，直点向边瘦桐咽喉。

边瘦桐掌中短剑同时一举，夏侯三翩然而退！

高手对敌，毕竟有异一般！

他们根本无需等到对方撤招，有时候只一看对方肩头的动作，便能猜出对方即将使出什么招式，而加以预先防止！

红线金丸边瘦桐和血鸥云翅夏侯三，两个人可以说就是这样的！

他二人，一个是天下扬名、技惊武林的少年奇侠，一个是深匿海岛、不露锋芒的草野奇人！

这两个人一交上了手，可真是够看的！

在一片灯光照耀之下，两个人一刹那，已对拆了三十余招！他们那种杰出的身形，时高时下，忽左忽右，让两侧的人眼都看花了。

忽然，夏侯三一声轻叱。只见他全白衣衫的躯体，陡然拔了起来，紧跟着他头下脚上，如同一只海鸥一般地扑了下来，掌中那支怪兵刃，搂头盖顶，照着边瘦桐顶门就打！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身子倒着一拧，冲天而起！

二人这种一起一落的势子，俱都是快捷无比，一时把在场诸人看得眼花缭乱。

可是这一起一落之间，胜负已分！

但这只有他们两个人彼此心里有数，而外人准也没有看出来！

血鸥云翅夏侯三落地之后，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面色惨变！

又过了一会儿，他身子才似乎摇动了一下，口中哼了一声道：“来一个人！”

立时走过来一个手下的弟子，躬身道：“岛主有何吩咐？”

夏侯三咬了咬牙，身形战抖了一下，显然他已身负重伤。可是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他却不愿显出自己负了伤，只是说道：“备车！”

这名弟子怔了一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却不敢多问，当即传下话去，两名弟子飞快把岛主的金漆座车推了过来。

夏侯三咬着牙，吃力地抬起了右腿，上了车！

在他右腿关节之处，被剑尖划破了极小的一道口子，是不容易被人看出来的！

他腿上并没有见血，伤又在哪里呢？这一切只有夏侯三心里有数！

车行之时，他紧紧地咬着牙关，整个一条右腿的血脉已经完全禁闭了。

他知道，这是对方手下留情，否则这条腿就别想要了。

原来，边瘦桐是透过尖锐的剑刃，以本身纯阳的内力，点了他的关结穴！

若论伤势轻重，那是微不足道的！以夏侯三精纯的内功，要想自开穴道，开脉活血，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消一个时辰的坐调，当可行动自如，可是这个时间的丧失，却有着无法弥补的损失！

夏侯三内心的激愤，如同火焚一般！

他喃喃地诅咒道：“边瘦桐，我誓不甘休，今后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这时，一名弟子来至车前报告道：“禀岛主，萧二岛主差人来告，请岛主即刻前去！”

夏侯三一惊道：“有什么事？”

那弟子周身冒着汗水，气吁吁地道：“海角红楼起了大火……”

夏侯三口中“哦”了一声，身子抖动了一下道：“啊……那……里面的人呢？”

那弟子似乎很惶急，大声地道：“红楼内的犯人，全都被人放出来了，萧二岛主一个人只怕难以应付！”接着，他服巴巴地道：“岛主，你老人家快去吧……”

血鸥云翘夏侯三抬动了一下右腿，只觉得痛彻心肺。在一个时辰之内，他休想再行动如常。当时一屁股又坐了下来，紧紧咬着牙道：“天啊！……”

说着他从怀内取出了一面朱红色的玉牌，递给那弟子道：“快去，用此牌通知沿岸防守人员，无论什么人走进海滩一步，叫他们格杀毋论！”

那弟子点了一下头道：“是！”

夏侯三惨笑了一声，道：“告诉二岛主，无论如何不能放走那个边瘦桐，他是我们赤城岛不共戴天的仇敌……”

那弟子又答了声：“弟子遵命！”然后，关注地问道：“岛主你……”

夏侯三点了点头道：“我的腿受伤了，不便前去，不过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快去吧！”

说话之时，他已清晰看见海角红楼那边的整个天空都映红了，半生心血已付于一炬。

夏侯三坐在车上，似乎听到隆隆的喊杀之声，禁不住大喊一声道：“秦风，回来！”

那名弟子本已跑去，又转了回来，急喘着道：“岛主还有事吗？”

夏侯三点了点头道：“快派人去通知珊瑚岛的海胡子，就说我有急事，请他快来！快去！”

秦风点头应了一声：“是！”转身跑去！

夏侯三坐在车上，又急又气，差一点昏了过去。

这时耳中又听到一阵嚣乱之声，几名汉子飞跑而来，惊慌失措地道：“岛主！岛主！”

夏侯三厉吼道：“什么事？不许乱叫！”

三名汉子吓得一齐站住了，其中一个变色道：“岛主，大事不好了！矿厂里的土人全造反了，看守的兄弟，全被他们乱石打死，炼铁锅炉也都被他们砸坏了！”

血鸥云翘夏侯三顿觉脑袋“轰”的一声，咬牙切齿地道：“演武厅的师父们呢？”

一名汉子道：“海角红楼着火，他们都赶到那边去了！”

夏侯三厉叱道：“混蛋！还不叫他们快回来！”

三个汉子答了一声：“是！”匆匆地跑去了。

血鸥云翘夏侯三长叹了一声：“完了，完了……想不到我南海双鸥也会有今！”

这时，又有人跑过来，大声喊道：“土人来了，快跑呀！”

紧跟着，大片火光晃动着，夹杂着土人的喊杀之声，十数名持刀的汉子，像兔子一样败退下来，看见夏侯三都吓得站住了。

血鸥云翘冷笑一声道：“真是塌天大祸……”他摇了摇头，强自镇定道：“不要怕，还有我呢！”

那群武师们不由一起僵了过来。

夏侯三桀桀怪笑了一声道：“该死的奴才！”随后对武师们道：“你们排开一队，阻拦着他们去路，只要跑上来的，一律用暗器格杀勿论！”接着又对身旁执灯笼的人道：“把灯笼排开来！”

众人依言而行，谈话的功夫，土人已跑过来了，他们每人举着一支火把，照着他们那油光发亮的皮肤。众声鼎沸，像是天都要塌了下来。

夏侯三坐在车上，冷笑一声道：“把我的暗器拿来！”

早有人把他的“鹤嘴白翎”箭捧上，约在百支以上！

这位海外怪杰，怪啸了一声，右手向外连连翻动！只听得一阵“唰唰”之声，“鹤嘴白翎”就像一串白线一般的飞了出去！

为首数十名土人，每人前胸上着了一支，俱都翻身倒地，当场死去！

后面立刻又涌上了许多。夏侯三又怪啸了一声，发出了第二批“鹤嘴白翎”！

第二排土人又倒了下去。

第三排土人又冲了上来，跟着也都倒了下去！

夏侯三这种血腥镇压的手段，立刻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后面的土人吓得不敢再向前冲。他们发出了巨大的吼声，火把乱抛一气，有多处树木被火点燃了。

夏侯三一面命人救火，一面紧守着阵地。

他厉声吼道：“该死的奴才！不怕死的就上来！看看谁怕谁？还不快滚回去！”

这些被奴役的土人，一旦自由了，他们是至死也不愿再回去的，可是却也不愿冲上来送死。

双方对峙着，群情激忿，骇人已极！

血鸥云翅夏侯三这时的焦虑心情，自可想见，偏偏晴空一羽萧苇又在红楼那边，不能分身到这边来。土人为数太多，他很明白，真要相持下去，仍是不了之局，万一这些土人真要是冒死硬冲而上，那时可就无法拦阻了！

这只是赤城岛一面的情形！

在海角红楼那边，又是怎么样呢？

在熊熊的大火之中，海角红楼这座庞大的囚牢，发出了一片轰轰隆隆之声，有些地方已经轰然坍塌下来，石破天惊，飞火如龙。

愤怒的人群，忽然得到了解放，无不惊喜若狂，纷纷夺门而出！

这些人物之中，固然有许多是不会武功的，但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是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这群人一出红楼，如同逃出牢笼的猛虎，岛上武师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病鹰关大勇背着九宫徐锡在前，十一婆在后，大批的难友，紧紧地簇拥着他们。

这批人来到海沟前面，南海双鸥的百十个武师用暗器火箭，隔着铁丝网向他们射过来。

可是仅凭着一些暗器，是无法阻止住他们的，里里外外，喧哗一片。

关大勇抬头看见晴空一羽萧苇高高地站在一个吊斗之上，虎视着下面，有不少的难友想过铁网，都被他的劈空掌力震下来，活活摔死了，一时不禁忧虑万分！

他对十一婆道：“我们必须想办法，先把他除去才行！”

十一婆这时已是怒不可遏，她一声不哼，猛地腾身而起，直向着吊斗之

上扑去！

关大勇见状，大吃了一惊，道：“十一婆，使不得！”

可是这个老婆婆，此刻已是愤怒到了极点，竟没有顾虑到对方的厉害！

她足尖方一点在铁丝网上，还未及上掠，己为萧苇发现，这个年轻人，此刻一张俊脸已经成了赤红颜色。只见他冷冷一笑道：“十一婆，你也想来送死么？”说罢身子向下一塌，轻似猿猴般反迎而上，足尖一沾铁网，双掌正反各一，直向着十一婆身上打去！

十一婆一抖手上的丝带，蛇似的向着萧苇面门上点去！

可是这个年轻的怪人，一身内外功夫，确属天下少有！十一婆的丝带未及面门，他狂笑了一声，右手忽地一探，也不知用的什么手法，只听得“噗”一声，己把对方丝带握在掌中。紧跟着他大喝一声，右腕一振，十一婆整个人竟被抡得飞了起来，直向铁丝网下飞坠而去！

晴空一羽萧苇在震怒之下，使出了内功真劲，单臂一振，把十一婆掙了出去！十一婆怪叫了一声，顿时摔得昏死了过去！

这时候，赤城岛上一片混乱，人人自危。

血鸥云翅夏侯三以一手暗器“鹤嘴白翎”，阻止土人暴乱逃走，其势是不能长久的！

海角红楼这一边更是乱得不可收拾！

整个的红楼，这时已被大火烧得火光冲天。海上风骤，风助火势，更是不可收拾，飞木滚瓦，伤人无数。

赤城岛上的数百名武师，在人数来说，虽是占有相当的优势，可是此时此刻看来，却成了一群鸟合之众，惊弓之鸟！若非是南海双鸥亲自在场督战，他们也许早就四处跑散开了。

刀光剑影，漫天大火，每个人都在厮杀呐喊。忽然，“轰隆”一声巨响，海角红楼残余的一半也跟着倒塌下来，火石如弹丸似的四下溅开，一时人声沸腾，纷纷四散！

立在铁丝网上的晴空一羽萧苇，这时显然忿怒到了极点。

他忽然大吼一声道：“大家不要乱跑！”紧接着偏头对身侧几个武师吩咐道：“只要有人敢过网墙，不论是敌是我，格杀勿论！”

几个武师领命，分头把话传到了各个哨卡。这时萧苇又厉声命令在场的人道：“不许放走红楼一个人！”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对以病鹰关大勇为首的一群豪杰厉声道：“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倒要看一看你们有什么本领逃走？”

说着，他足尖一点网墙，身子如飞似的陡然拔了起来。

他在这七八丈高的网架之上，三四个起落，已扑到了人群之前。

他早已窥见了关大勇背着九宫徐锡，当下一咬牙倏地扑了过去，口中狂笑了一声，道：“徐锡，你的死期到了！”

说话之时，己来到了关大勇背后，只见他双掌猛地向前一抖，用穿心掌直向徐锡后心之上猛击了过去！

九宫徐锡在关大勇背后，本就吓得面无人色，这时间声回视，不由吓得一阵颤抖，怪叫起来！

关大勇此时已杀红了眼，他手中一口削铁钢刀，己为鲜血染得通红。这时听得萧苇要施杀手，狂笑了一声道：“好吧！我跟你拚了！”言罢，猛地一个翻身，正逢着萧苇掌到！

关大勇一咬牙，一瞪眼，掌中刀施出了全力，霍地挥了出去，直向着萧苇手腕子上砍去！

晴空一羽萧苇鼻中哼了一声，只见他掌式一变，由正而反，不退不进，向外一挥，“叭”一声，这掌正正地击在了关大勇的刀背之上！只听见“当啷”一声，关大勇向外一错，口中“啊唷”叫了一声！

他掌中的刀，已为萧苇的神力击得脱手而出，足足飞出有三四丈以外！

晴空一羽萧苇朗笑了一声道：“关大勇！你还不俯首就擒，难道真想找死不成？”这时，病魔关大勇一只右掌又麻又疼，五指酸得几乎连动也不能动，九宫徐锡更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嘴里连连催促道：“快跑呀！快跑……”

关大勇被他叫昏了头，转身就跑。萧苇不禁狂笑一声，厉声道：“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话音一落，已如同一股青烟似的，追到了关大勇身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发了一片怒吼，众人纷纷道：“来呀！废了这小子！”“大家上！与他拚了！”紧接着扑上来五六个身影，为首一人正是红楼中被囚在四十一号房的那个老太太，姓吴名幼娟，她的武功也颇为了得，她因被囚数年，恨南海双鸥已入骨髓，今日能得自由，兴奋得几乎要晕过去了。然而萧苇等人，却在他们即将自由的时候，横加阻拦，吴幼娟怎不气愤？

一阵喊打之下，这位老太太率先而上，她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的道长和两个老叟！

这几个人，都是精于武功技击的。

中年道长，姓杜名鸥；二老叟是太白峰的“双阳叟”，一名马柿，一名马兆，乃是一双孪生兄弟，都已六十开外。兄弟二人虽然没有什么杰出的武功，可是却能联手施出一种绝妙的气功，名唤“双阳气功”！

这种“双阳气功”一经施展，可说是威力无匹，正因如此，也就注定他二人多年的悲惨命运！

他们二人才到红楼时，都是五络黑须，而如今，那黑须已全部变成了雪似的白。

在怒吼声中，双阳叟同道人杜鸥及秃婆吴幼娟一拥而上。

秃婆吴幼娟在前，她手中拿着一根铁窗栏杆，兜头而下，直向萧苇顶门上打去！

晴空一羽萧苇“呼”的旋过身来。当他发现这四个人时，面色微微一惊！当时狂笑了一声道：“好！你们一齐来吧，看看我晴空一羽怕是不怕？”言罢空手直向着吴幼娟手中的铁棍上抓去！秃婆吴幼娟不由一惊，赶忙向后一抽。

萧苇冷笑了一声，道：“你也配？”言罢身形向下一矮，右掌顺着对方的大臂向外一推，内力尚未全发，吴幼娟已被击得后退了五六步，手上的铁棍也掉了。

就在萧苇二次要下毒手的刹那间，道人杜鸥厉叱了一声，以“双撞掌”直向萧苇背心之上猛击了过去！

道人杜鸥飞进的同时，双阳叟也一左一右，向着萧苇两腋间袭去！

晴空一羽萧苇忽地一声怒喝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只见他两腕一振，以“大鹏双展翅”的手法，倏地一分双手，掌心发出两股内力，迎住了双阳叟二人的攻势。同时，他不避不让，实实在在地接了道人杜鹏一双铁掌。



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双掌正正地击在了萧苇的背上！

萧苇被击得前后一阵摇晃，道人杜鸥更是面色惨变，口中“唔”了一声，身形一个倒翻，已跌出去丈许开外！

秃婆吴幼娟忙把他扶住道：“道兄要紧不？”

杜鸥全身一阵疾抖，道：“啊……我的手！”总算他功力深厚，而且借力反弹得快，否则这一双手可就别想要了。尽管如此，他两腕之上，也觉得像刀割似的一阵疼痛，刹时之间，十指肿得如同红萝卜一样粗细！

杜鸥只疼得咬牙吸气，连眼泪都淌了出来！

如此一来，这几个人对于这位二岛主算是认识清楚了，俱不禁神色大变！

病鹰关大勇仓惶间背着九宫徐锡亡命狂奔，口中大声地骂道：“他娘的！十一婆死了不成？再要找不到地道，大家都得完蛋！”

九宫徐锡早吓傻了，在他背上一言不发。

漫天的火势，较先前似乎更大了。大火不但烧毁了海角红楼，连附近的一排椰子树也点着了，噼噼啪啪之声不绝于耳。

数十个汉子提着水桶奔跑着，把一桶桶的水浇过去，可是看起来一点作用也没有，反倒使火势越来越大！

晴空一羽萧苇伤了道人杜鸥之后，转眼看见病鹰关大勇背着九宫徐锡已跑出甚远！

对于这两个人，他是不能放过的！因为赤城岛上的秘密设置，全部操纵在十一婆和他们两个手中，如让其逃脱，后果不堪设想！

他当时怪叫了一声，身形再次拔起，已落在一棵椰子树上。他居高临下，狂笑一声道：“两个老儿，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右手向外一翻，只听见“唻”一声，发出了三道白光，成一条直线，直向着关大勇及其背后的九宫徐锡身上射去！

这三道白线，一闪而至，发出极为尖锐的哨声，眼看着二人就要丧命于萧苇这三枚菩提子之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空响起一声断喝道：“萧岛主手下留情！”

这“情”字一出日，只见金光一闪，就听得“叮叮叮”三声细响，萧苇的菩提子，全数被击落在地。

如同神龙天降似的，自当空落下了一人！

这人身上还背着一人，显得行色匆匆！

萧苇细看之下，不由狂笑道：“边瘦桐，你来得正好，萧某正要寻你！”说着自树梢儿之上飘身而下。只见他目放精光，神情甚为愤慨！

红线金丸边瘦桐放下了背上的人，高声唤道：“关大勇，你回来！”

病鹰关大勇回身一看，宽心大放，忙跑了过来。他身后跟着一群人，都是红楼内的难友。

边瘦桐把背上的人放在地上，道：“十一婆负伤昏了过去，我已为她服了药，一会儿就可醒转过来，你们来一个人先背着她！”

“边大侠，交给我吧！”吴幼娟抢先说道。

边瘦桐看了萧苇一眼，然后向众人道：“你们跟随着关兄前进，自可走出，快走吧！”

关大勇一怔道：“你自己呢？”

边瘦桐看了萧苇一眼，微微一笑，道：“我和萧二岛主还有约会……你们先走一步！”

晴空一羽萧苇冷冷一笑道：“你们这一群狂徒，真是梦想，赤城岛上早已布满了天罗地网，又岂能容你等逃脱？”

边瘦桐回过身来，微微笑道：“这就要请二岛主高抬贵手了！”

萧苇怔了一下，狂笑道：“边瘦桐，你未免欺人太甚了！莫非我萧苇果真怕你不成？”说着，身形往起一窜，如同一片枯叶似的，落在了边瘦桐身边，一骈二指照着边瘦桐脐下就点！

边瘦桐身形轻轻一拔，已飘在了一边！他鼻中哼了一声，轻轻招手道：“萧兄你这里来！”

萧苇一声朗笑道：“龙潭虎穴我也要随你去，谅你插翅难逃！”

边瘦桐坦然一笑道：“这话难说！”言罢，足尖一点，已如同一片云彩似的，飘了出去，如同箭矢一般飞驰而去！

萧苇一声长笑，身形一纵，二臂平伸，快如猿猴似的随后猛追而去！

二人一前一后，相差距离至多不过丈许远近！

萧苇施出了全力，始终也休想越前一步。而边瘦桐也休想再使他落后一步。

在熊熊的火光照射之下，二人展开了杰出的轻功提纵之术，一前一后，一刹那间已纵出了数里之外！

火光渐渐地暗了，人声也听不清了。

这里只能看见高峻的山石，听见澎湃的海水击岸之声。这时，边瘦桐忽然站住了身子！

萧苇双掌向前一探，如同一只鸥鸟似的，落在了一块陡峻的山石之上！

他朗声道：“边瘦桐，你已无处可遁了！”说罢左右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这个地方很好，我们可以各尽所长地较量一下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退后了一步，他双掌微抱，长长叹息了一声道：“萧兄，你错会我的意思了！”

萧苇怒声道：“你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边瘦桐慨然道：“边瘦桐蒙足下解救病体，才有今日逍遥，怎能与恩兄为敌？适才人多，故此约兄来此，尚乞恩兄抬爱，高抬贵手，我就更感戴不尽了！”

萧苇呆了一呆，脸色一阵疾变，冷森森地笑道：“难得你能说出这番话来！”说罢目射凶光，咬牙道：“只是为时太晚了！”他回过身来手指四周道：“边瘦桐你且看来，这赤城岛原本固若金汤，如今毁于一旦，这全是你一手所赐，我兄弟数年苦心经营的家园，被你……”

他冷冷一笑，悲愤地道：“此时此刻，你搬出‘恩兄’二字，企图化干戈为玉帛，岂非梦想？又岂能令人心服？”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只要萧兄答允，给红楼内无辜者以自由，我们绝对不再伤贵岛一人一物！”

萧苇又是一声狂笑，道：“边瘦桐，你想得太天真了，这话要是前几天说出，我或者尚能考虑，现在却太晚了！”

他说到此，双手紧紧系了一下腰上的丝绦，慨然地笑了笑道：“边瘦桐，我很钦佩你这一身武功，也只有你，才能令我萧苇丢这么大的脸！”

他哈哈一笑，道：“事已至此，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边瘦桐，如果你能成全了我，叫我萧苇横尸沙滩，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你快动手吧！”

边瘦桐一听，真感到为难了！

他大闹赤城岛，点伤血鸥云翅夏候三，都无愧于心！然而此时此刻，若

要他下手与萧苇拚个死活，却是一件极不愿为的事情。

边瘦桐佩服萧苇是一条汉子，对于他高超的武功，更是折服；他慷慨仗义，只是失之于过刚和任性。对这样的一个人，自己怎么能忍心伤害他？

想到此，他苦笑笑道：“萧兄你错了，赤城岛虽雄霸一方，可是终非善处，以萧兄的才华和武功，进入中原，何愁不能出人头地？苟居于此，实非智举！”

萧苇冷冷一笑道：“说什么智与不智，这全是足下你一手所致。今日我们已势不两立，边瘦桐，你何必多说？”言罢足尖一点，已欺到了边瘦桐身边，朗声道：“看掌！”双手一合，“童子拜观音”，直向边瘦桐面门上猛磕下来！

红线金丸边瘦桐身形霍地向后一仰，单足在沙地上一个疾转，身子已纵出了三四丈以外！

他叹了一口气道：“萧苇，你要三思而行！”

萧苇冷哼了一声道：“多谢盛情！”

话声一落，二次把身子纵了过去，右掌向外一抖，五指齐开，直向着边瘦桐前胸插了过去！

边瘦桐知道萧苇乃是一个劲敌，所以不敢对他轻视！

这时候，萧苇掌力发出，边瘦桐看出他所施展的乃是一招极为厉害的“金插手”，不禁又惊又怒！当下右手向外一挡，左手箕开，直向他手腕之上捺去！

萧苇急忙向后抽臂，边瘦桐飘身而出，忍着怒意道：“萧岛主，何必逼人太甚？”

萧苇哈哈笑道：“不逼你怎会还手？边瘦桐！不要假惺惺，把你一身所长尽量施展出来，看看能奈我何？”说着，身形再次纵起，凌空发掌，“呼”的一掌直向着边瘦桐身上击去！

边瘦桐身子倏地向左一滚！萧苇的掌力，打在沙滩上，卷起了一阵旋风，黄沙像雨点似的，淅淅有声地落了一地！

晴空一羽萧苇如同飞鹰搏兔似的，向下一落，又到了边瘦桐身边！

他双掌一并，霍然向前一推！

这种“排山运掌”的内力，毕竟与众不同，雄沛的掌力，就像迎面压来一座山一般。

边瘦桐甫为他这种风力一触，竟由不住心头一热，一连向后倒退了四五百步，才拿桩站稳！

他面上不由一阵发热，方要开口说话，只觉心头一阵翻腾，“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当下忙自吸了一口长气，用“九转神功”之力，把这口气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他勉强定住身形之后，却见萧苇伟岸的身形就立在身前不远！

萧苇脸上带着一丝冷笑，道：“边瘦桐，你受伤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一时容让，却险些丧命于对方手中，内心虽是极为悲愤，可是如果真能以此化解，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他于极度委屈之下，点了点头苦笑道：“萧苇，你该知足了吧？”说罢转身就走。可是才走两步，就听得晴空一羽萧苇狂笑道：“边瘦桐，既然来到我赤城岛，就容不得你这么轻易走出！”言罢，身形一掠，伸手就向边瘦桐肩上抓来！

边瘦桐伏身晃肩，用“千里户庭”的步法，只一闪，已飘在了萧苇身后。

萧苇没有看清对方是怎么走的，他猛地转过身来，却见边瘦桐一双眸子睁得极大，距离自己不过咫尺之遥，他不由凛然心动，向后退了一步。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我如有心伤你，你这种身手，就显得太慢了！”

萧苇冷哼道：“你休作梦！”言罢双肩一错，以“金剪手”向外一抖，直向边瘦桐两肋之上插去！

边瘦桐一声厉喝道：“走！”只见他双肩霍地向后一撞，萧苇身子不禁向后一连退了好几步。

边瘦桐冷然道：“我已负伤，你难道还不肯罢手？”

萧苇朗笑道，“我恨不能食你之肉，区区掌伤，又算得了什么？”言罢扭身而进！

边瘦桐暗忖着眼前情形，知道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不由冷笑了一声，后悔自己方才不该心存仁厚，为他掌力所伤！虽然以自己功力，不难短日复原，可是以目前情形而论，在内功方面，显然已让萧苇占了上风。

当时意念一转，左手一抬，只听得一声龙吟，寒光一闪，已把新得来的那口短剑撤将出来！

他剑尖向萧苇一指，微怒道：“萧苇，莫非这口剑就伤你不得么？”

萧苇哈哈一笑道：“你还有脸用这口剑？好！我倒要看一看你宝剑上有什么惊人的造诣！”

言罢，双手向后一背，只听得“叮当”一声脆响，他掌中已多了一双乌金发亮的圈子。

萧苇双圈在手，“当”的碰了一声，狂笑道：“我这乾坤圈下，不知败了多少成名露脸的英雄，边瘦桐你只怕也敌不过吧！”

沉沉的夜色里，只见他面色极为狠毒。双圈在手，他那伟岸的身子在沙地上转了半圈，然后两手平伸。这种起式，确是少见！

边瘦桐静静地在在一旁观看着！

他忽然悟出，萧苇这种步法，乃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五云石步”，不由大吃了一惊！

他昔日仿佛听师父说过，这种步法乃是取天空的五颗星位，复以流云在其间的各种运行变化而创设成的。边瘦桐尚记得，当初自己要师父传授这种步法时，师父曾以家数不同而见拒。不过当时却传受了自己一套掌法，名唤“七挑”，是这种“五云石步”的厉害克制手法。

这时见萧苇施展出“五云石步”，边瘦桐陡然忆起了那手“七挑”剑法！

他不由冷哼了一声道：“萧苇，你这种五云石步，伤别人尚可，要来伤我却是妄想！”

晴空一羽萧苇手中乾坤圈当地一碰，正要击出，闻言蓦地一惊！

他用一双惊奇的目光，看着边瘦桐，良久之后，才点了点头道：“你既然知道我这种五云石步，想必是不怕了，那我更要领教一二了！”言罢，乾坤圈霍地一分，一上一下，直向着边瘦桐头胸两处要害之处击了过来！

边瘦桐见萧苇自始至终，紧紧缠着自己不放，下手更是毫不留情，不由动了真怒！

他一振手中短剑，道：“萧兄，你未免逼人太甚了！”

剑尖之上，抖出一点银星，直向萧苇眉心点去！萧苇左手钢圈一划对方剑刃，“哧”一声，冒出了一溜火星。

同时，他右手的钢圈一阵疾抖，发出了一阵嗡嗡之声，搂头盖顶地向着边瘦桐打来！边瘦桐施展的这手“七挑”剑法，当真诡异绝伦。看起来，他那直立的身子，似乎连转动一下都无必要！

只见他剑尖向下一压，猛然一抖，剑光有如灵蛇似的跳动了一下，快如星驰，直向对方腋下点刺而去！

晴空一羽萧苇那么凌厉的招法，被边瘦桐这随便的一挑，逼得足下一阵踉跄，竟一连退了四五步。他剑眉一挑，恨声道：“果然厉害！边瘦桐，我们今夜是死约会，不死不散，你仔细想想吧！”言罢拧身后退，远远在沙地上走了一个半圆的圈子，忽然足下一塌，双圈平胸而出！

边瘦桐短剑齐眉，面若秋霜，将发未发。

萧苇忽地抽招而退。他发出了一声冷笑，忽然长啸一声，身子猛地腾起，乾坤圈就空一翻，只听得两股破空之声，黑暗中，他这一双乾坤圈，就像两个旋转的车轮一般，一前一后，直向着边瘦桐眼前飞来。

边瘦桐手中短剑一偏，避开了为首一圈，又向第二枚钢圈之上轻轻一点，只听得“呛啷”一声大震！

说也奇怪，被他短剑点中的那枚钢圈，竟然自左而右转了半圈，不偏不倚，正正地击在了第一枚钢圈之上，“呛啷”声中，双圈一起跌落下来！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一呆，他身子颤抖了一下，变色道：“好剑法！”

言罢，足尖一点，又以“龙形乙式穿身掌”法，双掌一进一退，发出了两股极为凌厉的掌力，直向着边瘦桐前胸之上猛击了过去！

边瘦桐这一次有备在先，掌中剑向上一翻，左手骈二指向着萧苇肩下就点，然后短剑向下一收，使出他最得意的一手“寒蕊吐芳”，霍地向外一吐！

剑光一吐，萧苇才看出了这位武林怪杰果然技艺超人。就在剑尖及腹的一刹那，只见他脊背向上一挺，双掌齐开，就空一按一滚，整个的身子，如同一只翻飞的鹞子一般，飘出丈许以外！

可是他的身子，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保持原来的平衡，身形一晃，“扑”的一声，已跌在了沙滩之上！

他双手在沙滩上一按，站了起来，面色一红，嘿嘿一笑，点了点头，道：“多谢你剑下留情，我们后会有期！”

边瘦桐缓缓收起短剑，自沙滩上把一双乾坤圈拾了起来，道：“萧兄，还你的乾坤圈！”

萧苇惨笑了一声道：“这双圈子既败于你手，今生今世我是不会再用它了，下次见面，你会发现我将有一件新的家什，并将以它来雪今日之耻！”

边瘦桐笑了笑，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萧兄你要多考虑才是！”

晴空一羽萧苇冷冷一笑道：“我们之间的梁子是结定了！”

说到此，他忽然回头看了一眼，暗暗道了声：“不好！”心想岛内的情形不知怎么样了？

想到此，他怪笑了一声道：“姓边的，我上了你的当了！我们后会有期！”说罢，身形猛地腾起，倏起倏落，直向着来处飞驰而去！

## 怒海狂涛斗强敌

边瘦桐望着萧苇逝去的背影，冷冷一笑，然后缓缓地步向沙滩，自语道：“司明怎么还不来？”思念未完，就见到海面上闪出一点红光，随即出现了一叶小舟。

边瘦桐不由大喜道：“是司明来了么？”

这时，船上纵下一条人影，身法很快。边瘦桐一眼看出，正是哑童司明，刚要迎上，却见司明对着自己连连摆手，像是叫自己不要走过去。

边瘦桐心正不解，却见小舟上又下来一人。

那人连连摇手道：“边大侠，你先不要急，容老夫把这‘玄砂阵’破了再说！”

边瘦桐这才知道来人竟是九宫徐锡，不由宽心大放。

这时，就见徐锡禹步作法，双手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又霍地由地上抓起两把细沙，向外一洒，笑道：“好了，现在你可以随意进出了！”

边瘦桐暗暗道了声：好险！如果九宫徐锡不来，自己此刻只怕已困在他所设的这“玄砂阵”内了。想到此，不由呆呆地站在当地，一时竟自忘了行动！

九宫徐锡在岸上急急地招着手道：“快呀！快呀！”

边瘦桐这才突然警觉，身形一连两个起落，已纵到了岸边，小舟正在波浪中起伏着。

边瘦桐匆匆问道：“大家都平安么？”

九宫徐锡笑道：“都上船了，这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都是你的功劳！”

三人登舟之后，小船在司明操纵之下，一直向前疾驰而去！

九宫徐锡指着前方道：“大船就在那边，我们快赶上去吧，小船在海里走总是危险！”

绕过了这个港湾，边瘦桐果然看见一条黑帆的大船，船上灯光耀目，人声杂乱得很。

边瘦桐不由皱了一下眉道：“他们太大意了，要知道南海双鸥虽是失策，可是他二人武功了得，如此刻赶来，只怕船上无一人能够抵挡得住！”他不禁怪罪徐锡道，“你们为什么不先走？”

徐锡一怔道：“大家之意，一定要等你上船之后才走！”

边瘦桐不由叹了一声，催促司明快些操舟。

这时大船之上已放下了搭板，九宫徐锡先上了船，边瘦桐和司明双双纵身而上！

大船上发出了雷鸣一般的喝彩声，病鹰关大勇、双阳叟马柿、马兆、黄叶儿、秃婆吴幼娟等全在舱前，大家都兴奋得欢呼起来。

边瘦桐颇为感动地道：“大家受惊了！”

关大勇嘿嘿笑道：“如果不是兄弟你见义勇为，咱们这一群伙伴，只怕要在海角红楼过一辈子了，你真是我们的救命大恩人！”

人们不禁纷纷上前称谢，有的甚至跪了下来。

边瘦桐连忙把他们搀扶起来，感慨地道：“各位不要如此，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如一再相谢，就不大好意思了。再说如无关老哥、徐老兄以及十一婆接引，各位也是出不来的！”

这几句话，立刻使得众人又转向关大勇等三人拜谢，船上乱哄哄地闹成一片。

十一婆先前负伤，这时仍然不能行动，她坐在一张椅子上频频地喘息着，目睹着这种盛情，内心也有说不出的喜悦。

从船上向岛上望去，仍然可以看见熊熊的火光，听到喧哗叫喊的声音。

关大勇嘿嘿笑道：“娘的，赤城岛是完了！南海双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一言甫毕，只见他目光一瞪道：“咦！那是什么东西？”

众人顺其手指处望去，只见水面上飞快地驰来一艘快船，船上灯光耀目，一人立在船头上，手指大船厉叱道：“呔！你们快快停船，夏侯岛主来了！”

那发话的人，正是南海双鸥的心腹奴仆怪人何七。

关大勇闻言不由失声道：“糟糕！这个老家伙又追来了！”

众人骇，边瘦桐却冷冷一笑道：“加速前行！无妨！”众人立刻把话传下去，这条大船，兜满了风帆，在众人操纵下加速前行。

可是他们身后那艘快船速度更是惊人，不消一刻的工夫，已追上了大船。

快船上灯光耀眼，众人可以清楚地看见船上的一切，只见怪人何七与巧哥儿二人，怒目站在两侧。在舱前两张座椅之上也坐着两人。

边瘦桐不由一惊，心说莫非那萧苇也来了不成，细一注视，才发现不是！椅上坐的，是一双老头儿，都留有长长的胡子。其中之一，是血鸥云翅夏侯三；另一人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生脸儿。

船行渐近，越看得清楚。

边瘦桐看见那老人坐在椅子上，似乎比夏侯三还要矮上一头，一颗大脑袋，看起来就像寿星图上的南极仙翁；一双眉毛，其白如雪，就像两把刷子一样，双眉之下那颗鼻子，又圆又大，就像一个鲜红的柿子！

老人双手握着一根闪闪发光的龙头短杖，身上穿着麻布制作的一种怪式长衫。

灯光之下，这位怪老人正偏着头和夏侯三说话，似乎对眼前这船上的人，都没有看在眼里一般。

边瘦桐正自猜测着此人的来头，那艘快船已驰到眼前，忽见夏侯三手一指，立刻由舱内跑出二人。

二人手上，各持着一只弯弓。

这时何七又大声喊道：“前面大船听着！再不停船，我们就要放火箭了，那时只怕你们要留一个全尸也不能够了！”

关大勇立在船尾，闻言笑道：“有什么本事你们只管使，吓唬人算什么玩艺？”

何七冷笑了一声道：“好，你看着吧！”说完，回过头来吆喝了一声，道：“放箭！”

立刻舱内火光一闪，走出两个壮汉，手上持着燃着的火箭，约有十数支之多。这些火箭上浸有黑油，烧起来吱吱有声，火焰高达尺许，黑烟袅袅，看起来确是吓人！

大船上，有很多人都是不擅武功的，见状吓得叫了起来！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你们不要害怕，不要紧的！”说着分开了众人，走向船边。

他刚走到船尾，就听得弓弦声一响，一支箭划空而飞，直向船板之上射来！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右掌一挥，“呼”的一声，那支火箭被打得斜飞出了十丈以外，“滋”的一声，落入海水之内！

这时，第二支、第三支火箭，又连着射了过来。

边瘦桐连发两掌，两支火箭一左一右又都飞上了半天，随即没入汪洋大海之中。

大船上众人，见边瘦桐如此神威，都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快船上的夏侯三和那个矮老头儿，见状霍然动容。血鸥云翅夏侯三站起身子走到了船头。他向着大船上看了几眼，怪笑了一声前：“我说你们这群人怎会如此大胆，原来这个小辈也在船上，不给你们一点厉害，谅你们也不会怕的！”说着回过头怒喝道：“来呀！把弓箭给我拿过来！”

发箭的汉子闻言，立刻把雕弓火箭送了过来。

夏侯三张弓搭箭，“嗖”一箭射出！

这老儿显然聪明多了，这一箭并不是向船板上射，而是直向大船的船帆上射去！

这一箭要是射中，大帆立刻就会起火，那时候这只大船要在这汪洋大海中航行，可是万难了！

边瘦桐的劈空掌力，因为距离太远，威力大减，也难奏全功。在此危急关头，他不得不施出了他的成名暗器“红线金丸”，只见他右手中指一弯一送，“哧”地飞出了一线金光！只听得当空“叭”一响，那支火箭竟被拦腰击成两段，自十数丈高的空中，掉落海水之中。

船上如雷鸣一般的又爆出了一阵叫好之声，快船上的夏侯三也不由一呆！

他自嘲地狂笑了一声，道：“边瘦桐小辈，你休要张狂，再看这个！”

说到此，弓弦一响，又发出了一支火箭，这支火箭，作迂回状飞上了空中，显然是想避开对方的暗器。

可是边瘦桐的红线金丸，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只见他振腕捻指之间，一枚金丸已飞上了半空，“波”一声，当空的火箭又成了两段，落于海水之内。

夏侯三连着又发出两箭，一左一右，可是边瘦桐也随着连发双丸，火箭又双双沉落海中。

大船上众人又叫起好来！

血鸥云翅夏侯三停弓罢箭，灯光下，他面色赤红，大为震怒，但又无可奈何。

忽然，火光一闪，一支火箭如同金蛇似的射了过来，正中快船右舷之上！紧接着快船上一人大声喊道：“哈！我射中了！”

边瘦桐的注意力因全在夏侯三一人身上，一时疏忽，竟着了旁人的道儿，闻声吃了一惊，目光一扫，却见竟是那个陌生的矮老头儿！

不知何时，那老头已站在了快船左边，一手张弓，一手搭箭，正自得意地笑着，脸上的长须，被风吹得就像白绫子似的飘向一边，身材之矮，真有些出乎边瘦桐意料之外。

他身上那件白麻布长衫，长得拖到了地上，看起来真够滑稽的。

那支被他射过来的火箭，此时已被关大勇用刀砍了下去。矮老头儿第二支箭，却不射船，而是向着船上人群射来。

船上一阵骚动，那张弓搭箭的矮老头儿，见状不禁大声地狂笑起来。他



似乎得意极了，第三支箭“嗖”的一声又射出，直向人群中飞来。

边瘦桐见状大怒，他不能容许他这么猖狂，只见他双手向外一封，这支火箭忽地掉过了头，反向着快船上射回。

矮老头儿怔了一下，口中叫道：“唉呀，不好！”身形如同钻天鹞子一般窜了起来。可是由于那支箭来势极猛，他竟没有敢击落。只听得“波”一声，这支火箭，正好射在了那条快船的主帆之上。

只见火光一闪，帆上顿时烧了一个大窟窿。

血鸥云翅夏侯三急了，只见他身形猛地纵起，一只手捞住了一条主缆，身形快似猿猴般的爬了上去，右手一挥，已把帆绳砍断！

那主帆“哗啦”一声，落了下来。

这时矮老头儿身子也落了下来。夏侯三随之飘身而上，口中急促地道：“海胡子，先不要用箭射了！”

矮老头儿丢了一个大脸，不由锐气大减。他回过头来对夏侯三冷冷一笑道：“我倒要看看，这是谁敢跟我老子开玩笑！”

夏侯三怒不可遏地道：“还有谁？不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小辈么！”

海胡子挺了一下肚子，道：“就是姓边的那个娃娃么？”说着他怒目向大船上望去。边瘦桐这时正卓立船尾，这边的话，他清楚地听在耳中。这时他才知道，这矮老头儿，原来就是双鸥时常提到的“海胡子”，不由注意地打量了他两眼。

海胡子沉声笑了一下，远远地对着边瘦桐道：“小朋友，你就是边瘦桐么？”

边瘦桐不由冷笑道：“你不过是痴长了一些岁月，怎地如此气度，真真的老不知耻了！”

海胡子想不到一上来就碰了灰，当时大怒，狂笑道：“娃娃！你好一张厉口，等一会儿，你就知道我老人家的厉害了！”

边瘦桐冷笑道：“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海胡子脸一红，怒声道：“娃娃，你知道我是谁么？”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道：“不管你是谁，我劝你赶快回去，否则边某这双铁掌之下，却是不留情的！”

海胡子哈哈一笑，道：“好呀！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两条船现在都已停下了，海胡子回头低声对夏侯三说了几句，又回过身来嘿嘿笑了几声，对边瘦桐道：“姓边的，这一次在赤城岛，我听说你是抖足了威风，我老头子和南海双鸥是忘命朋友，所以特地赶来要会一会你！”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很好，只是你要怎么个会法，还请明说！”

海胡子道：“我们来一阵，赌个输赢如何？”

边瘦桐心中一想，眼前之势，这海胡子定是一个劲敌，自己如不能把他打败，谅他是不能心服的。当时点了点头道：“很好，一言为定！”

海胡子哈哈大笑道：“好，算你有种！姓边的，我们不妨说明白一点，如果这一阵你赢了，自然无话可说，你可以同着这一船朋友离开，我保证再也不刁难你们！”

边瘦桐冷笑道：“要是输了又如何呢？”

海胡子一只肥手摸了一下胸前的胡子，道：“那可就要听我们的了……你们得乖乖地跟我回到赤城岛去！”

红线金丸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这条件的，只是船

上的朋友，却有他们自己的自由！”

海胡子一瞪眼道：“你都败了，他们还会有什么话说？”

他身后的夏侯三怪笑了一声道：“好！好！就这么决定吧！你只要管你自己，船上的人我们自会对付！”

边瘦桐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此人曾是自己掌下败将，想不到他居然还有脸再来向自己纠缠！当时冷笑了一声，道：“你们要怎么个比法，请快一点说出来！”

海胡子笑了一声，道：“很简单！”说着他回过头来，对身边的何七笑道：“何七，你把船边的细绳子拿过一捆来！”

何七依言拿过绳子，海胡子接过来，笑着对边瘦桐道：“接着，兄弟！”一抖手，手上的绢子，如同镖枪也似的投了出去，直向边瘦桐前胸射来。

边瘦桐就手一拈，已把绳子抓在了手中。

海胡子不由呆了一呆，冷笑道：“随便系上就好了！”

边瘦桐冷冷一笑，已知道他是在闹什么把戏了，当时草草把长索一端系在船边，海胡子这边也把绳子系好。两船之间，约有四五丈的距离。

海胡子嘻嘻一笑道：“小朋友，我们就在这条绳索之上玩几手功夫如何？谁的身子下了绳索，谁就算输了！”

边瘦桐双手微一抱拳，冷冷笑道：“阁下高明之至！”

海胡子这时一捞长衫下摆，把它掖在了腰带之上，嘻嘻笑道：“这海水的味道可不大好吃，非但咸，而且还苦，小兄弟，我提醒你，可要小心呀！”

边瘦桐冷冷地道：“废话少说，请！”说着，足尖微微一点，已如同一只狸猫似的，跃起了身子，轻轻地落在了绳索的中央！

那条指头粗的长绳，本来就上下不停地晃动着，边瘦桐落身之后，动荡得更厉害了。

可是不管绳子怎么动，边瘦桐的身子却是纹丝不移，他目视前方，凝神敛气，看起来重若泰山，又轻似飞絮。

这种不浮不躁的气质，立刻令那骄傲的海胡子吃了一惊，他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好功夫，果然是有一手！”说着只见他双足移动，身子向前一飘，也上了绳索！

这老头儿，似乎也有一手，尸见他那矮小的身子，一上绳索之后，就开始东摇西摆，活像一个不倒翁似的。

他这种动作，看起来真是吓人至极，有好几次，眼看着他身子已倒下去了，可是不知怎么一摇，却又恢复了原样。

两船之上，无论敌我双方，都不由得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而海胡子自己，却是以一种嬉戏玩闹的神态在上面走着，似乎没有把对方这么一个后生之辈看在眼里。

海胡子歪歪斜斜地走到了绳索中央，在边瘦桐身前不远，站定了身子，一只手摸着飘飘的白须，道：“小兄弟，你先出手吧！”

他自视是长辈的身分，不屑向一个后辈人物先行下手，再者他也想先看一方的家数门路，以便对付。

边瘦桐早看穿了他这种心思，偏是不先出手，他微微一笑道：“客随主便，还是你先出手吧！”

海胡子呵呵一笑，道：“好吧，这是你自己要求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说着身子忽地向下一矮，两臂平推而出，双掌之上挟着两股极大的风力，直

向边瘦桐身上击来。

边瘦桐一声冷笑，只见他双臂一振，已如同一只大鸟一般腾了起来。

海胡子口中叫了一声：“好！”他那圆球似的身子，忽地向前一滚，已到了边瘦桐身下，口中哈哈大笑，两手蓦地向上一推，施出了一招“双手托天”的功夫。

这种大掌力一推出，两只船都不禁连带着摇动起来，浪花如雪似的翻洒飞溅！

在空中的边瘦桐没有想到海胡子会有这一手，二人打赌并不是以胜负论输赢，而是赌谁先下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边瘦桐凌空一折，翻了出去！

在众人注视之下，他的身子忽悠悠直向海中坠落了下去！

海胡子不禁得意地呵呵大笑起来。可是笑声未落，就见即将落水的边瘦桐，身子在空中一挺，双掌向下一击。他双掌所发出的内力，在水面上一逼，发出了“叭”的一声巨响！

借着这一击之力，边瘦桐的身子，就像是灵巧的猴子一般，一个倒翻，一只手已攀在了绳索之上。

海胡子大吃一惊，身形一点，迎着边瘦桐甫自上来的身子，用“双撞掌”，猛地击了过去！

边瘦桐一声冷笑，双臂自两侧向当中一翻，用“捋”字诀，直向着海胡子手腕之上抓去。

海胡子连忙身子一挫，双手以“炸手”向外一分。

两人交叉着向前飞纵过去，各自落在了绳索一端。那条绳子剧烈地颤动起来。

两只船上的每一个人，无不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突然，边瘦桐足尖一拧，身子如飞一般的旋转了过来。这时，海胡子身子正背向着他，边瘦桐朗声一笑，口中喝了一声：“打！”

海胡子“唰”的一个旋转，以右足踝勾着绳索，整个身子挂在索子上。那姿态，像挂在钓杆上的一条鱼。可是当他发现边瘦桐并未出招时，心中不禁一惊！

就在这个时候，边瘦桐的身子如同鹰隼也似的疾窜了过来。

海胡子脚背一钩绳子，整个身子腾了起来。很显然，他是想把身子落在绳索另一端。

可是边瘦桐已存心要在这个回合里取胜对方，只见他猛地双掌齐出，施出了九成功力，霍然一下推了出去！

双掌击出的风力，就像是两股旋风。这种风力，乍然出手，就像是一片风墙似的。海胡子腾起的身子，吃这风墙一击，猛然间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呼”地窜了出去！

这一下，大出海胡子意料之外。他的身子一时竟再也无法把持了。只听他口中怪叫了一声，双手一扬，自掌心飞出了一双亮光闪闪的钢镖。

这双钢镖一出手，分上下两处，直向着边瘦桐前心小腹两处要害上打来！

海胡子急怒之下，竟然发出暗器，显然是违犯了比试的规矩！

到了此时，边瘦桐也就不再客气了，伸手接住了双镖。

这时，海胡子身子正向海面坠去，这老头儿凭着超凡的内功，双掌向海面上一击，矮小的身子，再次窜了起来，很是勉强地向着索上落去。

边瘦桐见有机可乘，一声冷叱道：“老头儿，你洗一个澡吧！”口中说

着，右掌向外一抖，只听见“哧”一声，一支钢镖破空而出。

海胡子大吃一惊，凌空一滚！

可是边瘦桐的第二支钢镖，紧接着抖手而出！

海胡子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在这种无所依托的情形之下，也是无能为力了。只听见“啊呀”一声！这一镖正打在了他的左膝盖骨上，疼得他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立在快舟上的血鸥云翘夏侯三，看到此处，不由吓了一跳，他口中大喊了一声道：“海胡子，小心！”说到此，他一弯腰拣起了一捆绳子，大声喊道：“接着！”一抖手，那捆绳子就像一条蛇似的飞了出去。

这时，海胡子眼见就要落水，听见喊声急忙伸出手，一下捞着了绳子。

血鸥云翘夏侯三猛然一振手腕，把海胡子拉得飞了起来。

他想借着手中绳索拉动之力，把海胡子救上船来，那样虽说照样丢人，可是二人打赌是以落水来决胜负的，海胡子只要未落水，就不能算败。

可惜这个主意没有行通！

就在这决定胜负的千钧一发之际，边瘦桐用手一指，指尖上飞出了两点金光，正正地打在了空中的绳索之上。只听得“啪”的一声，那条长索竟从中一断为二。

海胡子全身的重力，全系在这根绳子之上，绳索一断，他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听得“扑通”一声，浪花飞溅，海胡子已落入海水之中。

快船上立刻人声鼎沸，夏侯三急忙喝令开船，过去搭救这位替他卖命的朋友。

这场比试，到此似乎该结束了。

大船上欢声如雷，边瘦桐解开了绳子，立在大船上，微微笑道：“我们去吧！大概不会再有麻烦了。”

说话间，右手忽然向外一指，金光一闪，对面快船上的怪人何七，口中“啊”了一声，身子一晃，坐了下去。

他手上的一双“子母双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已被边瘦桐看破，先发制人，将其挫败。

两只船之间的距离，渐渐远了，赤城岛也渐渐地远了，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至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现在才是真正自由了。

赤城岛完了！

可是在边瘦桐的心目中，彼此之间的仇恨并没有完结。

离开中原这些日子，他就像是作了一个梦。

他倚在船舷边上，脑子里不停地想着，自己的仇人似乎是一天一天增多了。算一算，有红衣狮门中的车氏兄妹车卫、车钗、毒君桑小石、青须客雪亦赤……现在又加上了血鸥云翘夏侯三、晴空一羽萧苇，还有这个莫名其妙的“海胡子”。

这其中，边瘦桐最担心的是晴空一羽萧苇。

此人实在是一个极不容易对付的劲敌。

未来如何，还是一个谜！

在飘荡着的大船之上，人人都有一番感慨，离家太久了，现在眼看着家门在望，亲人，朋友，悲欢离合……怎能没有一些感慨呢！

大船渐渐地驶进中原。

船上共有三十三人，这些人物分布得极广，有的是南方人，有的是北方人。

他们上船的时候，船上有不少的米，一时倒不愁吃的，只是饮水成了问题。幸亏他们遇见了一些渔船，帮助他们解决了吃水问题，否则这些人怕有一半以上都要干渴而死！

船抵广东，人下了一部分；抵达福建的时候，白发皤皤的十一婆也下船了。

这个老婆婆，在福建生活了已有好几十年了，这一次死里逃生，重返故乡，不禁热泪盈眶。

她紧紧握住边瘦桐一只手道：“小桐子，咱们再见了，有工夫，我会去看你，我会有办法找到你的！”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婆婆，你年岁不小了，多珍重吧！”

十一婆用手抹了一下眼泪，点了点头，又和其他的人一一话别。

当然，在这群人中，她和边瘦桐、关大勇及九宫徐锡感情最厚，对于这三个人，大有依依不舍之情。

人在患难之中建立的感情，常常是不平凡的。

这些人，因了这番遭遇，彼此间，似乎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

当她走到徐锡面前话别的时候，这个精于阴阳八卦的奇人，端详着她道：“十一婆，我劝你回乡之后，安心在家过日子，你这把年纪，兵刃对你是很不适合的！”

十一婆一惊道：“怎么，你是说我已经活不久了？”

九宫徐锡摸了一下他的瓜皮小帽，咳了一声道：“你先回去，明年端午节时，可往浙江天台山找我，那时我会面授你机宜，否则，只怕你……你记住了么？”

十一婆呆了一呆，她久仰这个老书生料事如神，自是不敢怀疑，当下笑了笑：“好，我们一言为定！”

说着洒泪下船而去。

这只船又继续前行，不一日已来到浙江省的海面，适值初春，可是每一个人，都感到冷飕飕的！

船上只剩下不过七八个人，边瘦桐决定在此下船，他招呼着哑童准备东西。

坐在舱内的九宫徐锡，这时慢慢地走出来，关大勇也依依不舍地跟过来，道：“兄弟，你这就走么？”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再见吧！”

温州海面舟楫如林，渔人们用绳子串着一串一串的鱼，到处都是鱼腥的味道。

关大勇跳下船道：“兄弟，你这是上哪里去？我回家交待一下，个把月之后，我再去看你去！”

边瘦桐仰起头想了想，微微笑道：“你应该知道，我是萍踪无定的！”

关大勇摸了一下头道：“总应该有一个地方的呀！”

边瘦桐摇了摇头笑道：“我是没有一定地方的！”

这时，九宫徐锡轻轻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边瘦桐回过头来，九宫徐锡微微一笑道：“小友，我看你红鸾星动，大概快有喜事啦！到时候不要忘了，请我们这些患难的朋友喝一杯啊！”

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道：“你真会说笑！”

徐锡摇了摇头，含笑道：“我从来不跟人说笑的，你日后自知！”

边瘦桐知道徐锡善观天像，知阴阳，相天地人物无不如神，他既如此说，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不由怔了一怔，没有再说什么。

九宫徐锡一笑道：“这两天我闲着无事，把你的阴阳算了一算，小友，你来日灾难重重，只是却无不化险为夷；唯独这个‘情’字一劫，却是险像丛生……”

说到此呵呵一笑，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小友，你是天大的英雄，人品出众，武功盖世，天下无敌手，而临终却要败在姑娘的手中……”

说罢又呵呵地笑了。

边瘦桐不由脸色一红，当下颇不以为然。因为他对于自己，是很能自持的，自己素来不喜女色，女色又何能近身？

因此，对于九宫徐锡的话，他很是不悦。当时勉强一笑道：“果真如此，我倒要谢谢你的关照了！”

徐锡笑嘻嘻地道：“小友，你不要生气，我这里有锦书两封，你好好收藏……”说着自怀内取出两封密札，递于边瘦桐道：“权作一点薄礼吧！”

边瘦桐莫名其妙地接了过来，只见牛皮纸作成的两个信封，开口处都密密地封着。

第一封皮上写着：“巧夺天机”；第二封上写着：“三缄其口”。反面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开视。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这里面说些什么？”

徐锡摇头笑道：“此刻说出就不灵验了，你千万要记住，不到开视之日，万万不可打开，否则必有横祸加身，慎之……慎之！”

边瘦桐知道这个老书生有其不凡之处，现在竟然又弄出如此玄虚，当时倒也不敢轻视，遂小心收起了这两封锦帖。

九宫徐锡又嘻嘻一笑道：“秀才人情纸半张，薄了！薄了！”说着返过身来，向船上走去。

边瘦桐注视着他那枯萎的身躯，不禁有所感慨。

他身边的关大勇却冷冷笑道：“兄弟，你要是听他的可就完了，要依着我，把那捞什子锦帖一烧了事，也省了一天到晚为它烦心！”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他既如此说，必定有道理！”

说话时哑童司明已把东西背好，边瘦桐紧紧地握了握关大勇的手道：“关兄，再见吧！”

病鹰关大勇这时竟簌簌地落下泪来，他用袖口擦了擦，强笑道：“前途珍重，兄弟！”

这时，天空中落下了纤纤的细雨，一个赶鸭人，戴着大斗笠，赶着千百只鸭子唧唧的走来。

细雨，蓑衣，鸭群，勾画出一幅江南春色图。

边瘦桐和司明，冒着雨，走出了充溢着腥味的渔港，这时天空中正有大块的乌云在聚集着……

## 红衣四友威风丧

波涛汹涌的长江，在春天里，似乎显得比平常柔顺多了。

午时将至时分，一只普通的小船，载着一个身材高壮、面容俊秀的少年，在巫山峡边停了下来！

划船的是一个年约六旬的老头，他用道地的一口川话，问那少年道：“客人，前面走不得了，有人要找麻烦咧！”

少年眉宇一挑，他是含着某种仇恨而来的，这是他离开“赤城岛”之后，第一个拜访的地方。

他冷冷笑道：“不要怕，继续走，一切有我呢！”说着伸出一只手，拍了拍他身后的那口短剑，发出“呛呛”之声。

划船的老头儿，为难地怔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重新把船撑了过去。

由水面上远远望去，“红衣狮门”的大庄院，威风凛凛地坐落在正前方，碧绿的琉璃瓦，在太阳的照射之下，闪着亮亮的光辉。

小船又走了不远，就听得一声喝叱道：“停船，不许前进！”

紧接着由不远的芦苇之内窜出两艘红漆小舟，四名红衣弟子站在船上，刹那间已经划到眼前。

划船的老头儿，吓得打了个哆嗦，立刻定住了船，对少年道：“相公，他们来了……怎么办？”

这时两艘小舟已抵眼前，一名红衣弟子用一口刀啪啪有声地拍着船板，大声道：“瞎了你的狗眼！老乌龟，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竟敢往这里乱闯？还不快滚！”

老头连连弯腰，吓得面无人色。

这时，他身后的少年慢慢走了出来，对眼前的四名红衣弟子冷冷笑道：“你们红衣狮门中人，竟如此待客么？”

四名红衣汉子见状，不由怔了一下，其中一个怒声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少年微微一笑，道：“你们的掌门人车卫欠我点情面，我是专程来拜访他的，你们快快闪开，让我过去！”说到这里，他回身对划船的老头儿哼了一声道：“快走！”

这时，一名红衣弟子大声道：“慢着！”

他一窜身上了对方的小船，目光扫向少年，冷冷笑道：“小子好大的口气，你姓什么叫什么？要知道，我们这红衣狮门可不是随便谁都能乱闯的！”

少年朗笑了一声，道：“你给我下去！”

说罢，右手一抖，直向那名弟子前胸打了过去！这名红衣弟子向右一偏，口中“唷”了一声，掌中绕了一个刀花，反向着对方面上劈来！

少年微微一笑，他身形一绕，右掌一翻，已用食、中、拇三指，握在了对方的刀刃之上。

那弟子大吃一惊，猛力向外夺刀。少年微笑不语，高高举着右手，似乎轻轻地握着刀口，可是，任那弟子施出了全力，也休想把刀夺出一分。

忽见少年剑眉一挑，口中叱道：“滚！”右手一松，那名红衣弟子由于用力过猛，一个倒栽葱，“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其他三名红衣弟子见状，大吃一惊，与那落水者同船的一名弟子，口中骂了一声，抽刀就砍。

可是那少年头也不回，只是随便地向外一推，那名弟子也和他的同伴一样，“扑通”一声跌落水中。

剩下的两名弟子，慌忙拨船就走。那少年一不做二不休，双掌平推，一股劲风袭出，将两名红衣弟子一起打落水中！

那少年冷冷一笑，催船划到岸边，纵身跃下船来，直奔红衣狮门的大本营海天别墅而去！

高大威严的海天别墅面江而立，门口有十二名持刀弟子把守，煞是气派！

那少年走上前去，一年长些的红衣汉子傲慢地拦住了他，恶狠狠地道：“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那少年从怀里取出一张拜帖，冷冷递上，没有言语。

那汉子一怔，接过拜帖，扫了一眼，蓦地面色骤变，打了个寒战道：“你……你是红线金丸边瘦桐？”

边瘦桐点头一笑，道：“正是。车教主不是正要找我吗？今日我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汉子看了看左右，暗示他们不可乱来，然后微微一笑，道：“边大侠，我们久仰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只是今天你来得太不巧了！”

边瘦桐剑眉一挑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汉子低头一笑道：“车帮主有事外出，现在门内无有主人，我看边大侠明天再来如何？”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那么我倒要自己进去看看了！”说着迈步向前。那汉子不由怔了一下，慌忙上前几步，横身拦阻道：“边大侠，敝帮主人不在，你怎可随意进去？传闻出去，岂不让人见笑？”

边瘦桐见这人年在四旬以上，黄面无须，两腮无肉，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出是一个极为奸诈狡猾之人，当下心内不禁微微一动！

这时那人以手轻轻碰了下身后一名少年弟子，那弟子即刻转身而去。而他本人却搓了一下手嘻嘻笑道：“边大侠，你是成名的大侠客，在下只是红衣狮门的一个小门卒，你是不会和我们为难的吧！”

这一切，早已落在了边瘦桐的眼中。他鼻中冷冷一笑道：“你实在太客气了！”说着伸出右手，轻轻地在这人肩上一拍。

那人想抽身已自不及，顿时就像一尊木雕似的站在原处，一动也不能动了。

其他几人见状，不禁哗然大乱。

他们口中吆喝着，纷纷拥上，却没有一个人敢真的动手。边瘦桐这种快捷的身手，早已把他们镇住了！

边瘦桐含笑掸了掸双袖，左右看了一眼，大步地走进了“海天别墅”的大门！

没有一人敢阻拦他，眼睁睁看着他向大门之内行去！

突然，由内堂金漆门口内，走出了四名披着红色披肩的高大汉子，他们看见边瘦桐迎面走来，不由同时止步，个个满面怒容。其中一个大喝了一声，道：“姓边的，你太无礼了，红衣狮门总坛重地，岂是你这个草野村夫所能任意乱行的？”

话音一落，四人几乎是同时之间，“嗖”的一声，散了开来，呈一个四角形，把边瘦桐围在正中！

边瘦桐今日来此，目的正是来打架的！见状丝毫不以为怪，当下站定脚



步，剑眉微皱道：“你们这是做什么？我边瘦桐来此是会你们教主的，不是同你们这群酒囊饭袋闹着玩的！”

四人乃是老教主九头金狮车飞亮手下的四大弟子，人称“红衣四友”，各人都有一身惊人的武功！

若单单从武功上来说，“红衣四友”并不逊于当今掌门人铁麒麟车卫。

正因如此，所以这“红衣四友”在狮门中的地位，仅次于掌门人车卫，而和六堂元老不相上下。

这时，听边瘦桐称他们为“酒囊饭袋”，四人都不禁勃然大怒。

“红衣四友”从年岁上看来，似乎差不了多少，最长的不过四十出头，最小的也有三十二三，个头高矮却悬殊很大。

四人绰号分别是：红狮公孙楚、黄狮万仁杰、蓝狮海大空、金狮闵元。

所谓的“红”、“黄”、“蓝”、“金”，是由四人足上所穿的鞋来分辨的，分别着以红黄蓝金四色，以示区别。

方才发话的，正是排行第一的红狮公孙楚！

此人生有一口绕嘴的短须，根根如刺，浓眉大眼，是一个典型的粗犷汉子。

在他左面的蓝狮海大空，和他比起来，瘦得多了，双肩高耸，夹着一颗又小又圆的脑袋，样子十分滑稽。

他身边的黄狮万仁杰，在四人中身材最矮，可是也比一般人要高上许多，黄面瘦腮，面带病容。

立在边瘦桐身后的，是四友中最年轻的金狮闵元。他俊眉秀眼，鼻正口方，只是双耳尖削，和眉眼似乎不太相衬。

四友之中，以他最为棘手。这时，他发出了一阵笑声，朗声道：“边瘦桐，你休要目中无人，莫非连我红衣四友也不放在眼里？岂不是太失礼了！”

边瘦桐不由微微一惊！

“红衣四友”他曾听说过。现在知道自己眼前站着的就是红衣四友，他的心反倒镇定了下来。

当时冷冷一笑道：“车卫既然不敢出来，见你们四人也是一样！”当下身形一转，骈二指直向着身侧的黄狮万仁杰胸前点去。

万仁杰右手向上一翻，身子却已转到了另一边。立在边瘦桐身前的，已换成了蓝狮海大空。

红线金丸边瘦桐无须多想，已知道对方乃是要发动一种阵法。

一念未毕，站在他身侧的公孙楚已冷笑了一声，宏声道：“我们擒下这人，为师父报仇！”言罢一声狂笑，大袖一翻，露出了一只青筋暴露的右腕，兜胸一掌，宜向着边瘦桐身上打去！

边瘦桐凹腹收胸，向内一缩。对方掌影一晃，已自无踪，与此同时，他觉得身后一股尖风，金狮闵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直向着他身后袭到！

红衣四友发动了这四人联手的“扣心问掌”，并辅以“五云灯”的足下步阵，确是厉害无比！

可是边瘦桐却没有把他们四个人看在眼里。

他朗笑了一声道：“你们这点小技，又能困得住谁？”说话之时，双掌向外一推，那甫自换位的万仁杰不由被他这种掌力逼得身子向后一摇，急忙移宫换位。

这时边瘦桐身子一闪，已站在了万仁杰让开的位子上！立在阵势主位的

公孙楚，不由吃了一惊。他口中叱了声：“反！”足下一顿，猛地转过身来。同时，右掌劈出，掌风像刀片似的“哧”一声飞了过去，直切边瘦桐面颊。

边瘦桐鼻中哼了一声。他已经把这哥儿四个的功夫摸透了，哪里容他们继续施展下去，口中哈哈一笑，并不闪让，右手向上一翻，出四指向公孙楚手面上捏去！

公孙楚赶忙抽臂，阵法立时大乱！站在他身后的，已不是蓝狮海大空，而是那神出鬼没的边瘦桐！

红衣四友没有想到，稳操胜券的“扣心问掌”，一上来，已败在了对方手中！

四人不约而同地把身子向一边闪了开来。

四人无不怒容满面。公孙楚怒目欲出，怪笑了一声，足下一点，扑了上来！

他抖出的双掌，就像是两块钢板，直扑边瘦桐双肩！

只从外表上，边瘦桐已看出此人有横练的功夫。为了测验一下此人的功力，他存心接下一掌，身形不动，双步不移，只听“砰”一声，公孙楚一双掌倒是实实在在地打上了。可是他面色猛然一青，由不住踉跄地退了三步，身子虽未坐倒，可是由他那种咬牙负疼的样子看来，已是吃了大亏了！

黄狮万仁杰见状，右手一扬，撒出了一口光华闪烁的鱼鳞金刀。只见他左手前指，身子向前一跃，刀势如风似的猛然向着边瘦桐脖颈之上劈了下去！

红线金丸边瘦桐存心要让“红衣四友”吃些苦头，好借此煞一下他们红衣狮门的威风！

鱼鳞刀到，他指尖一点。只听“嗡”一声，这口刀已反弹了出去！

边瘦桐就势一掌，顺刀而下，万仁杰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内力，压胸而来，禁不住面上一热！

就在这危急之时，一支“万字夺”，夹着一股疾风，直向着边瘦桐脊椎骨节上点了下来。

边瘦桐身子向下一伏，万仁杰因此得以抽身。可是那使“万字夺”的海大空，却是再也逃不开了，只见边瘦桐那弯下的身子，霍地向后一转！

海大空倏地向后一收“万字夺”，便觉得两肋一酸，已被边瘦桐双掌按住了。

蓝狮海大空“万字夺”向下一转，猛然狠刺下去！

边瘦桐低低地叱了声：“去吧！你还差得远呢！”

只见他双掌一抖，海大空的身子已由不住蓦地腾了起来，只听见“砰”的一声，摔在了一棵树下。

他站了站没有站起来，又倒了下去。

红衣四友转眼间已折其二，现在只剩下了黄狮万人杰同金狮闵元二人。

他二人微微一怔，各自把兵刃撒了出来。

闵元是一杆方天戟，万仁杰是一双牛耳短刀，两人像燕子似的倏地分开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你们还要送死不成？”

金狮闵元怪笑道：“姓边的，你有本事把我们四个都料理了，才算你够厉害！”说到此，身子霍地一闪，自侧面猛然袭上来。他掌中的方天戟，划出了一道长虹，直向着边瘦桐双膝上猛然刺了过去！

万仁杰的一双牛耳短刀，也一上一下，猛地刺了过来！

边瘦桐双手一抖，拔空而起。身法之快，确实令人吃惊！

身形一落，如同飞星天坠似的，已落在了万仁杰身后。

万仁杰倏地一个转身，一双牛耳刀交叉着向外一绞，直向边瘦桐面门之上刺去！

这种手法看来真是快得很，大有举手判生死之势！

可是，边瘦桐一声朗笑道：“朋友，你还差了一点！”只见他倏伸右手，五指箕开，猛然向他双刀之间一递！这种手法施展得令人莫测高深，万仁杰惊惶之间，不知他意欲何为：他是要抓自己左手呢，还是右手呢？

正在他这么略微犹豫之时，边瘦桐的手心已经印在了他的胸口之上！

边瘦桐不愿意对他们这些人下手太重，他朗笑了一声，道：“你也坐下吧！”手掌一抖，万仁杰身子“通通通”一连退了好几步，“扑通”一声就坐下了。

他的内力真气，被对方掌上的一股潜力，骤然震得散了开来，一时之间再想聚力，却是万万不能！

当时只听见他喘成了一团。

金狮闵元见状，不由面色一阵苍白。他用力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道：“栽了！”说着手中方天戟一摆，横身挡在了万仁杰身前，愤愤地道：“你想怎么样？”

边瘦桐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向已败在手下的人再下手的！”

闵元狞笑了一声，后退了一步，咬牙切齿地道：“姓边的，你的威风可抖足了！只是与我红衣狮门的仇也更大！”

边瘦桐大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闵元一面说着话，一面微微后退着。忽然他身子向下一弯，就地一滚，就在这一瞬间，他猛然打出了一掌暗器！

这掌暗器一出手，立刻化成了一片光雨，就像是群蜂离巢一般，直向着边瘦桐没头没脸漫了过来！

边瘦桐几乎没有看出飞来的是什么暗器。仓促中，他双掌霍地向前一送，发出了大片的内力，如同排山倒海似的推了出去。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却像一只钻天的鹞子似的腾了起来！

那大片的暗器，吃他这种真力一逼，俱都倒卷了回去，叮叮当当落了一地！

闵元发出的乃是一把“五鬼钉”！这种暗器，厉害处，乃是在每一钉的尖端，都弯成钩状，一经打进体内，要想拔出来，除非挖下一大片肉来。

金狮闵元没有想到，如此狠毒的手法，竟然没能伤着对方！还险些被卷回来的暗器伤了自己！

只见他足下用力一踹，整个身子像箭头似的射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大难临头，再不乘机遁走，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果然，就在他身子方自腾起的一瞬之间，边瘦桐向着他平空一指。阳光之下，他指尖上发出了一颗金丸！

只见金光一闪，那闵元口中“啊哟”一声，已身不由己地自半空中跌落了下来！

这时候，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大声叱道：“手下留情！”紧接着两股尖风，直向着边瘦桐后背扑来。

边瘦桐不须回头，已判定这双暗器是奔向自己双肋来的！他猛地一个倒

翻，暗器到时，正好落在他双掌之内，竟是一对分量相当沉重的“铁胆”！

一个须发苍白的老人，自“宾止楼”的楼瓦之上飘身而下！

这老人，一身灰白的衣裳又肥又大，在疾风之下，发出了呼呼噜噜的声音，乍然看去，真像是画上仙人一般。

边瘦桐细一注视，见此老约有七十开外年岁，一身灰布长袍，头上结了一个发髻，约有碗口大小，用一个白色的银箍箍着。

这老人，高高的身材，瘦骨嶙峋。

他朗笑了一声道：“边大侠别来无恙，还认得老夫么？”

说话之时，他那绺长须，被风吹起，就像是白色的马尾巴一样，轻轻地飘向一边。

边瘦桐不由心中一动！

他觉得此人好面熟，只是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是谁来了。当下点了点头道：“阁下是谁？恕我眼生！”

老人呵呵一笑，手捋长须道：“无名野老，自是不在边大侠眼中，只是我们曾有一面之缘，阁下莫非忘了？”

边瘦桐冷冷地道：“我实在记不得了！阁下请说明！”

老人点了点头，嘻嘻笑道：“这就难怪了，九头金狮车教主，那么大的威名，尚且不在你的眼中，更何况我呢！”说着又自宏声大笑起来。

边瘦桐听对方出言不逊，又不说出他是谁来，不禁有些动怒。当时冷哼了一声道：“我来此会的是车氏兄妹，与局外人无涉，再见！”说着抱了一下拳，大步而前！

老人发出了一声怪笑道：“大侠留步！”

边瘦桐猛然转过身来，冷笑道：“我已说过，此事与局外人无关，阁下何必多事？”

老人呵呵笑道：“年轻人，你的火性太大了！”

边瘦桐忍着怒火，愤愤地道：“红衣狮门倚仗着人多势众，可是我并未把他们看在眼里，你一个局外人……”

才说到此，老人又怪笑了一声，接道：“这话说错了！”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怎么不对？你莫非是他车家的什么人不成？”

老人摇头冷笑道：“我虽非是车家人，却与车家有深厚之谊！”说到此，这老头儿腰杆儿一挺，目视前方，大有担当一切的姿态！

边瘦桐朗笑一声道：“这么说，你要如何？”

老人目光注视着他，狞笑道：“老实告诉你吧，老夫姓朱名白水，乃是车飞亮多年故交，那日寿宴之上，曾亲眼观赏过足下的暗器绝技——红线金丸！”他顿了一顿，接道：“确实惊人，只是手段过于毒辣！”

边瘦桐一听对方报名，才知此老竟是当今武当掌门人杖仙朱白水，不由有些微感意外！

朱白水说着话，一张瘦脸似为热血激动，涨得又红又紫，十分难看。他咳了一下，干笑了两声道：“所以，武林中一些朋友，颇不齿足下之所为！”

边瘦桐不禁怒道：“你们系局外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朱白水伸出一只手微微一按道：“慢！等我先说完好不好？”

边瘦桐冷下脸来。朱白水又道：“其实老夫并无意与足下为难，只要你不再来此生事。车飞亮已死，你莫非连他的一双儿女也不放过么？”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我倒是想放过他们，可是他们却放不过我！”

杖仙朱白水怔了一怔，沉下脸道：“这是什么话呢？”

边瘦桐淡然笑道：“这事情与你无关，你还是少管！”说着转身就走：

可是他才走出数步，忽觉得身后有鸣翅之声。边瘦桐猛地一个回身，却见朱白水仍然站在原地，只是手上多了一个白色的小葫芦！

这时，他嘻嘻笑道：“你应该知道天山的‘两尾毒蜂’，边大侠，我劝你还是不要造次才好！”

这句话不禁令边瘦桐吃了一惊，他抬起头向空中看了一眼，果然看见天上有一片金色的影子！在阳光之下，这片金色的影子，乃是由数十只毒蜂组成的。

天山的“双尾毒蜂”，边瘦桐是知道的。这种毒蜂生性凶残，最厉害的是，这种毒虫生就金身钢翅，兵刃水火都不易伤它。

这时他一听对方葫芦中飞出来的竟是这种东西，自不免吃了一惊。

杖仙朱白水看着他，微微笑道：“边大侠，你凡事要三思才好！”他手指着空中，咳了一声道：“只要我一声令下，足下只怕要体无完肤！这种毒虫奇毒，无药可救。边大侠，你是聪明人，何苦呢！”

边瘦桐闻言，不由怒火中烧，他冷笑了一声道：“朱老儿，你以为小小一群毒蜂，就能令我屈服不成？岂不是妄想？”

朱白水咳了一声：“我劝你还是不试的好！”

边瘦桐强自镇定地道：“你莫非就不怕他们误伤了你不成？”

朱白水怪笑了一声，道：“笑话？毒蜂乃我所养，怎会伤我？边瘦桐，听我劝说，你还是快快走吧，老夫也不愿意找你麻烦！”

才说到此，忽觉人影一闪，边瘦桐已来至眼前。

朱白水赶忙退后，口中大声道：“你当真要找死么？”

边瘦桐一掌劈去，朱白水急忙向右一闪。可是边瘦桐身子紧逼而上，骀二指向着他肋下点去！朱白水左手大袖一扫，直向边瘦桐双指上卷去。他同时口中大声叫着，发出一种奇怪腔调。

空中那群毒蜂，听到了这种声音，立时“嗡”的一声，向下俯冲了过来。

朱白水连忙向外一跳，大袖向着边瘦桐连连挥动。

众蜂一卷而下，振翅有声。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一掌向当空劈去。

谁知他的掌力甫一发出，那群怪蜂，竟然有所感觉似的，猛地一分，居然一只也没伤着。

朱白水见状，哈哈大笑道：“边瘦桐，你现在应该知道它们的厉害了！”

说话之间，那大群的毒蜂，又自空中一泻而下，直向边瘦桐身上卷来。

这时，边瘦桐却如同一阵风似的，直向着朱白水身上紧逼过去，他双掌一上一下，同时发出了两股掌力，向着朱白水上下空间猛劈了过去！

这位武当掌门人见状不由一愣，忖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明白，边瘦桐的掌力，为何不向着自己身上发，却向着上下两个方向打来？

一念未完，瘦桐已欺身而上。

朱白水原本不想同他过招，只是想用这些毒蜂镇服对方，这时见状，急忙向上一跃。

这下，他才知道不妙了。因为他身子只跃起尺许，就为一股内力硬逼了下来。

现在他才明白，边瘦桐发掌的原因，是想阻止自己闪躲。

朱白水不禁大怒，口中叱了声：“小辈！你意欲何为？”右掌向下一沉，用“柳叶穿眉”的招式，一掌向着边瘦桐胸前打来。

边瘦桐身子一转，不招不架，却把身子向着朱白水背后紧紧逼来。

这时，大片的毒蜂“嗡”的一声，一泻而下。

朱白水不由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现在和边瘦桐相隔得太近了，毒蜂这一扑下，自己难免受到误伤！

他知道这种毒蜂的厉害，一刺之下，不出七步，必定横尸就地！

这一惊，直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时他再顾不得去伤对方了。

只见他左手大袖猛然向空中一扬，右手葫芦也连连挥动，那群毒蜂盘旋了半天，才慢慢又飞了上去。

朱白水不禁又惊又怒，偏过身来，想以自己独门“黑尸掌”，给对方个厉害。可是他的手掌尚未抬起，对方已先行动。当时只觉眼前一花，边瘦桐已立在自己眼前。

朱白水未及发掌，已觉得自己手上的葫芦一紧，已被对方抢了过去！当时惊愤之下，怪啸了一声，双掌向外猛然一推，发出了大股的劲力。

边瘦桐随着他这股掌力，如同一股青烟似的飘了出去。他口中朗声笑道：“朱白水，你的毒蜂我领教过了！”说着左手一捏，已把葫芦盖子打开，葫芦内立刻飘出一股诱人欲醉的异香。

他知道这种异香，正是用来吸引这些毒蜂的。当时叱了一声，把手中葫芦，向天空中连连舞动。

说也奇怪，那当空的毒蜂，一闻见香味，立时飞成了一线，如同长鲸吸水般的，只一刹那，已全数投入葫芦之内。

一旁的朱白水，只恨得咬牙顿足，可是却不敢把身子逼近一步，生恐为毒蜂所伤！

边瘦桐收好了毒蜂，哈哈一笑，立即盖上了葫芦盖。

朱白水费尽了心血，才在人迹罕至的天山绝峰，收得了这为数不多的异虫，想不到却为对方举手之间夺去。这口气，他实在忍不下去。

当时怪吼了一声，道：“小辈，还我的葫芦来！”说着足下一点，已自腾身而上，双手一抖，用武当派的“阴插手”，直向着边瘦桐两肋之上，猛然插了下去！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朱老儿，你还多管闲事么？”说话之间，他显然也动了真怒，一提丹田内力，右掌向外一挥，施出了自己多年来苦练而成的“纯阳真气”。

掌风就像是一堵墙似的推了过去！

武当掌门人朱白水，一生浸淫于内家掌力、内力、潜力，在武林中人来说，也可算是拔尖儿的人物了。可是，他和少年奇人边瘦桐此时发出的掌力一接触，立时觉出自己不是对方的敌手，当时脸色一红，口中咳了一声，只觉得身上一热，禁不住“通通通”一连后退了几步。

他虽然没有坐下来，可已是精疲力尽了。

他一只手紧紧捂着前胸，白白的胡子簌簌直抖。

良久，他才喘过气来。

他用着十分气馁、沮丧的语调道：“多谢你这一掌盛情……我朱白水在你边瘦桐眼前认栽了！”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这是你自讨没趣，却是怪不得我。”说完，转身而去。

朱白水眸子怒凸如珠，见他走去，到底憋不住，“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 阁楼二指点红绿

红衣狮门震惊了！

身穿着红色衣服，绣有狮标的弟子，纷纷自四面八方跑了出来。

他们远远地看着这个年青人，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边瘦桐一直穿过了长廊，来到了第二进院中。这院子看来比先前那座院子更美，花圃里开着鲜花，四周有兀立的假山，有绿茵茵的草地，青葱葱的树林。正面有一座精致的阁楼，悬匾上写着：“养心楼”。

边瘦桐来到此，立住了脚步，心中想：不知这养心楼内住的是什么人？

他心中正在思索着应该如何对付。忽见“养心楼”正面的金漆门吱的一声推了开来，由楼门内飞出了一双少女。

两个少女从年岁上看起来，不过十六岁，一人穿红，一人穿绿，俱是怒容满面。

二女身形一落，同时发出一声娇叱。

其中那个穿绿的少女，用手一指边瘦桐道：“姓边的，我们认识你！算你厉害，你神气！只是这养心楼，乃是教主兄妹居住的地方，你怎能随便踏入，还不快快与我退出去！”

说完话，右手一抬，“呛”一声，撒出了一口青光闪闪的长剑，一双峨眉向两面一挑。

另一个穿红衣的少女也愤愤说道：“教主不在，你到底要找谁的麻烦？”

边瘦桐见这一双少女，虽然年岁轻轻，来势却凶，当时冷冷一笑道：“车卫藏头不出，你们当我不知么？”

红衣少女皱眉道：“胡说！我们骗你做什么？还不快出去！”说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上上下下在对方身上打转，前胸频频起伏，显得十分愤怒。

边瘦桐抬头看了看养心楼，见几扇窗前都垂着厚厚的窗帘，心里暗想：那车卫必定藏身在楼上，不敢见我。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就打进楼内，逼他出来，看他又待如何？

想到此，冷冷一笑道：“我不相信！”

绿衣少女道：“骗你做什么？你这人真是！”

红衣少女一抡剑道：“绿妹，跟他罗嗦什么，他真要上来，我们就对付他！”

边瘦桐朗笑道：“小小一座养心楼，还有这么多的规矩，就是天子的金銮宝殿，我若高兴还要走一走呢！”说着举步就向楼内走去。

二妹对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娇叱，一左一右，两口剑直向着边瘦桐身上刺了过去。

边瘦桐冷冷一笑，双袖霍然一分，只听得“呛啷啷”一声脆响，红绿二妹手上的长剑，竟双双飞了出去。

长笑声中，这位技惊群雄的少年奇人，已自踏步入楼。

迎面是一扇金色的屏风，边瘦桐故意弄些响声出来，右手向外一拂，“砰”的一声，那扇金漆捕木大屏风，竟被他劈空掌力击得直飞了出去，哗啦一声，在墙上撞了个粉碎。

他口中大声唤道：“车教主，边某请罪来了！避而不见，算得什么英雄好汉？”

说话之间，红绿二妹已自身后再次袭来。



这两个姑娘，乃是车氏兄妹守宅的贴身女婢，武功都甚为了得。

此刻见边瘦桐悍然入楼，二女不由大吃一惊！为忠于职守，二人竟自豁出了生命不顾，双双扑了过来。

绿姝在前，红姝在后，各自发出了一声娇叱，俱都施出了全力，用“进步随身掌”，直向边瘦桐背肋之间击去！

可是，边瘦桐岂会把她二人看在眼里？

绿姝双掌已堪堪挨着边瘦桐的衣服，忽见对方左肩一沉，当时只觉得边瘦桐伸手向自己肩上抓来，她慌忙向后一缩，却不知怎么像是被一种极强的内力吸住了自己。一任绿姝施出全身的劲挣扎，也未能挪动分毫。紧接着，边瘦桐衣袖在她肩上一扫，她顿时就不能移动了。

身后的红姝，见状大吃一惊，口中尖叫了一声，回身就跑。

可是没出两步，就已被边瘦桐追上。和绿姝的感觉一样，她只觉得腰眼上突地一麻，顿时也站住不动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接连点了二女身上的穴道，犹自余勇可贾，他注视了一下眼前这间豪华奢侈的大厅，见客厅两侧各有一个洞门，通于内室，便大步进入了洞门。

这时，一个老妈子抖颤颤地自楼上下来，见状“哎哟”一声，转身就跑。

边瘦桐足下一点，已来在这老妈子身后。

他口中叱了声：“站住！”

那老妈子吓得“啊唷”一声，一屁股就坐在了楼梯之上！

她手上端着一个药罐子，手一抖，药罐子“叭”地落在地下，黑色的药汁淌了一地。

边瘦桐见她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寻常老妇，心倒硬不起来了。

他镇定了一下，道：“你不要怕，我只问你，车卫是不是在楼上？”

老妈子全身抖成了一团，嘴里嗫嚅地道：“没……有……有……”

边瘦桐不由皱了一下眉道：“这药是给谁吃的？”说着手指地上的药罐。

那老妈子立刻翻身跪下，叩头如捣蒜，嘴里也不知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

边瘦桐气得跺了一下脚，道：“你走开，我不会打你的！”

老妈子忙自闪向一边，边瘦桐点足由她头顶上掠了过去！

在他意料之中，铁麒麟车卫必定藏在楼上。

所以他身子一扑上楼，口中就厉声叱道：“车卫，你可以出来了！”

话声一落，就见门帘一揭，又出来一个头上系着黑带子的老婆婆。

这老婆婆花白的头发，手上持着一支黑漆的拐杖！

她用手中拐杖一指边瘦桐道：“你就是那个姓边的小子么？”

边瘦桐忍怒道：“你是谁？”

老婆婆冷笑道：“小车教主是我的干儿，我是他的乳娘，你要找他麻烦，就等于找我麻烦！”

边瘦桐想不到，会一个车卫，竟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当时怒声道：“你要干什么？”

黑衣老太婆嘿嘿一笑，露出漆黑的牙床。她摆了一下手上黑杖道：“问这么多做什么？看杖！”言罢脚下一跨，搂头一杖，直向着边瘦桐头上打来！

边瘦桐急忙向左一闪，老太婆的黑杖跟着向左打来！

边瘦桐向右一偏，老太婆的黑杖跟着又向右边打来！

杖上的风力又猛又疾，如被她一杖扫上，少说也要骨断筋折。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禁为这老太婆引得火起！

这时，她的黑杖自上而下猛劈而下，边瘦桐再也不躲让了。只见他右手向外一吐，呈“八”字形张开了虎口，正好握住了对方的杖杆。

那老太婆口中“哦”了一声，用力地向回夺杖。

可是边瘦桐抓得是那么的紧，一任对方使出了全力，却不能把这支拐杖夺出手来。

老太婆口中骂道：“小子，你真不放？”说着身子突地腾了起来，竟以一双小脚，去踢对方的双目。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用力一拧那支拐杖，喝了一声：“还不放手？”

老太婆是再也抓不住了。一时之间，虎口破裂，鲜血淌得满手都是，她本人也因为边瘦桐这种神力，无法固定自己的身子，“噗通”一声摔在了一边。

边瘦桐足下一点，已飞临她的背后。他一举手上铁杖，就要向她背上穴道点去。正当这时，他忽然听到了一声轻叹，道：“边瘦桐，你的威风也抖够了……”

那声音显然是一个女子，而且就在身后。

边瘦桐一怔，“唰”地回过身来，不由吃了一惊！

眼前是个身着雪白衣裙的少女，满头青丝就像流云似的披在背后。那苍白的脸上，竟没有一丝血色，可是她的美，却是世上罕见的！

边瘦桐一眼看去，只觉对方很是面熟，定睛一看，才认出了她是谁。当时不由怔了一下，讷讷地道：“哦！原来是你……车钗！”

车钗手扶门框，身子似乎很弱，好像在病中的样子。

她喘着气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能看我的面子饶了她么？”

边瘦桐不知怎么，一见是她，一腔怒火竟然发不出来了。

他立刻想到，那夜在长江之上，这姑娘暗中释放自己的经过，虽然后来自己终未能逃脱南海双鸥的手掌，但是她无疑是自己的恩人。

这时候面对着她，边瘦桐不禁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他退后了一步，苦笑道：“姑娘既如此说，我饶她就是。”

那老太婆从地上一滚而起。车钗叹道：“奶妈，你下去吧！”

不想这老太婆嘴一咧，冷笑道：“小姐，你莫非忘了你哥哥交待的话么？他是咱们的大仇人，你却对他这么客气！”

车钗不由秀眉一挑，不悦地道：“这是我们家的事，你少管，叫你下去你就下去！”

老太婆又撇了一下嘴道：“我自然是外人啦！可是你也不要忘了老太爷是怎么死的？他是来杀你哥哥的！”

车钗气得身子直抖，道：“混账，你说些……什么？还不滚下去！”

老太婆这才抬起拐杖，讷讷地道：“下去就下去，可是小姐你不要忘了，是教主命令我照顾你的……哼，哼！”说着颤抖着身子，向楼下走去。

车钗气得嘴唇发白，愤愤地道：“他……他凭什么管我？我爱怎么就怎么，谁也管不着……”说到竟自流下了眼泪。

边瘦桐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是局外人，不便插嘴。

老太婆下楼之后，车钗才破涕为笑道：“她是我哥哥的奶妈，自幼跟着我们，把她宠坏了，你不要见怪！”

边瘦桐想不到，对方竟会对自己如此和善，一时不禁俊脸通红。他苦笑

道：“我来此是找令兄的，却不想外面人不叫我进来，因此才……”说着他顿了顿，见对方一双脉脉含情、似幽似怨的眸子，正注视在自己身上，不由脸色红了一下道：“他们说令兄不在……可是我想他必定在楼上，却未料到姑娘你竟在病中……”

车钗一双眸子，眨也不眨地看着他，道：“我哥哥真的不在，他上南方去了！”

边瘦桐不由一怔，垂下头来，叹了一口气道：“姑娘既也如此说，肯定不是会错了，那我告辞了！”说着抱了一下拳，转身就走。

女飞卫车钗赶上一步，道：“边瘦桐……”

边瘦桐回身苦笑道：“姑娘还有何事？”

车钗上下看着他，苍白的脸上，现出了微微的红色，道：“你的伤全好了么？”

边瘦桐不由心头一热，慨然道：“谢谢姑娘挂怀，我的伤已经痊愈！”

车钗面上微微现出了一丝喜色。她点了点头，道：“你去吧！要防备一个人，他是武当派的朱师伯，现正在这里，他的双尾毒蜂，你可要小心！”

边瘦桐不由冷笑了一声，道：“这人我已会过了，他的双尾毒蜂，现就在我身上！”

车钗双瞳一亮，轻叹了一口气道：“如此说来，我们两边的仇恨就更大了！”

边瘦桐慨然道：“姑娘对我有解救之恩，我边瘦桐感激在心，怎敢以仇恨二字加在姑娘身上？”

车钗闻言，竟禁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的粉面上挂着两行晶泪，道：“有什么用？我再怎么也是车家的人，你如果矢志要同我哥哥为敌，我也不能谅解你！”

边瘦桐一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道：“是令兄与我为敌，并非是我与令兄为敌！”

车钗看着他，慢慢地道：“我哥哥是为父报仇，你呢？”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你父亲杀了我父亲，我也是替父报仇，说起来罪魁祸首是你们车家……”

车钗叹了一口气，道：“既然如此，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哥哥乃一派掌门人，这种大仇岂有不报之理？”

边瘦桐苦笑了一下，道：“所以，今天我送上门来了！”说着他走上了一步，慷慨地道：“姑娘也可以动手，如果姑娘下手，我倒甘心情愿死在你的剑下。如此一来，这笔仇恨，倒也可以了啦！”

他不知怎么，竟说出了这样的话。

女飞卫车钗不由面色一变。她慢慢地垂下了头，伤心地道：“你知道我是不会的……边瘦桐，你可知道我为了你，吃了多少苦头吗？”

边瘦桐一怔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车钗抬起头来轻叹了一口气道：“自从那夜，我在长江上放你们逃走后，我哥哥就对我另眼看待，现在我连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边瘦桐一惊，道：“有……这种事？”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我中了哥哥的掌力，伤了心肺……现在还没有好。这都怪我不好，说起来我是不该救你们的，没有人能谅解我……”

边瘦桐蓦然一惊，这才知道，这位车姑娘的病，竟是因为自己而起。他内心立刻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内疚与同情，当时双手紧紧地握着，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

良久，女飞卫车钗才抬头道：“我只是关心你，现在你没有事，我也就……”说到此，顿时脸色通红，竟自接不下去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一时低下了头。

那么大的英雄，那么高的本事，那么铁石的心肠……可是这一刹那，竟自感到显然的动摇。不知怎么，他只觉得一双眸子变得湿润，鼻子有些发酸。

可是他那倔强的嘴，自懂事以来，还从来没有和女人说过含有“热情”的话。

他多么想说几句能够安慰车钗的话，可是竟是那么的难以启齿。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车钗见他如此，显得很不好意思地微微笑了笑，道：“你怎么……啦？”

边瘦桐这才忽然警觉，他嗫嚅地道：“姑娘对我的深恩，我不会忘记！”

车钗似乎双目一亮，却又微微眯起了眸子道：“那有什么用？你仍然还是要和我哥哥为敌的！”

边瘦桐咬了一下牙，道：“他对亲生的妹妹，尚且如此无情，你又何必……”

车钗摇头冷笑道：“他是一个男人，不像我们女孩子那么容易宽恕一个人……”

边瘦桐不由一惊，道：“这么说，姑娘你已经宽恕我了？”

车钗一笑，道：“我早就……”说到此，又苦笑了一下，道：“可是我们……唉！你就不能宽恕我哥哥么？”

边瘦桐不由大大地为难了。

铁麒麟车卫害得他好惨！害得他半身麻痹达数月之久，害得他赤城岛上险些丧命！

可是现在，车钗竟为她哥哥求情……边瘦桐可以拒绝一万个人而不为难，却无法拒绝这个善良的姑娘。他紧紧地皱着两道剑眉不语。沉默良久，他终于慨然地点了点头道：“好，我宽恕他！”说完重重地击了一下拳，道：“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和他为敌，这一切不为了别的，只为了你！”

他说这几句话时，并不像别人那样充满感情，而是显得那么冷漠，然而却深深地感动了车钗姑娘！

她忍不住淌下了两行热泪。

边瘦桐抬头看了她一眼，爽朗一笑道：“不是姑娘提醒我，我……我几乎一错再错，其实所谓的冤仇，是可以解得开的……”他抱了一下拳道：“姑娘多保重，我走了！”

车钗侧耳听了一下，面色微惊，道：“我送你出去，你等一下！”说着转身入室。

边瘦桐心中不由有些奇怪，忙道：“姑娘尚在病中，不宜多劳动，我自己走了！”

说着转身要去，这时车钗却已走了出来。

她只是多加了一袭披风，稍稍地理了一下云鬓，然而却显得容光焕发。

这时她秀眉微蹙，道：“楼外一定有人不服，为了避免他们生事，还是让我送你一下吧！”

边瘦桐不禁剑眉一扬，可是他忽然想到了方才对车钗的承诺，这满腔锐气顿时又消下去了。

车钗虽是身子不方便，仍然勉强地扶着梯栏向楼下走去。

边瘦桐随在她身后走下去，果然听见楼下人声鼎沸，其中声音最高的，就是那个持黑杖的老太婆，她大声地叫道：“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叫他跑了，只要他一下来，我们就从四面包围他！”

有一个粗嗓门的人大声嚷道：“这小子本事太高，咱们怎么进身呀？”

那老太婆恶狠狠地道：“用箭射！”

说话之时，车钗同着边瘦桐，已经走下楼来！

只见客厅里外，全站满了人，都是本门的弟子，全穿着红色衣服，上面绣有金色的狮标。

边瘦桐一出现，厅内外立刻爆发起叫骂的声音：

“打！打！”

“揍这小子！”

“把他拉下来打死！”

尤其是那个老太婆，用黑杖指着边瘦桐，大声嚷道：“大家围住他，千万可别叫他跑了！”

混乱中，已有几支弩箭，直向这边射来，都被边瘦桐用手拨在了一边！

他面上带着一丝冷笑，很是不屑一顾的样子。

女飞卫车钗见状大声道：“奶妈！你这是干什么？”

那老婆子敲着她的黑杖道：“小姐，你是爱上了这小子吧！要不然，怎么会反过来帮着他呢？他打伤打死了咱们多少人，小姐你知不知道？”

车钗气得叱道：“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少说话，我还没有死呢！”

老太婆这才不出声了，但仍不时地冷笑着，斜眼看着边瘦桐，像要把对方生吞活剥了似的。

车钗大声向众人道：“各位弟兄，这事情我已经解决了……你们还是回原处去吧！”说着回头看了边瘦桐一眼，又继续道：“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与我们为敌了，你们要是再闹，他打伤了你们，可就怪不得我了！”

老奶妈却在一边咕囔道：“我们不怕死……”

她话没说完，忽见人影一闪，边瘦桐已落在了她的面前，直吓得她打了个哆嗦，当时用手指了一下众人道：“我是说他们不怕死！”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你要是再妖言惑众，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老奶妈吓得直点头，看着车钗道：“好小姐，我跟了你们一辈子，现在你却帮着外人来欺侮我，等你哥哥回来，我们要评一评理……”

边瘦桐恨她碎嘴，当时一探手，奶妈打了一个寒战，立时就不能动了。

厅内众人见他如此，谁还再敢多事？一听车钗吩咐回去，当时就纷纷散开了。

大厅内，只剩下红绿二婢，仍然立在原处不动。

车钗面色一惊，问边瘦桐道：“是你给她们点的穴？”

边瘦桐也觉得不大好意思，走过去在二婢身上各击了一掌，解开了穴道。

二婢站立过久，突然放松，不由自主跌坐在地。

边瘦桐看她二人一眼道：“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说着回身对车钗感激地抱拳一笑，道：“有劳姑娘，我走了！”

车钗指了指那奶妈一下，道：“还有她呢！”

边瘦桐走过去，啪地拍了一掌，那婆子口中“哇”地一声，吐出一口粘痰，顿时就好了。

他径自向厅外行去。

车钗不知怎地，禁不住一阵伤心，热泪簌簌地落了下来。她轻轻地唤道：“绿妹，扶我上楼去！”

## 江边较技赌输赢

红线金丸边瘦桐一路走出了这红衣狮门，整个的庄院里，处处有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

这个年轻人，单身来到，不过刹那之间，已大显了威风，就连“红衣四友”、“杖仙朱白水”、“红绿二妹”等人都未能拦住他。现在他出来了，更没有一人敢去拦阻他。

边瘦桐出了海天别墅的大门，一直来到巫山脚下。在江边的红衣弟子，一个个怒容满面地望着他，却又无可奈何。

边瘦桐向一只小船招手道：“用你的船，送我一程！”

那小船上的红衣弟子慑于他的威势，怎敢不遵？遂即把小船划了过来！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

就在边瘦桐刚刚纵身上船，就听得江面上传来三声铜锣的响声，有人高声叫道：“教主返驾！”

岸上的红衣弟子闻讯，不禁雷鸣似的大声欢呼起来，胆子顿时又大了。

于是纷纷嚷道：“把那姓边的小子留下来！”“不要开船！”

那只小船本是迫于边瘦桐的威势，这时一听教主返回，那划船弟子自然不再听命，立刻纵身跃入江中！

红线金丸边瘦桐倒是没有想到，铁麒麟车卫竟会在这个时候返回来，这的确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当时却也不甘示弱，冷冷一笑，目视前方，身形昂然不动！

一艘金漆大船，由山岩后一闪而出。

船身两侧，各漆着一双狮标，衬以四幅红色的大帆，果然气势非凡！

大船上供有香坛，两侧数十名弟子整齐地排列着，那位年轻的掌门人铁麒麟车卫，正正地立在船首。

在他身侧，还有一僧一道两个老人。

那和尚身披大红袈裟，颈前悬有念珠，秃头白眉，貌颇清癯。

那道人，头挽高脚道髻，着绛色道袍，腰系着杏黄色的一条丝绦，瘦高的身材，发眉皆是斑白颜色。

这两个人，都和红衣狮门的前教主九头金狮车飞亮有着极深的交谊，很可能是车卫专程请他们来的。

大船破着浪花，在浅滩上抢滩而上，搁浅在沙岸之上，海天别墅内云板之声频频噪耳。

身着金、红二色的弟子，就像流水一样，由大门之内纷纷跑出来。

打上跳板之后，首先下来的，是那个和尚，其次是道人，最后才是车卫本人！

这位年轻掌门人，显然还没有看见立在江边小船上的边瘦桐。他面上带着微愠之色，冷冷地道：“本门四位师兄，怎么不见出迎？涵一、天池二位师伯驾临，岂不失礼？”

那道人呵呵笑道：“车教主不必多礼，贫道等已是常客了！”

那和尚不知怎地眼光一扫，不由大吃了一惊！只见他双手合十，微微弯身道：“老衲竟不知红线金丸边大侠大驾光临，真正是失敬了！”

边瘦桐在船上抱了一下拳道：“不敢！”

铁麒麟车卫闻言不由身子一抖，转身向着边瘦桐看了一眼，面露杀机地

道：“踏破铁鞋无觅处，想不到边大侠飞蛾投火，主动投到我红衣狮门来了！来人！把船扣下！”

红衣弟子已见识了边瘦桐的厉害，面面相觑，无人敢上前扣船。

天池上人冷哼一声，顺手从岸边抄起一把断篙，腾身向着边瘦桐的小船上纵去！双足方一落地，左掌一推，右手中断篙一举，直向着边瘦桐脑门之上打去！

边瘦桐哼了一声，脚下一滑，已闪了开去。天池上人用力过猛，一篙打空，身子禁不住向前一踉，差一点栽入水中！

这老儿到底是一派之宗，身手果然不凡。只见他身子霍地向后一拧，白须飘然，小船疾动之中，他竟把身子转了回来。随着一声怪笑，他把掌中篙，突地向外一吐，直向边瘦桐心窝猛点而来！

这时，四周喊杀之声，直冲霄汉，俱都在为天池上人助威！

边瘦桐自忖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倒也不急不躁，他身子倏地腾起，落在了天池上人身后。

天池上人一个倒翻之势，掌中篙向外一逼！同时他那只空出来的左手，霍地向外一封。

他是存心要把边瘦桐逼下水去，好显一显自己的威风，这一招，他是十拿九稳的！

可是招式施出去，边瘦桐不退反进。只见他左掌向外一分，一把抓在了对方那支断篙之上，向后一带！

天池上人在小舟之上，可不敢施出“千斤坠”的重手法，当时不由得又向前一踉，吓得他左掌猛地一收！

边瘦桐一声浅笑，身子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只一闪，又到了天池上人身后！

这么一来，反倒是天池上人靠着水边了。

边瘦桐断篙向外一挥，叱了声：“去！”

危急间，天池上人向外一格。

两支断篙甫一接触，发出了“喀喳”一声，全都裂了开来。

边瘦桐一声朗笑，随手丢掉了手上的破竹。只见他双手向外一翻，施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内力，天池上人竟被他这种真力逼得再也挺立不住了！他向后猛地一翻，借势跃到了另一只小船之上！

边瘦桐大笑了一声，反手自一边抢过了一根长篙，说道：“天池道长，后会有期！”长篙一点，这只船“哧”的向前窜去！

就在这时，他耳中忽然听到了一阵暗器破空之声。

边瘦桐倏地一个转身，就见眼前飞来了三粒耀眼的菩提子。

这三粒菩提子是呈一条直线状打来的，一闪而至！

边瘦桐面若秋霜，把手中的长篙立起来，向外一封。三粒菩提子，全都陷在了竹篙之内！

发暗器的，竟是那个仁立在远处岸边的老和尚涵一大师。他此刻远远地双手合十道：“边施主，老衲失礼了！”

边瘦桐见这位得道的少林高僧，居然也对自己下手刁难，不禁一时气愤填膺，他朗笑一声道：“大和尚，你也要卷入这场是非不成？”

涵一大师躬身道：“和尚只问是非，却不卷入是非！”

边瘦桐正自冷笑，忽觉得船尾向下一沉。他立刻知道，又有人登上自己



这条小船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已忍耐到了最后地步，他决心要下手认真对付了。想着，足尖一拧，已把身子转了回来。

眼前仍然是那个武当道长——天池上人。

这个老道，显然是恼羞成怒，只见他手上持着一口鱼鳞短剑，微一抖动，发出一片叮铃之声，光华闪烁，耀目难睁！他咬牙冷笑道：“姓边的，你老老实实地呆下来吧！”短剑向外一挥，“嚓”一声，已把边瘦桐手中的长篙一斩为二！接着，这道人一声狂笑，短剑一举，一式“举火烧天”，身子像“蜻蜓点水”一般，仅靠一只足尖立在船板之上！

边瘦桐双手分持两截断篙，向外一推，分上下两处，直向道人上下打去！却见天池上人，就像灯草人一般的滴滴溜溜转了一个圈儿。

边瘦桐双棒落空，立刻认出了道人这种身法，正是武当一绝的所谓“灯心剑法”，不由吃了一惊！面临大敌，怎能大意？

他把手上两截断篙向水中一抛，右手一抬，“呛啷”一声，已把得自“赤城岛”的那口宝剑撤了出来。

天池上人阴森森一笑！只见他足下左摇右晃，全身的重心，似乎只靠着一只足尖支持，就像个不倒翁似的！

可是他的身子，却是越来越接近！

猛听得“呛啷”一声！二人兵刃一触即分，边瘦桐落向船尾，天池上人依然单足而立，摇晃不止。

边瘦桐冷冷一笑，他双手平举宝剑，目光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对方，这是一手“剑正王合”！

这位少年奇侠，要以坚忍的定力，来破解对方的“灯心剑法”！

天池上人身形仍是不停地摇着，他手上的剑更是吞吐不定！

看起来，你似乎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可是每一次，都可能化虚为实。突然，又是“叮叮”两声极小的声音。两口剑，只是剑尖互触，又都收了回来。

如此相持了足足有半盏茶之久。

四周的人，都明显地现出了不耐之色，喧哗不已。红衣狮门的新教主车卫也频频皱眉。他转过脸，对着身边的涵一大师道：“大师看得出他们的胜负么？”

涵一大师双手合十道：“人声喧哗，只怕上人的灯心剑未能臻功！”

车卫一惊，立刻摆手朗声道：“大家肃静，不许出声！”

这时，天池上人显然已不能再等下去了！

对方以静制动，相持愈久，自己在内力上也就愈吃亏，再者，四周的人声，令他心脉动荡，冷汗浹背。

其实他却没有想到，这种喧哗声，固然对他不利，对边瘦桐也是不利。因为边瘦桐所用心法，也是在一个“静”字上，人声越吵，他也就愈难见功！他能勉强地定下心来，剑尖六指，目视八方，确是难乎其难。

这时人声忽停，边瘦桐就像忽然吃下了一枚定心丸，顿觉得眼前一亮！

天池上人，竟也在此时发动进攻了！只见他身子蓦地向上一窜，足足腾起来了四五丈之高，然后如同一条线一般的忽然直落下来，掌中剑指西，其实却挑向了东！

剑光有如一条闹空的银蛇一般，银光一闪，刃口已逼在了边瘦桐左耳之

上！

天地上人一声冷叱道：“着！”剑身霍地一翻！边瘦桐可就被罩在他的剑势之下了！

在场之人，不由得全都脱口叫起好来，声若雷鸣一般！在他们的想像之中，边瘦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招架了！

就连铁麒麟车卫也是面色一喜。可是，他身边的那位少林高僧涵一大师，看到此，却用力地一跺脚道：“坏了！”只见他大袖一拂，如同一片雪花似的蓦地腾了起来，向着江心那叶扁舟之上落去。

可是他仍然是慢了一步。

人们几乎看花了眼睛，不知天池上人是怎么下水的，他们更没有弄清楚，这个年轻的边瘦桐，是如何抓住上人一条胳膊的！他们所望见的，只是边瘦桐轻轻地一推那个老道，口中发出一声冷笑道：“去！”那留有白胡子的老道人，口中“唉唷”了一声，便身如元宝似的，“咕噜”一下，就下水了。

边瘦桐的宝剑，不忍心去伤害这么一个老人！剑光闪处，对方那雪白的胡子，簌簌地落了一船，风把它们卷在了空中，就像银色的丝线一样。

天池上人用力地一踹水，双手借力一按，硬硬地又把身子拔了起来，落在了另一只船上，但全身上下已水淋淋的，就像是一只落水的公鸡！

他呆呆地望着对方，一张脸几乎成了铁青的颜色，全身更是抖动得厉害！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上人，我们的梁子是结定了！”

天池上人颤抖着道：“这一笔仇，我一定要报的！”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什么时候碰见了，什么时候再说吧！”

天池上人用力地握着剑，作势欲上，可是只咬了一下牙，却又忍住了。

这时候，四下呐喊的声音更大了！

铁麒麟车卫跳上了一只快船，怒冲冲地道：“载我过去！”

他浓眉斜飞，虎目圆睁，厉声道：“边瘦桐，你休要猖狂，待我来会你！”

边瘦桐翻目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车教主，你我之间恩怨已了，我不和你打！”

车卫一怔，道：“你说些什么？”

边瘦桐冷笑道：“你是一教之主，行为不可如此冒失！”

这时快船已接近了他的船，车卫冷笑道：“你伤我门中多人，更伤了武当前辈，如此猖狂，本掌门岂能不会你？”说着就要纵身过来。

边瘦桐一挫身子，足下小船窜出了丈许之外。

他朗笑道：“车卫，不可逼人太甚！”

车卫不由双眉一皱，心中大是惊异！

他暗忖着，凭他边瘦桐那么一身超凡功夫，就连自己父亲及武当前辈尚且不是敌手，莫非他真的就会怕了我不成？如果不是怕，他又怎会躲着我呢？想到此，狂笑了一声道：“姓边的，你来到我这巫山脚下，不是来会我姓车的，又欲何为？”

边瘦桐不由愕了一下。他脸色微微红了一下，正欲发作。可是转念一想，自己生平言出必行，方才既已亲口允诺了车钺，怎能一出门就变卦呢？当即摇头冷笑道：“看来，你枉为一教之主，竟不如今妹知事达理，真正令人可笑！”

铁麒麟车卫一听，不由呆了一呆。

他立刻明白了。知道边瘦桐不再与自己决斗，必定是在会见了车钺之后，

才有所转变的！当时不禁心中怒火大盛，对车钗也更加恨怒不已！不过他却不便说出来，当下鼻中哼了一声，道：“边瘦桐，你少装正人君子，你想惹了祸就一走了之，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说着足尖一点船板，身子“嗖”一声纵了过去！

可是边瘦桐的身子，却也和他一样，同时纵了起来。

两人换了一下位置，同时又落了下来。

边瘦桐落身在车卫所乘的船上，而车卫却落身在边瘦桐的船上！

边瘦桐身子一落，船上那名撑篙的红衣弟子，忽地一声怒叱，手上的竹篙向他霍地一扎。

边瘦桐只一伸手，已抓着了對方的长篙，冷笑道：“去！”只见他一振腕子，已把那名红衣弟子甩上了半天，“噗通”一声，落入水中！

铁麒麟车卫扑了一个空之后，心中大怒。他转过身来破口大骂道：“混账东西，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逃得了么？”

边瘦桐竹篙向前一点，已把挡在前方的一只小船，点到了一边。他厉声道：“你们如不让路，我可就手下无情了！”

忽然，他耳中听到一阵弓弦之声，四面八方飞来了十几支弩箭！

边瘦桐朗笑道：“无耻的匹夫！”他手上的长剑，只是左右那么一挥，已把这些弩箭磕飞到了一边！

这时铁麒麟车卫又跃上了一条船，喝令道：“追上去！”

无奈，边瘦桐的船就像是一条闹海的游龙，左冲右闯！看谁敢阻拦？

凡是拦在他前面的船，无不为他长篙点得翻的翻、摇的摇，乱成了一片！

边瘦桐长篙在手，如虎添翼，眼看着他就要杀出重围，溜之夭夭了。

就在这时，迎面忽地横过来一条小船，一声佛号唱道：“无量佛——”

边瘦桐抬头一看，只见那位少林寺高僧涵一大师，迎面立在一只小舟之上！

他身上那袈裟，被江风吹得簌簌直飘，衬以慈眉善目，确实气度不凡。

他双手合十道：“善哉！善哉！边施主请留云步，老袖尚有话说！”

边瘦桐一篙定舟，寒下脸来道：“大师父，你是佛门的高僧，莫非也助纣为虐不成？”

涵一大师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这话就错了！”

边瘦桐怒声道：“何错之有？”

涵一大师眯起一双细目，含着笑道：“昔日施主，以红线金丸击毙老衲故友车前教主，老僧也曾在座，事关你两家怨仇，老僧自不便置喙，可是今日施主的行为，就大大的欠考虑了！”

边瘦桐冷笑道：“大师父此话怎说？”

老和尚冷冷一笑，一刹时面若寒霜！他哼了一声道：“车飞亮已死在你手中，仇恨已了，施主你就不该再来此地，伤人无数，二次种下仇因！”他一只手摸着胸前的念珠，冷冷笑了一声，接道：“施主，你也太欺人了！”

他愤愤地接下去道：“老衲虽说是佛门中人，却也见不得施主如此欺人，故此要来论一个公道！”

边瘦桐冷哼一声，道：“大和尚，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目光炯炯地道：“你莫非以为我是无故上门寻衅不成？”

涵一大师一怔道：“你莫非还有其他缘故不成？”

边瘦桐朗笑道：“这就是了！你们这些打抱不平的，也不把事情弄清楚，

就强自出头，自以是侠义精神，其实适得其反，岂不可笑？”

涵一大师怒声道：“老衲只看见你上门寻衅伤人，却未见红衣弟子有什么过错！”

红线金丸边瘦桐哈哈一笑道：“所以我说你和尚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了！”

涵一大师气得发抖道：“老衲是年尊辈长之人，边施主你口下要多包涵一些！”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道：“好一个年高辈长的高僧！”

边瘦桐笑声一敛，面色一沉道：“我这条命，能活到今日，不能不说是万幸，然而半年废体之仇，却不能不报！”

涵一大师越发不解了，他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哪一个又与施主你有废体之仇了？”

边瘦桐晒然笑道：“一言难尽，等一会儿你问一问车教主，他必定会告诉你的！”

涵一大师白眉一皱道：“既然如此，边施主更没有逃走的必要了，何妨随老衲入内礼待，如是车教主的错，老衲担保他会向你赔礼的！如何？”

边瘦桐冷冷笑道：“大师父，你又何必强人所难？请快快让开路来！”

涵一大师嘻嘻一笑道：“要想让路，却也不难，只要先败老衲于掌下，边施主，你自信有此能力么？”说着在十指指尖上嘘了一口气，低低地念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边瘦桐不由长叹了一声，道：“大师父一再逼迫，边某如不遵命，岂非失礼了，也好！”

涵一大师一听他说出“也好”两个字，不由精神一凛，足下退后了一步，一双细目倏地睁了开来！

边瘦桐冷笑道：“大师父请先不要着忙，我有一个条件要说出来！”

涵一大师哼道：“老衲洗耳恭听！”

边瘦桐冷冷地道：“我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不愿再作这些无味的逗留！”

涵一大师点了点头道：“有理！有理！”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既如此，我与大师父来一个口头上的约束可好？只不过先要问问大师父作得主不？”

涵一大师双手合十，稳若泰山地道：“车教主乃是老衲故旧之后，老衲托一个大，尚能作几分主，边施主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就是！”

边瘦桐冷笑道：“这样很好！我一向习惯与人打赌论输赢，今日就与大师父你也赌一阵输赢如何？”

涵一大师点头道：“正合老衲之意！”

边瘦桐朗笑道：“大师父你要是胜了我，边瘦桐倒剪双臂，任凭红衣狮门发落，死而无怨！”

涵一哼了一声道：“老衲如输了，施主你可任意离开，绝无一人阻拦！”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这不大公平吧！”

涵一大师冷笑道：“有何不公？”

边瘦桐又是一声朗笑道：“大和尚，莫非你真就以为只这几个人几条船，就能拦阻住我的去路吗？实在太可笑了！我如有心要走，大和尚，只怕你也拦不住的！”

涵一大师道：“那说出你的条件就是！”

边瘦桐微笑道：“此事纯系你涵一大师一人独断行为，倒也与红衣狮门中人无关……”

说到此他顿了顿，目闪寒光道：“因此，大和尚你如落败，我要你扯破僧衣，就地还俗，今生今世，不得再入佛门。大和尚，你可能答应么？”说罢，不禁冷冷地笑了几声。

涵一大师闻言之后，面色霍然一变，禁不住咬牙切齿，倒抽了一口冷气。

边瘦桐一笑道：“边某愿以生命相换，说起来大和尚你并不吃亏！”

涵一大师怪声笑道：“这条件太过分了，老袖不能接受！”

边瘦桐一笑道：“这么说，大师你原来也是没有自信的把握，既然如此，又何必强自出头呢？”

涵一大师一张老脸顿时红了。他赫赫一笑道：“老袖如落败于你，甘愿退出巫山，至少林面壁十年，从此隐迹江湖，如何？”

边瘦桐朗笑道：“堂堂高僧，讨价不还，未免太不干脆了！”

涵一大师咬牙冷笑道：“老衲如获胜，边施主你命休矣！”

边瘦桐一笑道：“任凭发落，绝无怨言！大和尚，你可是答应了？”

涵一大师实在硬不下这个心。

因为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他怎能背弃佛门，而就此还俗呢！对一个佛家弟子来说，这实在是一件“罪孽”，不赦的罪孽！更何况他是一个有道高僧。

涵一大师苦笑着，又摇了摇头。

可是，他却看见，四周围数百双眼睛，全都注定在他一人身上！就连车卫，也以一种期待的目光望着他！

涵一大师迟迟不答，实在已够丢人的了。

他忽然把牙一咬，怪声哼道：“好！老袖依了你就是！”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大师父，你是佛门高僧，当不会言出不行吧！”

涵一大师面色发紫，哼道：“老初数十年领导南少林，岂能言而无信？你只问你自已是不是能做到就行了！”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好！我们一言为定！”

涵一大师双手合十，足下一顿，如同一片白云似的，已纵身上岸。他回过身来，怒声道：“边施主，你来！”

边瘦桐摇头叹息了一声，身形跟着纵起，落到岸边。

这时所有的人，已都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了。见二人一上岸，大家一齐围了上来。

铁麒麟车卫也上了岸，他对涵一大师道：“大师偏劳了，对于此人，千万不要留情！”

涵一大师冷冷一笑道：“车教主你放心，老衲当还不致败在他手下！”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双肥大的袖子卷起来，露出两个光光的手腕。

边瘦桐这时也只有和他一决胜负了。

对于这个南少林的高僧，他是久仰得很！他久闻这个老和尚，一身内外功夫，确实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少林长拳”和一杆方便铲，数十年来，几乎没遇到过敌手。

而如今，自己要去对付这样一个成名的高僧，实在很难说胜负属谁！

乘着老和尚和车卫说话的功夫，边瘦桐默默地吸了一口真气，气贯全身，一时百脉畅通，精神倍增。

他抱了一下拳，道：“边瘦桐一介后生小辈，今日自不量力，要向大和尚请教几手高招，请赐招！”

说话之时，身形纹丝不动。一双眸子，更是紧紧地盯视着对方，目不旁视。

涵一大师一打量边瘦桐这种气度，内心也不禁吃了一惊！

大凡一个人，内心的虚弱和恐惧，无不现于双目。所谓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令人一望而知。

而此刻，在这个年轻人的目光之中，涵一大师却找不出一丝畏惧的神态，而是无比坚毅和自信！

他陡然忆起，那一日，这个年轻人，也是这么单枪匹马而来，瞬间结果了九头金狮车飞亮的性命。

如今，虽说是比较输赢。可是涵一大师一身的荣辱，可以说全都系在这一阵胜负之上了！

想到此，这位有道高僧，面颊之上禁不住冒出了涔涔冷汗。

他鼻中哼了一声，道：“边施主，你手下不必留情，老衲今日要向你这成名的大侠客请教！”

说到此，他云履微微抬起，双手向外一张，倏地双掌一合，发出了“波”的一声。

他口中低叱了声：“请！”大袖一翻，一双巨掌如同两张棋盘，直向着边瘦桐两肩抓来！

边瘦桐冷笑道：“好厉害！”身子向下一矮，骀二指，隔空向着对方肋下点去！

涵一大师狂笑了一声。只见他肥大的身子，猛地向外一偏，右面的袖子，就像是一面极大的扇子，直向着瘦桐胸前扫来。

边瘦桐双足一拔，冲天而起。

大和尚的袖子，把地面上的沙粒卷了起来，就像云雾似的漫天飞扬！

四周的人，无不发出惊叹，纷纷让了开来！

就在黄沙旋空的当儿，二人身子同时向当中一凑。

大和尚右手五指，就像是五只短剑一般，霍地抖出，直向着边瘦桐小腹之下插去！而边瘦桐的右手，则以“朝阳式”翻手，斜着向和尚后肋之上击去！

看起来，也许并不为奇！可是两人心中都知道，决不能让对方的指尖沾上，即使是一指之力，也能使你当场丧命！

二人好像彼此商量好了一样，双掌同时击出，一着未能奏效，又同时撤了回来。

老和尚膝下一弯，一式“定海针”，单掌向上，直往边瘦桐小腹之上击去！

他五指之上，留有很长的指甲。

眼看着这长长的指甲尖儿，已经挨在了边瘦桐的身上，边瘦桐却仍然纹丝不动！

这种情形，涵一大师看在眼里，不禁一怔！他忽然想到，这可能是一招诱招，当时指尖猛地向后一撤，云鞋用力地一踹，整个身子忽然向后一仰。

那种姿式看起来就像是箭矢一样的快。

可是边瘦桐早已存心，要在这一式之下取胜对方！

这时见状，他忽然吐气开声，大叫一声：“嘿！”身子陡然向下一矮，双掌用“排山还掌”之势，猛然地向半空一推，施出了他的“六阴真功”！

庞大的掌力，就像是聚然刮来的一阵罡风，只听得“砰”的一声。涵一大师的身子虽是倒出如箭，可是仍未能完全逃开这阵罡风！

风力使得他那高大的身子，再也立足不稳！

涵一大师“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五六步，才算拿桩站定！

他的那张脸蓦地一红！

这种情形，以涵一大师的身分，就该认败服输，撕毁僧衣，永世不得为僧。

涵一大师不由呆了一下，长叹了一口气，正要说出服输的话，一旁的铁麒麟车卫却冷笑道：“这一阵不分胜负！大师，这是你的方便铲，接着！”

说着“哗啦”一声，丢了过来！

涵一大师一伸手，“呛”的一声抓住了铲柄。他不自然地仰天大笑了一声，大言不惭地道：“边施主，这一阵掌法老衲已经领教过了，确实高明之至……”

他向前走了一步，继续道：“诚如车教主所说，胜负不分，我们何妨再接着较量一阵兵刃，边施主，你以为如何？”

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他真没想到，这个老和尚居然会说出此言。当时冷冷一笑道：“大师父的拳脚，在下已领教过了，再比兵刃，无非是拖延时间，只怕也没什么好处！”

涵一大师双手合十道：“无量佛——善哉！善哉！”

那雪亮的方便铲，吊在他僧衣大袖之上。他忽然一抬腕子，“哗啷”一声，已抓住了这柄方便铲的铲柄。只见他白眉猛地向两边一分，道：“施主，你这些话，说得太好笑了，老衲一不带伤，二不着地，这胜负二字从何说起？自然再要比过才是，施主你要是怕，也就算了！”

边瘦桐不由暗笑了一声，心说好狡猾的和尚！当时面色一沉道：“大师既如此说，在下只好勉为其难地再接一接大师的方便铲了！”

说着他慢慢把宝剑撤出，冷笑道：“只是兵刃无眼，如此一来，你我之间，可就难免会有误作了！”

涵一大师以为，自己这柄方便铲还从未落败于人，这一阵也绝不会败在对方剑下。这时，他抖了一下方便铲，沉声道：“这自然是不在话下，边施主，时间不早了，快动手吧！”

四周的人，见二人要比的是兵刃，俱都自动地向后面撤退了几步。

边瘦桐剑尖一抖，亮出了一朵剑花。他身子向下一矮，这一次他要争取主动，不能再以逸待劳了。只见他左手剑诀向外一领，右手宝剑，划了一个半圆的弧线，发出了“啮哩”一声轻响。

这口剑于长虹之中，倏地爆出了一点星光。

随着边瘦桐揉进的身子，这一剑，直向着涵一大师的咽喉之上点了过去！

涵一大师口中念道：“罪过！”他的方便铲，忽地向上一崩，“哗啦”一响，直向着边瘦桐手中的宝剑上磕去！

边瘦桐一拧剑把，左手“顺水推舟”向外一封。

只听见“呛”的一声，这一掌正正地击在了方便铲的铲柄之上。

涵一大师口中“吭”了一声，方便铲弹起来，足足有五尺高下。若非老和尚有千斤的臂力，只这一掌，他的方便铲便要脱手了。

涵一大师口中大喝了一声：“好！”

只见他向下一拉铲柄，整个身子，如同风卷枯叶一般，“呼”的一个旋身，方便铲施了一招“拨风盘打”。

只见铲头上的银色刀子，在天上闪出了一道亮光，“哧”的一股猛劲，直向着边瘦桐当头盖顶猛然劈了下来！

这一招看起来，真是迅猛到了极点。

在场之人，无不为边瘦桐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边瘦桐早已成竹在胸。只见他口中“吭”的一声，左手向上一扬，他的掌沿，运足了功力，直向对方方便铲的铲柄之上，猛然封了过去！

涵一大师方才已经尝过他这一手的厉害，此时见状，不由内心一动！可是他再想变手，已不可能。急切之间，这老和尚往后一挫手腕子。铲头之上，发出了“当啷”的一声，雪亮的刀子，陡地向边瘦桐递出的手掌上劈了下来。

边瘦桐身子倏地一偏，仰脸上望。掌中剑自侧方猛然间抖了出去！

只听得“铮”一声，剑尖已贴在了那方便铲的铲柄上。

老和尚口中“啊”的叫了一声，贯足了内力，力透铲身，霍地一抖。

他是想把剑身抖开，可是却忽略了边瘦桐宝剑之上同样也贯足了内力。

涵一大师一抖之下，未能把对方剑身抖开，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了！

果然，边瘦桐口中一声冷笑道：“撒手！”身形、剑势，几乎是一样的快！那锋利的剑刃，顺着涵一的铲柄砍下，“哧”的一声，崩出了一片耀眼的银星。

老和尚要是再不松手，他这一只手可就别想要了。

可是他怎肯就此认败服输？只听他大吼了一声，左掌忽起，照着自己右手的铲柄之上，用力一掌击去。

“嗡”的一声，这方便铲倏地脱手而出，反向着边瘦桐面上飞来！

这真是狠毒到了极点的一招杀手。

红线金丸边瘦桐没有想到，这个老和尚竟会有这一手，当时不由大吃了一惊。

时机一瞬，哪里有时间容他多考虑！

情急之下，他只有拚死一搏了。

他猛然张口，把自幼浸淫的“少阳童真”内气真功施了出来！

只见他“噗”地喷出了一口气！

那柄方便铲，以雷霆万钧之势，眼看已临他面门，迎面被这口真气一吹，只听得“噗”的一响，铲头“哧”一声，跳起了有一尺高。紧紧地擦着瘦桐的头发，“呼”一下飞了过去！

这真是惊险绝伦的一个场面，在场之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

边瘦桐侥幸地避开了方便铲，也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冷战。

他冷笑了一声道：“大师父，这一次我看你服不服输？”足下一点，二臂一张，如一只展翅的黑鹰一般，已到了涵一大师身边。

这个老和尚，目睹眼前的情形，知道大势已去，这一阵，自己是败定了。

可是他仍狂笑了一声，道：“小辈！不要太狂！”

霍地双袖一摆，就像是两把铁扫帚一样，直向边瘦桐前胸猛然扫去！

可他已是强弩之末，边瘦桐并未把他放在心上。剑光一绕，涵一一双肥大的袖子，双双飘落在地。边瘦桐陡然向后一个旋身，一口冷森森的宝剑，已紧紧抵在了涵一的右肩之上！



涵一口中“啊”了一声，他仍然想作困兽之斗，向外一挣。

边瘦桐一声冷笑道：“大和尚，算了吧！”剑锋一旋，身子如坠絮飞花似的，飘向了一旁。

涵一大师一连后退了几步，他的肩上，滴滴嗒嗒，落下了不少的鲜血。

他一只手捂着右面肩头伤处，一时之间，面色苍白，身形摇摇欲倒。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道：“大和尚，这一次可是带了伤了吧？”

涵一大师忽然仰天大叫了一声，“噗通”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边瘦桐微微一笑，收起了手上的剑，道：“我要是你，这时候也该昏了！”说着闪电似的眸子，向四下一扫，沉声道：“方才的情形，你们都看得明白，这位大和尚硬逼我如此，我也无法！”

他冷笑了一声，又接着：“各位之中，如有不服者，现在请上，我们作一个了断，天色可是不早了！”

周围众人，一个个瞪眼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再走出来。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很好，待这和尚醒了，请转告他一声……”

他不禁蓦地呆住了。

边瘦桐回头冷笑一声，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车卫你要三思，我去了！”

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来拦阻他了。

眼看着他的小船，像箭似的划走了。

铁麒麟车卫看着他的形影，摇头苦笑，道：“此人功力太高，只怕无人能敌了！”

这是他一句自言自语的话，却被身边的人听见了。

站在车卫身边的，是全身湿淋淋的武当名宿天池上人，听见车卫如此说，他冷笑了一声道：“这也不见得！”

车卫回过头来，看了天池上人一眼，摇了摇头，叹道：“真没有想到，我们竟会一败如此！唉！”

天池上人冷笑道：“小子！你气馁了？”

车卫苦笑道：“边瘦桐武功太高，上人请想，就连你老人家同涵一大师父尚且不是他的对手，还能再有谁能胜得过他？”

天池上人面色通红，咬牙道：“贤契不必如此泄气，贫道及涵一虽不是他的敌手，可是有人能对付他！”

车卫一怔道：“谁？上人说的是谁？”

天池恨声一笑道：“我自有办法，你现在不要多问，走！我们先看看和尚去吧！”

一言提醒了车卫，忙自回身望去。却见那个和尚，兀自躺在地上。

车卫向左右道：“你们扶老禅师入屋内静养去吧！”

天池上人却摆手道：“不必，我二人扶他便了！”

车卫心中一动，他是聪明人，立刻就明白了，当时点了点头道：“好吧！”

于是，二人自地上搀起了老和尚，直向“海天别墅”内走去。

本门弟子，在门口列队躬身相迎，纷纷向教主问安。

铁麒麟车卫冷着脸，一言不发。

二人一直把涵一大师搀到一间静室。

进门之后，天池上人冷冷一笑道：“好了，和尚，别再装下去了！”

涵一大师本来闭着眼，闻言之后，忽地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面色红若朝霞，频频苦笑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车卫忙道：“大师请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待晚辈看一看你的伤！”

涵一双手合十，微微闭目道：“车教主，老衲真是自取其辱了！”

车卫叹道：“大师何必如此，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只要能保全性命，何愁无有雪耻之日？”

涵一几乎要落下泪来，垂首道：“罪孽！罪孽！无量佛……”

天池上人不由冷冷一笑道：“还无量佛？你已经不是和尚了，快脱下这身袈裟吧！”

涵一脸色不由一阵大红，他怒目看着天池上人，冷哼了一声道：“道人！你也不见得比我光彩，何故口下如此无德！”

说着，他用手一拉肩头，只听见“唻啦”一声，一件鲜艳的袈裟，已被撕了下来。

他愤愤地道：“从今以后，我已不是僧人了！”

车卫不由吓了一跳，惊道：“大师何必如此？上人乃是一句玩笑话！”

涵一大师狂笑了一声道：“我生平说话，言出必行，这一次也不例外！”

天池上人在一边冷冷一笑道：“对了！这才像话！”

涵一忽然转过身来，厉声道：“住口！天池道人，你少在老衲面前疯言疯语，莫非谁还怕了你不成？”

天池上人嘻嘻笑道：“我算什么？你要有本事，最好施一点出来，叫边瘦桐看看才是！”

涵一闻言，一双眸子怒凸如珠。他嘿嘿冷笑道：“道人，你当我真的怕了那小辈不成？”

天池上人摇头笑道：“不是怕的问题，而是行不行的问题！”

涵一忍着怒火，怔道：“此言何意？”

天池上人嘻嘻一笑道：“和尚，不是我道人说一句泄气的话，我们都别想再报仇了，边瘦桐的武功和我们相比太悬殊了！”

涵一大师冷笑道：“这是你的看法，我却不以为然！”

这时车卫心中虽然对天池上人的话也颇不以为然，但因对方是长辈，自己不便多说。当时把外衣脱了下来，递与涵一大师道：“大师请先穿上这件衣服！”

涵一接过匆匆穿上，怒气冲冲地对着天池上人道：“道人，你不要取笑我，在半年之内，我如不生擒那小辈，誓不为人，再见了！”

天池上人不急不躁，嘻嘻笑道：“但愿如此，大师父，你还要回少林去么？”

车卫见他这么挖苦涵一，也觉得不好意思，忙拉了他一下，道：“上人，少说一句吧！”

天池上人并不在意，嘻嘻直笑！

那位还了俗的涵一大师，这时听了天池上人的讽刺话，气得面色铁青，忽地回过脸来，愤愤地道：“少林寺已不是我的去处。道人！你不要口头刻薄，我擒了边瘦桐之后，和道长还有一番交待，现在由你取笑就是！”说着向一旁的车卫告辞道：“车教主，我们后会有期了。”

铁麒麟见他真的要走，心中大是不安，连忙上前道：“大师何必认真？还是……”

话尚未完，忽觉衣服被天池上人扯了一下。车卫扭头一看，见天池上人对她挤了一下眼睛，当时不明所以，只得把到口的话，赶忙吞住。

天池上人赶上一步笑道：“大和尚，我说算了吧！你那大师兄闭关已久，他怎会管你的闲事，你是请不动他的！”

涵一大师猛地转过身来，狞笑道：“你到时候看就是了，不雪此辱，我誓不为人！”说着用力拂了一下袖子，大步而去！

车卫赶上去送时，却已不见人影！

涵一大师愤愤离去后，天池上人却在车卫身后得意地笑了。

铁麒麟车卫回过身来，叹道：“上人，你何故对他如此？”

天池上人微微一笑道：“你不懂我的意思！”

车卫摇头苦笑道：“现在得罪了大师，我红衣门中，又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朋友！”他无奈地一笑，道：“今后若再对付那姓边的，就更难了！”

天池上人嘻嘻一笑，道：“小卫呀！你可真笨到了极点，你莫非不知我的用心？”

车卫怔了一下，茫然地摇了摇头。

天池上人呵呵一笑，道：“妙！妙！不如此，何人能取胜边瘦桐？”

车卫皱了一下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天池上人频频点头道：“小卫，我是在激他！你听不出来吗？凭这和尚，想复仇，那真是妄想，你我也是一样！”

车卫面上一红，冷笑道：“那也不一定吧！”

上人叹了一口气道：“小卫，咱们这是关着门说自己的话，平心而论，那边瘦桐一身的内外功夫，已达到了化境，我、涵一和尚和你都差得远！”说着冷笑了一声，道：“要想复仇，真是谈何容易？”

车卫愤愤地坐了下来，心中虽气，却是无话可说。

天池上人一笑，道：“可是你也用不着着急；我们不行，还有别人，这个人就是方才我对涵一说的那个人！”

车卫一怔道：“是谁？”

天池上人一笑道：“这当然要落在涵一和尚头上了！”

车卫不由更是诧异了，道：“涵一大师不是已败在……”

天池上人冷冷地道：“他自然是不行了，可是他的那位大师兄，现在却退隐在尘世之外，此人如出，边瘦桐休矣！”

车卫不由吓了一跳，他惊异地问：“你老说的是……海空长老？”

天池上人呵呵一笑道：“正是此人！”

车卫失望地摇头道：“上人，别开玩笑，谁都知道巴山封剑之时，海空已死！”

天池上人哈哈大笑道：“连你也这么说，就莫怪一般江湖人的误闻了！”

车卫痴痴坐了下来，道：“这么说，海空长老还在人世？”

天池上人冷笑道：“怎么不在？不但在，而且还在巴山，一点病也没有！”

铁麒麟车卫张大了眸子道：“哦！这真难令人相信！”

天池上人一笑道：“这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叹道：“海空长老没死之事，大概知道的人不多！”说着又来回走了几步，道：“这位老人家，今年大概有一百多岁了……”

铁麒麟车卫惊喜地道：“既然如此，你我何不登门造访，请他助我们一臂之力，何愁边瘦桐不手到擒来！”

天池上人冷冷地一笑道：“说得好轻松！”

车卫不由俊脸一红。天池上人望着他又冷笑了一声，道：“你莫非忘了，

昔日三位掌门人，连袂拜访这位老禅师，他都闭门不见，弄得三位掌门人下不了台，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车卫苦笑道：“这么说，又提他作甚？”

天池上人呵呵笑道：“所以么，我才激怒涵一和尚，你可能不知，那海空长老正是涵一的大师兄呢！”

车卫怔了一下，道：“原来是这样，我真不知道呢！”

天池上人一笑道：“非但如此，据我所知，涵一这一身功夫，也都是他这位师兄一手传授，海空长老说起来是他师兄，其实也就等于是他师父！”

他手捻着唇下几根胡子，微微笑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要想海空插手此事，非涵一这个秃驴出马不成！”

车卫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啊！”他忍不住笑道：“上人，你这样做，似乎太过份了！”

天池上人呵呵大笑道：“涵一这个老和尚，我和他已是四十年的交情了，莫非我还不知道他么？此人个性倔强，为人偏激，却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毛病，这件事我如不这么激他，只怕他又泄气了，所以宁可让他恨我，我也要想办法报这个仇！”

说到此，他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道：“边瘦桐这小辈，也太欺人了！”

铁麒麟车卫冷笑道：“上人既然如此说，我们一定要设法请出海空长老来才行，只是……”

天池上人哼了一声，道：“这一点，我倒是有把握，海空长老虽是生就怪性，可是他却有护短的毛病，对这个受辱的师弟，他是不会不管的！”说着站起来一笑道：“咱们不要急，等着吧，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说到此，他忽然拉了一下身上的道袍道：“光顾了说话，你看我这一身衣服！”

车卫不由苦笑道：“边瘦桐真是欺人太甚了，这深仇，我死也不会忘记的！”

才说到此，忽闻得叩门之声，车卫问道：“谁？”

外面传来哭泣之声，道：“小卫，我的儿……你可回来了……家里都反了窝了，我老婆子也差一点被人打死……呜呜……”

车卫不由一惊，忙开了门。

就见那个老奶妈一边拭着眼泪，一边走了进来。

车卫怔道：“怎么了奶妈？出了什么事？”

这老太婆把一支拐杖向一边一摔，忽然大哭道：“我的儿，你可得给我作主啊！你可是我的奶喂大的！我叫那姓边的小子打了，小姐却帮着人家一个鼻孔出气，我这条老命差一点完了……”说着翻过手来道：“你看看我的手……”又撩起了棉袄，哭道：“呸！看看，这儿还肿着呢！叫那小子给点了穴了！我的儿，你回来也不来看看我，我知道我老了，丑了，要不然你们也不能这么……这么讨厌我！算了，我走吧！”

说着抓起了她的拐杖，抹着眼泪道：“你们不管我，我可以去要饭……反正也不会饿死……呜呜……”

她一边说，一边向外去，可是却走得很慢。

车卫见状，忙拉住她的衣襟道：“算了奶妈，回来吧！”

这老婆婆一摔手道：“别拉我，叫我死了吧！反正我一个孤老婆子……”

她越说越可怜，不由得更大声地哭了起来，一面指东划西道：“可怜呵！”

我年轻的到你们家！守着寡，自己儿子不要，把你眼巴巴地奶这么大，好了……现在却帮着外人来整我，我的天……我这是为了什么呢？”一面说，一面顿足大哭了起来。

天池上人叹了一口气，独自走出。

现在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车卫见她哭得可怜，只得上前安慰她道：“不要哭了，你的事我知道，我一定为你出气就是！”

铁麒麟车卫在地上转了一圈，含着满腔怒火，对他的乳母道：“好吧，凡事有我作主，你不要哭了！你方才说，小姐和那姓边的沆瀣一气，可是真的？”

老婆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道：“这还能是假的，谁不知道？小姐亲自送他下楼，不许我们动手；那小子一连点了我们几个人，小姐一句话都不说……小卫呀！你看这不是胳膊肘儿向外拐吗？”

她哭得沙哑着嗓子道：“老教主的尸骨还没有寒呢，小姐就……”

车卫一声怒叱道：“不要说了，现在你立即跟我一块见她去！”说着一拉她的手腕道：“走！我要你亲口和她对证。”

老婆婆一怔，事到如今，她只有硬下头皮了，当时点点头道：“好！我去……只是小卫，她可是伤还没有好哩？”

车卫怒火中烧，哪里还顾得其他，当时冷冷一笑道：“你只跟我去，别的不关你的事！”

老婆婆见他这个样子，知道惹下了大祸，倒是一声不哼了！

## 无形碧剑起波澜

女飞卫车钗静静地躺在阁楼里的病榻上。

她是那么的孱弱，方才边瘦桐的到来，又勾起了她芳心中的新愁旧怨，油然生起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她侧身倚在床栏上，看着西边那半扇卷起的帘子，怔怔地在出神。

窗外燕子，在楼檐下翩然地飞进飞出，黑色的羽翼，把姗姗而来的春，似乎拉得更遥远了。

哥哥回来了。

这个消息她已知道了，见他迟迟不来养心楼，她立刻意识到可能又要有一场暴风雨要降临了。

想到此，车钗不由蛾眉紧紧地锁在一块。

她把几上的一口剑，拿过来放在枕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她却有一个主意，要倔强起来，绝对不能再叫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了。

果然，她的预感应验了。

只听得楼梯一阵大响，接着传来车卫的声音道：“奶妈！你去叫她出来！”

听到此，车钗的头不由“轰”的一声，差一点昏了过去。她立刻明白了，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她自床上猛地跳起来，道：“进来吧！”

她猛然走过去，一把拉开门，就见车卫怒容满面地站在门前，奶妈畏缩地站在一边。

车卫冷笑了一声，道：“我不在家，你办的好事！”

车钗看着奶妈道：“你在我哥哥面前说了些什么？”

老奶妈抹着泪道：“本来嘛……小姐帮着外人欺侮我嘛……老太爷的仇也不报了！”

听到这些，车钗已忍无可忍，一股无名怒火，突然高炽。

她足尖一点，已到了老奶妈面前，右手一挥，只听“叭”一声，一掌打在了奶妈脸上。

只听得那老太婆“啊唷”一声，向后一连退了六七步，“通”的一声跌坐在地板上！

她嘴里仅有的几颗牙齿全都被打掉了，顺着嘴角向外淌着血！

这老婆子不由得嚎天呼地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在地上打起滚来，大声嚷道“打死我了！”

车钗杏目圆睁道：“不要脸的东西，如不是我为你求情，还会有你这老鬼的活命？”

她实在忍不下这腔怒火，一时热泪涌流。赶上前又狠狠地踢了她一脚道：“滚！老乞丐，我们车家不要你这样的东西！”

老奶妈由不住杀猪似的叫了起来，口中大喊道：“救命呀！我的儿！”

车钗第二脚正要踢过去，忽然有一只手抓住了她，用力向外一带道：“你要打死她么？”

车钗带病的身子，哪里受得了这种大力？不由得向后一连退了好几步。

她转过脸来，看见车卫的脸色极为狰狞可怕，她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当时咬了一下牙，道：“哥哥！你不能只听她的话，就忘了我们手足的情分……”

车卫冷笑了一声道：“好贱婢！你与那边瘦桐勾结一气，还当我不知道

么？”

说到此，更不禁连声冷笑道“我们车家岂容你这样不肖的女儿？贱婢！你还是死了的好！”

说着“呛”的一声，抽出剑来。

车钗热泪交流道：“哥哥！你——”

车卫怒吼道：“住口！谁是你的哥哥？你弃杀父大仇不顾，我车卫岂有你这样不肖的妹妹！”

他怪笑了一声道：“现在楼上没有外人，只有我和奶妈，贱婢！你还是死了算了！”

车钗怔了一下，冷冷笑道：“我作了什么？我为什么该死呢？”

车卫横剑站在门口，阴森森地笑道：“做了什么，还要我说？我只问你，那边瘦桐来此，为什么不杀你？”

车钗冷冷一笑道：“他也没有杀你呀！”

车卫一怔，恨声道：“你为什么不杀他？”

车钗面色微红道：“我——”

车卫怒叱了一声道：“快给我死！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死！死……”

女飞卫车钗退后了一步，道：“你为什么不杀他？他的武功超群，哥哥！我不想让你我再死在他的手里！”

铁麒麟车卫怪笑了一声道：“我现在不想跟你多说，你快死吧！”

车钗冷冷一笑，面色苍白地道：“我凭什么死？”

楼上的叫闹惊动了楼下的人，可是谁也不敢上来劝架。

铁麒麟车卫走过去拉起奶妈道：“你不要哭了，她死了，你的气也就出了！”

这老太婆一面吐着唾沫，一面哑着嗓子哭道：“唉唷，少爷呀！你还是一剑杀了我吧……我活了一辈子，还未遭人打过，这可是第一次呀！啊呀！我的儿呵……呵……”

车卫对这老太婆有一种说不出的关爱，而对自己的妹妹却恨之入骨。

只听他大声吼道：“好！你自己不下手，我来！”

只见他身形向前一扑，已到了车钗身前，掌中剑“刷”地直劈了下来！

车钗猛然向后一纵，车卫的剑砍了一个空。

他大声叱道：“你还想往哪里跑？”

紧跟着欺身而进，车钗一惊，摇晃着倒在床上。

铁麒麟车卫这时似乎鬼迷了心窍一般，只见他狂笑了一声，足下一点，第二次抖剑刺出。

这一剑直向车钗后心扎去！

女飞卫车钗，这时已喘成了一团，她知道哥哥此刻已是不可理喻，而自己就这么死去，实在不值！

急切间，她已把枕下的剑掣了出来，她猛然回过身来，娇声道：“哥哥何必如此！”

掌中剑向外一挥“呛啷”一声，已把车卫的剑磕在一旁。

她的身子却又不支地倒在床上。

车卫第三次一抖剑身，施出了本门不传之秘“一字剑”法，剑尖之上光华耀目。

车钗不禁面色大变，哭道：“哥哥！你竟然用父亲传你的本门绝招来对

付我么？”

车卫一步逼近床边。

他口中阴森森地道：“这是专用以对付本门叛逆的，对你也不例外！”

车卫这套“一字剑”法，是得授于父亲车飞亮闭门秘传，车钗虽是车飞亮的女儿，但本门绝技却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兄妹虽是同门习技，这一字剑法，车钗却是丝毫不通！

车卫愤怒之下，竟施出了这一套剑法，来对付自己妹妹，车钗如何不惊！蓦地，车卫发出了一声厉叱。手中这剑自上而下，划了一道彩虹，有如银河天坠，直向床上的车钗身上砍去！

女飞卫车钗，虽说武功不弱，可是现在一来内伤未愈，二来又惦念着手足情谊，再者，这套剑法的玄妙，更非她所能抵挡！

有了这诸多因素，她如何能招架得住？

她勉强地用剑向上一磕，身子在床上一滚！只听“嚓”的一声，这一剑正砍在床上，一床被褥竟被砍成了两段。

车钗已喘不过气来，右手更是又酸又麻！

这时候，铁麒麟车卫却再度纵起了身子。只见身子向下一落，右足一抬，“当”一声，把车钗手中的剑踢飞一旁。

女飞卫车钗尖叫了一声，用力向下一翻，“通”的一声，已滚落床下。

她气喘吁吁地道：“哥哥，你真狠心……你竟能下手……”

铁麒麟车卫狂笑了一声，现在车钗在他的眼目之中，无疑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是不怕她跑掉的！当下冷冷一笑道：“小钗，你还是自杀了的好！”

车钗这时反倒不怕了，她坐起来理了一下衣服，咬着牙道：“你好毒的心！但想要我自己死办不到，除非是你亲自下手！来吧！”说着她扶着墙站了起来，面色一寒道：“来吧！这样也好，我倒可以跟父亲在一块了！”

车卫面色狰狞地哼了一声，道：“你还有脸提父亲？”

车钗面色煞白道：“你为什么不下手？快呀！快下手吧！”

铁麒麟车卫这时手也抖得厉害，他虽恨对方不死，可是无论怎么说，她也是自己的妹妹呀！要叫他亲自下手去杀自己的妹妹，这是一件多么为难的事！

他咬了一下牙，后退了一步，道：“奶妈，你过来！”

那个老奶妈一只手捂着脸，走过来道：“是叫我么？”

车卫哼了一声道：“这贱人私通仇人，叛逆本门，罪该万死！本座命你即刻下手，快快杀了她！去！”说着把手中剑，交给了奶妈！

那婆子接剑在手，呆了一呆，道：“这……这……小卫，还是你自己下手吧！”

铁麒麟车卫冷笑道：“我身为一教之主，岂有亲自下手之理？你快下手，不要多说了！”

那老婆子用手抹了一下唇角的血，阴森森一笑道：“小姐！你可是听见了，这不怪我老婆子……我是……”

才说到此，却被车钗“呸”的一口唾沫，啐在了她的脸上。老婆子“唷”了一声，桀桀一笑，冷森森地道：“好呀！死到临头，你还敢跟我厉害？”说着走上前一步，晃了一下手上的剑，道，“我本来不想下手，现在我要亲自下手了！”

车钗连气带恨，只觉得头晕目眩，当时勉强地冷笑了一声道：“不要脸



的老鬼，你下手吧，我作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这老婆子半边脸肿起了老高，下嘴唇就像是吹起一个泡似的翻了出来，别提有多难看了。她听了车钗的话，一张脸几乎变成了猪肝一样的颜色，当时嘿嘿地阴笑了一声，道：“好吧！你就变鬼去吧！”说着大脚向前一迈，掌中剑猛然一抖，直向车钗前心扎去！

突然，一个冷峻得令人发抖的声音喝道：“住手！”

紧接着一股风力，自窗外袭来！

那婆子偌大的身子，为这股风力一撞，口中“哇呀”一声大叫，“噗通”一下，撞在了墙角上，手上的剑也“当啷”一声，丢在了一边。奶婆子一声大叫，顿时昏了过去。

铁麒麟车卫一惊，猛然偏过头一看，不由也是一惊！

原来不知何时，这房子一边的那扇窗子，竟被人打开了。

就在窗前，立着一个身躯伟岸、皮色微黑的少年！

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顶海岛上渔民喜戴的那种草帽。他前额宽阔，目光炯炯，一双如剑的眉毛，长长地扫出去，英俊之中，透出一股倔强之态！

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奇特的：上身是一张黑色豹皮制成的短袖背心，下身也是同色的半长不短的一条裤子。在他背后，还系有一领黑绸的披风，两肋各佩戴着一只镖囊！

这年轻人，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豪迈劲儿，令人一眼看去，就不敢轻视！

车卫不由浓眉皱了皱！这人好像是在哪里见过？只是他来得太过突然，令车卫脑子一时转不过来。

他怒叱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怎可随意闯入此楼！”

来人冷冷一笑，露出白而闪亮的牙齿，道：“车大教主，你真是好健忘啊！”

车卫转过身来，厉声道：“你是谁？快快报上名来！”

来人鼻中哼了一声，微微笑道：“先不要问我名字，老实说，我不是来找贵派麻烦的，我只是来打听一件事……”说着目光在一边的车钗身上一转，晒笑道：“看见这姑娘好可怜，我不忍不管！”

他轻轻地一笑，又道：“你是她什么人？听她口气，好像你是她哥哥，天下哪里有哥哥杀妹妹的道理？”

在他说话之时，铁麒麟脑中，一直在迅速地思索着。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怪异的人，自己在哪里见过！

闻言后，他冷笑道：“小子！你管得也太宽了，居然管起我红衣狮门中的事情来了！”

来人目光一瞪，道：“你嘴上放干净一点！”

他说着目光扫了车钗一下，冷冷地道：“车卫！你身为一教之长，自己无能拿住边瘦桐，却有脸怪罪一个姑娘，岂不可耻？”

车卫面色一红，哼道：“这是我家门之事，你管不着？”

黑衣人狂笑道：“我还不知道，天下有我萧苇所不能管的事！”

铁麒麟车卫闻听，不由陡然呆了一下。他面色骤变，恨声道：“你就是萧苇？”

说着他近前了一步，反唇相讥道：“萧苇，那一夜若非你拦江劫舟，劫走那姓边的小子，我又何至于落此地步！”他恨得声音发抖地道：“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你不怪罪自己，却还有脸来问我？好不知耻……”

才说到此，就听萧苇一声怒吼道：“混蛋！”只见他右手一举，“哧”的一声，劈来了一股掌风。

车卫是知道此人厉害的，见他如此，连忙施出功力，迎着他的掌势，也猛地劈出一掌。

两股掌风，在空中“波”的一声，交接在一块。

胜负之分，立刻呈现。晴空一羽萧苇，不过是轻轻地一动。可是铁麒麟却踉跄地退后了好几步，“砰”一声，碰在了墙上。

他面色不由一阵大红。当时厉声道：“萧苇，你屡次三番欺人，莫非本座当真怕你不成？”说着一弯腰，把地上一口剑拾了起来。

萧苇见状，面色一沉道：“车卫，我劝你还是安静些好！”

车卫此刻在愤怒头上，怎会听进此言？

他狂笑了一声道：“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教训我！”身子猛地向前一窜，掌中剑迎面就削！

萧苇一声冷笑，只见他双臂向空一举，整个的身子，迎着车卫的剑尖，只是那么翩然一转，车卫这一剑，已经落了空招。

铁麒麟先前在边瘦桐身上受了一肚子闷气，又被车钗之事气得死去活来，想不到平空又出了一个萧苇，他的怒火，不禁全都发在了对方身上。

一剑不中，他口中叱了一声，剑尖往当空一点，足下“刷”的一个转身，快同风车一般，又把身子转了过来。

萧苇倒没有想到，对方会有此一着。就在他微微惊怔之间，车卫的剑，已响起了一片劈风之声，直向他肋旁猛劈而来。

萧苇冷冷一笑道：“来得好！”他双掌平胸一按，整个身子就像是一朵云似的，霍地拔空而起，从对方的头顶之上，轻轻地移了过去。这时候，他也不敢再客气了！待身体落下，他口中冷然叱道：“大教主，领教了！”右掌一抖，进步推掌，一掌向着车卫右肋之下击去！

车卫剑势一转，由下而上，“太公钓鱼”，霍地向上一挑，反点萧苇的面门。

这是他们中绝学“一字剑”法，施展出来，果然不同一般！

萧苇轻敌之下，这一剑险些伤着自己。锋利的剑刃，擦着他的耳边掠了出去！

虽然这一剑没有令他身体负伤，却不禁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剑芒过处，鬓角一缕黑发，竟自飘然而落。

这对晴空一羽萧苇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他双眉一挑，厉声道：“好剑法！”

只见他双臂一张，大步地一转！他那伟岸的身子，随着车卫的剑势，走马灯似的一个猛旋。“梁”字一诀，可谓用到了极妙之处。随着他递出的手势，一声叱道：“撒手吧！大教主！”

车卫手上的那口寒光闪闪的剑，竟自脱手穿空而出，直直地插在了屋梁之上！

这种手法，快、绝、狠配合得天衣无缝，令人叹为观止！

铁麒麟口中“啊”了一声，蹒跚地踉出了五六步，才定住了脚，由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一时竟呆住了！

晴空一羽萧苇哈哈一笑，道：“大教主，你这两手功夫，连我萧苇都罩不住，却想去对付那姓边的，岂不是妄想？”

车卫这时面色红紫，仿佛都要裂开了。他真恨不能地上有个洞，好叫自己跳下去。闻言后，他苦苦笑道：“萧苇，你我这梁子是结上了！”

萧苇朗笑了一声，道：“萧某一生树敌，有如暑夜飞蚊，多上大教主你一人，又算得了什么？”

这时墙角的奶妈子，已悠悠醒转过来，她忽然站起，大吼了一声，猛地扑了过来，道：“我打……死你！”

萧苇猛一转脸，右掌一挥！这婆子第二次倒了下去！“通”一声，震得比上一次更厉害，又第二次昏了过去！

铁麒麟车卫自忖武功较之对方甚远，如果再不自量力上前只怕受辱更甚，只得冷笑了一声道：“萧苇，你与我红衣狮门有何仇恨，为何屡次三番与我为敌？”

晴空一羽萧苇冷冷地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仇！”

车卫怒声道：“那是什么道理？”

萧苇又冷笑道：“没有道理！”

车卫简直要气炸了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萧苇抖了抖衣服，轻松地一笑，道：“说起来，我们也许该同仇敌忾！不过，我萧苇是一条磊落的汉子，不像你车卫小人一个！”

车卫恨声笑道：“小人？”

萧苇点了点头，道：“我萧苇对敌，只凭自己本事，绝不施毒计暗算，更不会网罗敌众……”

车卫脸上一红。萧苇冷冷笑道：“边瘦桐也是我的大敌，有一天我会打败他的，你等着看吧！”

铁麒麟不禁怔了一下，道：“只是……你还是技不如他！”

萧苇不自然地笑了笑，道：“不错，可是有一天，我会胜过他的！”

说到此，他大步走到了车钗身边，朗声道：“走！姑娘，收拾一下你的东西，我带你离开这里！你不能死在这里！”

车钗面色微红，方才的一切，她全都看见了！她真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竟会有这么高深的武功造诣！

可是从他口中听出来，他好似也不是边瘦桐的对手，由此看来，这边瘦桐的武功，真不知有多么高了！

这时她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一种莫名的伤心，使她簌簌地落下泪来！

萧苇一笑道：“不要哭了，走吧！有我在，他们是奈何不了你的！”

车钗慢慢望了哥哥一眼，又低头叹息了一声。

这个家她实在也是住不下去了。

可是她又怎能同着眼前这个陌生人——萧苇去呢？

想到此，她不由得发起愁来。

萧苇见状，不由怒道：“你怎么还不走？你当真想死在这里么？”

车钗不由脸上一红，她勉强站起来，苦笑道：“我身上有伤……不大方便吧！”

萧苇展眉笑道：“这个容易！”说着自囊内取出了一条丝带子，抖开来，有两丈长短，朗声笑道：“让我背着你！”

车钗面色更红了！

可是她是一个很刚强的姑娘，绝非一般小家子气的闺女可比，略一犹豫，

她终于点了点头道：“好！让我整理一下东西！”一面说着，随手把一个随身革袋理了一下。

萧苇一双闪烁的眸子，不由自主地在她身上转着。

他虽平生不喜女色，可是眼前这个姑娘，实在是太美了。

他脑子里只是动了一下，却又把它逐之念外。

他随便抓起了一件披风，向车钗身上一丢道：“快披上！”说罢回过脸，向着车卫一笑道：“这里大概没有大教主你什么事了！”

铁麒麟车卫面色不禁一红，冷笑道：“你莫非不顾及你的名节么？”

萧苇又是一声朗笑道：“大丈夫善为而为之，立地如杆，立心如月，何忌之有？车卫，你还嫩得很呢！”

铁麒麟车卫不由长叹一声，点头恨道：“萧苇，由你去吧！”

这时车钗已整理完毕，她望着萧苇，道：“萧兄，我们走吧！”

她正眼也不着车卫一眼，大步走到萧苇面前。

晴空一羽萧苇弯下身来，让车钗俯在背上，然后抖开了丝带，缠了几转，捆得很是结实。

车钗这时反倒坦然了，她笑道：“你要送我到哪去呀？”

萧苇冷哼了一声道：“走着瞧吧！”说罢，双膝微微一弯，已如箭矢一般投窗而出，落在了对楼脊瓦之上！

他身形方自站定，就听见一声叱道：“打！”紧跟着“嗖”一声，飞上了一粒银珠。

萧苇只当是普通的暗器，一声冷笑，回头骈指一点，只觉得指尖一麻！这一粒银丸，竟是力量极大。

只见一个白胡子道人，自下面猛窜而上。

道人高声叫道，“好家伙，你这是绑票还是怎么着？”

车钗一眼认出，上来的道人正是武当名宿天池上人，不由一惊道：“快走，这是天池上人！”

晴空一羽不由一怔，这道人的名字他是久仰得很，可是也并未把他放在心上。当时狂笑了一声道：“怎么样？道人你也来了！”

天池上人本来有事来见车卫，谁知才行到此，却碰见了这件怪事。他由车卫的怒骂声中，得知萧苇是劫人而去的，当时糊里糊涂地发出了一粒银珠，匆匆赶上房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来人竟是名震东南的南海双鸥之一，原先只当是一个无名小辈。当时他呵呵一笑道：“红衣狮门真是门风不幸，怎么尽自出些怪事，小子！把人快快留下来！”

车钗忍不住在萧苇身后道：“天池伯伯，是我自己要走的！你老人家不要误会！”

天池上人怔了一下，一手摸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姑娘，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女飞卫车钗没有理他，频频催着萧苇道：“快走！快走！”

这时，地上的车卫高声叫道：“休要听她胡说！上人，擒住他们！”

天池上人嘿嘿一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姑娘，你竟是跟这小子串通好的呀！那可是不行，贫道要留下你们来！”说着纵身而过，伸手向着萧苇就抓！

萧苇身子向下一塌。

看他那样子，就好像是跌倒在房上一样！可是等到天池上人的手，即将

抓在车钗身上的刹那之间！晴空一羽萧苇，忽地一声狂笑！只见他一双大手，紧紧按着瓦面，忽地向后一翻，一扬一吐，背着车钗的身子，就像是一枚大球似的，“呼”地飘了起来，直向着房下坠去！

萧苇这种掌力，虽说没有伤到天池上人，却令他面色一阵发热，足下踉跄了好几步。惊愕之间，已自失去了他们的踪影！

天池上人口中“咦”了一声，正要纵身追下，却听见一边的车卫苦笑道：“上人，不必追了！”

天池上人连连失利，只觉脸上无光。他苦笑了笑，道：“这人是谁？”

车卫咬了一下牙，道：“晴空一羽萧苇！”

天池上人摸了一下胡子，仍想不起来。

铁麒麟冷冷地道：“这就是我上次提到的南海双鸥之一！”

天池上人心中打了一个哆嗦，心说：“怪不得呢！”

车卫十分失望地叹息了一声，道：“我们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如何是好？”

天池上人摇头一笑道：“贤侄你不要害怕，只要那海空长老一到，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

一提起“海空长老”，车卫的精神不由一振。

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那个泡影似的“海空长老”头上了。

未来的一切，谁又能预料呢！

## 红石岭下斩巨蟒

一阵疾走之后，魁梧的萧苇，身上竟然出汗了。

他背上的车钗，这时却觉得有说不出的羞涩！想一想，这算什么呢！自己一个单身的姑娘，趴在人家背上，偏偏对方又是一个单身的少年。

他是糊里糊涂地背，自己也是糊里糊涂地跟他走！这要是传扬出去，真成了天大的笑柄了！

想到这里，车钗再也待不住了。

眼前是荒无人烟的巫山，“巫山十二峰”就在眼前，一峰接一峰，就像是天空的云团一样。

她冷静下来，才感觉到有些害怕了。

萧苇站定了脚步，朗笑了一声，道：“这一阵好跑，哈！真过瘾！”

他松开了胸前的带子，车钗双腿早已发麻，这时突然解开带子，只听“噗通”一声，她竟由他背上摔了下来。

萧苇不由吓了一跳，忙转身伸手去扶她。

却不料车钗把他的手一推，面色绯红地道：“不要动我！”

萧苇一怔，睁大眸子道：“我扶你起来啊！”说着又伸手去扶，车钗慌忙自己挣扎站了起来，她后退了一步，笑道：“不用了……我自己会。”

萧苇点了点头，笑道：“这样就好，你的伤重么？”

车钗不知如何回答，这一霎间，却又觉得十分不好意思起来了。尤其是当对方那双深湛的目光在注视自己的时候，不知怎的，她内心竟跳动得那么厉害。

她含笑摇了摇头道：“不要紧……”

萧苇忽然一把抓住了她一只手，向前一带。

车钗不由吓了一跳，道：“你……”

这是一个很突然的动作，车钗只当他不怀好意，当时正要举手打去，却见萧苇以二指按在了她的脉道之上，星目微合，道：“不要怕，我不会吃人！”

车钗不由松了一口气，才知道他是为自己号脉。

可是一只手叫人家这么抓着，的确不是味儿，可是要硬抽回来吧，对方是那么坦率，自己若忸怩，岂不显得有些过份了！

她一时面色大红，再也不好意思看他一眼；当时勉强地笑了笑道：“我没有什么大病，算了吧！”

萧苇忽地张开了眸子，很是惊异地望着她道：“车姑娘，你的心跳得好厉害，使我无法确定你的脉搏，你能静一静么？”

车钗摇了摇头。

萧苇一怔道：“为什么？”

车钗才知道是错了表情，忙又点了点头。

萧苇见状，不禁朗声大笑了起来！

他的这种豪迈、旁若无人的作风，令车钗感到很是吃惊，更感到无限的娇羞。

她挣扎了一下道：“你……干嘛笑呢？”

萧苇松开了她的手，忽地站了起来道：“你觉得你很美是吧？”

车钗不由面上一红，萧苇又是一声大笑，忽然笑声一敛，道：“确实很美！不过……”说着那双冷峻的目光，注定在她身上，道：“但我萧苇是铁

铮铮的一条汉子，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不会为你的美色所诱的！”

车钗不由呆了一下，她忽然为方才的意念而感到愧疚！玉面禁不住又红了。但对于这个性倔强的怪人，却由不住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敬仰。

她点了点头含笑道：“你的本事真好，是跟谁学的呢？”

萧苇一只手扶在一棵松树干上。闻言后，他的手用力地一抓，只听得“沙沙”一阵细响，竟被他抓下一大把木屑。他慢慢张开手，木屑纷纷落地。

车钗这句无意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伤心之处！

他苦笑了一下，道：“车姑娘，我学武的经历很苦！不像你……”

说着他又用手在树身之上，抓下了第二把木屑，接下去道：“你有师父传授！”

车钗摇头道：“错了，是我父亲教我的！”

萧苇冷哼了一声，道：“那你就更幸福了，而我……”

“你是跟谁学的呢？”车钗问了一句，面上却觉得有些讪讪的。她也不知怎么，竟忽然关心起眼前这个人来。

晴空一羽萧苇，垂下头来，黑亮的长发，披散在项间，被风吹得一根根飘散开来，就像是极细的一蓬钢针。他那结实的两肩，粗粗的胳膊，说明了这年青人，是那么的健壮，他的毅力也必然是惊人的！

车钗见他没有回答自己，翻了一下眸子道：“嗯？问你呢！”

萧苇晒然一笑，道：“我这一身功夫，一半是偷学，一半却是自励自创而成的！”

车钗不由起了兴趣，她又翻了一下眸子道：“偷学？”

“是的！”萧苇冷冷地道：“飘零四海，走遍南北，从很小很小起……”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车钗不由惊道：“这么一点点呀，那才几岁呀？”

萧苇苦笑道：“七岁！”

车钗不由内心一寒，禁不住小声道：“真可怜！”

萧苇忽然剑眉一挑，道：“可怜！你是说我可怜？”

说着又自朗声大笑起来，车钗惊愕地望着他，不知他为何会这么豁达。

“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呢？”

她脑子里在想着，一双灵活的眸子禁不住在他身上转了又转。

对方那丰朗的外貌，说明了他是相当英俊的！

萧苇收敛了笑声，哼了一声道：“以前的确是很可怜的！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父母……到处飘零，就像是一个小乞丐！”

车钗不由深深地陷入了同情。

她眼前所见的，仿佛不再是一个结实健壮的年轻人了，而是“鹑衣百结”的一个小乞丐，赤着瘦小的一双脚，在沿门求乞。

想到此，她几乎要落下泪来！

萧苇冷峻的目光，正在注视她！

车钗恍然醒悟，微微笑道：“可是现在，你很好了！听说，你们在海外，有一座岛，无所不有！”

萧苇双手按在松树的树干之上，闻言后，低沉地笑了几声，震得树身簌簌地抖动着。树上的松叶，就像是千万支钢针一样，唰唰落了下来。

忽然，他的双掌一抖，树身发出了“咔嚓”一声，竟被齐腰折断了。

这个动作，不由把车钗吓了一跳！

她站了起来，却见萧苇对她微微一笑道：“不如此，不足以泄我心头之

恨！”说着他也站了起来，愤愤地道：“赤城岛完了，十年的苦心，付诸流水……”

他说着在地上走了几步，咬牙冷笑道：“这一切，全是边瘦桐那小子赐给我的，我岂能与他甘休？”

女飞卫车钗听了，不由一惊！正想探听一下他与边瘦桐结仇的经过，萧苇却长叹了一口气道：“走吧！”

他又着腰，左右看了一眼道：“这是什么地方？车姑娘，你知道么？”

车钗看了一下道：“巫山十二峰。”

萧苇微微一笑，道：“那就快到了！”

车钗一惊道：“到哪里呀？”

晴空一羽提起她的行囊，道：“过了十二峰，有处地方叫红石岭，那里有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可以到那里去！”

女飞卫车钗微笑道：“我不去了！”说着她一伸手道：“把东西给我，谢谢你救命之恩，我们就此分手吧！”

萧苇冷冷地道：“你这个样子，管保走不下这座山就要倒下去的，我不能让你如此！”说着往前一纵，道：“过来，还是让我背着你！”

车钗这时真的感到为难了。萧苇说的一点也不错，自己这个样子，恐怕走不出这十二峰，就要倒下去了。即使走出去，而这巫山附近，全是红衣狮门的弟子。自己这个样子，又岂能逃得出他们的手？

想到此，她留恋地看了萧苇一眼。只见对方似因自己的迟迟不答，微微显出不悦！

但他那刚毅的表情，似乎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对这样的人，尽可以放心！略一犹豫之后，她点了点头道：“好吧！只是我的伤一好就走，你可答应？”

萧苇怔了一下，车钗接道：“如果你不答应，我们还是分开的好！”

晴空一羽鼻中哼了一声道：“好吧！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事……”说着露出发亮而洁白的牙齿，一笑，道：“我是不忍心，看着你一个女孩子怪可怜的！”

车钗被说得脸上一红，杏目向着他瞟了一下，想说他几句，又总觉得对于此人恨不起来。

她由一旁折下了一根树枝，道：“你不要背我，我可以自己走！”

萧苇又哼了一声道：“好！那我们就走！”说着转身就走。

车钗看着他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

在这荒凉得看不见一个人的山上，二人一前一后，慢慢地走着。

越走路越难行，光线也似乎越为昏暗。

萧苇像是一头牛，如不是因为车钗累赘，他也许早就到了。可是现在，他们只有一步步地行着。

车钗气喘吁吁，几乎感到有点支持不住了，但却仍然勉力硬挺着。

萧苇不时地回过头来等候她，显得有些着急，可是却仍然忍耐着。

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二人没有说话。

渐渐地，车钗实在受不住了，她只觉得双目发黑，脚上由于没来得及换靴子，此刻已被山上的荆棘刺破了。看起来，她的样子是相当的狼狈。可是抬头看看，那崎岖的山路，似乎越走越长，越走越走不完。

看看天色渐晚了，西天只剩下一抹朱霞，林子里的麻雀儿噪成了一片。



前行的萧苇，仍然是健步如飞。他忽然回过头道：“快走吧！我想再翻过这两座山，也就该到了！”

车钗听到此，只觉得头上“轰”一声，差一点昏了。“我的老天！”她暗暗叫了一声：“还要再翻过两座山？”

当时只觉得两腿一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她频频喘息道：“萧兄，等一等，喂……我实在走不动了！”

晴空一羽闻言，回过身来，皱眉一笑道：“你要是再休息，恐怕天黑也到不了，夜晚行路更危险了！”

车钗倚坐在一棵矮树下，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现在就是再说什么，她也是走不动了。当时苦笑道：“我实在不能再走了！”

萧苇折回头来，叹了一口气道：“好吧！可我们只能歇一小会儿！”说着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距离车钗甚远。

车钗远远地望着他，由不住咬了一下牙，心中想道：“这人的心真狠！”她一赌气，硬把身子撑起来，道：“走吧！我们走！”

萧苇一笑，提起了行囊，继续前行。

可是走了没有几步，忽听“扑通”一声，他忙回过身来，却见车钗又倒下了。

萧苇哈哈一笑道：“看来我们是需要再歇一会儿了！”

车钗这时喘成了一团，只觉得口干舌燥。她忍不住喘息道：“水……水……”

萧苇解下了一个软皮水袋，远远掷过来道：“接着！”

车钗用力伸出手，接过水袋，手腕都麻了。她小声地骂道：“黑心狼！”拿起水袋要喝，却见那水袋，只有一个尖出的嘴儿，怎么喝呢？

可以想像得出，喝水时必须是嘴对嘴儿，自己一个姑娘家，怎么能用他喝过的地方来喝呢！当时问道：“杯子呢？”

萧苇哈哈一笑，道：“车姑娘，这又不是在家里，将就一点吧！”

车钗本想赌气不喝了，可是她现在实在是渴得受不了了，只好什么也不想，对着嘴儿喝了几口。

不料，那水味道甘芳，凉爽清冽，好似掺有些什么香料，入口清香，齿颊留香，一时忍不住喝了一个精光。

顿时，她觉得精力增添了许多，顺手朝萧苇丢过皮袋子道：“谢谢你！”

萧苇接过了水袋，摇了摇，失声笑道：“都喝光了，我呢？”说着拔开了嘴儿，把剩下的几滴都倒入口中。

车钗见他用自己才喝过的地方喝，不由羞得脸上大红，忍不住娇声道：“你……真是的！”

萧苇站起来大声道：“我可不像你那么娇嫩。”说着提起了袋子道：“可以走了吧？”

这时车钗倚身在树干上，又打量起这个伟岸的青年，只觉他全身上下，好像全是劲儿……

尤其是看着他就口喝那几滴水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她内心原先的那一腔怒气，竟自一扫而光了。反倒觉得，对方憨直得可爱！

她多么想说：“喂，背着我吧！”可是事先自己已说了大话了，这时候却怎能变口呢？当时咬了一下牙，用树枝又支持着站了起来。

萧苇望着她，点了点头道：“你只要不想着累，也就不觉得了。”

车钗冷笑道：“是啊！不想就不累了。”

萧苇在前，并没有发觉她的语气不对，接道：“是吧！我没有骗你！”

车钗已懒得再理他，二人一前一后，一口气又走了数里。

这时，只觉得山势越来越陡峻，路也越来越艰险。同时天也渐渐黑了，黑得已不容易看清路。

眼前又是一个山的尖峰。

萧苇忽地一抖双臂，就像一只燕子似的，拔到了一块巨石之上。他大声喊道：“妙啊！车姑娘快来看看！”

车钗慢慢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她只觉得心口隐隐作痛，眼前阵阵发黑！她这才明白，登山可不是逞能的事，万一要是旧伤复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她忍不住闭上了眼睛，喘成了一团。

萧苇转过头来，又叫了一声：“车姑娘！”

车钗连答应的力气都没有了。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吃了一惊，猛地从巨石上一跃而下，扑过来道：“你怎么了？”

车钗扭动了一下身子，微弱地道：“背着我吧……我要累死了！”

萧苇不由哈哈大笑，树林子里的鸟，被他的笑声惊得纷纷飞了起来。

车钗吓了一跳，她支起身来，无力地嗔笑道：“你真坏……”继而又道：“傻子！你吓死人了……”

萧苇这才朗声道：“我知道你会说这句话的！不过，我还是十分佩服你的忍耐精神！”

车钗不由面色大红，她挣扎道：“那么，还是……我自……己走吧！”

萧苇却按住了她，正色道：“你的伤要紧，再走就危险了！”

车钗几乎要流下泪来，娇声道：“莫非我走了这么久，就没有危险吗？”

晴空一羽萧苇摇头笑道：“方才的一段路，对你是有利的，现在你看，自服药之后，你的气色已好多了！”

车钗苦笑道：“你这人真会开玩笑，我几曾吃过药来？”

萧苇笑了一声道：“我把药放在了水袋内，你喝下了水，不是就等于吃了药么？”

车钗愣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水似有一股异香！

当时由不住白了他一眼，道：“你真聪明！”

萧苇这时又抖开了丝带，把她背在了背上。

车钗只觉得全身发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想：“如果他是一个坏人，我也只好由他了！”

萧苇把车钗系牢，辨别了一下方位，呼啸一声，身形纵起，倏起倏落，向另一座山岭疾奔而去！

当月亮刚刚露出一个朦胧的影子的时候，萧苇已来到了前面的一道山岭之上！

这年轻人真是全身是劲，竟看不出有一丝疲惫的样子！

在一块凸出的大石头上，清楚地刻着三个大字：“红石岭”。

来到这里，这个海岛怪杰，却显出一种犹豫之态来了。

他在附近来回地踱了几步，心中犹豫不决：“他到底还在不在这儿呢？车姑娘见到我的这位朋友，会不会吓坏呢？”

可是，他转念一想，既来之，则安之，况且这位车姑娘的伤，也需要找

个僻静地方养一养才是。想到此，他背着车钗一路直向“红石岭”上绕去！

如不是萧苇带她来到这里，车钗绝不会相信，这样偏远荒漠的地方，竟会有人居住。

夜晚在这种荒凉的山林里行走，真有些令人害怕。

可是在晴空一羽萧苇来说，却是不然！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会令他感到害怕！

在他进入这片松林之前，他轻轻唤道：“姑娘，不要怕，我们快到了！”

可是车钗在他背后，已经睡着了。

萧苇摇头笑笑，纵身扑入松林之内！

走这种路途的人，必须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否则误入歧途，只怕几天也转不出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而萧苇正是具有超人智慧的这一类人。

他的特长是，凡是被他眼睛所见过，或是耳朵所听过的事物，终生都能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

因此，他才敢毫不顾虑地闯了进来。

天更黑了。

所幸一钩上弦的月光还亮，能依稀看见四周的形势。

阵阵的冷风，在松林之内迂回贯穿，松涛滚滚，听来就好像是天上的闷雷一般。

萧苇在松林内走了一程，也感到有些累了。但他知道，出了这片松林，也就快到朋友的家了。

忽然，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灰狼，就站在眼前一块巨石之上！

这只狼，似已发现了萧苇的身形，它发出一声闷吼，就向萧苇身上扑了过来！

萧苇心中一惊！

他知道，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狼，名唤“灰皮”，厉害得很，常常成群结队，伤害人畜，只要发现一只，就说明周围会有一群。这种狼绝不孤行，要出来，至少在十只以上！萧苇怎能不吃惊！

他当时口中叫了声：“车姑娘小心！”

口中说着，把手上的那个袋子，忽地向外一挥，“砰”一声，正砸在了那只狼的头上！

只一下，那狼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萧苇心中一动，心想这只狼也太不中用了，大概是太老了。

为了怕它装死，暗中袭击。他走了上去，又用力踢了一脚！

那只狼撞在石头上翻了个身。萧苇忽然发现，这只狼有一条前腿被齐根断去，鲜血淋漓。

他不由一怔，道：“怪哉！”

这时车钗已醒了过来，她挣扎了一下道：“怎么还没有到？”

萧苇嘘道：“小心！不要说话！”说着左右看了一眼，鼻中除了闻到阵阵血腥之味，并没有发现什么动静。

他仔细看了看那只狼，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受了重伤的狼。它的前腿断了一条，眼睛也有一只瞎的，周身上下，水淋淋的，好似沾有什么粘液一般！

他四下看了看，小声道，“这地方可能有很多狼，我们要小‘心’！”

说着他捡起了地上的行囊。

这行囊里插有车钗的一口剑，他顺手抽了出来。

车钗只觉得身上被绳索捆得很是酸疼，两腿又麻又冷，就道：“放下我，让我慢慢地走！”

萧苇担心背着她，行动受拘束，就把她解了下来，二人小心地向前行了几步。

车钗忽然一惊，道：“咦！你看那是些什么东西？……”

萧苇顺其指处，看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东西，他走近一看，才认出竟是一些死狼。

这些死狼，就和方才那只一样，全都是尸身不全。

晴空一羽萧苇，见历极丰。一见眼前这种情形，不由脸色一变，道，“姑娘，我们快快退回去！”

车钗惊道：“怎么了？”

萧苇紧张地向四下望着，道：“这儿怕是有一条大蟒！”

车钗闻言吓得一呆，萧苇顺手把手上的剑递于她道：“这是你的剑，你拿着，我自己还有一口！”当即反手抽剑！

就在这时，二人鼻中，同时闻到了一种奇腥的异味，那味道几乎令人作呕。

萧苇不由大吼了声：“姑娘，快躲开，那东西来了！”

车钗病弱之躯，闻言猛地向前一扑，已伏在一块大石下边，萧苇身形一拔，却落身在石笋尖上。

他知道，这时候要跑已是来不及了。惊吓之间，他目光中，已看见一些怪态！

就见眼前数十丈处，也就是松林尽头，一棵大树竟自无风而自动地弯了下来。

萧苇不由心中一动，他把剑交左手，右手正想去摸暗器，就听得“吱”的一声尖叫。树身上“刷”地窜出了一条白影。

月光之下，这条影子，竟是巨长得惊人。

萧苇昔日在海南，也曾见过两条巨蟒，可是要和现在这一条比起来，那简直相差得太远了。只见这东西，少说一点也有普通的小缸那么粗细，全身白鳞，闪闪放光。

萧苇还没有看清这东西是什么模样，它却已窜入松林之内。

萧苇这时惊得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此刻面对这条巨大的白鳞怪蟒，竟令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那怪蟒岁久通灵，已成气候。它似乎已知道，眼前这个人，将对它不利，所以藏身于松林之内。

这时腥味随风而来，较先前更重了。

萧苇由腥味中嗅出，这是一条极毒的怪蟒。所有蛇蟒，身上腥味越重，毒也就越深！眼前这种腥膻之味，令人作呕，可以想像到，这是一条多么毒的东西了。

惊慌中，他已来不及换上长衣，匆忙中用两条护膝的带子，把露出的双膝缠了缠，口中催促道：“车姑娘，快向后逃，越远越好！这儿一切都有我！”

车钗这时两腿早已吓软了，她勉力向后爬了几丈，实在也爬不动了。而

且，她心中担心着萧苇的安危，不愿单独逃生，挣扎着扶石坐起来。

萧苇见她竟不听话，正要发火，忽然看见一颗三角形、足有巴斗那么大的怪头，出现在眼前一柱石笋之后，伸缩之间，吐出了足足有两尺长短的一条舌信！

萧苇长啸了一声，双足一端石尖，身子如一只凌霄的大鹤，猛地窜了起来，直向那怪蟒栖身之处落去！

只听得又是“吱”的一声怪叫，那条白鳞怪蟒，忽地仰起了头，“波”地一声，口中一条白色的、同长柱也似的真气，迎着萧苇下落的身子，喷了过去！

晴空一羽萧苇猛地就空一滚。这口白气，擦身而过。而萧苇的身子，却因临时回避，失去了原有的准头，向一边坠落下去。

他身形一落，眼前已看清了这条怪蟒的真面目！

只见这东西，足足有六七丈长短，全身上下，俱生有碗口大小的白色鳞片，闪闪有光，唯独下半截身子，却是光秃秃的白肉，没有一片鳞甲。

萧苇无意间吸了一口气，只觉得腥膻之中，竟夹有一种无比的甜味。顿时，他觉得头脑昏迷，差一点倒了下去。

他知道，自己粗心，竟忘了闭住气息，吸了这蟒身上散发的奇毒的气息，当下勉强定住心血，不令血气上翻。

时不容待，如果等到这蟒蛇转过头来，只怕自己这条命就一保不住了。

他长啸一声，一煞腰，已如同箭也似的，向这蟒蛇身上落去；手中剑就势绕出一道寒光，直向蟒头上砍去！

这条白鳞怪蟒，“吱、吱”一连两声尖叫，长身忽地向上一窜。

只听“呛”的一声，萧苇这一剑，正正地砍在了蛇头之上。

以萧苇的腕力，这口剑竟未能砍进分毫，反倒弹出了尺许，同时足下的蛇身抽动之间，已把他像一个球似的抛了出去。

晴空一羽萧苇一身软硬功夫，可说是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今天遇见的这条怪蟒，却令他感到束手无策，惊恐万状。

他身形第三次腾起来，掌中剑“星驰长空”，划出了一道银虹，直向着这条蟒蛇的腹下划去！

剑势甫一下落，已为那怪蛇识得了先机。只听得“吱”的一声，萧苇如同惊弓之鸟，吓得向后一顿！

但见蟒口开处，一股毒气向着自己迎面喷了过来。这次喷出的毒气，不像先前那么大片，却是形同一条线状，只听得“波”的一声，如同箭也似的射了过来。

萧苇向后一闪，只听得“咕噜”一声，他身边一块小山似的巨石，竟然猛地倒了下来，那怪蛇一条长尾，挟着无比的风力，直向着自己身上扫来！

这种情形，真是惊险到了极点！好萧苇！用掌中剑一点滚来的巨石，借力发力，已拔起了五六丈高下，眼看着那怪蛇一条长尾，“飕”地扫了过去！

机不可失！萧苇口中叱了声：“好畜生！”身子陡然向下一落，如同星丸跳掷似的，已落在了那蟒蛇的脊背上。

这一次他力贯右臂，用足了内力。掌中剑向外一抖，只听得“嚓”的一声！萧苇就觉得掌心一热，齐腕处一阵酸麻，差一点把宝剑扔出了手！

他手上的那口剑，竟然如同一面弓似的弯了。那怪蟒周身上下当真是刀剑不入！

尽管如此，萧苇的腕力却也不弱，随着剑身的向外一弹，但见血光一现！怪蟒口中发出了极长的一声怪啸，萧苇这一剑把它身上碗口大小的一叶鳞片削了下来。

晴空一羽萧苇，惊心之下，却也极为沉着。这时见状，以为机会难得，不能放过，当时剑身向后一拂，第二次向外一抖！

这一次，他是照准了那蟒身上脱了鳞片的伤处，长剑一吐，只听得“噗”的一声，三尺长剑，至少有两尺左右，没入蟒腹之内！

萧苇一剑得手，不敢丝毫逗留！当时，足尖一点蟒腹，身形施了一招“巧燕倒穿云”，霍地反窜了出去！

那条怪蟒，口中又发出了“吱”的一声。但见它就地一滚，大片山石雷鸣一般的响了起来，一时之间，乱石崩云，山腾石啸，声势好不惊人！

萧苇知道大蟒负伤不轻，心中好不兴奋！

其实他哪里又知道，这种深山怪蟒，一旦成了气候，又岂是普通刀剑所能奏功的。萧苇这一剑，只是令它负痛更增暴怒而已，并未伤着它什么要害！

这时它长躯摆动起来，活像是一条闹海的蛟龙！附近的大小山石树木，凡吃它巨尾扫过的，无不是裂断翻飞，碎石木屑就像秋风落叶似的落了下来。

晴空一羽萧苇看在眼里，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中惦念着车钗的安危，生恐她为乱石所伤，当时竟忘了自身安危，就见他猛地掠起了身子，落身在一块高耸的山石之上，大声叫道：

“车姑娘，你还好么？”

女飞卫车钗，虽是距离较远，可是望着这种情形，早已花容失色。偏偏她身上又不方便，此刻见状，更觉得双腿软麻不堪，心中焦虑不安。

这时听见了萧苇的呼声，不禁精神一振，当即勉力站起来，道：“你……你在哪里？”

萧苇怎会听见她的声音，夜色昏暗，更不易辨出她身在何处，当下不由暗暗吃了一惊，口中又大声叫道：“车姑娘——”

一声未完，只觉得颈后冷风峻然而至，鼻中又闻得一股异香！萧苇暗道了声：“不好！”当时连头也顾不得回转，足下用力地一点，猛然向前窜去！

可是当他双足落下之时，才觉出不妙了。只见他双膝一软，身子竟再也挺立不住，“咕噜”的一下，滚了下来。

这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多半是中了毒了！

耳闻得头顶上怪啸声刺耳欲聋，大股的腥风令人作呕；那怪蟒一双眸子，活像两颗明珠，曳然而至，它口中那条长信，吞吐间，就像是一柄双股钢叉。

萧苇甫见此景，不由心中一惊。他奋力挺起了身子，大吼一声：“好畜生，我与你拼了！”当时使出了仅有之力，掌中剑猛地一抖，“啼”一声脱手而出！

这口剑，就像是一支脱弦的强弩，只一闪，已到了那怪蟒面前。

那条怪蟒，暴怒之下，疏于防备，没有料到敌人有此一着，此刻再想闪躲已是来不及了！

只听得“波”的一声，这一剑，正正射中了它的左目。怪蟒口中发出儿啼似的一声怪叫，它那巴斗大小的一颗怪头，倏地向上一甩，“当啷”一声，竟把瞳中的剑摔了出去。鲜血立刻像泉水一般，自它的瞳子里狂喷了出来！

这条银鳞怪蟒，盘踞在红石岭上，已有数百年之久，早已接近气数。它自成气候以来，一向是深居浅出，自知已遭大忌，所以十分谨慎！只因近几

日来，感到长久隐伏洞内，周身鳞甲中有数处变潮生苔，痒痛不已，故此不得已才潜出洞外。它白天不敢出来，怕遭大忌，只得夜晚出来，见月光，同时以长躯游行于乱石之间，也好解解痒。却不料一时动了天真。

它长久禁锢幽谷，怎奈得这洞外花花世界引诱？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渐渐就迷恋起红尘来！先是夜晚出来，游玩游玩，渐渐胆子大了，有时在清晨时候，也敢露面了。

由是，胆子愈来愈大。

这红石岭上，鸟兽极多，这怪物出现之后，正好膏以馋吻！这怪蟒久已不食血腥，初沾美味，乐不可收，先是飞禽，后来连走兽也不轻易放过！

如此一来，这红石岭上的鸟兽算是遭了大劫！

今夜，这条毒蟒捕食了许多小动物之后，因迷恋天上的星月，迟迟不归。

大抵将成气候的异类，都喜吸取日月精华，借以辅足道力！

这条大蟒，已有数百年的道力，自不例外。它在乱石中游行了一阵，正待喷丹吐雾之时，无意间竟发现附近的气味不对。

也是狼群活该倒霉，它们一见这大蟒出现，不由吓得四下狂奔！

怪蟒毒雾喷出，那些逃之不及的狼，全数倒毙！

如此，又供给了这怪物一顿丰盛的夜餐。

怪蟒饱餐之后，在附近松林中小憩，想等子时一到，吸取月华。

却不料，就在这时，来了这两个人。

也是它恶贯满盈，活该有此一劫！

晴空一羽萧苇这一剑，正正地射在了它的左眼之上，左眼立时被刺瞎了。

只听它口中刺耳的厉啸了一声，整个上半截身子，竟像人似的直立了起来，那只独眼光耀数尺，炯炯逼人！

萧苇侥幸得手，不禁也吓得打了个冷战！

手中宝剑既失，更对这怪物莫可奈何了！

这时，他见这条大蟒不时左顾右盼，好似并未发现自己的模样，不由心中一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他知道，以自己的力量，要想除去这条大蟒，可以说是妄想，不如三十六着，一走为妙！

想到此，他思忖寻一下车钗的藏处，猛地抖手打出了一块石子，“叭”地落向一边！

他这种作法，纯系声东击西！

石块一落，他身子蓦地腾空而起，向另一边纵去！

可是他却是太轻估了那条大蟒了！

就在他身子方自腾空的一刹那，就听得那怪蟒口中“吱”的一声长啸。萧苇顿觉得一股热痒痒的腥风，迎面袭到，一大片白云似的东西，犹如奔马似的扑了过来。与此同时，那怪蟒一条长身，就像是剪空的一道银虹，猛地卷了过来。

萧苇霍地一个倒翻，足下似乎点在了那大蟒的躯体之上，只觉得滑不留脚，他用力向后退！

这时候，他身上一软，倒在了地上。由于怪蟒的毒气入体，他虽然勉强提气，未曾昏厥，却是一点力量也提不起来，就这么，直挺挺地躺在乱石之间。

眼看着，怪蟒一只独眼，已照眼前。

晴空一羽萧苇一咬牙，心中叹道：“今生完了！”

就在这时，他耳中忽然听到如同破锣似的一声大吼道：“好畜生！招打！”

萧苇连伤带摔，再加上惊急交加，顿时人事不省……

当他悠悠醒转过来的时候，耳中只听得乱石翻滚，响遏行云！

他动了一下身子，才发现，自己竟换了个地方。他记得先前对付怪蟒之时，是在乱石之内！而此刻，他却是靠身在一株大树之上。

萧苇猛然坐了起来，口中“咦”了一声，立刻闻得身边有人轻声地问道：“你醒了……么？”

萧苇偏过头看去，却发现车钗就在身边。只见她脸色更苍白了。那双明媚的大眼睛内，似乎还噙着泪水，满脸惊吓焦急之色。

萧苇见她无伤，不禁宽心大放！他长长叹息了一声道：“姑娘……那大蟒呢？”

车钗向外面指了一下道：“那蟒蛇大概要死了！”

说话之时，犹自听得那怪蟒长躯扫荡地上乱石之声，真是惊心动魄！

萧苇不禁更糊涂了，他怔怔地道：“这是怎么回事？”

车钗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吓坏了，只觉得有一个人抱起我像飞一样的走动，后来我就被放在这里……想不到你也在这里……”

她喘息着道：“那个人什么模样我也没有看清，好像很高，他对我说，‘好好看着这个人，他受伤了！’”

萧苇一怔道：“他说的是谁？”

车钗微微一笑，惊魂乍定，看起来更美了，她眉毛一抬道：“就是你呀！”

萧苇口中“啊”了一声。

车钗娥眉微微一皱，接道：“他丢下了一瓶药，叫我给你服一粒，想不到这么灵，吃下去没有多久，你就醒了！”

萧苇愈是吃惊，道：“那药呢？”

车钗张开手道，“在这儿呢！”

萧苇接过来，见是一个椭圆形的扁瓶，拔开来闻闻却有一种异香。

他盖上瓶塞，心中已有几分明白。

车钗却张大了眼睛道：“什么味？这个人你认识么？”

萧苇点头道：“姑娘，这人多半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朋友！”

话声一落，就听得旁边有人狂笑道：“你猜得不错，我这么接待远客，实在是大大失敬了！小友，你要担待一二才是呀！”

二人同时一惊，一齐转过身子。只见眼前人影一晃，现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这人身材较常人高出一尺有余，一头乱发，就像蒿草似的。皮肤颜色，在夜色中很难辨别。那副相貌，更令人吃惊。如刀似的双眉之下，一双眸子几乎靠在了一块，闪闪有光。双目之下，是一个朝天的大狮鼻，巨口獠牙，简直像是山林里的一只猩猩，甚至比猩猩更显得狰狞些。

当他走近的时候，车钗又发现，他的下巴上，还留有一缕山羊胡子，而且还是一个驼子！背后那耸起的小山似的肉峰，竟比他的头还高出了许多！

这真是人世之上再也看不到的一个怪物，他的丑，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

女飞卫车钗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她身边的萧苇，这时却由地上一跃而起，极为兴奋地道：“老朋友，久违了！”



驼子发出破锣似的一声哑笑。他紧紧地抱着萧苇双肩，用力地摇着，口中大声地道：“不错，你还记得我这个朋友……我总算没有白活了……哈哈！”笑声之大，震耳欲聋！

他二人似乎多年未见，乍一见面，那份热情和激动，令一边的车钗大为惊讶。

她的目光，几乎不敢在这个驼子身上停留片刻，因为对方太丑了，不单单是丑，而且有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厌恶”感！当然，这是一种毫无凭藉的观念，是一种“直觉”的感触。

她真不明白，像萧苇这样俊逸的一个人物，怎会和如此一个人间丑类结交？而且由外表上看来，这两个人还似乎是一对至友。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车钗心中感到迷惑了。

她用惊异的目光，向这两个人望去。

只见驼子用手在乱草似的头发上用力地搔着，龇着满口的獠牙，桀桀地笑道：“多谢你助我一臂之力，要不然，这东西我还真弄它不死呢！”

车钗在一边，不由大大吃了一惊！她这才知道，那条白鳞怪蟒，原来竟是死在了这个怪人的手中。

这真是一件令人不敢置信的事！

驼子哈哈一笑，道：“来！小友，我带你去看看！”

萧苇惊喜不已，回过身来道：“姑娘！你也来看看吧！”

车钗慢慢走过来，那驼子却已转身先行。

萧苇似乎看出车钗面色有异，轻轻地道：“姑娘，你不必怕。这人虽是丑陋，却是人世间最有侠义之心的好人！”

车钗仍有余悸地问：“他是谁？”

萧苇低低地道：“关于他的事，是一篇动人的故事，以后再谈吧！”

这时，那驼子已立在前面的一块巨石之上，哑声大笑道：“看这个畜生！”他手指石下，气态雄伟地道：“它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一条蟒！”

二人闻声，急步过去，顺其手指处下望。就见岭下乱石丛中，横着那条怪蟒，像一匹白色的缎子一样，足足有八九丈之长！

阵阵腥风扑鼻而来，再加上浓厚的血腥味，令人闻之欲呕。

驼子哑声道：“我早就知道这东西盘踞在此，只是它不为恶，我也不好动它，想不到近一个月来，它竟破了戒规，四处为恶，今日碰在你我手中，也算它恶贯满盈气数当尽了！”

萧苇叹了一口气道：“老兄真神人也，想此物周身上下刀剑不入，你却怎能置其于死地呢？”

驼子鼻中哼了一声道：“你怎的忘了我的‘乾坤一十三掌’？想那年别你之时，我的掌力已臻火候，如今更是益发可观了！”

萧苇连连点头道：“那就是了！”但他仍然怀疑地问道：“只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老兄却能令这恶蟒死得如此服贴，岂不神奇么？”

驼子哑声笑道：“说来也确是不易，我是在这东西腾空时，在它腹下，由上至下，每隔数尺击中一掌，一十三掌，全数按中，震碎了它五脏六腑，才令它死得如此服贴！”

听得二人阵阵惊心。

那驼子击毙如此妖物，并不显得多么疲累，仍然谈笑自如，令人感觉到，此人功力之高，只怕天地间绝无仅有了。

萧苇微微笑道：“听人说，如此大蟒腹内定有什么时珠之类吧！”

驼子笑道：“这话倒也不假，不过要在千年以上；此蟒内丹虽有，只是尚差些年限，我们明日来取吧！今天我有点累了！”说着回头道：“我们走吧！”

萧苇笑道：“我忘记介绍这位姑娘了！”

驼子向着车钗望了一眼，立刻把脸转向一边，道：“我已见过了……”

萧苇仍笑道：“他是车姑娘！”驼子连连点着头，却不用目光去看她一眼。

车钗含羞道：“多谢救命之恩！”

驼子哑声道：“不必……不必！”

这时萧苇手指那驼子，对车钗道：“这位就是我们要来访的朋友，名叫瞿涛，是我的老友！……”

车钗目光向驼子望去，对方却像自惭形秽似的，低下了头，并且有意的举起右手，遮住了半边脸，不自然地笑道：“算了吧！”

萧苇笑了笑：“这位车姑娘被她兄长击伤，她兄长不念手足之情，逼她甚急，无处藏身，我才带她来此，一来养伤，二来也可避一避难！”

瞿涛连连点头道：“好！好！”他忽然笑了笑，目光注定了萧苇道：“你呢？”

萧苇脸色微微一红。瞿涛哈哈大笑了一阵，道：“你远离海岛，来此访我，只怕事情不小吧！”

萧苇朗笑了一声，道：“我的事倒是不急，我们走吧！”

瞿涛点了点头，鼻中哼了一声，道：“以你这身功夫，莫非在江湖上还会遇见敌手不成？”

萧苇一笑道：“这也不见得！”说着他顿了一下，道：“不过，你大可放心，我今日来看你，绝不是为了向你求救而来的！”

驼子发出了一声怪笑，道：“这样就好，我们走吧！”

说着他右手一抬，半截铁塔似的身子，蓦地腾空而起，直落到一座石峰之上。

萧苇正待搀扶车钗，车钗却不甘示弱地跟着纵身而上。萧苇一怔，跟着纵了上去。

瞿涛一路领先，纵跃如飞，向前驰去！

晴空一羽萧苇压后，见车钗已现出体力不支的样子，只是她个性倔强，仍然勉力坚持着前行。只是如此一来，速度就慢多了。好在萧苇识得瞿涛住处，遂在前面慢行带路。

绕过了一座峰头，眼前是一个平坦的山顶。

车钗不由呆了一下，因为出现在眼前的，竟是开满了奇花异草的一个诱人的地方。

眼前有一条碎石子儿铺成的小道，两旁花畦里种着各色的奇花异草，虽然是黑天，看不清楚，可是由扑鼻的花香里，可以意识到，这是多么幽美的一个地方。

这时，天风阵阵吹过来，有些儿高处不胜寒之感，远天的白云，就像是画笔下的墨云一样，那么阴沉沉地压在天边，只留下一道银白色的线！

就在这幽美的环境之中，有一幢用石块垒成的房舍，有一条用绿藤拉出来的长廊。

淙淙的流水，由崖上沿着竹管流下来。

这一切，简直是太美了。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深山大涧乱石丛林中，竟有这么一处“人间仙境”，真令人无限惊异！

驼于瞿涛远远地望着他们，道：“欢迎你们来，只请不嫌简陋才是！”

萧苇哈哈笑道：“瞿老哥，你要再说这些，就是太见外了！”然后他转过身来问车钗道：“这个地方你喜欢么？”

车钗微微点了点头。

萧苇微笑道：“前些年，我曾在这地方，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瞿涛在一边哈哈大笑道：“萧苇，以前的事情还提它干什么，快请进屋吧！”

这时，车钗无意中发现，在这幢石屋的对面，有一座用石块砌成的极美、极大的坟墓。在这座大坟前，还竖立着一块大碑，上面刻着字，只是天黑难以看清。她不由怔了一下。

车钗不由小声问萧苇道：“看，那是一座坟么？”

萧苇点了点头，没有作声。

车钗忍不住又问道：“是谁的坟？怎会埋在这儿？”

萧苇忙伸手扯了她衣服一下。

可是这句话，仍然为瞿涛听见了。

只见他猛然回过头来，用那双凌厉的眸子，直直地看着她，露出欲言又止的模样。

萧苇不由大吃了一惊，忙解说道：“这件事她不知道，老兄你不要介意！”

瞿涛听了萧苇的话，气色才略微转得温和了些。只听他轻轻叹息了一声，慢慢地转过身，向室内行去，边行边道，“你好好接待你的朋友吧，需要何物，自己拿就是！”说着自行登楼而去。

萧苇笑道：“请便吧，老哥哥！”

萧苇对于此处，似乎非常熟悉，虽然离开了多年，记忆犹新，他推开了一扇门，领车钗走了进去。

一会儿，瞿涛双手端着一盏油灯自楼上走下来。

灯光映照着他那张橘皮一般的脸，越发显得丑陋不堪，他那蓬乱的头发，凸出的瞳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魔鬼。

但是由他脸色上看起来，他已不再愤怒了。

自从刚才失言之后，车钗不敢再随便开口了，虽然她内心充满了疑虑。

萧苇上前接过了油灯。瞿涛道：“我这地方，自你走了之后，已很久没有来客人了，今日我们故人重逢，算是一件喜事。”

他说话的时候，脸色并没有丝毫笑容，可以令人联想到，他是一个长期处于寂寞孤独中的人。瞿涛用力地搓着双手，仿佛在斟酌着，过了一会儿，他又道，“希望你们长住！”说完又转身去了。

室内有了灯光，车钗可以看清一切了。

她真没想到，这房间也这么美，布置得竟如此幽雅！

壁上悬有大幅的山水画，石块砌成的床，打磨得光滑滑的，一尘不染，好像比藤床还要舒服。

萧苇站起来道：“这是他招待贵宾的住处，柜内有被褥，你就住在这里吧！”说着转身欲去。

车钗忍不住道：“萧兄，你能大概的告诉我一些，关于此处主人的事情么？”

萧苇微微一笑，笑容里似乎带有些许为难之色。他皱了一下眉道：“我能说些什么呢！”他声音变得小了一些，道：“姑娘，此人是天底下的一个奇人，他武功之高，连我也是不敢望其项背的！”

车钗睁大了眸子道：“那边瘦桐呢？”

萧苇鼻中哼了一声，道：“边瘦桐在此人手下，只怕会被像孩子一样的耍！”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

车钗忽然想到，她心中老挂念着边瘦桐是不对的，不觉面上一红。她想了想道：“我看此人很怪，那座坟……”

萧苇面上立刻现出为难之色，他呐呐地道：“你以后在他面前，千万不要再提起这件事，这是他一件最痛心的事！”

车钗眨了一下眸子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萧苇苦笑了一下，道：“这是主人的一件隐秘，不便说，姑娘，你休息吧！”说着欠了一下身子，遂即退出。

车钗轻轻叹息了一声，她实在有些累了。

在这间房子一头，设有一间浴室，贮水池内的清水溢了出来，哗哗地向外流！

她关上门，找出一身干净的衣服，本想洗一个澡，可是试了一下，水太凉，只好将就着擦了一下身子。她看着自己裸着胴体，在池水映衬下，竟是那么婀娜轻盈的一个绝色佳人！

她的脸倏地红了，这种“孤芳自赏”的滋味，最令人回肠伤感……

